北京出版社

金陵春夢

唐人 著

八年抗戰

第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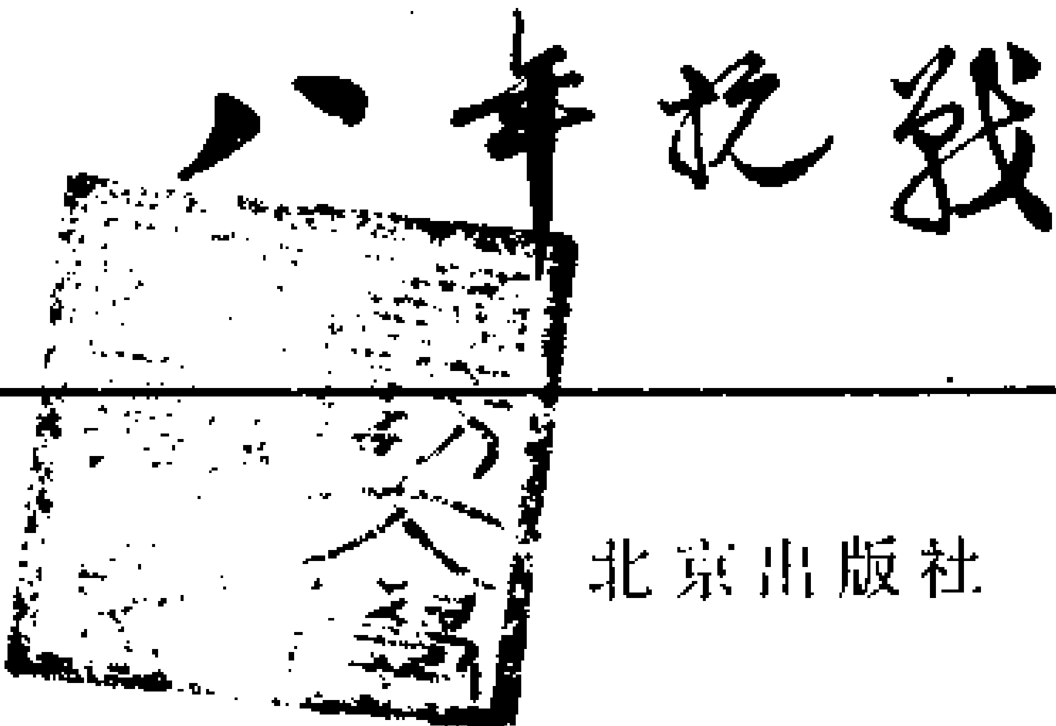
唐人 著

金陵春夢



第三集

八年抗戰



北京出版社

唐人 著

金陵春梦·第三集·

八年抗战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开本
十四点二五印张 二十九万一千字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一—三万五千三百册
书号：一〇〇七一·六七四 定价：二·三五元
(内部发行)

封面设计：王 晖

目　录

第一回
乌烟瘴气　日阀极力搞阴谋
瞻前顾后　宋家坚持要谈判 ……………………1

第二回
再三叮嘱　幕后人当面摇头
细说端详　盟兄弟促膝谈心 ……………………12

第三回
沟里翻船　蒋介石寄望新打算
代人受过　张学良慷慨提保证 ……………………23

第四回
郎舅相见　汗流浃背谈曲折
部属齐集　血脉偾张论是非 ……………………34

第五回
破铜烂铁　戴雨农心有不甘
千真万确　宋美龄肩释重负 ……………………45

第六回

呼吁团结　中共代表受尊敬
保证对外　南京主席听掌声 ……………………56

第七回

茫茫大地　叹斯人冷酷如冰雪
郁郁苍天　看英雄热诚昭日月 ………………67

第八回

人重一诺　追随返京无反顾
酒敬三杯　团结抗战毋相忘 ……………………79

第九回

机场诺言　西安事变一笔销
大局瞻望　南京政权怎得了 ……………………90

第十回

听错话　宋子文愤怒斥CC
伤脑筋　陈布雷拟稿训张杨 ………………… 102

第十一回

胸背装钢架　医生治疗稻草人
当面碰钉子　伤心挖苦野心家 …………… 114

第十二回

有弟不义　胞兄盟兄齐失望
无事生非　谈话训话皆多余 ………………… 125

第十三回

狗咬狗骨　戴笠推出美人计
人见人危　端纳运用激将法 ………………… 136

第十四回

寥寥数行　于凤至海外求援
洋洋千言　陈辞修御前献策 ………………… 147

第十五回

十手所指　蒋介石避居陈家
万众叹惜　张学良押解公庭 ………………… 158

第十六回

代人受过　李烈钧言不由衷
与虎谋皮　张学良悔之已晚 ………………… 169

第十七回

救丈夫　于凤至凄婉求援
囚英雄　戴雨农奉命行事 ………………… 180

第十八回

晨钟暮鼓　唤不回独夫良知
呼天抢地　说不尽壮士悲愤 ………………… 191

第十九回

小丑跳梁　王以哲惨遭暗算
大声疾呼　何香凝号召签名 ………………… 202

第二十回

八易其稿　西安半月记出版
满嘴胡言　德国顾问团乱扯 ………………… 213

第廿一回

语重心长　周恩来庐山告警
布阱设陷　史汀生华府筹策 ………………… 224

第廿二回

定国策　观战参战抗战
看大局　难和难打难拖 ………………… 236

第廿三回

“真言”十四字　闻所未闻
“感召”是钞票　见所未见 ………………… 248

第廿四回

恐日诋苏　蒋介石不孚众望
强词夺理　汪精卫其心可诛 ………………… 259

第廿五回

庐山训话　千言万语曰投降
后台相会　一清二楚是双簧 ………………… 271

第廿六回

听诡计多端　中国人忍令安排
看谁是刀俎　好男儿宁为鱼肉 ………………… 281

第廿七回

日寇兴兵　吉星文芦沟抗强敌
领袖发抖　许世英东京探行情 ……………… 291

第廿八回

团结救亡　中共号召撼天地
奋勇抗战　红军请缨泣鬼神 ……………… 303

第廿九回

笑里藏刀　东京表示很遗憾
隔岸观火　华府声明不干涉 ……………… 314

第三十回

涕泣长跪　以守为守试不得
声色俱厉　忍无可忍请动手 ……………… 326

第卅一回

高瞻远瞩　靠人民不要压人民
卑躬屈膝　中国兵撤退中国境 ……………… 338

第卅二回

看风色　韩复榘抢先走绝路
办交涉　俞鸿钧当场碰钉子 ……………… 349

第卅三回

谈反共　美专使大发谬论
恨抗战　汪精卫小试低调 ……………… 361

第卅四回

万水千山　红军誓师抗强敌
深情厚意　苏联订约助友人 ………………… 372

第卅五回

长空洒碧血　苏战士为中国捐躯
袖手作旁观　美政府替日阀撑腰 …………… 383

第卅六回

孤军奋战　姚子青宝山殉国
走马上任　蒋经国江西安家 ………………… 394

第卅七回

望风而逃　国军丧魂张家口
片甲不留　日寇落魄平型关 ………………… 405

第卅八回

乌云掩月　阳明堡奇袭毁敌机
烽火蔽天　八路军仗义救蒋军 ……………… 416

第卅九回

抗命守土　壮士奋起东战场
阴谋征服　强盗登陆金山卫 ………………… 427

第四十回

官邸谈和解　希特勒招降有术
江干哭流亡　老百姓报国无门 ……………… 438

第一回

乌烟瘴气　日阀极力搞阴谋
瞻前顾后　宋家坚持要谈判

话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阴沉的洛阳上空，有一架军用机自西安方面飞来降落，蒋鼎文匆匆下机，第二天一早继续航行，到达南京。

南京的空气比天气还要阴沉，蒋鼎文一到便找着宋美龄，同端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商议一番，接着便到何应钦那边送信。何应钦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应酬话，要他明天一早出席中央政府的会议，并作报告。蒋鼎文又去拜访戴传贤，当他刚说起："西安事变并非尽如外传的那等情况，张汉卿也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还没有说到正题，戴就怫然不悦，截住客人的话说道："我是职司试政的考试院长，如今陕西、甘肃两省有军人作乱，考试、铨叙之政不能推行，我就要反对！

别的事我都不知道，你也不必和我说那些。”

蒋鼎文有如挨了当头一棒，辞出后心情沉重，思索道：“天啊！象戴传贤那等国之重镇的人物竟如此来看国家大事，其可笑之程度是如何呢？如若戴传贤这等态度是可以将国家做到好的地步，那也就真算得是天下之奇迹了。”因此翌日出席会议时，蒋鼎文怀着失望、异样的心情走上讲台。他根据事实作报告，台下却有人问道：“铭三同志，你的报告，同我们知道的不一样。张、杨胆敢如此，乃是中了反动派的宣传，他们通匪有据，你为什么不说？”

蒋鼎文捺住性子道：“兄弟是过来人，自信这件事一不是张杨中人之计，二不是张杨通匪有据。前天我见了张学良手下一员大将——”。

“谁？”

“是唐君尧旅长。唐旅长亲口对我说：十二月十二日，张汉卿将蒋先生安顿于新城大楼后，午夜始返回金家巷寓所。其时有几位将领在等候他，请示返防后各事的处置。唐君尧旅长是其中的一位，他首先请示：‘副司令既主张拥蒋抗日，停止内战，是否可以保证红军不向我们进攻？前方两军犬牙交错，请副司令对此有明确的指示。’汉卿听完了各将领的报告后，当场即决定以三事通令各部队：一、事变目的在于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二、与红军对峙各部须就原防地严密警戒，如彼来犯，即予猛击；三、各部队主管须严密防范共军对所属之勾诱煽动。”蒋鼎文道：“张汉卿这项通令不已很清楚的证明了他与中共毫无谅解吗？亦不就很清楚的证明好多人对东北军的认识错误吗？而有人公开诬蔑东北军‘勾通匪

部'，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台下又有人不服气，高声发问道："请问蒋同志，西安扣了我们多少将领，为什么单单要派你到南京来呢？"

蒋鼎文苦笑道："说来话长，这是蒋百里先生的主意。"

"请你说得仔细点。"

"可以可以，"蒋鼎文道："这是蒋百里先生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双十二出事之后，一忽儿天已大亮。他当时住在招待所里，听见门外有人找他，声音很生疏。他还未作答，一个青年军官就进来了。对他说：'你是蒋百里先生吗？请你客厅里坐。'那军官又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紧，不要紧。'客厅里有形形色色的俘虏，还有一位蒋百里先生的老朋友吴将军，今年七十岁了，跟陈调元先生去西安谢委，也莫名其妙做了俘虏。那天天气特别冷，在惊疑交集的空气中大家发抖。百里先生一眼望去，脸熟的都是军政大员，其他穿军服的都是副官、卫士之类，也有几个大员们的太太。人人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俘虏越来越多，看来也快齐全了。到了午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到，身上有血，大家才明白临潼方面出了事。百里先生问那位青年军官，出了什么事？那军官叹口气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你们年老的，一定不明白。不过你们放心好了，不会出乱子，等一会，你们就明白了。'但百里先生还没懂得他说的是什么。不过他对我说：'当时我也知道，这些喜剧性的故事演不完，我这个军事家一向在北洋军阀圈子里混，不怕。'"

"后来怎么他推荐你回南京啦！"台下又有人问。

"我说简单一点，"蒋鼎文道："后来他们仍然是每人住一

间房，当天张学良便去拜访他。张先开口说：百里先生，你的人格学问，先君很敬重！今天我有几个疑难的问题，要和先生谈谈。他随即取出那篇'兵谏'通电的全文。百里摸摸自已的眼角道：没有眼镜，我是看不清楚的。汉卿连忙叫卫士去找了一副老花眼镜来，百里才把全文看过了。文中就是统一抗战的一致主张，他们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那时汉卿好似私塾中小孩子一般，抬着头要等他的意见。问先生看来怎么样？百里沉吟一下道：'今日之事，就看谁的力量大了！'接着汉卿便坐了下来，好似把自己也放松一下：'请先生说得具体一点，先生不要生气。'百里道：'在西安，你们的力量当然很充分了，尤其是西京招待所，只要两条枪，就够对付我们了！不过，西安以外呢？'汉卿也回答得很老实：'西安以外，我们就鞭长莫及了！'百里冷笑了一下说：'那么，你们自己已有了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这时汉卿拱手而出，说是等一会再来请教；他又叫副官替百里添了酒肴，烟也是上好的。

"在那一段短期的俘虏生活中，蒋百里觉得是很有趣的，他说他是一个比较可以冷眼看事件的人，而他的地位也是如此。好似一幕喜剧，那么多的军政大员，都在扮演丑角，因为他们离开了权力，回到本来生活去，便显得软弱如婴孩，只得由环境来摆布了。"

"请你说得扼要一点。"台下又有人说。

"好。"蒋鼎文讲下去道："第二天张学良再去看蒋百里，蒋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西安力量不够，事情搞大后，一切都很糟。张学良沉吟半晌才说：'还是请先生移到杨公馆

去吧。到那边就什么可以说了。此刻，我们且谈力量问题，假定南京的飞机来炸西安呢?’百里接着就说：‘那放心，蒋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一定不会来炸的!’这时张氏看了看手表，又匆匆出房门去了。这一天南京的飞机整天在空中掠过，并没有下蛋，显然是示威性质。

“第三天，张学良又去看百里，一开口就说：‘先生说的对，一切都是力的问题。此刻蒋委员长在我们包围之中，而我们呢，又在中央军包围之中。’他把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的消息告诉了百里，百里也明白局势有了转机了。又明天，张氏又去见百里，提出一个请求：‘我想请你去见委员长，劝劝他。这几天委员长肝火大，见了我就发脾气，还是您去劝劝他。’张氏认为百里处于客卿地位，而且声望高，说话比较容易些。到了十六日下午四时，张氏果然邀百里去见蒋委员长，那时委员长已移居高桂滋的公馆中了。事前张氏已得委员长的同意，要百里去见他，而且要派百里到南京去作调人的。百里见了委员长，两人关了门密谈。张氏站在门外，一些也听不到什么。委员长说到张学良想请百里到南京去走一趟，他自己并无表示，他倒想知道百里先生的看法。百里认为派人到南京去是对的，因为国家大事要紧，他自己因为一向和政府没有渊源，去了也起不了大作用。他建议派蒋鼎文去，因为蒋鼎文和张学良的感情最坏；派了蒋鼎文去，可以显得张氏是有了结这件事的诚意的。”蒋鼎文透口气道：“这位军师的建议当即生效，我便变成第一个飞出西安的俘虏，还带出了委员长写给何部长的亲笔信。这封信也是百里从委员长那边拿来的。这封信张学良没曾看到，信中要南京空军停

炸三天，以待张杨的转变。”

听完蒋鼎文的报告，何应钦便立即召开会议，把蒋介石希望派人到西安去作保证这一点搁住一边，却推敲起蒋介石那封信中的语气与“暗示”来。蒋鼎文急得手足无措，直流冷汗。眼看着一干人等在那里赏雪吟诗似的，一个个摇头晃脑，呲牙咧嘴，烟雾腾腾，摇摆大腿。不是说“委座的意思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们可不要弄错了。”就是拍桌惊呼：“委员长人格伟大，张学良不得不放他，我们可要拿定主意，继续讨伐！”但冯玉祥力排众议，认为“轰炸非停止不可！军队非后撤不可，保证人非去不可！”

“焕章先生，”何应钦冷冷地说道：“委员长亲笔信中没有提到保证人三个字，堂堂委员长……”

“那你就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冯玉祥振臂高呼，“你们不想想，蒋先生如今在谁软禁之中？你们一点不让步，他能活着回来吗？”

何应钦立刻反驳道：“焕章先生！”他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扬了扬：“委座的亲笔信刚才我念过一遍了，上面并没有要我们让步的指示！大家想想，堂堂一位委员长，怎么会向乱臣贼子让步？我们伟大的领袖，他亲口同我讲过：即使他不幸牺牲，也不会同共匪谈和！瞧！领袖伟大的人格到底感动了张杨二人，大家刚才不是听过蒋铭三先生的报告么？好！张杨既然要把领袖送回南京，我们又何必让步？我们又何必派代表到西安去作保证呢？”何应钦越说越有劲：“谁有这个资格当代表姑且不谈，但作为这个代表，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张杨二人已够复杂，加上共匪尤其微妙，试问在座诸公，谁

敢拍胸脯到西安当代表?"他弦外有音:"我们同共匪方面根本没有交情，谁有这资格做代表?"

"主席!"冯玉祥大呼道:"代表不代表留在以后再说，目前无论如何要停止讨伐!"

"为什么?"何应钦冷冷地问道。

"委员长的命令!"冯玉祥指指他手中的蒋介石亲笔信:"委员长不但命令我们停止轰炸，而且命令我们停止讨伐!"

"他是说星期六以前。"何应钦的腔调显然已经软了下来。

"不管!"冯玉祥大声说道:"即使是本星期六以前罢，你也得照他的命令行事!"

会场上短短地冷静了一下之后，顿时热闹起来，人们闹哄哄地交换着不着边际的意见。正当何应钦感到狼狈的时候，只见门外一阵骚动，宋美龄一马当先，孔祥熙紧跟在后，宋子文挟了个大皮包随着跨进室内。何应钦当即把会议内容同她说了，宋美龄立刻高呼道:"现在，无论如何，代表是要派到西安去的，停止讨伐的命令、停止轰炸的命令是非要马上发出不可的!"

"好哇!"有人喝采，有如戏场。

"嗤!"也有人喝倒采。

"各位!"宋美龄捏紧拳头敲敲桌子:"现在局势很危急了，"她说了一大堆:"所以，代表是非派不可的!问题是派谁!"

"主席!夫人!"冯玉祥发言:"根据蒋铭三先生的报告，张学良希望孔部长去作代表，孔先生不但是财政部长，而且是委员长离京期内的代理行政院院长……"

台下有人鼓掌。

"不，不！"孔祥熙按着臃肿的大衣起立，惊惶地摇手道：
"医生坚嘱，不令飞陕！我不能去。"

"是啊！"何应钦发言道："孔部长别说是医生不许他去，即使可以，也不能去，这样做，显然我们向匪方已经开始正式谈判。"

冯玉祥蹦起来大声说道："孔部长去不去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西安方面的人称做'匪'！大家都听见过铭三兄的报告，除了十二号当夜死伤四十几个人以外，之后一直没有出过乱子。委员长还受到张杨和共产党方面的尊敬，都承认他是统帅，请他出来领导抗战，收复失地！"冯玉祥声震屋宇："难道这就是'匪徒'的行为么？那我就要问：委员长现在已经答应抗战，只等代表到达西安便可以回来，难道委员长是与'匪'为友吗？"

礼堂中一片掌声，有叫好的，有喝倒采的，闹了一阵，宋美龄急得直拍桌子。她把狐嵌大衣两下子便脱了下来交给侍卫，也大叫道："西安方面是不是匪，不是现在讨论的题目！委员长是不是答应了抗战，要等他自己来说！现在我们只要停止讨伐，停止轰炸，再派一个代表到西安，那我们的责任便完了！"

"是啊！"缩在一旁发抖的陈布雷突地鼓足勇气说了句：
"代、代表非去不可！"说完就坐了下去。

"我说不可以！"何应钦双目冒火："孔部长如果去西安，试问政府的威信何在！"

台下又吵了起来，有人说："威信值几个铜板一斤？"有的

说："委员长已经扣在西安，不把他救出来算不算政府有威信！"宋美龄向何应钦道："不派代表！不派代表！你敢违背他的命令么！"她尖声大叫："他的亲笔信你看过了！"

何应钦倒退一步，眼光朝屋角里瞅一眼，那个日本密使正以他的随从身份同其他随从杂在一起。四眼相视，何应钦倒抽一口冷气，陡地勇气大增。只见他淡淡一笑，欠身为礼道："夫人，请勿误会。敬之追随介公多年，没有不清楚的！委员长函称星期六可能返回南京一语，此间大多数同志解释为委座并不深信、或希望有此可能，他只是借此通知南京当局，除非叛变者在那时已知悔悟，他主张政府应即使用武力，不必顾及他个人生命之危险，务望维持政府的威信！"

"谁告诉你的！"宋美龄跳脚道："谁告诉你的！"

"夫人！"何应钦伸出右手在台下划了个圆圈："大家都这么说！大家对伟大的领袖都这么猜测！"

宋美龄气得直哆嗦，孔祥熙连忙吩咐侍卫给她把大衣披上，自己讷讷地发言道："大家的意见都对。但为今之计，如何请委员长回来，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关于这一点，是无人表示反对的。那末还是派代表……"孔祥熙还未说完，何应钦截断了他的话："孔部长！要派代表？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宋美龄一个箭步跳到他面前："一定要办到！一定要办到！"

何应钦着急起来，退后一步，也伸出指头厉声答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现在是政府的威信要紧！"说到这里台下也吵了起来，想说话的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理，三三两两的"小

组辩论"却此伏彼起，有如一个大茶馆。宋子文眉头一皱，跑上台去，连拍十几下桌子，这才把这个"交响曲"截止。宋子文力自镇静，微笑道："几位院长虚怀若谷，只听人家的意见，自己不作表示，这真令人佩服！何部长认为政府的威信为重，夫人认为营救委员长也同样重要，这许多意见本人都赞成，都同意，现在我提出一个办法，不知道是否合适？"宋子文咳声嗽，耸耸肩膀："为了政府的威信，政府不派代表，我赞成！但委员长的安全问题也不能不想办法，我提议政府决不派代表同张学良等交涉，但私人或委员长的亲戚朋友愿以私人资格到西安去看一看的，我觉得政府不应该予以阻止。"

宋子文这一手当真有效，连反对推派代表的何应钦也无法拦阻。他耳听台下一片掌声，眼看宋子文一脸笑，也只得呲牙咧嘴，好不勉强地点了点头，但立刻警告道："宋先生，可是这个'私人'的安全我可负不了责咯！从天上飞去，空军会干涉，从陆地过去，根本进不了西安城！"

"我有话说！"冯玉祥起立道："我同意宋先生的办法，即使政府不派代表，私人访问也不该加以阻挠！同时为了公私两便，我建议关于停止轰炸的命令也该发布！委员长亲笔信上既然写得明白，命令我们在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下午六时以前停止轰炸，我们也应该照办才是。如果过了星期六情形更坏，何部长再下令轰炸不迟！反正张学良只有一架私人客机，被扣在西安的五十架军用机他们没人驾驶，用我们的人又不放心，红军又没有空军，是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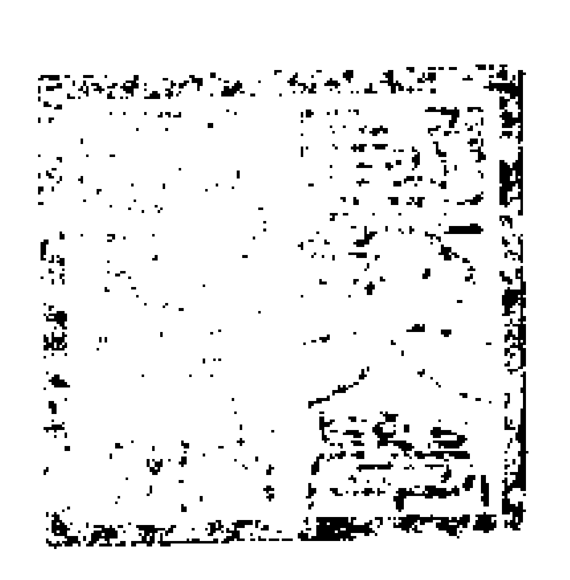
台下嗡嗡地响着："是啊……"

何应钦抬起眼角，悄悄地瞅一眼日本密使，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离场了，走掉那根柱心骨，何应钦也自然而然松了下来，绷着脸答道："好，停止就停止，问题是谁愿以私人资格到西安去！"

"我！"冯玉祥立起来，"我去，虽死不辞！"

"不！"宋美龄连忙制止，"冯先生不必去。"她话犹未完，宋子文拍拍胸脯大声说道："西安我去！"

这一宣布使全场怔了一阵，何应钦冷冷地笑问道："宋先生，你愿意去么？自从民国二十二年你同委员长在牯岭争论离开财政部，你一直处于微妙的地位。这次事变有人说你有嫌疑，这个当然不可能。不过国际间也承认你对中国财政的关系，万一被扣，岂不是政府的莫大损失？我看你去是太危险了。"正是：混水摸鱼好机会，有人兴奋有人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再三叮嘱　幕后人当面摇头
细说端详　盟兄弟促膝谈心

书接上回。宋子文弦外有音道："我想不该有什么危险罢？除非我们自己的空军把我从天空打下来！至于在西安，西安不会有危险，委员长在西安好几天，很多谣言都说他已经如何如何，但端纳先生同蒋铭三先生不是最好的证人吗？"

"不，"何应钦搓搓手，雪亮的马靴跨前一步："宋先生，我们自己的空军怎么会把你打下来？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说的危险是到了西安以后，他们会不会故意布下一个圈套，让政府去几个代表，然后一网打尽……"何应钦话犹未完，只听见冯玉祥霹雳似的一声叫道：

"何部长！如果张学良方面真的来这一手，出尔反尔，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那我姓冯的到那时候决不再反对讨伐，

而且毛遂自荐，我愿意替你打先锋杀奔西安！”

“是啊！”台下一片掌声。

“不过宋先生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有人插嘴。

“是啊，何部长的话也对，”有人附议，“说不定这是张杨同共匪的阴谋，骗几个大员去，然后……”

“各位！”宋子文再拍了十几下桌子：“不管怎样，问题总要解决的，我决定去了，……”“大家在劝你，……”何应钦再拉他一把。

“不必了，”宋子文向台下欠欠身：“谢谢各位的盛意，今天是十八，明天是十九，我明天就动身，觅取解除僵局途径。只要我的飞机不给自己的空军打下来，我相信前途不至于很困难。”

掌声和嘘声中宋子文匆匆下台，同宋美龄孔祥熙匆匆走出大厅，钻进汽车，绝尘而去。那边厢何应钦也急急忙忙快马加鞭，吩咐司机开到预定地点，同日本密使见面。

“晚了！”日本密使咬牙切齿，当面摇头道：“这件事情，这样好的机会，眼看着无法挽回了。”

何应钦结结巴巴怔了一阵，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何将军！”日本密使狞笑道：“刚才会场上的情形我亲眼看到，我们这番计划的确已成泡影。你的命令下不去，张慕陶在那边也起不来，老蒋的生命算他命大，居然保留，可是大日本皇军一心一意拥护何将军出来的那番希望，也就落空了！”日本密使眼珠一转，拍拍何应钦的肩膀道：“何将军也不必垂头丧气，只要你们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一天不消除，大日本皇军同何将军的合作终有实现的一天！不过那时候希望

将军已经掌握了庞大的军队，手中有的是实权，到那时候再见吧！"边说边伸出手去："好！你忙你的，我也得回东京走一趟，希望何将军在希望尚未完全绝望的时候，找机会来一个惊人之举，使双方开起火来，请你记住这几句话！"

何应钦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眼巴巴瞧这个机会从指缝中溜走，眼巴巴瞧日本密使不断摇头，踱进房里，这次是送也不送了，何应钦只得颓然而归。

在宋子文鸡鸣寺官邸里，却充满了紧张兴奋的气氛。山珍海味流水似的端上又端下，英伦口音、美国口音的洋话时而激昂慷慨，时而窃窃私语。雪茄烟味同宋美龄身上浓烈的香味混杂在一起，轻微的击桌声，轻微的碰杯声，增加了这顿晚餐的紧张气氛。

"何应钦不敢这样做！"端纳轻轻一笑："综合这两天的情况，我们已赢了六成。宋先生明天启程，顺利到达西安之后，我们已赢了八成半，待蒋委员长从西安归来，那我们全部赢了！"

"不过要注意！"宋美龄提醒道："姓何的会不会命令空军……"

"绝对不会！"孔祥熙嘿嘿一笑，揉揉肥肥的肚子道："我看得清楚，他已经理屈辞穷，竟在大庭广众之间说'女人家懂什么！'我看他已经穷途末路，连撒赖都撒不成了！"

"哼！"宋美龄冷笑道："女人家懂什么？以后再算账吧，我要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什么，还是他这个臭男人懂什么！"

"别提这个臭名字，二妹。"宋蔼龄眯住一只左眼，喷口

烟，喝口酒，正放下杯子想说什么，穿着洁白制服的侍役用英语前来报告道："顾祝同将军前来拜望。"

"谁?"宋子文头也不回，但立即起身往外走，"好好，请他在会客室等我。"边说边回房里换了件衣服，直往会客室走去。两人见面，顾祝同开门见山道："宋先生，军政部的意思，要我在明天同宋先生一起去西安。"

"是么?"宋子文心头一块石头完全落地，可是故意问道："顾将军不怕挨飞机打下来么？这不是一趟好差使呢!"

"宋先生别多心，"顾祝同颓然坐下："用不着这些顾虑的。"他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说道："一切以民族国家为重。"

宋子文冷笑笑："好吧。我还有几个客人，一起去，大家碰碰运气罢!"

"请问还有哪几位?"

"其中一位是郭增恺，"宋子文道："他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老朋友，我想请他一起去。"

顾祝同一怔道："郭增恺还在监牢里。他在西安主张抗战，给抓到南京来了，如果要他去，对委员长恐怕反而不利。"

宋子文笑道："我想不会的，他不是那一种人!"

列位看官当想知道郭增恺将军其人，据他在《西安事变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自述道：

"一位精研子平之术的老友为我批命，肯定我一生中该有两次'牢狱之灾'。但我倒先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当六月三日游行请愿时，警察就将学生的游行行列强押到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我们就以教室内的课台权

当卧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遣散回去。

“第二次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蜂起，朱子桥将军正负责为义勇军各部队募集经费给养，因之，向朱将军要求补给和经费的义勇军代表来的就很多。朱将军感到非常困难，既未能了解各部的实际情况，更忧虑各部未能联合作战，徒为日军所消灭。为了前项考虑，朱将军戒慎恐惧，深怕把他向海内外热诚人士所募来的捐款，未能作适妥的分配；后一项顾虑是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如若听令各部队此起彼伏为日军所击破，那对全国战力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因此朱将军向冯焕章将军提议，由冯将军派人到东北，实地视察义勇军的真实情况，并试行努力，促成各单位的密切联系。当时，我正从游冯将军于山东泰山的五贤祠。冯将军遂以此生死之行的任务，责令我去执行。我亦因为这是实际对抗日本侵略贡献了绝好机会，所以，也即欣然受命。不料在我经过北平天津的时候，行踪为日本派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影佐祯昭所获悉，经他向大连宪兵队密报，于是，在我到达大连的当天夜晚，便被宪兵拘捕。所幸我的旅行目的，影佐没有得到详细的情报，而我的身边，也没有什么证件，故此在被拘留二十八天之后，经过十五天的刑讯，我就为宪兵队押登开往天津的日轮，强迫递送离境。

“第三次‘牢狱之灾’是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发生于西安，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调查课所诱捕。宣示给我知道的，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的手令密电，那个电报中只写着：‘限即日将郭增恺押解来京’。被捕时间在该日下午五时左右。当晚由该课派了二十五名手持驳壳枪的便衣人员分乘五

辆坐车，'拱卫'我到了华清池，再由该处乘深夜东开之陇海客车，转往南京。关于我个人这次在西安所遭遇的'事变'，其经过是颇当传奇性的，且留待以后再说吧。总之，自那时起，我便正式成为蒋先生的一个政治犯人了。

"五月九日晚上，我被押到南京，拘留地点是羊皮巷的陆军监狱。经过半年之后，到十一月十九日，当局就以留京任职为条件，由戴雨农将军带了一张'军事委员会'的任命状，到牢中接我出狱，并将我安顿在中央饭店。当我在西安被捕的晚上，张汉卿将军的部属即把这件事情极机密的报告给在前方的张将军。七日，汉卿将军亲自驾其波音机飞韩城（陕晋交界处），和杨虎城将军晤面，告诉我之'事变'的消息。杨将军当即电知他的南京办事处长李志刚先生，令李即访冯焕章将军，托其出面营救。这是半年以后我于'西安事变'中到了西安时，他才告诉我知道的。

"五月九日是星期六。十一日星期一早晨中央党部作总理纪念周后，冯焕章将军找到蒋先生，当面说：'星期六日，我的一个职员在浦口车站遇到郭增恺，他说这次来南京是委员长找他来的，可是，您找他有什么事情吗？'冯将军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问话，是因为我之被捕乃是那时普遍流行的'失踪'方式，政府照例是不予承认的，故此他说话只得技巧些。

"蒋先生的答语倒很坦白。他告诉冯将军：'正是我要他来的，因为他在那里，阻挠剿匪，煽动抗战。'

"冯将军当时想，这八个大字的罪名，是近于一顶红帽子了，随即再说：'他曾追随我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与思想。假定有人给委员长报告，说他曾经说过什么对政府措施

不满意的话，我想那可能是真实的，或报告他看过些什么反动的书籍，那大概也会是有的；惟我深知他最多只是就其个人研究思索的结果，可能对政府有些不满意的批评罢了，我保证他不会有任何党派的组织。

'他从学校出来就在我那里任事，我知道他有些才干，如果委员长以为他在外边不甚方便的话，不妨留他在身边，其才干是可取的。'

"蒋先生的回答是：'好的，好的。我只要查查明白就好了。'

"五月十三日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例会，宋子文先生由上海到南京，他向蒋先生说：'如若你能确实证明郭增恺是个共产党员，我便不来再说第二句话，如果没有证明——我确知道他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蒋先生在这次谈话中是有些火气了。他向宋先生说：'我不曾虐待他，我又不会虐待他，我教他们好好招待他就是了。'

"在我被拘留之初期就有过近十次由军法官的'审讯'。自首至尾从未触及我是否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连接近这类怀疑的问话都不曾有过。这证明当局并非不明白我的政治立场，也没有要强加我任何不真实的罪状。全部'审讯'都是关于对日抗战的意见，和推动抗日战争之实际行动的侦查。"

郭增恺将军又自述应邀去西安的经过道："我本人的处境则更微妙了。南京对我固不信任，西安对我也不大信任。我是在这样环境下，应宋先生之约，去尽一分微力的。就南京说，我自羊皮巷那座小监狱，被一张军事委员会任命状放出牢

门，在任职首都不得离去的条件下搬进南京城后，我不过是由一个百分之百的囚徒变为百分之七十的囚徒吧了。就是十二月十七日，宋先生邀我赴北极阁他寓所见面时，我还是由戴雨农将军那鸡鹅巷办公处的钱科长亲押接送。到了宋家，我进内时，钱科长就在车上等我，到宋先生送我出门，看到他，他下来，敬礼，再让我登车，和我齐坐车后，才将我送回去——他们派给我住的寓所。”

言归正传。却说宋子文送走顾祝同道："那我们明天见吧，我的专机，定明天下午两点直飞西安。不过我要请问顾将军，军政部禁止轰炸的命令已经下了没有？”

“下了。何部长命令将轰炸暂停，至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为止。”

“部队呢？”宋子文冷冷地问道："轰炸是‘暂停’，部队是不是‘暂停’呢？”

顾祝同苦笑笑："这个我实在不清楚。”宋子文也不追问，兀自大步向餐厅而去。

话分两头。且表南京闹得乌烟瘴气，西安却平静无事，蒋介石伸长着脖子望南京来人担保，度日如年。十八日晚间周恩来等同蒋介石又谈了一阵，告辞而去，只留下张学良一人陪着他。蒋介石捧着小茶壶边取暖边喝，静了一阵，他忽然笑眯眯问道：

“汉卿，记得前几天你说过，自从你出国以后，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好象你并没有解释。”

“这个，”张学良拿过火钳，在火盆里加进几块木炭，搓搓手，面对着蒋介石坐了下来：

“这真是说来话长。”他舐舐嘴唇：“回想起来，也很好笑。”他双手握拳，把十个指头的关节按得格格作响。半晌，这才抬起头来说道：“您当然很清楚，直到一九三一年为止，张学良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有人说我是东北三千万人民的独裁军阀；有人说我名气很响，好赌、慷慨、头脑是有的，只是爱吸毒物，还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人说我的个性多少受了土匪出身的父亲的影响，这些我都不想解释。”张学良透口气：“后来，您给我加以委定，送我一个副总司令的名义，这一阵的日子过得很平常。可是到了‘九一八’，我就惨了！”张学良朝蒋介石苦笑：“不抵抗的罪名是搁在我头上的。那时光我虽然在协和医院养伤寒病，但我并非孬种，我是主张打的！那时光我虽然只有三十三岁，但我有您曾经歃血为盟的大哥撑腰，我不怕！可是，……”他垂下头来，两人又静默了一阵，张学良喝口茶说下去道：

“后来我明白了，这一个不抵抗，毁了我，却救了您！您正在动荡的政权复趋稳定，重新开始歼灭红军了！

“直到热河失陷，您跟我说，咱们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个人下台，否则在老百姓面前无法交代，我就装傻瓜引咎辞职，到欧洲考察了一年。

“说考察当然是笑话，当时我懂什么？我能考察什么？可是我有我的打算。我在欧洲第一件要事，既不是会见莫索里尼和希特勒，更不是拜访麦唐纳，尤其不是想游苏联而被拒，原来我在欧洲戒烟。”

“现在已经没有瘾了么？”蒋介石问道。

“早没有了。”张学良苦笑笑：“戒烟的确是不容易的，断瘾

更是困难，以前有一个医生说有把握给我戒烟，他用的是注射方法。没多久果然戒断了，可是等这个王八兔崽子走了以后，我却从鸦片鬼变成了一个吗啡鬼！”

说得蒋介石也笑出声来。

“那时候我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吗啡，每天要花掉两百金！这数字是非常可惊的，我的心情也是痛苦万分。”

蒋介石一脸笑，显得非常和善：“汉卿，真的，你现在可以不打针，也不吞泡了么？”

张学良点点头：“是的，现在我真是一身轻松。在我个人来说，这真是打了个大胜仗，回想起来，这倒是我去欧洲一趟的大收获。当我回国之后，朋友们都非常高兴，而且惊异。他们说我的体重增加了，面色也变好了，肌肉饱满，容光焕发，好象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汉卿，”蒋介石截断了他的话：“听说有一位赵四小姐对你非常……”

“你怎么知道的？”张学良淡淡一笑：“这个年头儿，男女交际没什么。她认识我也不久，有一次在一个舞会里，这位小姐指定要同我跳舞，我很佩服她的勇敢。”

“好好好，”蒋介石笑笑：“你讲下去。”

“我，”张学良伸出右脚，马靴在炭盆边轻轻地踢着：“我回来之后，有一些真正够朋友的人们就劝我，希望我好好做事，不再胡闹。他们说：这一次你回来，人们重新在你身上看见了你年轻时候做着漂亮而有骨气的领袖的痕迹。你本来有一个敏捷的、现实的头脑，现在可有发展的机会了。我说：‘发展’当然谈不上，挺起胸脯做好人是实在的。”张学良

透一口气："后来，我又恢复了东北军的指挥权，您又把我们调到华中打红军，弟兄们仍旧欢迎我回到他们中间，并不因为我曾经犯过错误而见外，这使我非常惭愧和感动……"

"听说你带兵的方法也换了？"

"是的，谈不上'换'，不过我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我每天六点钟就起床，跑步、打网球，逐日操练和读书，吃得很简单，做事情负责，我和我的部下打成一片。人们在说：一个新的东北军已经出现了。弟兄们也在说：少帅真的在实践他回国以后的誓言，尽毕生精力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张学良咬咬嘴唇：

"那一段时光，您在我心目中也没有失掉信仰，在您和我两人之间，我可以起誓，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您的忠诚，您的政权曾经有三次濒于崩溃，全都是因为我的奔走效劳才救了您的。我对您的主张和诚意一向深信不疑。我深信您已经准备收复东北，再也不会重演不抵抗而失掉领土的悲剧。"张学良顿了顿足从炭盆上提起那壶滚水，准备给他泡杯茶，蒋介石按住他手背道："我不喝，开水就行了。"

"又是新生活？"张学良推开茶叶罐笑笑："真是，您不知道的事情也真不少。新生活表面上好象很热闹，其实外面怎么说，您也该听听咯。"正是：有人称他"真空管"，此话含意深且远。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沟里翻船　蒋介石寄望新打算
代人受过　张学良慷慨提保证

却说面对那位盟弟的诤言，蒋介石道："外面怎么说？总不能说，我姓蒋的提倡新生活运动是错了！"

张学良瞅他一眼，轻轻地叹息一声："不提这个，咱们还是说下去吧，我刚才说，您不知道的事情可多，尤其是关于东北军的，您明了的实在太少。刚才我说到咱们都相信您在准备收回东北了，可是二十四年冀东伪政权成立，接着察哈尔被分割，鬼子还提出要求分离华北，"张学良一拳打在桌上："嘿！南京大部分默认啦！"张学良颓然放下双手，两只马靴往前一伸："弟兄们从此以后就腻了！他们特别对于调到这里来的任务感到深痛恶绝，我不止一次跟您报告过了，是么？"

蒋介石点点头。

“可是，”张学良仰起脸来：“您并没有什么表示，对红军要继续围剿，对日本呢？仍旧一枪不发！这种日子，不但弟兄们受不了，我也腻透了！

“有一点您恐怕到现在还不清楚，东北军弟兄们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之后，不但没有弄清楚您的‘剿共’，相反地倒认识了所谓‘共匪’也者，实际上是有能干的、爱国的、抗日的司令们在那里领导！尤其二十四年十月和十一月之间，我们在西北吃过几个大败仗，一百零一师和一百零九师都溃散了，一百一十一师损失了一小半，这些东北军弟兄们都投到红军那边去了，不少军官被俘以后，都受到了红军的‘抗日教育’。待他们给红军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说什么？”蒋介石脸色铁青。

“这，”张学良略一沉吟，握着双拳搁在桌面上，微笑道：“您不必生气，红军的抗日教育是十多万东北弟兄喜欢听的，您不必问了，红军的话极其简单，并没有引用什么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他们只有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军人打鬼子去！”

蒋介石不屑地撇撇嘴道：“共产党又是那一套！又是那一套！”

张学良叹道：“您对共产党的看法说是改变了，其实变在哪儿呢？他们无论说什么话，您还是批评他们‘又是那一套’，这怎么成？拿我来说，我是同情他们抗日主张的。近年来我的东北大学学生大部分都到西安来找我，同我一起工作。我也派人到华北去放出消息，说凡是反日的学生，不论政治信

仰如何，我都欢迎！您知道各地的抗日宣传，政府都不许可的，在陕西却得到了鼓励和保护。您如果怀疑这是共产党教我这样做，那就错了。说实话，共产党的抗日是全面的，他们为了国家民族，才喊出这个口号，并且已经行动起来。我呢？我只是为了东北，我是东北人，我部队里都是东北弟兄，而东北却在日本鬼子手里，我们的抗日要求难道还要更好的解释吗？”

“不是我喜欢噜嗦，我得平心静气地告诉您，”张学良慢慢地喝口茶：“您把延安说成魔窟，您把共产党说成魔鬼。但在事实上，那些被俘归来的东北军弟兄们，却把延安描绘成为爱国志士的圣地。共产党人在那边如何组织民众，向着抗日的目标挺进；共产党人又如何积极地把爱国思想灌输到老百姓心里。”张学良透口气：

“一切都很明白，共产党人不但不是咱东北军的敌军，相反，是咱东北军、是全国爱国军人的友军！”

“哼！”蒋介石冷笑笑：“于是，我反而不是你们的官长，却变成你们的敌人！”

“您也不能这样说。”张学良微笑道：“自从前天晚上，您答应周恩来先生他们一致团结抗日以后，您还是咱们的领袖！咱们从来没有把您当作敌人看待。”

两人沉默着，听梆子在遥远的西安古城上打着三更，炭盆上的水壶吱吱地叫着，白烟迷漫，为漫漫长夜抹上一笔惘然的彩色。蒋介石沉思半晌，叹道：“汉卿，过去的不必提了，问题是以后。”

张学良大喜：“是啊，以后！以后的问题怎么办？咱们一

定要把主和派、妥协派、投降派统统收拾起来，别让这批人坏了您的声名！”

蒋介石摇摇头道："不，不是，我的意思是，以后我的名誉、地位怎么办？”

“您自己？”张学良可怔住了。

蒋介石道："可不？我这次在西安栽了一个大筋斗，教我怎样好意思？”

张学良一时答不上话来，怔着。

“汉卿！”蒋介石几乎声泪俱下："你瞧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这么高的一个地位，给你们这一下子，阴沟里翻船，什么都完了！”

“没有！没有！”

“你听我说，如果这一次我就这样回南京去，天下人都要笑我！过去捧我捧上三十三天的、拍马屁唯恐巴结不上的，他们都会转变口气，嘲笑道：大家瞧哪！蒋某人就象一条狗，给张学良打了一顿，又夹着尾巴逃回来了！你们看哪！姓蒋的开口新生活，闭口礼义廉耻，如今给部下捉住，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们看哪！蒋……”

张学良再也忍不住，蹦起来道："如果谁敢这么讲，我同他拚了！”

“你同他们拚？”蒋介石冷笑道："你同谁拚？南京这批混蛋派个代表都这么困难，分明不把我放在眼里，分明要我死！我一旦出去，他们表面上唯唯诺诺，暗中蜚短流长，你怎会知道他们怎么说？说什么？”

“那咱们可以不理他！”张学良气愤愤地说，“咱们正大光

明，不理他！”

“你可以不理他！”蒋介石面孔铁青：“我就不能不理！你该知道：我是领袖！我是委员长！我的地位你明白，我的金字招牌可不能这样子给人家砍了！

“还有，一旦我回南京，你却还在西安独当一面。现在你们不把我杀掉已经难得，我当然不能出尔反尔，回南京以后便宣布继续剿共，严禁抗日，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双手抱头，作痛苦状：“我不能这样做！可是我的信用、地位、尊严、名誉统统完了！以后我的命令将不出南京城外，全国部队也不会听我的调动了！”

“那为什么？”

“因为对西安事变我毫无办法，”蒋介石象是要哭出声来的样子：“我完全蒙在鼓里，我什么也不知道，一个统帅竟走上这种末路，我在人们心目之中，难道还有份量么？”

“我以为……”

“还有，”蒋介石截止了张学良的发问：“问题很简单，对于你同杨虎城，以及周恩来方面，我绝对没有话说，你们对我的确不错；可是问题也很复杂，如果我对你们一点儿象征性的责罚都没有，试问我以后怎么带兵？怎么领导？”蒋介石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感，突地身子往桌上一扑，哭道：“汉卿，还是把我杀了干净！”

张学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才好。面对着这个瘦骨伶仃、涕泣呼号的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想：如果南京的代表一到，蒋介石便可回去，到那时如果自己一点“表示”也没有，打了一个全胜，那蒋介石的声望的确如直线下降，

瞧不起他的人更多，反对他的人也更多口实了。

但张学良并非厚爱于蒋，他同蒋“结合”在一起是在“东北易帜”那一段时期。当时蒋介石派人笼络头脑简单的少帅，歃血为盟，愿同生死，少帅也就帮助这位头脑不简单的领袖。然而如今的少帅清醒过来了，他更爱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姊妹，终于兵谏。

然而清醒的少帅经蒋介石一哭，又胡涂起来了。寒冬腊月，他额角上泛着汗，夜深人静，他听见自己心脏在剧烈跳动。踱了几个圈子以后，他突地奔过去，凄怆地说道：“这么着！只要您抗战打日本，您回到南京以后，可以下令把我判罪！”

蒋介石心中暗笑，慢慢地抬起头来，抹抹眼泪长叹道：“汉卿，你这是孩子话！这是儿嬉！这一次你的举动虽然卤莽一点，但动机是为了抗日，为了收复东北，而且并没有加害于我，我怎么能翻过来加害于你！这不教天下人都笑掉门牙，瞧不起我蒋某人的人格吗？”

张学良双手支在桌上，激动地说道：“这是出于我自己愿意！您不必顾虑。为了使您的声望更高，权力更大；为了抗日，我愿意学一学负荆请罪，在天下人面前表达您我之间的清白与伟大！”张学良声音发抖：“让天下人看看，张汉卿不惜犯上，纯粹是为了抗战，绝无其他见不得人的企图！让天下人看看，您回京之后便下令抗战，不愧是中国贤明的领袖！至于我自己向您请求治罪，您可以批一个：‘着该员率领东北军出发东北，收复失地，带罪立功，有厚望焉！’那不是既显出了您的宽宏大度；也使我如愿以偿，可以喋血故乡，虽死

无怨了么!”

“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考虑之周感到惊讶，心想这小子戒烟以后果然另有一套，可不能小看他了。“汉卿!”他叹道：“你的办法大致不错，但我还是不想采用。”

“不，您一定要!为了您的声望；为了您领导抗战的名望!您不说我一时倒想不起来，经您一说，我觉得您考虑得很对，对我是应该有所表示的。”

蒋介石心底里笑了，可是他作痛苦状，双手抱头，对着吱吱作响的炭盆上面那只水壶发怔。

张学良还在等他的回答，可是蒋介石早就在心底里“同意”了，只因限于环境，不便笑出声来。张学良扶着蒋介石的肩膀，激动地说道：“咱们都该睡觉，您就这样决定吧，到了南京以后，您一方面下令抗日，一方面下令要我晋京，听候发落，我一定来。”

蒋介石作苦笑状，摇摇头。

“为什么?”张学良急问：“怕我骗您么?怕我不愿自投罗网么?这不是罗网，这是幕布!我走向台上向您谢罪，然后跨上战场抗日，于公于私、为您为我，这个样子向天下人面前交代一下，再好也没有了!”

蒋介石长叹一声，点点头道：“你的办法很好，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问题是周恩来他们恐怕不放心，以为你一到南京，便会给我拘留起来枪毙!”

“笑话笑话!”张学良急道：“周恩来先生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刚才还在我那里跟我说，说您经过几天几夜的恳谈，解除了许多疑问，终于同意了抗战，这真是中国之幸!他们很

欣佩您！他们非常信任您！”

“不是这个。”蒋介石摇头：“到那时你正忙着调动东北军出发，怎会有空到南京来？就是你想来，你的部下怎会放你来？你不是说过么？你的弟兄们为了你不肯杀我，他们在痛哭流涕，说是受了你的欺骗。他们这样恨我，你是他们爱戴的官长，怎会听任自己的官长到南京去请罪呢？”蒋介石把脑袋摇得象个货郎哥，边摇边叹道：“算啦、算啦．为了抗日，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还是让我下不了台罢，你不必到南京去了！”

蒋介石这个激将法可使得不错，只见张学良把大氅一甩，声音颤抖：“您既然如此想，我跟您一起离开西安到南京，到那时谁也留不住！”

“不不不！”蒋介石把脸一沉，按住了他的双手：“汉卿，别太冲动，一切从长计议，反正南京来的人明天就到，如果南京那边对我的声望不太那个，你就不必去了，我们抗日重要，你应该把每一秒钟花在抗日工作上面！”

张学良还以为蒋介石真的彻头彻尾觉悟了，反而替他委屈起来便说：“您一个人回去？您不要我上南京去？那怎么成？您是我们抗日的领袖，我可不能让您的声望受到丝毫损失，我决定同您一起去！”说罢便走。

蒋介石望着他颀长的背影消失在棉门帘外，忍不住一头钻进被窝里笑出声来。

南京那副烂摊子，也只得不去想它了。

但南京的乱劲儿是可怕的，十九日宋子文等人起飞后，在黄埔同学的集会上，就有人质问戴笠，问他是谁负责放郭

增恺去西安的？如果他一去不回，又由谁来负责？说明了南京军方要人对西安的不信任，因此视郭如政治犯，甚至有如西安的人质。

对于这些小事，蒋介石是再也不会知道的了。

宋子文等一行当夜在洛阳歇脚，看看洛阳的“军备”，听听一般的意见。没料到南京来了个长途电话，曾养甫劝宋暂时留在洛阳，因为黄季宽从太原打电报给他，说阎锡山已电约张学良偕同蒋介石飞太原，西安不必去了。

宋子文等都感纳闷，摸不清又有什么变化。郭增恺问宋子文道：“那我们要在这里等了？”

宋子文反问道：“你以为汉卿会同意阎锡山的提议吗？”

“百分之九十不可能。”郭增恺道：“因为其中是有些经过，说来话长，总之是不可能。”

宋子文透了口气道：“那就不要等了。时间一久，拖延下去，将难以阻止南京的讨伐。”

郭增恺再问：“你在起飞前有电报给他们两位吗？”

宋子文道：“有的。”

“有回电报没有？”

“没有。”

“要不要再从洛阳去个电报？看看有什么回答？”

宋子文强笑道：“我以为无须多此一举了。你相信他俩是要抗战的，不是要共产的，亦请信任我，只是于国家有利，我是不怕任何危险的——锦州战役时，我去北平，汉卿说前方紧急，军糈浩大，我就竭两日夜不息的张罗，拨给超过其所望的数目。我提议去热河视察以坚定汤玉麟时，汉卿则以

日军方威逼利诱约汤加入伪满，劝我不要冒险；我即告他'如你不便同去，则我独自前往，我与他无仇无怨，相信可劝他尽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责任'，方得汉卿偕行。今天不该有比那次还多的顾虑。"

郭增恺又问："那你的意思，将怎样和西安讨论了结办法呢？"

宋子文眨眨眼睛，略为思索，终于说道："这个你是明白的，今日之下，全国上下绝大多数要求抗战，就好好地全国团结，大家一致对外罢！"

"那我们还是到西安，不等了？"

"不等了！"

二十日上午十点整，一架客机盘旋在西安古城上空。蒋介石听在耳里，心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何应钦会再要出些什么花样来。

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早在机场迎接，一一握手，热诚极了。张学良笑对宋子文道："我们曾致电南京的许多要人，请他们来商量国是，就独独不敢欢迎你，怕你受到更多的谣言。"

宋子文也笑道："无所谓无所谓。自从民国二十二年我同他在牯岭争论，离开财政部后，我在南京所处的地位一向微妙；这次你们这么做，南京还有人怀疑我同你们两位通谋。"

杨虎城大笑："其实我们的'通谋'当真有的，不过不是宋先生一个，而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众人相顾皆笑。杨虎城叹道："宋先生今天能来西安，就你同蒋先生这几年的关系来说，也算得上是公尔忘私了。"

宋子文道："我是蒋先生的亲戚。你们两位也许不作如此想法，两位的部下也必会这样说。而南京的情形，真正关怀蒋先生的也仅有我们几位亲戚。惟我个人则并非站在亲戚关系上对他有所关怀。蒋先生的地位是几十万青年的鲜血所造成的，他的力量也是国民的膏血所支持的，所以当今的问题，应是如何才能最好的使用我们国家的力量！"

车子一辆辆自机场驶向金家巷。杨虎城在车里问郭增恺道："你这次回来，是留住下来呢？还是仍回南京坐牢去？"郭增恺却反问道："你俩在事变前后的决心，到底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是对事还是对人？"

杨虎城道："我们绝无丝毫危害蒋先生的打算，我与副总司令的最初动机，到今为止的决心，只是请求蒋先生领导抗战，绝不会有使国人痛心、使日本得以乘机扩大侵略的事做出来。"

郭增恺笑道："那好极了！既然这样，我当然回南京去。论私人的事，我固然是蒋先生的一个政治囚徒；论国家的事，则非集中力量不足以言对日抗战，其势必须得由蒋先生来领导，故此我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不要伤害蒋先生领导地位的。子文先生之决定前来西安，固然是为了他和蒋先生的关系，和与你们两位的友谊，但最大的希望，在他是试行努力，完成全国一致共同抗战。西安的朋友该可相信他对推动抗战的热情。为国家前途，我愿协助子文先生去竭力维护和平，为了保存抗战实力，兄等该负责蒋先生的安全和荣誉。"正是：瞻望大局未开朗，以德报怨又何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郎舅相见　汗流浃背谈曲折
部属齐集　血脉偾张论是非

杨虎城瞅一眼车外，爽朗地笑道："我们同你们之间，想法并没有两样。"他抹抹下巴，"蒋先生如今是西安的座上客，却要你这位南京的阶下囚来迎接他回朝哩！"说罢两人皆笑。郭增恺叹道："说真的，你们这一次不谈办法好不好，这种精神实在令人钦敬！在南京，任何一位大员，都不可能做出象你们那样的局面，可是蒋先生就说不定会教谁去重复一次胡汉民先生那汤山'纳福'的日子！"郭增恺叹道："抗战这件事呵，说起来振振有词，可是实行起来，你瞧有多难！"

"现在的情形可快咯！"张学良在金家巷公馆中招待南京来客，同赵四小姐忙成一团，可是他是如此兴奋："我们在这里，连望穿秋水这四个字都难以形容咯！"

宋子文只是微笑，边笑边吃边喝。

“我来说一段罢！”杨虎城道：“我就受不了这个什么‘安内攘外’。大家都知道，徐海东自豫西入陕，所部不过二千人。中央的追击部队，单是主力胡宗南所部就有十个团约三万人。当尾追到镇安、柞水一带时，山形地势均有利于中央部队作战，但自无线电通讯中我们得知，蒋先生对宗南请求紧追痛击的复示，是‘率部尾追，匪到何处，即追到何处。’自然，宗南也就明白蒋先生所要他做的是什么了。惟其如此，故徐海东更没有什么可阻挡的，竟到达豫、陕、川数省。当其第一次到达镇安县时，竟在该境逗留五日之久，发动组织，散播种子。因该县共有人口二十万，全县田赋则只属五户，即他们五家拥有二十万佃农雇农，这当然是共产党欲求发展的上好地区了。中央大军名为衔追，实在送客。宗南所部终于进驻天水，以一个师统辖着十二团，共约四万之众，器械精良，控制川北、陕南和陇东。这是在‘剿匪’呢？还是在监视杂牌？谁知道中央在托名‘安内’而意在削藩？何况所谓藩者，无论服从归顺如何诚挚也没有用，凡非天子门生都被视为异类。而对日寇异类却又忍辱让步，同处覆巢，为啥要相煎如此之急！”

杨虎城就越说越愤慨了：“北伐中期，我离开第二集团军去日本休息了半年。看见人家政治上的设施已把国家弄到象样，我想：如若能尽一点力量将国家推进到它们那地步，也就不虚此生了。因此，重回部队以后，死心塌地的拥戴蒋先生。十九年中原战役也就不惜与老长官冯先生，和醒民（樊锺秀）、宝珊等远离。我现在才明白，我是走了这么多弯路，

又怎样对不起冯老先生。"眼见杨虎城已经落下眼泪，张学良劝道："宋先生刚到，请他安息一忽儿，回头咱们再详谈。"正说着王以哲将军闻讯来访，寒暄过后，对宋子文等人感慨而言道："刘芳波师长说过'莫说是蒋先生领导抗战，我们拥护他，就是忘八蛋领导抗战，我们也愿蹈汤赴火！'你们该知道我们东北军全体的赤忱血泪呀！只要抗战，就是他老人家做皇帝，我们也拥护他，莫说他是'领袖、父母'，这些话代表了西安方面的呼声。所以西安事变的责任，不完全是在西安方面的。就是弄到国家到今日的地步，主要的责任也不是在别人的。"

宋子文瞅他一眼，笑道："大家放心，今天的问题，不在查问责任而在弄好事情。"正说着又有客人来访，众人一看，原来是高崇民。只见他同所有的人一样，情绪兴奋而激昂，毫不在乎地叹道："蒋先生总以神圣自居，从来不许人说话，实在要不得。这次就是放他出去，从茅坑里再捞起来的偶像，也不可能再压制全国舆论了罢！"

众人闻言皆笑，宋子文起立道："好罢，我们该去看看他。"接着邀郭增恺同行，郭婉谢道："我不必去了，这样可以减少蒋先生一点顾虑。我还得同他们几位交换一些意见。"

宋子文略一沉思，说："好，那我同端纳先生和汉卿去了。"

十点四十五分，张学良领着宋子文、端纳、顾祝同等到达高桂滋公馆，由张学良、端纳陪同宋子文进入蒋介石卧室，郎舅俩见面以后，蒋介石双手抓紧他的右手，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张学良暗叹道："我知道他为什么看见你那样难

过，眼泪不是单为你流的，他是想到他平日那么许多忠实信徒和宠幸人物，在他如今身处危难之中都不肯来了，只有你这位并非投契的人却肯不顾一切来看他。”于是张学良便同端纳退出，让他俩单独畅谈。

从蒋介石优裕的生活情形来看，宋子文立刻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确不是为了蒋一个人，而是为了抵抗日本。在听完蒋介石的叙述以后，宋子文说道：“好极了！张杨两人不下毒手固属万幸，共产党方面力求和平团结抗战更出乎意外！不让日本人独占中国是英美同我们的一贯做法，这一次事变好险！如果张杨或者红军杀了你，何敬之便要利用日本力量大打特打，英美在华势力便要荡然无存，我们辛苦了几年的事业也将成为泡影！现在好了，我明天就回去！”宋子文兴奋地喝口茶：“我是十九号下午二点离开南京的，按照行前我同美龄、庸之夫妇、端纳他们的决定，我先到洛阳住了一晚，千叮万嘱吩附空军不许炸，陆军不许攻！当然也花了点钱，这不谈了，忙了一晚，直到今天早上才起飞，洛阳方面已经不致于出岔子、闹笑话了。真叫我捏一把汗。”

“何敬之！”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地，把宋美龄托宋子文带给他的那封信揉在掌心里，有如揉着何应钦似的。

“你不能呕气！”宋子文劝道：“对何应钦的问题，即使你回到南京以后，也不便形诸于色，他打着的也是国家民族的大旗帜，千万动不得！将来在对日问题上，这个人还可以派派用场，我们不必同他一般见识，你说是么？”

蒋介石不则声。

“还有，对共产党问题，”宋子文低声说：“刚才你说得

对，目前将计就计，算是合作，只要不让日本独占中国，使我们的利益吃大亏，我们不妨忍耐几天。待你回到南京以后，何时开始抗战？国共如何合作？那就得瞧我们的！共产党军队不过几万，地方只有这一点点，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宋子文笑笑："就这样了，这次我是以私人资格来的，明天我赶回南京，压迫何敬之派出正式代表来担保你出来。"

半晌，蒋介石低沉地问："这一次，还有谁同你一起来的？"

"还有端纳、铭之、墨三和郭增恺。"

"郭增恺也来啦？"蒋介石一怔。

"他也来了，有人说他是你的克星，我看倒并不。他也主张请你回去领导抗战。"

"很好，很好。"蒋介石再问："顾祝同到西安来干什么？"

"他来看看，"宋子文道："回去给军政部作参考。"他连忙又安慰他道："话又得说回来了，墨三他们目前虽是唯何敬之之命是听，实际上，他们心底里还是向着你。从何证明？昨天我们在洛阳，他并没有鼓动何敬之的人拒绝听从我不可讨伐的意见，没有。相反，他一路上在飞机里长吁短叹，心事重重。"宋子文对于蒋介石始终是不大客气的，只见他哈哈一笑："平时我埋怨你的高级干部尽是饭桶，没有一个具有大将风度，象西欧各国历史上那些大将似的。但这一次西安事变以后，我可佩服你的办法了。"宋子文半带挖苦半作真："你想，如果你的高级干部真的有几下子，并不是饭桶，那据我的估计，此刻不但你给飞机炸死了，连我在南京都靠不住！"

"为什么？"蒋介石暗暗吃惊。

“那不很明显?”宋子文用指头在桌面交叉比划着：“喏！甲打乙、乙打丙、丙打丁，丁又打甲、乙又打丙，大家要出头，大家要做王，岂不是一塌糊涂？我们的政治建立在我们几个人身上，而以你为领袖，如今领子袖子出了乱子，其他的袖管长褂马褂西装革履统统要造反了！”

蒋介石倒抽一口冷气，苦笑笑，心直跳。

“还好，”宋子文也敛起笑容：“如今只有一个何敬之，还不致使我们手忙脚乱，可是也够瞧的了。所以我从今起赞成你的用人办法：用奴才不用人才！用饭桶不用油桶！”

“油桶?”蒋介石失笑：“油桶是什么？你说顺了嘴随便杜撰，古书上没有油桶。”

“我的意思油桶花样多，什么油都有，这是动力的来源，又是机器的保障，饭桶可简单多了，除了张嘴吵着要吃，其他什么也不会！”

郎舅两人笑了一阵，休息一会，准备同张、杨以及红军代表团再作长谈。

西安，经过这几天的极度紧张之后，人人都有透过一口气来之感。蒋鼎文对那些由西安招待所移往玄风桥的中央要员们说：“南京可以扣留任何要来西安的人，惟独无法扣留蒋夫人和宋部长，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的飞机。”

要员们齐声叹息，抒发着各人不同的感情。蒋百里苦笑道：“这笔账也不知道怎么算的，好几位朋友告诉我：蒋先生剿匪八年，无功。也许蒋先生对这点是有意的遗忘，宋先生说：至第四次围剿为止，除械弹军实等支付不计外，共耗国币四亿银元。但自民国二十二年后，中共在全国人民热望抵

抗日军侵略的心情中北上抗日，愿‘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以便共同抗日’以后，时代的主流便渐渐转到它的手上了。在这样局势下，在人心的影响下，于是一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口号，就造成了紫罗镇战役的奇迹；虽东北军的将领成仁尽节，也无法挽回惨败的战局。而蒋先生在紫罗镇战役之后，还‘预计二星期可以竟全功’，还严责西安事变致令剿匪之功，‘全隳于一旦’呢！”众人闻言唏歔。

没多久会议开始，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端纳等人坐定，张学良致词，激昂不改于事变之前，但情绪稍为安宁一些：

“……所以兄弟在高桂滋将军公馆中，对委员长说：你不要以为‘九一八’事变后人们只是指责我不抵抗，如今您在世界舆论面前，同我没有两样！……”

宋子文接着开口，客套过后，说：“全国人民都在要求立即抗战，汉卿和虎城将军也不过是同他们一样的在要求抗战而已！说他们不曾为时代的齿轮所遗落，不曾作时代要求的阻力，这是对的。其中自不必自以为对国家有如何的功，当然亦绝说不上什么罪。说蒋先生不要抗战，那是有意的枉曲，历史良心不容许人们接受这种说法。惟他那抵抗步骤，他那‘苦心孤诣’的政策，却绝难说是现实的。先安内然后再攘外吧，首先就无法在内尚未安和开始攘外之前，逃开不攘外的恶评。因为事实是还不曾攘外呀！

“因此，刚才汉卿对委员长所说的几句话，嗯，是有份量的。”

郭增恺紧接着说：“何况目前局势已到了不攘外就不可能

安内了。西安事变前几个月，自甘草店出击的两师东北军全军覆没，被俘的军官后来被释，回到西安，据他们所陈述的前方情形，就表示得明明白白，不是安内之后方能攘外，而是不攘外也就无法安内。西安事变固为转变蒋先生政策的契机，其实，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谁又能保证不出旁的枝节呢？从相反的一面看吧，殷汝耕式的事情还不是前车之鉴吗？再则，三宅坂的将军们，也非必尽是笨伯呀，他们会静候中国安内成功之后再来攘他们吗？”

端纳苦笑道：“唉，政府也不乏明达之士。张溥泉先生曾说强敌压境，国土日蹙，民众只把剿匪看作政府的事，与他们毫不相干。在这情势下，政府也该重新考虑整个政策了。可惜蒋先生见不及此，奈何！就是司徒雷登也说：蒋先生对国家大事，以其个人兴趣为依皈，有时真不易分别他是在为自已，抑是在为国家。然而蒋先生终不觉悟，现在，大概明白了罢。”

杨虎城皱眉道：“希望他有抗战决心，有抗战计划，我姓杨的如不拥护他抗战，大家可以骂我！”

郭增恺道：“据我看，蒋先生是有抗战计划的。”

“哦？”东北将领一齐开口：“是么？”

“有什么凭据？”

“增恺兄何所见而云然？”

“蒋先生‘手拟稿件’之中，有一项‘军事方案’，这大概可以作证。”

东北将领一齐冷笑道：“那是以国事当作儿戏！这个方案的价值，还不如参谋们所拟演习时用的‘想定’！它所举的只

是七路军队指挥官姓名，如‘第一路军兼总司令蒋中正，第二路军总司令张学良’等，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这算得是什么‘军事方案’？”

“不尽然罢，”郭增恺道：“我记得蒋先生‘手拟稿件’之中，有令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和军政部长合拟抵抗计划‘呈核’的电文，可否说明蒋先生的抵抗计划是全面的？”

“嗨！”杨虎城截断他的话道：“看看另外的电报，你可嗅到抗战气味吗？增恺兄我给你看！”接着检出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茂八次会议的报告，说：“看这个重要报告的结论，其中结论是：‘欧洲方今多事，无力东顾，我对日决策应审慎万全！’”杨虎城愤愤地又检出一叠文件：‘瞧！这是何应钦关于宋哲元的报告：‘近与土肥原签有密约，其内容如何，尚未能调查明了……如中央此时挥军北上，宋部长将采如何态度，事甚可虑！’”杨虎城瞅一眼郭增恺道：“增恺，你就没有看到这些报告吗？这就是决心抗战的证明吗？这个所谓‘合拟抵抗计划呈核’的电令，不过是应付孟潇训练总监和颂云参谋总长等几位大员的激昂情绪罢了！”

郭增恺哑口无言者久之，接着苦笑道：“我这个南京阶下囚到西京来，大家知道不是为一个人作说客，而是为咱们大家的国家前途作说客来的。蒋先生在事变之前对东北军的看法如何，我不敢说；但经此事变，蒋先生对东北军一定——”话犹未完，东北军将领哗然道：“更糟啦！”群情激昂之中张学良发言道：“这个问题，就是蒋先生对东北军的态度问题——”王以哲踉地也忍不住，起立发言道：“委员长在他的日记上，有两天没头没尾地写着两行大字：‘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

题'，请问郭兄，作为一个东北军，看见这两行字该有多大的惊惧与冲动！作为一个东北军将领，看见这两行字该不该认为他对咱有极大的阴谋呢？"

众人默然，只是抽烟。

"这样吧，"张学良道："这里，是没什么问题了，周恩来先生奉毛先生之命，千叮万嘱不可伤害蒋先生，我们几个人也的确不会这样做。不过为了使黄埔同学明白我们的动机和主张，我来写信给戴雨农，托增恺兄明天带去当面转交，请他向他们的团体提议，派遣代表前来面商。我相信，至少他本人是会应邀前来的。"

王以哲道："什么？明天你们就要走啦？"

"还会来的，"宋子文道："良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们的收获不错。"他向众人点点头："那是各位所赐的。回头我要再同蒋先生谈谈，明天一早，便同增恺兄他们一起先回去一趟。"

第二天宋子文等回到南京，宋美龄、宋蔼龄、孔祥熙早在机场迎接。宋子文以为她们听到这种情形，一定很高兴。不料甫下飞机，却见几个人都皱眉瞪眼，一脸忧愁，在人丛中什么话也不问，什么话也不谈。宋子文好生纳闷，钻进汽车后便忍不住问道："你们这是为什么，又有什么谣言么？"

"不，"孔祥熙回头望望车后，惊惶地低声说道："刚才的消息，何敬之这小子还是死不放手，一定要洛阳的飞机大轰炸，潼关的军队大进攻，命令都已经发出去了！"

宋美龄于是决定飞向西安。在这紧要关头，她必须这样做，否则宋家在中国的"利益"颇有可能一扫而光了。

反对她去西安的人，当然也还有的。

“不不！”宋美龄先问端纳：“共产党同张学良他们不乱杀人，这是真的？”

“真的！”端纳肯定地答复。

她再问宋子文：“你亲眼看见他很安全，你自己也受到客气的待遇，红军代表们也很懂礼貌，坚决主张团结抗日，这都是真的？”

“我早说过了。”宋子文点点头。

“这就行了！”宋美龄拍拍巴掌道：“这些都说明了我非去不可！我当然不会同红军谈团结，但把他救出来是非去不可的，而且应该马上去，迟一天都不行！你们想想：目前的问题在南京，不在西安。西安方面只要南京有人去担保他，他就可以回来。有人抓住这一点不派代表，主张讨伐，正式的代表当然派不出去，即使明天可以派出，也来不及，因为何应钦已经下了命令，明天开始出击！我必须去，我自己是政府中一个要员，我是空军行政的主持者，我是每天同他商讨国内外一切问题的人！我可以不做正式代表，但我可以赶到洛阳下令空军停止轰炸，陆军暂勿进攻，我必须抓紧这个千钧一发的机会，赶到西安，争取时间，把他担保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宋家撤退美国未免太早，要知道这个时候一去，日本马上进来，我们的利益可得完蛋！我们不能这样做！说实话，我是站在我们的事业立场去救他，绝非因为我是他的太太，你们不能劝我，我明天一早非走不可！”正是：夫人之言堪寻味，这般夫妻世间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破铜烂铁 戴雨农心有不甘
千真万确 宋美龄肩释重负

蒋、宋、孔、陈四大公馆里灯火辉煌，分别为拯救蒋介石而忙碌着。

英美法大使馆里，也为支持宋家的奔走而忙碌着。

日德意大使馆里，却为支持何应钦的讨伐而忙碌着。

何应钦的讨伐军总司令部里，正在为加紧讨伐、拚命轰炸、争取时间，准备巨变而忙碌着。

细雨霏霏、寒风彻骨的南京城里，黯淡的街灯下，只有军车、小座车紧张奔驰，异于往日。长途电话、市区电话、军用电话比白天还繁忙。

西北高原上的张学良也没有闲着，红军代表团更是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们分头出发，向慷慨激昂的军官们解释、

说服："蒋介石杀不得，杀死了他会把日本帝国主义引进来……"

闲着的是蒋介石。

但蒋介石也心乱如麻。原本一切都顺利，安全绝无问题，张学良还中了他最后一计，准备跟他去南京赎回他失去了的面子。怎道宋子文起飞不久，洛阳的紧急动员令跟着就来，明天将是个什么局面？蒋介石不敢想。除非明天他马上回到南京，收回何应钦的命令；但南京的保证人还没来到，他无法成行。

在南京鸡鹅巷宋子文公馆里，戴笠再三研读张学良的信，决定第二天随宋美龄飞往西安。当夜对郭增恺叹道："黄埔同学缺少理智而冲动的真太多了。为了汉卿有信给我，我也留下遗嘱即去西安，黄埔同学之中几个大员竟责问我：'为什么张学良单单写信给你？为什么你居然敢去西安？'大有视我如汉奸马上要扣留的光景。"

郭增恺淡淡地笑笑。

"增恺兄，"戴笠道："老实话，我对这一次的变化十分悲观。我在黄埔同学会上，对众扬言，但求今生今世再见委员长一面。"戴笠不胜忧戚地问："增恺兄，究竟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不可解的血海深仇？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等掘人祖坟的办法？"

郭增恺也叹道："不必把这件事想得太远了，西安事件，事属政策争执，委员长必定安全，我相信黄埔同学的国是意见亦与张杨距离不远，故一切该自国家的利害考虑，但能和平解决终属国家与委员长之福。实在的，蒋先生本人是明了

张杨企图，只是在改变国策的。”郭增恺加一句：“这位先生有今天的意外，老实说，这应该并不是出乎意料的。”

戴笠了解他的意思，苦笑笑，摇摇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同你说。”稍停，戴笠道：“有一次，委员长对军统局高级职员训话，曾激昂的斥责道：‘都因为你们低能无用，遂至革命未能成功；如若我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话，必早已成功了！’”郭增恺笑问：“贵局同仁对老头子这番话有什么感想呢？”戴笠回答说：“他们的话不会给我听到的。不过我倒想过，我们这群破铜烂铁诚然都不成材料，未能为领袖分忧，但如果将中共也领导得象我们同样的成为低能无用的废料时，国民党不老早就成功了吗？”随着，他追加一句：“增恺兄，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把我说笑的话讲出去的。”

郭增恺不则声，微笑点头。心里却在想：“这是戴笠的说笑呢？还是他心底的话呢？看样子，——”他也叹道：“是这样的，蒋夫人说过：蒋先生‘唯一深蕴于心底者，为求人民之幸福。’宋子文先生在西安也同我说过：‘蒋先生确是想把国家弄好。’这只是他的存心，谁都可以相信的。但蒋夫人也说过：他‘遇有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不容有异议之见……辄禁启齿，厉声呵斥’，这就使他的忠贞部下有时也难免于腹非了。他又以治军者治政，这更使政治上拥戴他的人物有时也感到难堪了。是吗？”

戴笠苦笑笑。

“胡适之先生是去年吧？他曾到过牯岭，归来后就曾对一位朋友——也是蒋先生的贵戚——说：‘蒋先生对我们说话好象是同他的兵说话一样的。’这又怎能把国家弄好呢？”

戴笠搓搓手，岔开话题道："时间不早了，不知道委员长这个时候在西安干什么？"

蒋介石在西安按照平日习惯想作静坐，但腰部剧痛，只得静卧。他默念着孟子的《养气章》、曾国藩的《主静箴》、《绵绵穆穆之条》、《去人欲存天理》、《静坐收心之条》；然后念了一段圣经，做完晚祷，刚说得一声"亚门"，忽地门外人声嘈杂。

蒋介石吃惊地从床上坐起来，忘记了疼痛，却记住把假牙安上，匆匆穿衣。不知怎的，横穿竖穿都着不上，瞅一眼，原来拿错了裤子。屋里虽暖，但有如那晚在骊山被捉时那般情况，他满身打战。心想这番如果是何应钦的队伍来到，兵荒马乱中他一定活不了。如果给红军带走，那远迢迢到达陕北，也不知如何是好！

在凄凄惶惶间，忽地四周人声岑寂，刚才门外那一顿争吵已经完结。蒋介石不禁倒抽口冷气，心想幸亏没有夺门而出，闹个笑话。这一定是兵士们在争吵。

这个猜测倒猜中了。疲乏的张学良一进房门，便说弟兄们为了"主战、主和"的意见闹出打斗，已经分头劝解回营。蒋介石听了不则声。半晌，才冷冷地说道："原来你这里也有主战派、主和派哩！"

张学良打了个呵欠，揉揉眼睛答道："这也难免。有人主张杀你，不但在东北军中，即使在延安，也有人为这事几次三番深夜去敲毛先生的房门，这些情形您已知道，不噜嗦了。问题是南京，如果明天一旦南京的总攻击开始，而代表还不能及时到达的话，事情是不大妙。不过红军代表团并没有悲

观，他们认为只要好好地保护您，待代表到达之后把你送回南京去，坏人的一切借口都会失却了基础。”

“万一洛阳那边打过来呢？”蒋介石心头雪亮。洛阳潼关途中，他已经安排了大批驻军与弹药飞机，这原本是对付红军的，没料到何应钦会拿过来对付自己。

张学良道：“我知道，这些东西还是您亲手安排的，不过不要紧，红军代表团已作准备，……”

“他们要打？”蒋介石大惊。

“不！”张学良摇摇头：“他们准备万一何应钦的命令发生作用，他们将赤手空拳推派代表到中央军里诚恳地解释‘打不得，千万打不得！’光是红军，南京围剿了多少次？最近胡宗南将军不又吃了大亏？红军不怕打，是红军不愿意打无谓之仗！如今红军又多了东北军、西北军两支友军，全国民众又在渴望枪口向外，何应钦的企图绝无成功希望，红军代表团因此一点不悲观，不过有点儿着急，怕我同杨虎城先生手下的部分弟兄不听话。”

蒋介石倒悲观起来，突地他想到一个问题：“红军！”蒋介石咬咬牙，双目凝视着黑黝黝的窗外：“红军这样做法的确漂亮，但是我的声望可惨了。将来即使同日本打起来，天下人都知道抗日是共产党发动起来的。没有西安事变，局势就不会迅速扭转；没有红军代表团的努力，蒋某人就会死在西安，这都是增加红军威望的例子，共产党从此以后，……”蒋介石打了个冷战：‘如果我这时候死了，中国就马上大乱，日本人进来倒无所谓，我同日本的关系谁都清楚。问题是我的财产、我的政权却建立在纽约、伦敦的基石上，不能白白

便宜了东京。”蒋介石从心底里透口冷气：“不能，我不能死！纽约也罢、东京也罢，我死了以后，可完全便宜了他们，这犯不着！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拿自杀来引起混乱，不使红军“抬头”的想法，飞鸟似的掠过蒋介石脑际，没入窗外西北高原的夜空里，他再也不去想到那个“死”字了，生存的愿望比被捉初期还强烈。他知道，只要回到南京，一切羞辱都可以设法挽救回来，念念不忘的红军逐渐壮大的影子，也可以用尽办法把它抹去！

蒋介石怔怔地想着，拳头紧握，抵住在桌面上，这拳头也顶在张学良心上。蒋介石坐下来问道：“你们的看法，何应钦的命令会有效么？”

“这就很难说了。”张学良搓搓手：“问题错综复杂，您回到南京以后，便可以明白一切。看情形，咱们两人象这种样子的聚会，恐怕没有几天了。我想劝劝您几件事，不见怪么？”

蒋介石心中暗笑，答道：“你说罢。”

张学良俯身在火盆里加了几块炭，说道：“火盆没有新加进去的炭，火会熄灭的；在熄灭之前，它的热力便在减低，这个现象您当然明白。”

“嗯。”

“我的意思是，您周围的人太旧、太落后、太昏庸了。因此在您的政府里，就象一盆快要熄灭的炭火，没有生气，没有热力。”

“嗯？”

“我的意思是，在您的周围、在您的政府里，应该增加新的燃料，新的人。”

“嗯！”

“您的思想太旧了！”张学良指指案头的线装书：“您的做法太保守了！您当年不是曾经跟随总理革命么？您当年不是领导过北伐么？您当年不是去过苏联么？”张学良长叹：“可是革命刚在表面上获得成功，您可又骑在老百姓头上了！”

蒋介石暗自好笑，心想：“你张学良懂得什么？当年如果不这么做，能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么？当年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北伐能够成功么？把蒋经国送到苏联，难道是真的要去学学苏联的革命么？至于自己去过苏联，那更可笑，……”蒋介石觉得不必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微笑。

张学良以为他感动了，便滔滔不绝地劝了一阵，无非是劝他汲取新思想，莫用坏官僚；从历史上接受教训，而非开倒车；在国难中发奋图强，不要做“昏君”之类。蒋介石只是嗯嗯哼哼，不置可否，张学良也感到疲乏，于是告退。

蒋介石睡不着。

在一片军号声中，他迷迷胡胡醒来，已经九点多钟了。凡是一个日子的开始，对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着急的开始。在平时，他着急于红军已否“剿”光？“买卖”是否顺利？在此时，他只着急于南京的代表今天来不来？是否马上可以“脱险”。

按照习惯，蒋介石“修心养性”在一连串默念之后，便接着翻开圣经。拿蒋介石个别情况来说，读圣经、做礼拜不过是个“表示”：表示他是信徒，是美国执政者的信徒。信徒并不吝啬把所有献给上帝，而蒋介石也并不吝啬把他能够拿得出的去贡献给另一种“上帝”。蒋介石翻了一阵，翻到耶里米

亚第三十一章，有一行字使他砰然心动："……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耶和华今将有所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蒋介石出神地思索着，有如当他读到任何教例、任何戒条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自己的际遇结合起来思量，一切的条文都应该为他的利益出发。

"耶和华……将令女子护卫男子。"蒋介石双目停留在这行字句上，立刻变成"将令宋美龄护卫蒋介石。"

"我一向是宋美龄护卫的。"蒋介石回忆着他同她结婚的前因后果："没有宋家就没有我这顶皇冠，但没有我这顶皇冠也就没有宋家。宋美龄以一个银行总稽核的身份睡在我身旁，我变成了'列强'在中国的一只巨型保险箱。……"

蒋介石恍恍惚惚，六神不安地数着秒针行走，眼睛瞪在"二十二日"的日历上，什么"经""典"都看不进去；他疲乏地一直躺在床上，渴望天空有飞机响。

下午五点三十分，当真传来了飞机声。蒋介石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小小心心对着镜子整理一阵，如果真的是"她"来了，她是十分注重礼节，不允许蒋介石有衰老颓唐表示的。而端纳、子文走时，也曾说过，必要时她会出现在西安古城。

蒋介石伸长脖子望着，长短针快在"六"字上垂直的时候，门前汽车声震天价响，一连串"敬礼"的口令声中，张学良一马当先，大步进来。后面一个全身黑色一步一扭的女人紧跟着，宋美龄真的来了。

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杨虎城、戴笠等一个个跟着进

来，只见宋美龄走到他面前，略一端详，便回过头来笑道：“他气色还好，他的安全千真万确。伤在哪里？给我瞧！”

蒋介石淡淡地答道：“还好，回去再找医生吧！”

“哦？”宋美龄皱眉道：“没有医生替你看伤吗？”

张学良连忙接嘴：“有的，夫人，大夫每天替委员长换药、开方。”

“那就好。”宋美龄一脸笑：“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他的。”边说边要大家坐下，东指西点，有如一个主妇。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耸肩膀摊摊手：“你不更是危险么？可是并没有少掉一条胳膊。”室内一片低沉的笑声，她再扭过头去问道：“这次我来，你们没想到吧？”

蒋介石微笑道：“我早知道了。”

“哦？”宋美龄一怔：“何敬之来过电报？”

蒋介石摇摇头：“今天早上做早祷，在耶里米亚第三十一章中说得明白，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在座人等一齐发出赞叹之声：“委座可了不起！有先见之明！”宋美龄瞅一眼宋子文道：“瞧！人家说他道行不深，今天你可亲耳听见的，他的确已经悟道了！”

扯过一阵，张学良等也就告辞。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坐定，这才言归正传。先由宋美龄把南京情形说了一遍，结尾道：“我今天在洛阳耽搁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答应了。陆军方面，真的听从何敬之命令的没有几个，他们不致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

“那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有点失望，沉吟一会：“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一定会召集会议，你们在会议中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于有问题。”

“他们真的会放你？”宋美龄问。——蒋介石点点头。

“南京几次三番传说你已经死了。”——蒋介石苦笑笑。

蒋介石透口气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大概不至于有问题了吧？”

“我想不会有。”

“好！”蒋介石以拳击桌：“那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果他们有条件，我们该答应到什么程度？”

…………

会议在分头进行。

戴笠对东北将领说：“黄埔同学关切民族危亡，同西安完全一样，委员长的抵抗决心，也可质诸天日，只是南京有不少亲日派在包围他，所以不能够立即抗战。”

众将领窃窃私议，甚至摇头叹息，终于王以哲忍不住，正言厉色向戴笠说道：“雨农兄，你的话，可是真的？”

戴笠道：“真的！”

“好！”王以哲道：“雨农兄既以为委员长未即实行抗战，只是因为有几个亲日派在作梗，那就请你先回京去，响应副司令的兵谏，发动复兴社同志来一次‘二·二六’运动罢，那么，咱们不是殊途同归共同完成委员长的心愿了吗？日本少壮军人可为扫除阻止其侵华的人们而发动‘二·二六’事变，我们的爱国同志不更该为抵抗侵略而大干一下吗？”

坐在他旁边的郭增恺一怔，低声问："鼎芳兄，你是在开玩笑吗?"

王以哲愤然道："蒋先生的事情，哪里会如此简单!"

…………

会议在紧张进行着。

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表明发动事变绝无争权夺位心迹，当着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又说了一遍。宋子文笑问："那末，你们的八项主张的第一项：'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其具体情形如何?"正是：事到如今请开口，大家不必皱眉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呼吁团结　中共代表受尊敬
保证对外　南京主席听掌声

张学良道："具体情形是明白表示改组行政院为战时内阁，西安方面绝不推荐己方的任何人出任部长，而是拥护南京各位先生。譬如说：陈立夫先生可以出任教育部长；建议胡宗南先生出任军政部长。"张学良对宋子文又诚恳地说："我们相信CC和黄埔都是抗战的；我们的愿望，只是推动抗战而已。"

"你说怎么样？"宋子文问蒋介石。

"这个，"蒋介石沉吟道："关于人选方面，宗南在军政经验上不如辞修，还是辞修任军政部长为宜。"

"我们没有意见。"张、杨说："为了保证一定执行抗战政策，我们倒是赞成推出一位主张抗战的人出任改组后的行政

院院长。”

“你们说是谁?”蒋介石问。

“宋先生。”张学良道:“委员长以为如何?”

蒋介石还没开口,宋子文忙不迭谦让道:“那不行,那不行,我并不合适。”

蒋介石却问下去道:“你们在‘八项主张’中的第二项,其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报告委员长,”张学良道:“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也即是放弃执行‘安内’政策。”张学良眼睛润湿:“也就是枪口向外。”

宋子文凝视着蒋介石。

蒋介石频频点头道:“哦,哦,我早同意了。你不信,可以问她。”

宋美龄忙说:“他的确说过,而且要我转告你们,待回京后当即欢迎周恩来到南京详商细则。”

宋子文笑道:“这个我可以作证,委员长也曾经不只一次同我说到这个。”

…………

会议盛大地进行着。

大礼堂里里外外戒备森严,张学良方面只怕官兵们冷不防就给蒋介石一枪,出了乱子。长长的会议桌旁,坐着周恩来、叶剑英、秦博古、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等人。

张学良致词道："各位！谁都知道，委员长之所以留在西安，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因为南京没有代表来此，耽误了委员长的行程。现在问题解决了，蒋夫人、宋子文先生、端纳先生等已经来到，委员长也就可以回南京去了。在委员长离开西安之前，今天是最后一个会议，希望有良好的收获。"他向周恩来欠欠身："周先生，请您先讲几句话。"

周恩来温和地笑笑，起立道："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会，为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大家坐下来谈谈，这情形真使人非常兴奋！各位都已知道，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消耗国防力量的内战，所以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我们便奉命来此进行和平解决；同时也致书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是蒋先生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的结果！各位或许听说过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不少谣言，但事实粉碎了这些谣言。中国共产党固然长期在蒋先生的袭击之下，但中国共产党绝不愿意看到蒋先生在此时此地受到意外。我们盼望南京接受张学良先生杨虎城先生的主张，并且在十九号那天又致电双方，提议召集和平会议，提出具体办法。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感到惊讶，其实这样做是我们一贯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抗日战场，所以对于西安事变问题，乃是要求蒋先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大礼堂里一片肃静，人们几乎可以听见蒋介石的心跳。

"盼望了好久的南京代表们终于来了。"周恩来说下去道：
"也就是说，蒋先生很快可以回南京去了。也就是说，南京代表如果能早几天来，今天蒋先生和在座的大部分先生们，早

已回到了南京。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敌忾同仇、抵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抗日战争，或许已经在蒋先生领导之下发动起来了！”

掌声风暴似的响将起来，蒋介石垂低了头。

“各位！”周恩来一顿：“我们必须了解今天的国内形势，看看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

“从冀察政务委员会说起吧。”周恩来双手支在桌上：“在‘一二·一六’运动的打击下，这个半傀儡式的政权展期到今年春天才正式成立。宋哲元是委员长，但一切重要政令的施行，都要得到日本当局的同意。在这样的特殊局面下，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的计划便逐步实现了。在经济上，他们还实行大规模的走私，摧毁华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并排斥英美的华北市场。在军事上，他们扩充机构，设立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又在各大中心城市遍设特务机关，训练汉奸，刺探中国军情，并向北宁路沿线不断增兵，同时在北海、海口、上海等地到处进行武装挑衅。

“今年六月间，两广与蒋先生发生内部冲突，日本帝国主义又从中挑拨。两广的军队进兵湖南，但在全国民众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外的压力下终于停战。十一月间日寇与蒙奸德王大举进攻绥远，绥远军民在全国民众热烈声援下，点起了抗战的烽火！

“自从绥远的局部抗战爆发后，北平上海各地学生、职业青年、文化工作者纷纷组织慰劳团北上，许多爱国志士都投笔从戎。青岛上海各地的日本工厂中，华工们连续发动大罢工；全国各地都沸腾起来，要求南京政府进行全面抗战，

停止内战！

“在去年底，中国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对抗日有极大战略作用的陕甘宁边区。今年二月派劲旅东征，渡黄河，出山西，企图打通北上的抗日道路，不幸被南京的军队阻止了，五月间遂又回师西岸，以求保持国防实力，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为此发出了回师通电，说明以此行动向全国表示诚意，愿在一个月里停战议和；并号召一切中国军队团结救国。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五致书国民党要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议两党恢复抗日民主的合作，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实行三民主义，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共同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各阶层对一致抗日的要求更积极了。但在座各位都知道，南京却在一方面不断与日本谈判，想求得日本稍稍让步，以缓和国内空气；另一方面仍然在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十一月间又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等七位先生，使全国为之震动！

“从这些迹象看起来，南京方面的主要力量，仍旧是继续用来准备再度发展大规模的‘剿共’内战，企图消灭为抗日和民主团结而奋斗的红军，各位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么？”

面对着周恩来提出的问题，各人心中有数，都不表示意见。有的龇牙咧嘴作苦笑状，有的偷偷地瞅一眼蒋介石，只见他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凝视着院子里一棵枣树，其状有如白痴。

“各位！”周恩来说下去道：“南京是在这样做，这是大家

所知道的。可是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坚决主张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携手，抗日的影响所及，使在西北所谓'剿共前线'的张学良先生所部东北军与杨虎城先生所部西北军也深受感动。在中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之下，大部分官兵都自动要求停止内战，东北军更热烈响应中共向他们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而与红军联欢。张杨两位将军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的推动，受到部下士兵的抗日要求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一方面又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十几年来外患与内战的痛苦教训，也不愿继续同中共为敌，因而向蒋先生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周恩来急转直下："现在，一切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西安事变并无错综复杂的地方，关键只在蒋先生身上：蒋先生说可以停止内战、立即抗日，那么西安事变将成为历史时局重要的转折点。好在今天出席的人很多，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兄弟的话到此为止。"

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坐了下来，张学良恭恭敬敬地朝蒋介石行了一个礼：

"请委员长致词！"

蒋介石掌心里泛着冷汗，不便拒绝，可是也不想马上答应。终于站了起来，干咳一声，低声笑道："这个，这个，嗯，这个，刚才，刚才周先生，的话，我听见了。这个，这个国内问题，以及国际问题，这个，这个说来话长。不过，这个，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停止内战，还有这个，共同抗日，……"

突地一片掌声风暴似的响了起来，倒使蒋介石吓了一跳。

但他立刻明了，人们是在为他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鼓掌。掌声历久不息，倒使他有点不自在起来，而且似乎还有人在哭泣，蒋介石用眼角悄悄一望，只见右边厢有个穿东北军制服的卫兵伏在圆柱上哭泣，始而低声呜咽，继则号啕大哭，终于挟着枪冲出门外去了。

掌声戛然停止，人们为这个卫兵引起无限感喟，张学良也在抹眼睛，显然他也流下了泪水。

“这个，”蒋介石说下去道：“这个，这个情形使人感动，我今天，今天向大家保证，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发生反共内战！”

风暴似的掌声又起，全部侍卫情不自禁放下枪械，跟着大家鼓掌，向蒋介石欢呼。蒋介石看在眼里，心头也不免一动，他心想在一二十万群众大会之前也听到过鼓掌与欢呼，但在份量上，远比不上今天不到一百个人的集会。他只说了句：“只要我生存一天，中国决不发生反共内战”，可是反应的热烈和诚挚，远超乎几十万人的大场合。

人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股劲，似乎拍烂手掌也在所不惜。十年内战，死伤难计，日寇进逼，国亡无日，而今蒋介石亲口提出保证来了，此时此地，还有比这个保证更动人么？

“各位！”蒋介石低声说道：“这个，这个，我今天实在太感动。连着几天来，我们几方面已经交换了好多意见，并且以张、杨二位的八项主张为根据开始了谈判。现在，”蒋介石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叠文件，接着戴上眼镜，翻阅一会，然后咳声嗽，说道：

“这些文件，都是连日来谈判的纪录。这里面有着张、杨两位同红军方面提出的条件。条件分为两种，我答应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的条件是：

“第一：准备抗日；

“第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学良、杨虎城二位负责；

“第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薪饷，按月由中央发给；

“第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

“第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

狂热的掌声又起。稍停，蒋介石说下去道：“我答应红军代表团的条件是：

“第一：日本如侵入华北，必须抗战；

“第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

“第三：中央承认中国共产党军编成三军；

“第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国币六十八万元；

“第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

“第六：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蒋介石刚说完，掌声骤雨似的响将起来。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掌声犹未停止。蒋介石痴痴地立在那儿，心里又高兴、又嘀咕。高兴的是自从事变以来，满以为这下子不但政权完了，生命都将不保；不料事实使他大出意外：他不但脑瓜子没有搬家，而且受到优待，甚至连红军都派代表出来斡旋，帮助张、杨保障他的安全，一致表示愿在他领导之下抗日。

对方尊敬他、保障他的目的是为了抗战，这就是蒋介石嘀咕的原因了。不抗战呢？那简直办不到，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战情绪比什么都高。红军与张、杨军队不过二十七万之众，蒋介石反对二十七万人抵抗日寇、收复失地的要求觉得还可对付；但反对其他四亿七千四百七十三万中国人不做亡国奴的要求，那就难了。

但如果真的抗战，这个"后果"如何？也就是说华尔街同蒋、宋、孔、陈十分密切的在华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抑或"先苦后甜"一切都很难说了。

然而日本想独占中国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在西安事变中端纳同宋子文飞来飞去，业已获得后台主持人的同意；先接受对方的要求再说。对方的要求是打退日本收复失地，这个利益是同英美在华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至于打退日本以后的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再说吧，反正政权掌握在蒋介石手里。

蒋介石的迅速回到南京，是红军同英美一致期望的。不过前者是希望他领导抗战，发奋图强，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而后者却是希望他利用对方的爱国热情，替代他们击败在华利益的争夺者，使中国继续成为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而已。

因此，日本人恁地煽动何应钦"奇兵突出"，是不许可的。

同时，何应钦即使拉破面孔这样做，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全国民众包括绝大部分蒋介石的军队在内，他们只希望看到枪口向外，而不是更惨烈的自相残杀。

情形是这样的微妙，使蒋介石在大受欢迎之余，怔住

了。

微妙的问题有如西北高原的风砂和雪花，在寒冷的太空中没头没脑撒将下来。蒋介石甚至记不住怎样在热烈的掌声中退回房里休息，宋美龄又向他唠叨了些什么。他只觉得头昏脑胀，胸部闷塞。

来拜访他的客人都因为蒋介石突告不适而悄悄退回，只剩下宋美龄陪着他，宋美龄受不了炭火盆发挥的热力，嘟囔道："又在想什么？还不设法早点回去，这里没有水汀，又不见抽水马桶，烦死了！"

蒋介石没奈何地透口气道："今天，我已经把支票开出去了，他们一定会接受，看样子，我们回到南京，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急什么？"

"你当然不急咯！"宋美龄把手提打字机往桌上一放："可是你不知道，外面的空气好微妙！谣言我当然可以不信，但有一点顾虑可不能不使人着急。有人说：万一弄不好，共产党会把你搬到延安去；如果真这样，现在我也在这里，不是连我也赔在那里头吗？"

蒋介石皱眉道："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情，原来是这！那怎么可能呢？共产党真要把我搬到延安，用不着等到今天，他们早就可以动手。我看你不必为安全担心，倒是我开给他们的支票，是正合分寸呢？还是不够满足他们？你应该替我考虑考虑。"

"如果为安全担心，我也不会来了。"宋美龄的的嗒嗒开始打字："问题是到达以后，不知怎的心里总有点嘀咕。"

蒋介石见她打字，便问："你在忙些什么？"

"还不是为了……"宋美龄咽下一口糖："大使馆要了解西安的实际状况，外国通讯社也早已问我要一点东西，我在准备稿子。"

"你打算说些什么呢？"

"我？"宋美龄双手按在桌上："还不是要大大地替你宣传一番。说张、杨如何如何恭敬，共产党如何如何服从命令，你的训话又如何如何诚恳，答应的条件又如何如何动听……"

"慢着慢着，"蒋介石暗吃一惊："有两点你千万不能提。"

"为什么？是哪两点？"

"我答应的条件千万不能提，我们同共产党来往更不能提，你懂么？"

宋美龄一怔，随即皱眉道："懂、懂，不过有几个问题可不能不回答他们。"

"又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问：共产党曾经提出条件，要我们拿八千万元把你赎出来，钱付过了没有之类。"

蒋介石不再追问，瞧她嘀嘀嗒嗒打了几行字，便低声说道："现在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同你商量。张学良这小子胆大包天，把我弄成这个样子，这口气实在憋不住。如果他把我杀了，那当然什么都不用提了；但现在我还活着，而且马上就要回到南京去，问题就来了：我的、你的、我们大家的面子给他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宋美龄皱皱眉。正是：老蒋老蒋堪浩叹，出尔反尔何苦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茫茫大地　叹斯人冷酷如冰雪
郁郁苍天　看英雄热诚昭日月

蒋介石说下去道："所以，我想同你商量，如何使张学良乖乖地跟我们到南京去。不过必须要他自己愿意，不能勉强；要他自己自愿，不必张扬，一张扬，如果红军方面反对，或者是他自己部下反对，那我们的希望又得扑空了。大令，你不知道那几个共产党，谈吐举止要多厉害有多厉害！你别以为他们真是菩萨似的敬我，可是娘希匹他们也在强盗似的防我，防我变卦。所以如何把张学良拉到南京，该是我们这一次最后一件心事，而且这件心事的份量，拿我们的地位、声望来说，远超过了他妈的什么停止内战、团结御侮！"

宋美龄又皱皱眉，再剥一颗糖，问道："你同他表示过了么？"

“表示过了。”蒋介石便把那晚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我只怕他言而无信，自己又不方便同他提起，所以想请你再设法提一提、逗一逗、拍一拍、拉一拉。”

“好罢！”宋美龄耸耸肩膀摊摊手，起立道：“不过我得明天进行，今天太晚了。”

“明天？不行！”蒋介石反对道：“明天他更忙，别忘记我们说不定明天就会走了。不如打铁趁热，你现在就找到他。”他指指门外：“外面有他的卫士站岗。”

宋美龄考虑了一阵：“好罢！不过我得问你，他如果真的到了南京，你可不能害他啊！”接着收拾起打字机，洗过手，补过粉，朝镜子瞧了一阵，这才走到门口，掀起棉门帘，朝附近的卫士招招手道：“请张先生到这里来，委员长有话同他讲。”

“是！”那卫士立刻找到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再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处报告张学良；张学良立即退席，向继续开会的人们打过招呼，钻进车子，迎着风雪，直往高桂滋公馆驶去。

宋美龄倒没料到，张学良会来得这么快。她忙不迭打起笑脸，把准备好的咖啡端了出来。海阔天空，东南西北谈了一通，张学良再也忍不住了，问道：“夫人，刚才听说是委员长有话问我，如今委员长已经睡了，是汉卿来迟了么？夫人是否知道，委员长要问些什么？”

“汉卿，”宋美龄故意叹口气道：“是我请你来，不是他请你在这个时候来。”

张学良一怔：“夫人有什么指示么？汉卿在新城大楼还有点事，很多人还没走。”

“你们是在开会？”

“是的。”

“对于委员长在白天答应的条件，大家觉得还好么？”宋美龄试探道。

“大致上差不离。”张学良喝口咖啡：“有一些细节，他们正在商量。”

“要请他参加么？”宋美龄故意指指床上的蒋介石。

张学良摇摇头：“不必了，天又冷，时间也不早，委员长应该休息。”

“汉卿，”宋美龄单刀直入：“你知道我请你来的目的吗？”

“汉卿想不出。”

“唉！”宋美龄长叹一声，突地把腰一拱俯过身子，捏住了对面沙发上张学良的一只手：“汉卿，你知道你们这一次，可把我们害惨了么？”

“夫人，”张学良着急道：“汉卿并没有这个打算。”

“可是你已经做出来了。”宋美龄松开手跌坐在沙发里，呲牙咧嘴，愁眉苦脸：“当然咯，大家是为了国家，我们绝对不会怀恨你。问题是你应该替我们想想，这一个筋斗摔下去，他的名誉、声望、地位、信用，”宋美龄摊摊手：“qia棚烂破产了。”她接着问：“你说是么？汉卿。”

张学良怔了一阵，反问道：“夫人，按照目前的情形来说，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论男女老幼，只要委员长真的抗日，是会受到一致拥护的，这不就成了么？委员长今后的威信，是建立在收复失地、抵抗日寇上面，西安事变光明正大，无损于汉卿，也无损于委员长，夫人以为是么？”

水壶在火盆上吱吱作响，宋美龄双手支着下颏，望着熊熊火焰出神。半晌，又悠然叹口气道："汉卿，话是这么说，但事实不尽然。"

"那是……"

宋美龄直起腰干，低声道："汉卿，你不知道全世界、全中国的人们，是用什么眼睛来观察这次事件？他们放出谣言，恶意中伤，硬把他说成一个子儿也不值！"

"唔？"张学良心想前两天蒋介石也同他说过这些，如今宋美龄又说到这些，以为这两口子爱面子未免"爱"得过份了，于是悲怆地说道："夫人，这样说起来，汉卿这次兵谏，简直犯上作乱，万死莫赎！可是皇天在上，汉卿的的确确为了东北、为了爱国，其他一概不管！委员长同夫人既然都这样说，那汉卿只有死路一条了。"张学良倏地站起来，一手按住佩剑："夫人！汉卿可以剖腹明志，挖出我的心脏来，看看汉卿的良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我死之后，一方面让委员长同夫人放心，汉卿的确一无阴谋，二无野心，汉卿只希望经过这次兵谏，马上可以抗日；汉卿只愿死在日本鬼子枪林弹雨之中，绝不愿到南京做什么高官厚爵！同时另一方面，我已死了，委员长的名誉地位更不会受到损伤。"张学良冷笑："不是么？'叛徒'都会在委员长夫妇面前自杀，不就证明了委员长的伟大么？"说罢便把"军人魂"端起便拔，宋美龄假装吃惊，一把按住道："汉卿，这算什么？如果你这样死了，那我们更走不了，人家还以为你有意这样做，要我们同归于尽，这不行，不行！你坐下来，有话好说。"

张学良颓然坐下道："夫人有什么高见呢？"

“我把你当作家里人一样看待。”宋美龄递给他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我当然不希望看见流血，我愿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圆满解决，你千万不要误会才好。”她挪动身体，挨着张学良道：“你同他过去是盟兄弟，现在是上司和下属，关系密切，谁也不能分间你们，中伤你们，汉卿，你说是吗？”——张学良点点头。

“那就好。”宋美龄一笑：“可千万别再提起什么死啊死的，给凤至听到了，不埋怨我们才怪！”

张学良惦念着新城大楼的会议，见她并没有什么事，便想告辞。宋美龄按住他的膝盖道：“慢着，汉卿，刚才我提的事情还没得到结论。”

“夫人是指委员长的名誉问题？”——宋美龄也点点头。

“这个？”张学良惨笑起立道：“汉卿早就同委员长商量好了。”

“你说什么？”宋美龄端着杯咖啡停止在唇边：“你们谈好了！我一点也不知道。”

张学良挟起大氅，往身上一披：“夫人，大概委员长忘记告诉您，我们是这样决定的：一旦你们飞回南京，汉卿也坐着自己的飞机跟到南京，负荆请罪，万死不辞！”

“那怎么成！”宋美龄问道：“那怎么成？凤至允许你这样做么？杨虎城允许你这样做么？你的部下允许你这样做么？尤其是共产党方面，他们会允许你这样做么？”

张学良苦笑笑：“不管谁允许不允许，反正我决定这样做了。”

“你不怕南京有人会恨你，见到你下毒手么？”宋美龄直

摇头，再摇手，到后来一头两手一齐摇摆："不行不行，汉卿，你千万去不得！"

张学良惨笑道："夫人，除了这个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不是小孩子，利害得失全明白。如今是抗战第一，而抗战必须委员长停止内战，发奋图强，所以委员长的名誉的确是重要的。我此去如有不测，给委员长杀了也罢，给他的部下宰了也罢，只要抗战实现，我都不考虑了！"

宋美龄噘着个嘴唇"啧啧啧"啧了半晌，撇撇嘴道："他会杀你？嘿！你们没有杀他，他会杀你？"她紧皱眉头："这是什么话？你把他看成什么东西？他提倡礼义廉耻，言而有信，怎会临时变卦伤害你？"

张学良暗吃一惊，心想这番话明明告诉了他：在宋美龄找他来之前，他们夫妻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不宋美龄怎会说出"言而有信"？这不就是说，蒋介石对他追随返京以后的保证，在她嘴里重复了一遍吗？她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不就说明了他夫妻俩都渴望着张学良跟着回南京吗？张学良还以为他俩真是太爱面子，于是笑了笑。

宋美龄把盘子里的巧格力递一块在张学良手里，微笑道："吃，这是最好的一种。你笑什么？不相信他的保证么？"

"我当然相信。"张学良剥开糖衣："要不，我就不会自己想出这个主意，跟委员长一起飞回南京了。要不，我就不会瞒着我的部下，不让他们阻止我南京之行了。"

"共产党呢？"宋美龄试探道："他们一点不反对么？"

"这个，"张学良沉吟一会，苦笑道："他们认为委员长的威信并不会因为西安事件而受影响，他们不大赞成我这样做。"

“唔！”宋美龄一惊：“他们怀疑他会出尔反尔，对你不利吗？”

“不不不，”张学良摇晃着那块巧格力，忙不迭解释：“他们认为委员长的答应抗战很有诚意，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个人，那更谈不上了，他们当然明白，以委员长的地位，绝不会等我到达南京以后，再回过头来对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啊！”宋美龄听说红军代表团并没有极力拉住张学良，便透口气道：“汉卿，真是的，你当然知道，他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始人，对这个‘信’字可没有说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答应你到了南京就回西安，绝不会多留你一秒钟。如今是抗战事大，一切服从抗战，对你个人有什么值得‘报复’的呢？你说是么？”

“夫人！”张学良把巧格力往嘴里一塞，咀嚼两下，苦笑道：“这一次到南京，老实说我也有点不放心，委员长宽洪大量，一定会把这回事置之脑后，但他手下的十三太保是否会放过我，那就难说了！”张学良咽下一口糖，豪放地把大氅一甩摊摊手，笑道：“不过夫人放心，我不计较这些，如果南京是虎口，也得跳！有人批评我是悲剧角色，有人批评我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我都不管！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如今跟着您俩回去，恢复委员长的声望，也是为了抗日。只要抗日成功，汉卿什么都可以不计较！”张学良仰天惨笑：“汉卿牺牲只有一个人，东北同胞却有三千万，全国民众更多，有四亿七千五百万！汉卿算什么？”他微微欠身，告辞道：“夫人，汉卿走了，新城大楼的会还没有……”

宋美龄忙不迭送客，按着张学良的肩膀劝道：“你放心！

放下一百二十万个心！只要你在南京耽搁三几天，你马上可以回到西安！如果有什么意外，那我们俩简直不是人！”

张学良连忙鞠躬道：“夫人言重了！汉卿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要是这样想，也不会追随您俩到南京去了！”

“那才好！”宋美龄顺手抓了把巧格力，往他手里一塞：“那你去吧。待他醒来以后，我告诉他你来过了。你安心开会去罢，希望你尽快通知我们，到底我们在哪一天走。你呢？你也不必三心两意，什么十三太保？他们敢胡作非为么？他下令保障你的安全，他们连你的头发都不敢损伤一根！”宋美龄举起个粉拳：“任何权力捏在我们手里，这点你当然明白！”

“谢谢夫人！”

“那你走吧。”宋美龄亲手给他掀开门帘，可又唠叨道：“眼看着圣诞节快到了，你知道我的应酬很忙，在南京过圣诞非常热闹。对啦，你也可以参加。”

“是的，夫人！”张学良急得背上泛汗：“那汉卿就走了。定了行期，马上给您报告。”

听见马靴声远去，蒋介石从被窝里探出头来问道：“大令，他走了么？”

“嗯。”宋美龄挨着火盆取暖，感到口干，便剖开一个西瓜，漫应道：“你都听见了？”宋美龄吃了口西瓜：“味道不错，西安冬天还有瓜卖。”

“不是的。”蒋介石拿起一块，刚挨着嘴唇，却又连忙放回茶几，搓搓手坐了下来：“不是这边出产的，是他们从兰州带来的。兰州的水果不错，在那边有句老话说：‘抱着火炉吃

西瓜'，据说水果的种类可不少呢！"

"我才没有心思跟你谈水果。"宋美龄擦擦嘴道："再不走，这个圣诞怎样过？"她望望窗外皑皑白雪，敛起笑容："烦死了，还不回去，在这里过圣诞节多没劲！"

"等他们来通知罢！"蒋介石愤愤坐下，恨恨地说道："只要我回去，这口气，哼！"

大雪中张学良果然赶到，在门口脱下大氅。抖掉一层雪花，伸手到炉边搓着，说道："这真是好消息，委员长同夫人可以到南京过圣诞节了！"

"啊！"宋美龄双手合十："上帝！我们真的可以走了，今天二十三，你说是明天动身么？"

"不，"张学良皱紧眉头："还不能确定，不过希望您俩化装离开。"

"要我化装？"蒋介石大吃一惊。他满以为这次离开西安既有张学良同行，就不可能有什么意外。如今说要化装，那一定是红军代表团，或者张、杨部下坚持杀蒋，或者新城大楼今夜会议中又临时变卦，以致使得张学良大感困难，逼得另想办法。

但另一个猜测又浮上蒋介石的心头：会不会他把张学良"激"到南京的真实企图已被发觉，所以张学良要他化装，然后在混乱之中把他干掉？这一手蒋介石懂得，越想越不妙。

张学良见他面色骤变，还以为天寒夜深，两口子为了等讯息熬夜太辛苦了，便歉然道：

"委员长是否不舒服？请大夫来……"

"不不不。"蒋介石瘫软在沙发里，心想这个时候请医生

来打一针，说不定自己马上暴毙，而对方可以发表蒋介石死于急病，这一手蒋介石更是研究有素，他忙不迭摇手拒绝大夫入内。

张学良倒怔住了，他瞅一眼宋美龄，宋美龄正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向他凝视着，嘴唇微微发抖。张学良实在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委员长，关于化装的问题，您的意思是……"

"这，这个，"蒋介石极力使自己镇静："这个化装，为什么要化装呢？就这样走，不也是一样回南京吗？"

张学良这时感到他俩所以发怔的原因，完全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化装的缘故。于是透口气道："化装是不得已的，您俩千万不要误会。刚才我们接到很多消息，说日本鬼子方面知道委员长已经没有危险，夫人也已安抵西安，他们很着急。他们已通过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非要同我们开火不可！开火的目的是造成混乱，让委员长在兵荒马乱之中遭遇意外，引起中国全面混乱。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您俩早日返京，他们希望委员长马上出事。因此，其他的消息证实，来自南京的暗杀党，想在西安向您下手，把罪名往我们头上一推；万一行刺不成，空军可以把您在天空打落，同样可以制造借口。总而言之，只要委员长一露面，他们就动手！为了您俩的安全，所以汉卿建议化装离开西安。"张学良一顿："委员长记得，先父在皇姑屯不幸惨死以后，汉卿也是化装成为一名兵士，杂在大军里日夜赶程，从关内回到沈阳的，否则早给日本鬼子杀了。"张学良以拳击桌："唉！想不到当年的情形，又出现在今朝！"

蒋介石听他一番话，心中还是半信半疑；宋美龄却双手握拳，踉踉跄跄奔到窗边，向着漫天大雪，悲凉地用英语低呼道："啊！上帝！我们的敌人不在这里，在南京！"

"一点不错！"张学良惨然一笑："委员长真正的死敌不是西北主张抗战的军队与民众，而是在南京打着'剿匪'旗号的背后牵线人！"

宋美龄没有理会这句话，倏地转身奔过来问道："汉卿，根据你这样说，那我同他就不可能一起回南京了，假如他必须化装的话。"

"是的。"张学良举起火钳，在火盆里加几块炭，搓搓手道："不过委员长是否可以不化装，堂堂正正地同夫人一起归去，得要看明天的局势。如果明天……"

"汉卿，"宋美龄问道："要化装离开，不让我同他一起回去，到底是谁的意思？"

"夫人，"张学良正襟危坐，诚诚恳恳地答道："汉卿现在明白了，为了化装这回事，已经引起了您俩的误会。"他苦笑："汉卿实在太天真一点，提出化装本来非常善意，但得到的效果恰巧相反。汉卿本人都愿意跟您俩到南京，您俩一切顾虑可以不必。红军代表团认为请委员长化装离开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做法，不过万不得已时，他们当然不能看着委员长在西安遭到不幸，到那时候再化装也未尝不可。总之，他们的目的同汉卿完全一致：是要请委员长领导抗战，平平安安回南京，而不是希望委员长遭到不测，使中国大乱。这种襟怀与丰度，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蒋介石突地插嘴道："现在我全部明白了，要我化装是你

的意见，根据是有人要暗算我。”

“是的，委员长。”

正是：此心纯洁，可昭天日；君何多疑，令人悒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人重一诺　追随返京无反顾
酒敬三杯　团结抗战毋相忘

"那末我决定了。"蒋介石冷冷地说道："我决定不化装，必须同夫人一起回去！我的根据是你们对我的警卫工作做得很好，有刺客也无法下手；同时对于空军，夫人是空军的高级官员，而且她前天已经在洛阳同他们谈过，只要洛阳空军不起飞，我可以安全到达南京；至于地面军队的进攻西安，必要时我可以先到洛阳降落，下令停止行动，然后续飞南京，那不是任何阴谋都无法实现了么！"

张学良眼睛一亮，从沙发上蹦起来欢呼道："您想得非常周到！但愿明天的局势不恶化，南京与东京的活动仍然没有进展，那您绝对没有化装必要，夫人也可以一起就道。"

"你还到南京去么？"宋美龄问道。

“我当然去！”

“不必了，”蒋介石阴沉地笑道：“我也已经想过，面子问题有什么关系？我栽筋斗也不是第一次，给你关几天又算得了什么？你不必去了，就在西安努力准备抗日军事行动罢！”

“那怎么行？”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大方更为感动，坚持道：“南京非去不可！否则对不起您！”

蒋介石打个呵欠，挥挥手道：“去不去南京，随便你罢。”他欲擒故纵：“其实你不必去了，我回南京下令动员，你在西安准备抗战，还不是一样？犯不着为了我的面子问题，要你多走一趟。而且有人对你到南京去感到蹊跷，担心我姓蒋的没有信义，到那时把你扣了，甚至把你害了。”

“那怎么会？我反正决定了。”张学良更感到蒋介石同以前的确判若两人，加强了对蒋介石的信心。便告辞道：“不早了，您休息罢。明天大概走不成。除了一些枝节问题尚待商议，天又下着大雪，跑道起飞降落都不方便。”

“在这里过圣诞节？”宋美龄皱眉头。

“或许圣诞节那天，我们已经不在这里。”张学良笑笑：“愿上帝保佑您！”说罢行礼离去。

蒋介石怀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又过了一夜。第二天大雪停止，举目望去，白皑皑一片。高桂滋公馆里客厅中挂着一副龙飞凤舞的对联：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蒋介石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天，但因嘀咕生命安全，对周围事物根本没有注意。自从一切问题澄清以后，透过一口

气来，也就留心身边一些琐屑事情了。他早餐后朝那副对联端详半天，叹道："大令，上面写的那两句，倒好象挖苦我们呢！"

"是么？"宋美龄生气道："叫他们查一查，看这是那一个左倾文人干的，得向他算账！"

"不见得吧？"蒋介石沉吟道："这或许是古诗也说不定。"正说到这里宋子文匆匆进来，蒋介石连忙问道："怎样？都顺利罢？"

"嗯。"宋子文说："他们对我们有成见，因此好多问题还没谈完。"

"什么成见？"蒋介石急问。

"他们不大相信你的保证，以及你所答应的条件。他们对你的话，一字一句都要推敲，得不到有力的保证便没有完。"

蒋介石心头一沉："共产党真是厉害！"

"不！"宋子文道："张学良与杨虎城的代表团，比红军代表团还要麻烦。我们同红军打了十年，根本没有来往过，所以答应红军的条件，也就很少问题；但张杨方面就不同了，他们是我们的部下，以前接触很多，因此他们对我们也特别不信任，有时候我给他们问得哑口无言！"

宋子文焦躁地说下去道："譬如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具体办法又该怎么办？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由中央发给五百万元薪饷，万一拖欠不发，又该找谁？有什么保障？譬如说，……"

"子文！"蒋介石冷冷地截止道："一句话就行了，你告诉

他们：凡此种种，在手续上必须经过行政院通过，然后宣布全国，难道会假的？”

“问题在这里了！”宋子文也蹦起来道：“他们问：手续上经行政院通过，得多少时间？如果蒋某人回京之后把这些搁在一边，那你提出的条件不就一下子都落空了吗？还有，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真的交给了行政院，但暗中却不让通过，这不是又……”

“娘希匹！”蒋介石把桌子拍得震天价响：“我此刻还在西安，行政院通不通过，我怎么会知道？不相信我？不相信就拉倒！叫他们把我枪毙好了！”

“唔？”宋子文倒是一怔，心想这个妹夫要开光棍手腕，对前途实在有害无益；也就压住一肚子火，朝宋美龄说了声：“我走了，反正今天这一天非常重要，好多问题必须解决，否则夜长梦多，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演变。你跟我一起去吧，我一个人实在应付不来。”

“也好。”凡属这些场合，宋家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兄妹俩便同他说了一声，要蒋介石一个人在房中等候消息。

直到二十五日中午，宋子文与杨虎城间，张学良与宋子文间，大体上已把蒋介石所答应的条件反复商量，斟酌完毕。宋家兄妹在代表们之前无非是斩钉截铁，极力保证只要回到南京，一定可以使蒋介石实践诺言。对方倒很坦白，说并不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实在侍候蒋介石已非一日，对他的诺言如无有力保证，也不敢轻信。而更大的笑话是：张、杨已经能够信任蒋介石的信用了，但东北军与西北军中的高级官长们，却在表示怀疑，他们甚至向张、杨二人血泪

陈辞，说如果不是存心出卖他们这些弟兄，就应该同宋子文等谈个明白，然后放人。

宋美龄终于在西安过了半天的圣诞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宴会，众多的外宾，但上帝对她们宋家也不能说不厚了。

蒋介石听说已经解决，心中倒反而嘀咕起来。他不是怕西北方面不让他成行；而是怕南京方面有如张学良那天晚上告诉他的：随时随地在要他的命！

蒋介石看看表，低声向宋子文道："你问问他们看，这个时候起飞，有无危险？他们有什么保证？"

宋子文皱眉道："人家问我们要保证，吵了这么几天，好不容易算是解决了；现在你要问他们要保证，好！万一再拖上几天，拖出变化来，你说合算么？"

"这个，"蒋介石想了想："唔，这个……"正沉吟间张学良来请道："报告委员长，今天下午，咱们要走了，代表团们为了欢送，已经备下酒席，请委员长、夫人、宋先生赏光！"

"你就说我身体不好，谢了吧。"蒋介石推辞道："下午就要走，我……"

"是啊！"宋美龄噘着张嘴："我恨不得马上就上飞机。昨晚上南京你说有多热闹……"

"不！"宋子文反对道："我们该参加，这是最后一个宴会，不去不好。"

这么着，蒋介石等终于在一片掌声中进入礼堂。筵开十桌，一团和气。红军代表团、东北军代表团、西北军代表团、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分别说过话，彼此敬酒，觥筹交错。蒋介石那里听得进，吃得下？可是又不能半途告辞，坐在正

中呲牙咧嘴，也不知道说些甚么好。只见张学良同红军代表团逐一干杯，又同马占山、邵力子、王以哲等一一干杯；最后走到杨虎城跟前，举起杯子同他一碰，大声说道："这一次事情是杨先生同汉卿发起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延续，大好河山的完整，咱们甘冒万死，被迫出此！幸而委员长宽洪大量，从善如流；幸而红军代表团及时赶到，从中斡旋，终算云开日出，大局明朗！汉卿为了在天下人之前向委员长谢罪，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崇高敬仰，今天要追随委员长前往南京。此行多则一月，少则一周，定可回到西安；到那时咱们再痛饮一杯，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在汉卿留京期间，杨先生多辛苦了！"说罢两人一饮而尽，厅中响起一片掌声。张学良满脸通红，已有三分酒意。只见他问侍卫要过酒，斟满杯，立在椅子上，举杯向四周劝饮道：

"这一杯酒，敬我们黄帝祖宗在天之灵！"说罢一饮而尽。张学良声调悲怆："想我们五千年古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支离破碎！天可怜委员长已经答应领导抗日，从今以后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驱逐日寇，谁有三心两意，甚至为虎作伥、认贼作父者，"张学良倏地把杯子往地上掷去，砰碰一声响，之后，张学良厉声喝道：

"有如此杯！"

众人一怔间，掌声与呼声立即四起，张学良问侍卫要过杯子，再斟满一杯，向四周举杯劝饮道："这一杯酒，敬我们抗日义勇军以及死难民众在天之灵！"说罢一饮而尽，声音哽咽："想我们军人失职，以致使三千万父老兄弟姊妹沦于铁

蹄，……”张学良大哭，再也说不下去。

这情形使大伙儿劝也不能，不劝也僵，正发征间张学良说下去道：“今天我们这里有美酒佳肴，可是咱三千万东北老乡，正在啃树皮，吃混合面；流离失所，给鬼子逼到山里、逼在‘屯’里。”说着说着，眼看张学良又要纵声痛哭，但他使劲憋住：“虽然有可敬的游击队弟兄们前仆后继，但他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各位！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白山黑水，使鬼子胆寒，但是无济于事！为什么？为了没有救兵！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蒋委员长马上要下抗战动员令，汉卿不才，愿作前锋；如果失地未复，贪生怕死，”他蓦地把杯子一摔，砰的一声，厉声说道：“有如此杯！”

掌声与呼声继起，侍卫们立刻送上第三只空杯。张学良接过斟满，再向四周劝饮道：“第三杯酒，为我们抗战必胜而干杯！”

大厅的椅子响了一阵，众人一齐起立高举杯子，蒋介石也由左右侍卫扶了起来，跟着大家多少喝了点儿。只见张学良把杯子使劲往地下一摔，厉声喝道：“这是日本鬼子，鬼子在咱们全民抗战中粉身碎骨！”

掌声遮掩了张学良以下的话，他声嘶力竭说了一阵，纵身往地上一跃，向侍卫再要过一只空杯，恭恭敬敬捧到蒋介石两口子和宋子文等人面前，给大家斟满酒，说道：“汉卿敬祝委员长和夫人身体健康，抗战胜利！”说罢一饮而尽，把杯子搁在桌上，用筷夹菜。

蒋介石看在眼里，心中嘀咕。他担心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还会来个什么花样，使他脸上不大好看；如果横

激过度，再加上七八分酒意，说不定还有难堪的事情在后头。于是蒋介石连忙示意退席，宋美龄代他应付道："各位，委员长身体尚未复原，医生请他不能多喝，这一杯算是我们回敬各位！"说罢略微喝了些，刚要放下杯子告辞，突地闯上几个东北籍军官，各拿一大杯酒，劝道："夫人海量，这一杯一定请赏光！"

"夫人！"另一个说道："这是凤翔汾酒，是陕西的名酒，夫人回京在即，一定请干一杯！"

宋美龄惯喝洋酒，对汾酒实在不对胃口，只得强笑道："实在酒力厉害，我随意，你们两位干了！"两军官正在犹豫，张学良示意道："夫人回头有事，不必劝酒！"两军官于是告退。蒋介石正想乘机退席，不料老远角落里一声喊："委员长！请赐个面子，卑职敬酒！"话犹未了，一个军官踉踉跄跄奔上前来，到得跟前，纳头便拜。

这位敬酒者显然是东北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定喝多了酒，醉了。他只说了句："卑职祖孙三代死在鬼子手下，如今成了个光杆儿。"便凄凄凉凉痛哭起来。张学良鼻子一酸，深怕引起更多东北弟兄的伤感与悲愤，乃至使蒋介石受到不必要的惊险，于是示意左右把敬酒者扶出大厅。那军官边走边叫道："蒋委员长！您这次回到南京，可别忘记下命令，要不然再给俺们碰到，那就，那就……"张学良连忙截断他的话，半劝半喝道："吕副师长，还不回去休息！"

"是，少帅！"那军官跌跌闯闯在搀扶之下走出大门，却回过头来凄然答话道："少帅，咱打从十九岁那年就跟着少帅，如今头发都急白啦！这年头哪种阵仗没见过？南京这帮王八

兔崽子八成儿没存好心，少帅还是别去南京，跟咱弟兄厮守在一起，祸福同当！”

“好兄弟！”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你休息去吧，那些事，我懂得。”说罢返身入厅，只见客人们个个都站着，蒋介石退席了。

张学良奔进房里，却见宋子文在团团打转！宋美龄正收拾梳装用具；蒋介石木偶似的坐在一旁，面色青里透白，白里透灰，极其难看。

“又不舒服了么？”张学良低声问。

“不。”宋子文把他拉到一边：“汉卿，你这几下子也不必要了，他很不习惯，明明在吃饭之前还高高兴兴的，现在可又变啦，这样做与事无补。”

“不能怪我。”张学良皱眉道：“人嘛，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此时此地，你怎能担保大家闷头吃喝，连屁都不放一个？何况人们对他并没有失礼之处，……”宋子文拦住道：“不谈这个了，飞机准备好了么？现在是一点半。”

“两点钟走！”张学良斩钉截铁地答复。

“你同我们一架飞机？”

“不！”张学良摇摇头：“我坐自己的飞机，再搭几个其他回南京的人。”

“你的公事私事都……”

“没什么，公事只有抗战！私事呢？反正没多久就会回来，没什么事。”

“那我们准备走了？”

“准备走了！”张学良说罢便走过去向蒋介石一个敬

礼："报告委员长和夫人，我们可以准备上飞机了！"

蒋介石冷冷地点点头。他满腹心事，思考的问题太多了：南京派来的刺客会不会下手？张学良跟着回南京会不会临时变卦？东北军和西北军虽在警戒机场，但发现了他以后，会不会再有甚么花样？

"化装离开"的打算，突地在蒋介石心上升起。

蒋介石万事都着重颜面，这一次好容易离开西安回南京，上飞机之前的安全保证，不便由他亲口问，否则"失了体面"。于是吞吞吐吐、转弯抹角问道："汉卿，这次真是走了，万事具备了么？"

张学良一时也听不清蒋介石主要问的是什么，忙不迭答道："万事具备了。洛阳机场的电台早已经叫通，今天早上已经通知……。"

"你告诉他们我要去洛阳？"蒋介石吃惊："那怎么成？"

"没有，"张学良笑道："我们只告诉洛阳，下午说不定有架飞机经过洛阳，降落与否还没准儿。对方就问是谁要来，我们说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可能是宋子文先生，也可能是蒋鼎文回京覆命，也可能是顾祝同奉命返京，总而言之，你们机场警戒，没有错。"

"嗯嗯，"蒋介石顺势查问："这边的机场警戒，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是的，"张学良答道："十七路军警戒机场，汉卿同红军代表团等送您上飞机。"

蒋介石沉吟道："你让杨虎城的队伍保护我么？早一阵，不是说西北军反对让我活着回去，比东北军还厉害么？"

“报告委员长，”张学良心头一沉：“过去的过去了，咱们不谈这些。杨副司令的队伍听从命令，不会胡来。”

“我问你！”蒋介石不耐烦：“我这次走，是公开地走呢？还是机密地走？”

“委员长不是反对化装启程吗？”张学良道：“为了遵从您的意思，我们决定恭恭敬敬送您回去。今天机场上，我们还发动了民众来欢送您！”

“啊啊啊！”蒋介石心想这一回可糟透了，说实话并非真的不赞成化装离开，无奈面子上不大好看；如今是毋需化装了，但张学良却发动民众欢送。这一来……他顾虑的事情实在太多，想一一查问又碍于面子，何况时间紧促，问起来显得猴急，不如硬着头皮上车进飞机吧。于是“啊”了一阵之后，便无下文，铁青着面孔。张学良不知道这一回“俏眉眼做给瞎子看”表错情，他只顾忙来忙去，满怀兴奋，准备出发。没多久孙铭九全副武装，前来报告道：“请委员长起驾！”

正是：老蒋平安回南京，临到机场汗一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机场诺言　西安事变一笔销
大局瞻望　南京政权怎得了

蒋介石在暖烘烘的屋子里已经满身冰凉，微微打战，听说要上机场，也顾不得观瞻有关，皮袍、大氅、呢帽、手套、毡鞋，穿得臃臃肿肿，由宋子文兄妹扶持着，步出院子，钻进汽车。高桂滋公馆门外，早有张学良的侍卫第二营布置妥当，三步一哨，十步一岗，一个个刀出鞘、枪在肩，蒋介石匆匆一瞥，放下大半个心，忽地"砰"的一声巨响，又吓得他凉了半截。

蒋介石面色如灰，右手捏紧了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抓住了宋美龄的手臂，本来由于受伤而弯着的腰部此刻成了一个三角形，恨不得找个窟窿一头钻进去。三个人正在手足无措，坐在司机旁边的营长孙铭九已经从反射镜中看得清楚，打开车门一跃而出，旋即回来报告道，"西北天气寒冷，汽车在早

上发动引擎非常吃力，刚才是有辆卡车的排气管发出声音，并没有什么。”

“啊！”宋子文捏把冷汗：“那我们的车子为甚么不开？”

“少帅吩咐过，”孙铭九回过头来：“今天要好生保护委座，严防南京派来的坏人捣乱。因此今天派了十几辆车子在前后左右警戒，车队不走，我们也不便独个儿在前面先走。”

“是的，”宋美龄看看表：“这批车子也该动了吧。”她忽地发现卫兵们捧着大大小小的火盆急急忙忙放在车下，不由一惊：“孙营长，瞧，他们在烧车子。”

“夫人！”孙铭九连忙安慰她道：“他们都是侍卫第二营的好弟兄，不会有什么举动，……”

“他们拿着火盆……”

“夫人，不是的，因为天气实在冷，油箱都冻了，引擎发动不起来，因此用火盆来烤油箱，一会儿便可以走了，夫人放心！”

正说着，周围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车辆发出隆隆的声音，卫兵们又忙着撤去火盆，一个个攀登车厢，疾驰而去。蒋介石经过这场虚惊，只有闭上眼睛祷告的份儿。听得一辆辆车子已经开出，孙铭九低低地说了声：“走！”便觉得身体略一震动，却透过一口气来，张开眼睛在窗帘缝中窥看外面，只见街头男女老幼驻足旁观，脸上有如大雪天的铅色天空，没有欢笑也不出声，显得非常沉重。蒋介石看在眼里，心想，还说是欢送我哩？一不见摇旗呐喊，二不见夹道欢送，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于是提心吊胆，只怕有手榴弹或者子弹石块什么的破窗而入，一直到达机场，平静无事，这才松下一口气

来。

可是蒋介石又怔住了，机场上却挤满了黑压压一大片人，他心想原来是在这里欢送，便等着军乐队吹打起来，蒋介石恨不得立刻钻进飞机，破空而去。可是老是听不见乐队吹奏，却有一帮人迎着机场休息室走来，蒋介石急得什么似的，低声问宋子文道："这事情也怪！汉卿怎的不见面？他去不去南京是另外一回事，可别受了部下要挟，不把我们送回，那才糟哩！"正说着只见张学良正领着一大堆人匆匆赶来，大步跨进屋里。一见宋子文便爽朗地笑道："杨虎城先生一清早便在机场警戒，特地来拜见委员长送别。"宋子文忙不迭摆手道："请请！委员长正在休息。"

蒋介石早已听得明白，微微点头，算是答礼。杨虎城背后跟着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官长，分两行站着，一个个身高体大，全副戎装，短剑长靴，煞是威风，尤其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蒋介石，蒋介石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摸索着起立，哈着腰干，呲牙咧嘴道："这个，这个，你们辛苦了！"

"那里。"杨虎城代表大家致词："委员长回京之后，更比我们辛苦，为民族、为国家，一切请多珍重！"

听到"民族国家"，蒋介石心头一慌，心想这话儿又来了，宋子文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张杨等人以为蒋介石大概拟定了一个精采的训词，不料宋子文说的却是：

"蒋先生绝对不会忘记！答应你们准备抗日；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学良、杨虎城两位负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发给；停止剿共，红军改编简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同时

答应红军代表团，日本如果侵入华北，必须抗战。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由中央直辖。中央承认红军编成三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国币六十八万元；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蒋介石跟着对众将领说：“你们这一次的事情，嗯，是做得很冒失，幸好觉悟尚早。一切主张既经考虑接受，过去的也就不必再说了。今后只当它没有这件事算了，大家安心训练部队就是。”

众将领闻言都感到蒋介石变了，沉默间，杨虎城说道：“时候不早，快两点了，请委员长、夫人、宋先生上机罢。”他扶着蒋介石诚挚地低声说道：“委员长请放心，这里一切都很安全，要不然不会让几千人进入机场欢送您。同时刚才这里又同洛阳通报，已经明白地告诉他们，说是委员长可能在洛阳降落。”杨虎城怕他担心：“不过您可以放心，按理说，洛阳应该比西安更太平，而且这里如果隐瞒事实，不把委员长的真实行踪通知他们，反而增加洛阳的麻烦，所以刚才大家一商量，认为通知洛阳是对的。……”

无论杨虎城如何解释，红军代表团、东北军代表团、西北军代表团诸人如何热烈地同蒋介石握手送行，以及两三千欢送人等的欢呼，蒋介石都听不清、看不明了。他只希望立刻踏进飞机、立刻起飞，离开这个使他深恶痛绝的场合：西安。

蒋介石匆匆忙忙走向飞机，他不复记忆如何坐上为他特设的沙发。欢送者挥舞着围巾帽子与手套，这使他感到眼花，

欢送者高呼“欢送蒋委员长回京抗战!”这声音却变成毒蛇似的在咬啮着他。直到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他才发现张学良并没有在他身旁，但当他用惊诧的眼光向机内搜索时，宋美龄知道他在看什么，举起手指指后面，通过小山似的一大堆西北土产包裹，可以看到一架闪闪发亮的银色双引擎航机在隔壁跑道上跟着起飞。

“汉卿在上面。”宋子文也会意，瞅了窗外一眼，用嘴巴凑在蒋介石耳边大声说道：“他没有失信，他的部下不少人反对他到南京去，因此他只让赵四小姐知道。他写给于孝侯等人‘由虎城代理西北委员会事务’的手令，也是由她交去的。”

蒋介石点点头。

蒋介石瘫软在沙发里，思潮起伏，从十二月十二到十二月二十五，差不多有半个月时光，他曾为自己生命安全、一生事业而忧急焦虑，如今可透过一口气来了。

可是蒋介石笑不出来，他重重心事。飞机迎着朔风行进在西北高原上，掠过崇高的秦岭，之后迎面来了嵯峨的华山，紧接着伏牛山脉在望；渭水尽头地面出现了巨蟒似的陇海铁路，这些山川河流，乃至阳光云雾，不但引不起蒋介石的爽朗开阔之感，相反地使他感到不安。他有如被压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下，他有如堕入空虚迷幻的云层之中。他自己明白，在西安事变中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无非是全国民众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压力，以及很多国民党军队对于“剿共”政策的抵抗；另一方面则是英美对于日寇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集团。

蒋介石自己明白：他在西安事变前的统治，代表了英、

美、法、日、德、意各国在中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众多的矛盾是这样变化莫测。

飞机在云层里穿进钻出，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怀着同一的心事，坐在沙发上发怔，让不同的问题在脑子里穿进钻出。窗外山河如画，阳光明朗，但无心欣赏。在拔海三千呎的高空中，这几个当时掌握“中国之命运”不可一世的人物，却都有点儿仰愧俯怍之感；与气派雄伟的中国江山一比，委实显得太渺小了。

就在一千三百年以前，唐朝有一个姓陈名玄奘的和尚也从西安（古长安）出发，凭着两条腿和牲口，西去甘肃、新疆，翻过帕米尔高原，经过俄属中亚细亚、阿富汗，南往印度的恒河边上（当时叫做天竺），往返一万几千公里，取得了佛经回来。那部长达十二卷的《西域记》便道尽了取经的困苦，而《西游记》的作者便根据这发挥了丰富的想像才能，替中国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小说。

就在一千三百年以后，蒋介石也从西安出发，他凭借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万里江山一日还；他凭借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成万吨枪械弹药和战车由铁路运入潼关，准备向延安扑击。他这样做并非取经，而是播道：播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教义”，他失败了。

十年苦心，半月扣留；数度洽商，一口诺言。蒋介石在爱国民众与军队之前，翻了一个确系空前、但非绝后的大筋斗！他的愤怒、后悔与痛苦比华山还高，比黄河还深，比云块还难计算，羞悔愤激，只得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他这一次西安之行，记录起来应该比十二卷《西域记》还长；但欲公

诸于世，却是一本白卷，因为如果按照实际情形，他将无法写下一个字。

《西游记》老少咸宜，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酷爱这个人格化了的孙悟空。他反抗天官统治，博得了做牛做马的人们“拥护”。

蒋介石西安半月中应该写些什么呢？向国际、向“臣民”缴白卷么？为了面子，绝不可行。那末说些什么呢？说张、杨如何凶狠、共产党如何野蛮残酷吗？但分明蒋介石夫妇等已经活着回来。于是准备向对方痛骂的企图，也只得自己推翻。

不能责骂对方，不能惩罚对方，也就是不能挽回面子，这比丢了个东北还下不了台。

机上的侍卫人员递来点心，蒋介石摆摆手表示不想吃。人们却都从思索中醒了过来，宋美龄在白纸上潦潦草草写了几句英文，问驾驶员还有多久到洛阳？一忽儿侍卫便把驾驶员的英文回条拿了过来，宋美龄看过后便递给宋子文，在蒋介石耳边说道：

“已经过新安，顶多几分钟，便到！”

蒋介石也不回答，凝望着朵朵白云，在云间似乎闪过他师父张啸林等人的面孔，只见他咬着牙齿，下了决心：“走着瞧罢！我姓蒋的这个筋斗不能算了，等机会罢！”

洛阳机场万头攒动，地方上已经下令各机关学校社团前来欢迎。由于蒋介石的侍卫非死即伤，或遭扣留释放后搭车返京，而张杨的侍卫又不便进入洛阳，戴笠便自己出马，布置一番。待机门开处，戴笠抢先入内，却碰到蒋介石一鼻子

灰。蒋介石一肚子羞悔愤激无处发泄，当着几千人的面前又不便给他一顿耳光。再说自己腰背疼痛，动手打人也委实吃力，只狠狠地瞪了一眼，愤愤地说了句："你，你好！你的耳朵聋了！眼睛瞎了！把我害得好惨！"说罢便由宋子文兄妹扶下梯子，同地方官员略一点首，马上钻进汽车。表面上说是亟需休息，事实上蒋介石派戴笠等人展开了调查，他把何应钦所下的命令统统收集起来，由宋美龄向空军转达撤退命令，由宋子文向陆军转达停止军事行动待命的命令，由戴笠布置监视来自西安每一个可疑的客人。这么着，就在洛阳度过了忙乱的一夜。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同宋美龄续飞南京，张学良同宋子文等人跟在后头。距离南京越近，蒋介石的心情也更紊乱。他在不安地思索：他的统治代表了"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在一定时机，一定场合，又代表了某一个外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因此不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在各种期间内的磨擦，是反映了"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同时蒋介石自己政策的变化，也是"列强"在华矛盾变化的反映。从上海交易所中学得的本事已经全部用到政治上来了。蒋介石同"列强"之间的合作，完全看行情行事，如何合作？同谁合作？完全要看对方所提条件而定，看自己在这方或那方所得利益的比较。他视日本如神物，日本要什么便给什么。但他的做法是有几方面的，他如果觉得还有另一种买卖可做，就可以不只做一样的买卖。以前英美方面放任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但自从日寇进入华北，特别是"何梅协定"之后，英美就不像以前那么放任了。英美在华北华中有很大的利益，直接受到

日寇这个角逐者的武装打击，因此改变了态度，并且影响了蒋介石。英美这种变化诚如当时《密勒氏评论报》所说，是反映着英美方面对于最近缔结的日德军事同盟的反对态度。

因此，英美这种转变不但是对中国问题，而且是全面性的。

于是，在英美法与日德意两条道路的中间，蒋介石有徬徨不知所从之感了。

蒋介石为返京以后的问题苦恼着，他伤脑筋的问题还有的是：以他为首的四大家族独占的财产及其政权，在"何梅协定"以后，在日寇新的侵略行动面前，受到了朝不保夕的直接威胁，感到忐忑不安。

但在其他人员而言，随蒋介石安全回京，倒是一次比较轻松的旅行了。航行途中郭增恺对宋子文道："既然相信他俩诚意了结此事，就千万不要再把国家开玩笑了！"

宋子文默默地点点头，说："好，我们当他是病人罢！"他叹息："记得你曾经在西安问过我，问我对他有没有把握？我说约同夫人一起和他商量罢。"

"我记得还问宋先生，"郭增恺道："问您：夫人是不是掌握得住？您认为她能掌握，因为他也是基督徒。看情形，您说对了。"

"对于这位先生，"宋子文皱眉道："我有些地方真不懂。譬如二十和二十一日以后，他虽然表示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却不信汉卿有送他回京的诚意。悄悄地对我说，希望南京继续对西安实行军事压迫，这使我苦恼极了，我真不懂他怎样搞的！"宋子文苦笑问道："你看怎么样？"

郭增恺想了想，郑重地说："从现在起，所有一切责任：国家的事、汉卿的事、西安的约定，以及蒋先生的信誉，都担在你肩上了！"

宋子文沉重地点点头，认真地再问："如果事实与说话不符时，那怎么办？"郭增恺感到有不祥之感，但笑道："张、杨的部下可能拿着手枪找你说话罢！"宋子文一怔，再郑重地说："这不是生命问题，是人格问题，我怎么可以失信呢！"

这位"国舅爷"，显然也无法捉摸蒋介石在想些什么。

蒋介石自己明白，以他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财产和统治中心，是在以"列强"大买办市场上海为中心的周围地带。日寇侵占东北时，离开蒋宋孔陈的财产和中心政权距离还远，因此蒋在九一八事变时说过"这没有多大关系"，"失掉了东北对革命无所损失"。日寇进入华北后，蒋介石的势力也从河北、察哈尔一带撤退，但蒋介石这时觉得还可以同它相安无事，并且进一步接受日寇的"亲善"。而事实上日寇已经迫近蒋介石的财产和统治中心所在地，那末日寇对于中国四大家族的财产是保存抑或并吞，这就使蒋介石煞费思量，犹疑不决了。

在美英日之间，蒋介石本来采取狡兔三窟的多边买卖政策，如果美英能够支持他的财产和中心统治，他也就可以执行英美的政策。因此，西安事变得到国内和平的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便下令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行动，是中国民众抗日潮流的压力，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益这种种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方面交错结合而成。这些不同的因素以及不同的方面，其利益和立场完全相反、矛盾，但却在一种历史特

别的机遇上互相错综，形成了这一个特别的新局面。

正因为这是一种极端矛盾的结合，蒋介石对于这个局面是完全被迫，无可奈何而承认的。所以西安事变后国内的和平局面仍然动摇不定，而蒋介石仇恨之心也仍然放在爱国抗日的老百姓身上。

而最难堪的，莫过于从洛阳到南京的途中了，蒋介石苦苦思索，怎样才能挽回面子？即使不能全部挽回，补救一部分也好。就为了这，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同时受了伤的腰背也大开玩笑，在西安时为了体面，即使痛得不能支持，蒋介石也咬着假牙忍耐下来；这是上海青红帮中的本色，三刀六洞滚钉板，哼一声不算好汉！但离开西安以后，蒋介石的安全已经大可放心，腰背那股痛劲儿，却痛得他不能支持了。再说在洛阳一夜为了应付何应钦的军令紧张过度，蒋介石在返京途中既痛且乏又烦，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宋美龄见他那副情状，劝道：

"算了吧，反正我们马上可以回到南京，只要我们没有死，你还怕没有报仇的机会么？如果那伤势的确厉害，我看我们立刻到美国治疗。"

听说到美国治疗，蒋介石忙不迭摇手道：

"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到美国去，我只是想不出一个妥当办法，怎样挽回面子。"

"我有办法！"宋美龄咽下一口巧格力："你有精神听我说说吗？"

蒋介石霎霎眼睛道："你的办法这两天已经听完了！你不是主张枪毙何应钦，就是赞成同日本宣战，甚至劝我到美国

休养。你的看法不一定不对，但子文的看法似乎更稳，他不主张同姓何的马上拉破面孔，他说以后可能还派他一记用场，这一点我很同意；他对于宣战这一点没有你这么热心，但认为根据外国朋友的最后意见，还是沉着一点的好，非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动兵。”

“还有呢？”宋美龄冷冷地问道：“那你不准备听我的意见啦？”她拿起望远镜向地面瞭望一番，随口说了声：“这里大概是安徽了。”她扭过头来：“大令，劝你去美国看伤，是为你好！”

“是的是的，我知道。”蒋介石边说边捶腰，哼哼唧唧道：“你说说看，你说说看。”正是：言犹在耳，事却不然；未到南京，却作暗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听错话　宋子文愤怒斥CC
伤脑筋　陈布雷拟稿训张杨

宋美龄喝一口水，吞一粒多种维他命丸，揉揉胸口道："大令，打仗不打仗，反正还用不着急，日本人那能这样不够朋友，得寸进尺，得尺进丈，真好意思乒乒乓乓打到南京来么？你同他们的交情不能说不够深厚，我看只要我们不提东北，……"

"张学良这小子非提不可嘛！"蒋介石忍不住生气道："我今天满身是伤，都是为了东北，西安谈的，我答应的，不是都同东北有关吗？怎能不提东北？"

"汉卿小孩子嘛！"宋美龄笑道："只要哄着他，你把他交给我，什么东北西北，我包管教他不辨东南西北！至于你一身是伤，只要你心上没有伤，你怕什么？日本人有枪炮飞

机，美国人难道没有枪炮飞机？就说美国离开中国远点，但他们有，有，有飞机！”

蒋介石侧过身子，让右半身取得休息，苦笑道：“大令，你到底要说什么？别扯得太远了。你不是说有什么妙计吗？”

“我先问你！”宋美龄把蒋介石膝上的毯子往上提了提：“你想拿回面子，究竟是软来，还是硬来？”

“你的意见呢？”

“我主张用硬功。”宋美龄拿起望远镜朝背后搜索一阵，只见晴空万里，远山隐约，嘟囔道：“他们的飞机为什么还没跟上？”

“昨夜在洛阳决定我们先到南京，大约两小时以后他们才降落，省得我同汉卿一齐到，有很多不方便之处，同时面子上也不大好看。”蒋介石闭上眼睛养神：“你说下去。”

“我主张用硬功，但昨夜听雨农一番报告之后，我也同意你的办法：软功。不过你身体不好，又受了伤，这一次应该我多费点神了，一下飞机，我把布雷找来，你看好么？”

蒋介石露出一丝苦笑：“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是这个意思。一到南京，我根本不愿露面，更谈不上发表谈话，还是让布雷做文章去罢。布雷老成持重，忠心耿耿，他一定有很多主意，你一下飞机，就把他找到一边。”蒋介石看看表：“到南京大概十二点多，布雷第一篇文告应该在今天晚上以前，最好是下午四五点钟写好，叫中央社发出去，明天全国各地见报。”

“说些什么呢？”宋美龄的嘴始终在忙着，一方面说话，

同时吃东西。

蒋介石仰起头来，凝视着朵朵白云；飞机穿出云层，他的主意也就打定："大令，你叫他先写一篇《对张杨训话》，作为挽回面子的第一步，话不妨说得重一点……"

宋美龄正想笑，一个侍卫正递过牛肉汁来，她忍住后悄悄说道："对张杨训话？在什么地方训话？是什么时间训话？万一汉卿他俩不承认，不是弄巧成拙吗？"

"你不懂。"蒋介石双手捧住杯子，呷了一口牛肉汁，呵口气道："这就是政治！汉卿跟着我们来，是为了请罪，那我的训话就非常有根据！杨虎城心里不高兴，嘴上哼都不敢哼，他年纪比汉卿大，应该知道万一他敢公开否认我的训话，那就把汉卿害了！我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张杨欺上成性，冥顽不灵，着即严办！我倒希望杨虎城否认，只要他一否认，我就正式同他开火，到那时东北军就非同杨虎城火并不可了！东北军一定认为这是杨虎城闯的祸，他如果不否认，他们的少帅便可以安然回西安……"蒋介石捶背叹息："你是怕他们否认，我就怕他们不否认！"

"呵！"宋美龄做个表情："难怪美国教授说，要了解中国政治的真相可不是件易事。现在这就是一个例子，你分明没有向张杨训话，相反地在西安机场同他们重复一遍你所答应的诺言，现在却……"

突地一声铃响，机身一震，驾驶室门外忽地亮开红灯，侍卫们也忙不迭赶过来为蒋介石夫妇结上安全带。从窗外望出去，长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南京已在脚下。

蒋介石突地又不安起来，心想东京的刺客会不会在机场

出现？机场上万头攒动，摇旗呐喊，军乐悠扬，爆竹不绝，显然南京已经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场面。

这场面使蒋介石眼花撩乱，忐忑不安，羞悔愤激，五味俱全。机门开处，只见文武官员一字儿排列在前面：皮袍马褂、军服长靴、西装革履、高矮肥瘦，一见他下机便一齐立正行礼。蒋介石第一眼便看见何应钦直挺挺立在面前，不由得怒从心上起。

在肃立着的文武大员脸上，他们显然给瘦骨伶仃、弯腰曲背的蒋介石引起了无限惊异。仅仅半月功夫，蒋介石有如苍老了十年；他极象一只变了味的虾米，在它身上与灵魂之中，闻不到一点健康的气息，只见他弓着腰，艰难地给人们扶下飞机。

但在他同何应钦面对面的一刹那，文武大员们又为蒋介石盛怒的目光怔着，但只见蒋介石嘴唇微微抖动几下，眉宇间那股杀气倏忽消失，蒋介石立刻堆上一脸笑，向欢迎者低声说："好好！"马上又给扶进汽车，疾驰而去，只有陈布雷一人跟在侍卫车上。

何应钦松下一口气，文武大员们登时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但不时用眼角四处张望，深怕他们的说话给戴笠的人听到，传入蒋介石耳朵里，惹起麻烦。可是他们并没有跟着欢迎者散队，一个个仰望天际，要看看后面一架飞机上的张学良。

一直过了两小时以后，另一架飞机开始降落，但四周警戒着的宪兵也就围了上来，不准任何人挨近这个西安事变主角。文武大员们失望地同宋子文打过招呼，只得纷纷散

去。

张学良向欢迎者安详地举手示意，然后坐进宋子文的车子跟他离去。宋子文把张学良安顿在家里，立刻又赶到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官邸里挤得水泄不通，文武大员们纷纷前来慰问，同时听说即将召开临时谈话会，于是各怀心事，都在等着。宋子文的出现使他们兴奋起来，一致在他面前表示慰问和对张学良的不满。程沧波尤其卖力，侃侃而谈丑表功道："宋先生，要说声讨张学良这小子，中央日报可以说口诛笔伐，举世无两！我亲自执笔撰文，从张学良的祖宗三代骂起，骂得痛快极了！说不定张学良看见以后大吃一惊，这才乖乖地把这次事件解决了。"

"嗯嗯。"周围的人们，尤其是CC的官儿一致附和着："是的是的，骂得好！骂得好！"那知道宋子文一肚子气，心想西安事变如果靠骂靠打能够解决问题，那老蒋早已一命呜呼，宋家也早已逃到美国去了，于是当着程沧波的脸勃然变色道："程先生，你错了！你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骂得他非常下贱，那你等于骂政府，骂委员长！试问张学良既然这样下贱，政府竟还派他主持西北军事，是政府瞎了眼？还是委员长瞎了眼？你简直连骂人的道理都不懂，中央日报社长你怎么做的！"

程沧波一头冷水，给浇得全身发抖，CC大将们正相顾失色间，却见张群一声阴笑，在沙发上大点其头，然后冷冷地说道："宋先生甚有见地，我们骂张学良，可不是从他祖宗八代骂起。要知道张杨这次西安事变，并不是孤立无援

的。他们的借口是说委员长不抗战，我们就应该从这一点入手，扭转天下人以为委员长真的不抗战的那种错误看法，譬如：……”张群正想滔滔不绝地演讲，突地一个侍卫奔进来请宋子文进去，有人便问侍卫道：“张侍卫官，委员长的临时谈话会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这就不知道了。”侍卫跟住宋子文便跑：“现在委员长正休息，还没决定请哪一个医生。”正说道又一个侍卫仓惶而入，拦住宋子文便报告道：“有一二十个新闻记者在门口吵，他们非要进来不可……”

“叫他们进来好了。”宋子文回过头来指指大客厅：“叫他们先在这儿待着。”宋子文说罢便到蒋介石的卧房，只见他躺在沙发上，盖着毯子，哼哼唧唧地问道：“张学良也来了？”

“在我家里。”宋子文点点头。

“有人陪着么？”蒋介石有气无力地问道。

“可以说得上警卫森严四个字。”宋子文笑笑：“你放心好了。问题是赶快找个医生彻底检查一番，先照个X光再说。”

蒋介石点点头：“她正在同各方面打电话，找一个合适的医生。南京这么大，医生这么多，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我嫌太吵，她到书房打电话去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宋子文说：“中外记者二十几人在客厅里等候……”

蒋介石直摇手，吃力地挪动一下身子：“你找布雷给拟书面谈话罢。布雷正在忙着。”宋子文一听便找到陈布雷屋子里，只见他反剪双手，正在焦躁地来回踱着；水汀放得很暖，

陈布雷却满头冷汗。看见宋子文进来，苦笑道："对张杨训话？训些什么？教人急煞！无中生有，委实难写！"

"你反正不在乎，"宋子文把他按在椅子里："大笔一挥，要什么有什么。现在给你一宗生意，中外记者二十几人在客厅等候，他要你给他们一个书面谈话，马上缴卷！"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动几下，眼睛里流露着无可奈何的神色，换过一张稿纸，按住胸脯干咳一声，便伏案疾书道："余经长途飞行，颇感疲劳，未能亲自接见各报记者。但余在离开西安之前，曾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余对西安事变所欲言者。"

"且慢！"宋子文皱眉沉思。

陈布雷陪笑道："我知道怎样写。老实说，《对张杨训话》的稿子我还没有拟好，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把内容透露出去的。"

宋子文抚掌道："那就好，对张杨训话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如果在这个书面谈话中提到一些内容，那这些新闻记者可又要钉住查根究底，讨厌死了！"

"是的。"陈布雷蘸蘸墨，写下去道："……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衷至为耿耿。兹者幸中央政府已伸张威信，全国文武官员也尽力维持治安与秩序，诚为可喜之事。余对国内外民众与友邦政府及其民众之深切关怀，也深表感谢之忱。"

陈布雷写完，念一遍，两人再在若干地方斟酌一些字句，然后拿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听陈布雷念完，再作了若干补

充，疲乏地说道："好罢，拿去油印，先打发他们走吧。"

"医生决定没有？"宋子文问道。

蒋介石指指书房："她还在打电话，看样子还没决定到底请谁。刚才她说已经请妥了一个美国医生，我拒绝了。"

"为什么呢？"宋子文一怔："美国医生，那多好？"

"我不愿意叫美国医生看到我的伤势。"蒋介石苦笑笑："这，这不大好，教人瞧不起；再说这个医生，将来我要他陪着我，美国人不方便，而且你知道我同他们语言不通，老是让夫人做翻译，也不大妥当。"

宋子文皱皱眉道："也好，那我帮她找医生去。"说罢便到书房。那边陈布雷已到客厅，向中外记者宣布蒋介石的书面谈话正在油印，马上就可以分发。陈布雷便乘机同文武大员打个招呼，只见张群同几个人正在口沫横飞，谈他的宣传手腕："布雷兄，请坐。我刚才在说，共产党和张学良他们说委座不抗战，我们应该技巧地驳斥他，不能够从张学良的祖宗八代骂起。我们可以大大地夸张和夸奖百灵庙的胜利如何艰难与伟大，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个政府已在抗战的印象。对西安事件本身不宜多讲，只可以轻描淡写，说这是个不幸的事件，然后说此事是非曲直，应该听一听绥远抗日将士的意见与主张。我们不正面提出谁是谁非，要大家听听傅作义的话。这样做法，对张、杨的打击，不是比一味漫骂要有力得多吗？而对南京政权的帮助，也是十二万分的有力！"

张群这番话明明是在丑表功，有意在CC系面前摆威风，显本事。陈布雷心想张群平日为人深沉圆滑，怎么今天这样嚣张？莫非果夫立夫已在老蒋面前栽了筋斗？或许政学系想

在西安事变之后、步骤未决之际展开攻势么？陈布雷不禁纳闷，朝张群微笑点头，算是答覆。心中挂着《对张杨训话》尚未完成的腹稿，正拟举步返回，突地几个外国记者要求他发表有关张学良的新闻，并且一再追问："张学良住在什么地方？"

"不不不，"陈布雷忙不迭摇手："我不知道。"

"听说张学良明天就要枪毙了！"另一批记者问。

"这这这，"陈布雷扭头便跑："这我都不知道。嗯，大概不会吧。"边说边奔进蒋介石卧室，告诉他中外记者在打听张学良的消息。蒋介石正皱眉间，宋子文兄妹已经请妥医生回来。宋美龄作疲乏状用英语说道："呵上帝！"她立刻用中国话接下去："医生终算请好了。"

"谁？"蒋介石紧张起来："是外国人么？"

"不，"宋美龄往沙发上一躺："中国人，郑祖穆。"

"郑祖穆。"蒋介石放下心来，舒一口气，吃力地问陈布雷道："你有甚么事？啊啊，你是为张学良的新闻来的。"他向宋子文叮嘱道："这件事你们商量去吧。我的书面谈话已经在油印，汉卿的书面道歉也应该一起发表。如果不是外国记者追问，我也忙胡涂了。"他挥挥手："好好，赶快通知侍从室，把汉卿向我的书面道歉先发，然后再发我的。次序先后，可不要弄错了。"

陈布雷出得房门，低声问宋子文道："这倒难了，中外记者分明在等候先生的文告，怎么让张学良的书面谈话先发表？其中道理，我懂得，可是现在找他写书面道歉，恐怕来不及了。"

“你这位先生，”宋子文拉住陈布雷便往房里拖：“张学良的谈话你一样可以捉刀，大概的过门你已经知道，赶快起草！”

陈布雷扑的一声坐在椅子上，搜索枯肠，只见他一字一斟酌，写道：“委员长赐鉴：学良赋性质鲁，顽梗失礼，因此而有西安之事实；冒失违法，罪莫大焉！兹赧颜追随来京，静候予以应得之惩罚，以维法纪，并戒将来。凡有利于国，学良绝不敢辞，纵死而无怨。敬请勉抑个人情感，不以姑息学良，而减免其应得之惩罚。……”

宋子文听陈布雷念过一遍，急得顿足用英语说道：“不好，不好，不好！”

陈布雷抹抹一头冷汗道：“什么地方不好？”

宋子文抓起草稿便跑：“布雷，不是你的稿拟得不好，我怕外国记者一定要找到张学良，找到之后，那这个道歉口吻便有出入了。张学良一定会提到抗战，而你替他拟的稿子上，没提抗战一个字。”

陈布雷紧紧张张站了起来：“这是先生的意思。他下了飞机之后，夫人把我找来，说今后对外文告，一概不提周恩来他们在西安的奔走情形，对抗战问题也不必提到，所以……”

“我知道。”宋子文急着要走：“你不必解释，今后只好不让张学良露面。好在他住在我家里，‘招呼’倒很方便。”说罢便走。

陈布雷透口气坐下来，《对张杨训话》实在使他伤透脑筋。根据蒋介石夫妇的说法，这个训话是在蒋离开之前，地点是西安高桂滋公馆里，内容呢？

陈布雷搜索枯肠，终于抓住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蒋介石说自己管理部下不力，以致出了这个乱子，而并非因为抗战问题；其次是蒋介石人格伟大，张杨二人终于不但释放了他，张学良且赴京请罪。蒋介石对于他伟大的人格能够感动这两个"凶首"，自己固然非常欣慰，对张杨也有厚望焉。至于周恩来等如何奔走调停，当然一字不提；总之，《对张杨训话》的目的是蒋介石挽回面子的第一个文件，陈布雷得聚精会神，好好地写。

且不表陈布雷在屋子里拟《对张杨训话》。却说宋子文赶到蒋介石房里，只见侍卫们在医生郑祖穆指挥之下布置X光机，宋美龄也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同医生说些关于蒋介石伤势的问题，不时责骂侍卫们粗手笨脚。宋子文插嘴道："这批侍卫都是昨天才到差的，他带到西安去的那批，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或许明天搭飞机来，或许坐火车回来……"

"那也应该找一批像样的。"宋美龄还是不满意道："瞧他们一个个粗眉大眼，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看那外表，就教人不快！"

宋子文同医生打过招呼，笑道："听说是布雷昨夜匆匆忙忙，命令第一组找妥的，好在一两天里西安就有人来，你忍耐一点吧。"

侍卫们听不懂这兄妹两人的外国话，一个个满头大汗装妥了X光机，立刻在四周增加警卫，蒋介石马上就到。

郑祖穆试了试电钮，看着侍卫们把四周挂上黑布，一片漆黑之后，恭恭敬敬说道："请委员长照X光。"

蒋介石由侍卫扶着，一步一扭，哼哼唧唧地出了卧房。

刚到门口，却听见一片喧哗，侍卫长面色灰白，奔将前来。

蒋介石心头一沉，一反身退回房里，扶在门框上吃力地问道："又是什么事！"正是：惊弓之鸟，望月而飞；惊恐之人，呆在房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胸背装钢架　医生治疗稻草人
当面碰钉子　伤心挖苦野心家

"报告先生!"侍卫长胸脯急剧起伏:"外国记者一定要见见张学良,或者一定要见见先生。"

"告诉他们我在养病!"

"是的。"侍卫长结结巴巴说道:"已经说过了,可是他们还不依,非见见不可。"

"你找陈主任去!"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扶住门框等候,一忽儿陈布雷匆匆忙忙跑来,蒋介石吩咐道:"你去替我接见这批外国记者,就说我正在请医生看病。他们如果问张学良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告诉他们,张学良一到南京,便由朋友们陪着吃饭逛街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们如果问会不会杀掉张学良,你就说我蒋某人胸襟如何如何,他们后

悔又如何如何，因此不致于有这种事情。他们如果问那么张学良会不会吃官司，你就说这件事情将组织一个军事法庭审判，现在答覆，为时尚早。总而言之，赶快把张学良的书面道歉分派给他们；我的谈话到晚上才发。还有，《对张杨训话》拟好了没有？”

“还差一点点。”

“好，你赶快把这批记者打发走。”蒋介石看陈布雷同侍卫长离去，便进入临时X光室。为了要脱衣服，室中除了水汀，还装上三个电炉，把那个医生热得一身大汗；但为了礼貌，也不便卸下外衣。好不容易待蒋介石站定，郑祖穆做个手势，电灯熄灭。瘦骨嶙峋的蒋介石便毫无保留地在X光前让医生仔细察看，有如一个稻草人。医生接着一一摄影，忙了一阵；电灯复明，扯开窗上黑绒帘，蒋介石便由人扶着，躺在手术床上，进行检查。

钟上的长针兜了一个大圈子，一小时后，蒋介石的初步检查才算完毕。侍卫们七手八脚替他穿戴整齐，蒋介石开口问道：

“怎么样？”

“这个，”郑祖穆经过这种闷热，几乎晕厥，连忙打开一扇窗子，使劲抹汗，透口气道：“大的妨碍是没有，不过委员长今后要好好地休息一个时候。”

“是吗？”蒋介石惊问道：“你说是我的伤势很重！”

“不不！”郑祖穆提心吊胆答道：“委员长肺部、心脏、肠胃都很正常，四肢也未受伤；只是呼吸器官有点小毛病，这不妨事……”

“还有呢？我的腰背痛煞哉！”

“是的是的，委员长身上只有腰部背部的伤势应该小心，脊髓骨有点变形，但无断裂现象，肋骨有三根受猛烈撞击，但也无断裂现象，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郑祖穆满头大汗：“我想……”

蒋介石非常担心他脊髓骨和肋骨出了毛病，同时从郑祖穆的措词和表情看来，这伤势委实不轻。而且郑祖穆“我想，我想”吞吞吐吐说不出个究竟，心头实在着急。腰背的疼痛也越痛越凶，虚汗黄豆似的从额上滚将下来。

“都看透！”宋美龄用英语问郑祖穆道：“他的伤到底怎样？”郑祖穆事先已经打听明白，以他的身份和任务，在蒋介石面前千万不可以说洋话。否则会引起蒋的怀疑，到头来这个大顾主的钱没赚到，却吃不了兜着走，岂非倒楣？于是他连忙答道：“夫人，委员长的伤势不要紧，好好地医治、休息，很快会好的。”

宋美龄听见他用中国话回答，觉得听不入耳，心头非常反感，但也不便当面开销，只得冷冷地问道：“那你刚才说我想我想，你想什么呢？”

蒋介石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问道：“是啊，你想什么呢？”

郑祖穆再不能拖延了，壮壮胆子，抹抹汗珠答道：“我想给委员长胸背两个地方装上钢架。”

“你说什么？”蒋介石吃惊道：“在我的胸背装上钢甲？那不是把我压死啦？”

宋美龄噗哧一声笑道："你这个留学生，旁的不学，怎么学会了在病人身上装钢甲？我看你不是医学院的学生，倒像是体育系出身；不过我在美国看棒球比赛，洋基队的队员们身上也没有这玩意儿。"

郑祖穆急得几乎晕厥，讷讷地辩道："夫人，委员长，我讲的不是'钢甲'是'钢架'，为了使脊髓骨和肋骨恢复原状，不使变形，必须这样做的。夫人对美国的一切都很明了，夫人当然知道，这样做是最新式、最有效的。"

宋美龄听郑祖穆着实捧了她一句，于是便改口道："大令，是的，刚才我听错了，钢'架'的确是最新发明。"

听见是"最新发明"，蒋介石稍为放心，边捶背边问道："是不是很重呢？"

"不重不重，"郑祖穆安慰蒋介石道："委员长一定不会感到沉重。不过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此外委员长应该休息，不过我知道委员长日理万机，无法摆脱这么多国家大事的，我今天就搬进来住，听候委员长吩咐。"郑祖穆忽地拿出皮尺，像一个裁缝师傅似的，在蒋介石身上直量横量动手量起来。

宋美龄忍不住笑道："想不到郑医生在美国还学会了裁缝。"郑祖穆也不便回答，聚精会神忙不迭记下蒋介石腰、背、胸、颈的尺寸；然后翻开病例，逐项问道："委员长这个伤势，离开今天有半个月了？"

"嗯。"蒋介石边哼边点头。

"痛得很厉害吗？"

蒋介石不耐烦地反问道："问这个干什么？"

"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必须明了最具体的情形。"郑祖穆

战战兢兢答道："甚至委员长这个伤势是怎样发生的，我也希望知道，以便在治疗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蒋介石点点头，心想这一点倒是对的，中医也有"望闻问切"这一套，于是歇了一阵，说道："当然可以告诉医生，不过你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这当然，"郑祖穆透一口气："委员长请放心。"于是他发问："委员长当时受伤的情形是……"

"嗯嗯。"蒋介石朝侍卫们以及郑祖穆的助手瞅一眼，示意退出，然后低声说道："是跌伤的，深更半夜，跌得很重。"

"从甚么地方跌下来的？"郑祖穆边写边问："是床上？是车上？是讲台上？是……"

蒋介石心想如果不是找他看病，这种问话的口吻，不把他拉出去揍一顿才怪！但如给他说实话呢？也有点儿面子问题，便反问道："你要了解我从什么地方跌下来，是什么意思？"

"委员长，"郑祖穆沉着气答道："想知道距离地面多高，以便在诊断时有较多的参考资料。"

"嗯。"蒋介石心想这也是对的，不过如果告诉他是爬墙跌落沟里，在面子上实在难看，略一沉吟，便答道："跌下去的地方，离开地面大概有一丈五尺高。"

郑祖穆一怔，心想这是从什么地方跌下去的？飞机没有那么低，床铺没有那么高，爬桌子不大可能；难道是在一个小丘上给张学良推了一交？反正他要的是尺寸，而蒋介石又不肯明说，也就不便再问，以免碰钉。

蒋介石实在支持不住，哼哼唧唧让医生打了一针，也就回房。可是宋美龄却未离去，向郑祖穆要过那份身体检查纪

录，仔仔细细看下去。郑祖穆心想这又有什么花样？提心吊胆等她发问。宋美龄看了一遍，翻了一翻，指着表格上“生殖器官系统”那一栏几行洋文问道：“这里为什么不填，你没有检查过么？”

“夫人，我检查过了。”

“为什么不填？”

“因为，因为，一切都很正常。”

“那应该填上啊！”宋美龄冷冷一笑。

郑祖穆连忙掏出钢笔，拔掉笔套，在表格的几行空白地方填上一个洋文：“正常”。宋美龄板起面孔用洋话教训道：“都看透！这是医病，不应该草草了事，应该每一部份都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的，夫人。”郑祖穆见她钉住了这一项不放，着急地辩道：“委员长这一次病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腰背之上。”

“百分之十呢？”

“其余都在腰背附近。”郑祖穆心想蒋介石夫妇之间，早听说存在着某一问题。这次她查问的目的，是希望医生借此机会顺便医治呢？抑或想了解一些丈夫的病状，有所打算呢？郑祖穆正发怔间，宋美龄态度缓和了些，低声再问道：“都看透，我的意思是，委员长身体里有若干地方曾经生过病，而且病得非常厉害。这一次重重地摔了一交，会不会使旧病复发？或者他某一些旧病将更厉害？”

郑祖穆见她问得很含蓄，透口气道：“夫人，我刚才详细检查过，委员长的‘旧病’不会再犯了，当年给他医治的医生，据说是日本第一流的专家；根据我检查的结果，那些日本专

家的确不错。"

"是吗，"宋美龄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边走边说道："都看透，这个问题拿来问你，我想不会引起误会的，这是科学。"

郑祖穆忙不迭答道："是是是，我从来没有惊奇过，相反，只觉得夫人伟大！"

宋美龄笑笑："好吧，那我回去了。你刚才量了半天，是替他度量钢架的尺寸罢？"

"是的，夫人。"

"你所需用的医药器材，以及部分费用，需要我替你帮忙吗？"

"谢谢夫人，不必了。侍从室已经可以替我解决问题。"边说边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目送宋美龄离开，郑祖穆一头往手术床上躺去，过度的紧张使他瘫软了半天。

且说那边厢陈布雷也在着急，眼看时钟将指向五点，但《对张杨训话》还没交卷。而中外记者却存心同蒋介石开玩笑似的，来了一批又是一批；拿走一个新闻再要一个消息；问过蒋介石又要当面同张学良面谈；任何一个发言人都不能获得他们的满意，因此《对张杨训话》就得尽快脱稿，抵挡一阵再说。何况蒋介石最怕英美记者，千万得罪不得，陈布雷一头大汗，终于在五点钟左右，三易其稿，完成了短短的一篇《训话》，匆匆忙忙直奔蒋介石卧室，只见空气紧张，郑祖穆正在同蒋介石注射，侍卫长悄悄地过来说道："委员长刚才晕过去了。"

陈布雷把侍卫长往旁边一拉，惊问道："刚才还是好好

的，怎么会晕过去？"

"谁知道嘛！"侍卫长叹口气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刚才委员长回房以后，夫人不是还在同医生说话吗？那时候委员长还没什么，只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后来夫人回房，砰的一声关上房门，两人好象争辩了几句，接着便看见夫人出来找医生。现在刚注射过，大概没问题了。"

"那到底他们为什么呢？"陈布雷抓抓头皮。

"反正是这样子。"侍卫长看见郑祖穆走出房门，便一个箭步奔上去低声问道："不要紧罢？"

郑祖穆答道："已经好了。委员长一定是疼痛难挨，所以一时失去知觉，晕了过去。"说罢便回房洗手。陈布雷蹑手蹑脚走到蒋介石身边，只见他颧骨突出，脸色铁青，躺在那里直喘气。看见陈布雷手里拿着文稿过来，便用手指指，示意读给他听。

陈布雷读完，蒋介石点了点头，有气无力地吩咐道："你再给我拟个辞职稿子。"

"辞职？"陈布雷心头雪亮："问题是先生目前的健康情形不宜旅行，我看还是慢一步辞职吧。"

"不，"蒋介石疲乏地摇摇头："还是应该先辞。回头我出席谈话会的时候，也要强调这一点。"

陈布雷阻止道："谈话会我看还是改期吧？"

蒋介石摇头道："这个会应该开，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会客室等我，他们有的想试探我说些什么；有的存心看我的笑话；有的……"他吃力地支撑着坐起身子："你先把这个《对张杨训话》稿子发出去，同时通知会客室里面的人，说这个谈话会

马上开始，要新闻记者回避。”

陈布雷正拟转身出门，侍卫长过来报告道：“何总司令晋见先生。”

“呸！”宋美龄听说何应钦要来，陡地奔到床边，向蒋介石诉说道：“你记着，是他存心要我们下不了台！是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女人家懂得什么！’是他……”宋美龄一怒而去：“我不愿意看见这个混蛋！”

蒋介石也是一肚子火，可是使劲按住，吩咐侍卫长道：“教他在小客厅里等。”边说边下床，整整衣服，支着根拐杖接见何应钦道：“啊，敬之兄，你辛苦了！”

何应钦直挺挺地站着，脸上一忽儿青，一忽儿白，一忽儿红，结结巴巴答道：“委员长，这一次，这一次，……”

“这一次很好！”蒋介石把手杖在地板上重重地一触，强笑道：“疾风知劲草，我这一次收获不少。”

何应钦额上泛着汗珠，不知怎样措词才好。可是他也不含糊，立刻转风驶舵道：“是的，委座这一次收获真不少，委员长经过这一次，在国际间的声望更高，在国内受到的拥护也更热烈，而西北与共产党的问题也及时解决，委员长的伟大真是无以言喻。”

蒋介石忍住疼痛，他绝不在何应钦面前显露痛苦。可是腰背之间委实难受，只得把手杖支撑在两个手掌之下，借着谈话姿势的方便，故意弯着腰，把下巴搁在手背上，这么着减少一点疼痛的份量。同时揶揄道：“敬之兄说得不错，对极了！今天我一下飞机，中外记者二三十人马上求见，足见他们对我的关心。同时夫人正在替美国报纸写文章，报道这次

西安事件的真相。这一次我不但是疾风知劲草，知道南京在你主持之下忠心耿耿想发动围剿把我抢救出来；而且板荡识英雄，敬之兄原来胆识超人，临危不乱，……”蒋介石说到这里，只见何应钦汗珠直流，嘴唇颤动，终于迸出一句来道：“报告委员长，这是中政会的决议，……”蒋介石立刻截断，插嘴道：“我并没有说你做得不对，你做得很好，遗憾的是你没有能够进入西安，立下汗马功劳，不过你的苦心我全知道。”蒋介石越想越气，冷冷地说道：“因此，敬之兄的辛苦不能埋没，来日待我健康恢复，再来表扬。现在我总算安全回来，你的讨逆军总司令部还有设立的必要吗？”

何应钦忙不迭答复道：“早就没有成立的必要了。委座明察，敬之这样做，也是由于国际形势使然，我们不能太丢面子，因此中央派敬之唱黑脸，另外再派人唱红脸，……”

“我也知道了。”蒋介石怪笑一声，“我没有说你做得不对，你的确很顾虑我的面子。”蒋介石心想不能再说下去了，说下去，一定又要动肝火吵将起来，影响身体固然不在话下，而打乱了以后的步骤，更是化不来。于是再把手杖在地板上重重一碰，艰难地起立道：“好吧，现在我召集中委在客厅开谈话会，一块儿去吧？”

“是的是的。”何应钦透一口长气，走在他背后直抹汗。只见新上任的侍卫官一个个横眉瞪眼、横冲直撞把蒋介石同其他人等隔开，一步三摇走到客室。客室中人们正在高谈阔论，有的躺在沙发上打盹，看见蒋介石终于负伤出席，不由一怔，大家静悄悄地起立，鸦雀无声。

蒋介石恨不得痛骂一场，把这批中委毒打一顿，可是还

没开口，人们却见他瘪嘴一咧，痛哭失声。

蒋介石这一哭，中委们大都摸不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蒋介石的痛哭可能是狂笑，而对你一笑也可能是要你的命的"前奏曲"。正发怔间，只见戴季陶一阵伤心，也跟着哭了起来；戴季陶一哭，蒋介石却立刻抹抹眼泪，断断续续说道："这一次我还活着回来，真是没有面孔同各位见面！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以致有西安之变；而大家在南京也显得慌乱一点，在在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他瞅一眼何应钦，何应钦眼观鼻鼻观心有如一尊泥像。蒋介石右拳捶背，左拳击桌："为了种种原因，以后对共产党问题，我们的做法有修改必要，不过并不是说，从现在起，我们会同共党合作了；并不是说，从现在起，我们把共产党看做朋友了；"蒋介石声音提高："并不是说，从今天起，我们就不剿共了！"他双手按在桌上，皱皱眉，让腰背间一阵疼痛过去："我要向大家说的，就是从今以后，我们对共产党的态度、做法、技巧，要研究研究才行，在中央对共党问题没有正式发表文告之前，大家在外面不宜随便说话，以免误事，这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正是：食言而肥，其实更瘦；吃尽当光，皮包骨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有弟不义　胞兄盟兄齐失望
无事生非　谈话训话皆多余

蒋介石接着说："其次，对于张学良杨虎城问题，大家已经知道，这两个人是如何狂妄，如何犯上；不过，对张杨问题，对东北军西北军问题，我已经有了对付办法，大家在外面也不宜多说话，以免误事。这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第二件事。

"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是对日问题。我回京之后，有人告诉我说，京沪一带盛传即将对日作战，打回东北，这消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对日问题牵涉太广，关系太大；不能轻率从事，必须从长计议。但是如果在外面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乱说，这影响治安事小，但影响中日邦交，甚至中国国本却非常的大。我希望大家散会以后，无论对共党问题、对

张杨问题、乃至对日问题，不宜随便说话。至于我个人的健康问题，已经请好了医生在看，没有关系，我的身体一向很好，腰背受点伤没有关系。"蒋介石转动脑袋，问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但蒋介石立刻接下去道："既然没有，散会!"

一阵椅子响声中蒋介石支着拐杖走回房去，侍卫们前呼后拥警戒森严；陈布雷挟着一叠公文跟在旁边低声说道："西安有电报来，留在那里的侍从室人员，明天搭飞机回来。"

"钱大钧坐飞机不碍事吧?"

"没有关系吧。他们可以把他用担架抬进去。"陈布雷说完，忽然吞吞吐吐起来。

蒋介石兴奋过后也感到吃力，便在园子里长凳上坐了下来，歇歇脚，搓搓手道：

"布雷，你想说什么?"

陈布雷朝官邸大门望望，只见满朝文武大员纷纷散去，门外小汽车的喇叭声与回车声震天价响，闹了一阵，陈布雷又吞吞吐吐答道："我想的事情太多了，一时也说不完。西安这次事变，我真是非常惭愧，没有替先生分一点患难，实在，实在，"他顿了一顿："后来听说先生就要回来，而侍卫又不够用，到昨天才同第一组选妥了一批，恐怕不够格。"

蒋介石皱皱眉头："布雷，你想说的，恐怕不是这个吧?一批原来的侍卫官，明天马上可以回来，这个问题值不得你欲言又止。"蒋介石瞅一眼四周："你老实说，到底你又听到了什么消息?"

陈布雷急得满面通红，那张老太婆型的嘴巴更像一个老

太婆，一颤一抖地想说，可是说不出。蒋介石失笑道："我知道了，你是想劝我不要辞职？还是辞职书的措词不好下笔？"蒋介石捶捶背、皱皱眉狞笑道："辞职也罢，不辞也罢，反正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人敢说话。我下飞机的时候，林森第一个迎过来同我握手，我看在他总算是个主席份上，不得不应酬应酬，至于何应钦他们，我一见就烦！"蒋介石觉得话已离题，便折回道："我的辞职，你当然明白，这是一种涵养功夫，根本没有人通过批准的，问题是这个时候，我不辞职不大好，别说不能表示我的气度，而且我腰背的伤势实在吃不消，应该找个地方换换环境。"蒋介石叹道："这个时候上庐山，未免冷了点，回溪口？我也不愿意；去杭州？……"

陈布雷突地一耸鼻子，流下两行眼泪道："先生还是回溪口吧。"

"布雷！"蒋介石诧异道："你为甚么哭？"

陈布雷这才从案卷里掏出一份电报道："锡侯先生过世了。"

蒋介石一怔。恍然大悟陈布雷刚才为甚么吞吞吐吐，原来是想报告他兄长逝世的消息。对于蒋锡侯之死，这个并非同胞手足的病故，在蒋介石看来实在一点儿伤感也没有。不但没有伤感，而且心头有一点轻松之感。你道为何？原来蒋锡侯同这位老弟个性不同，不善做官，却在九一八事变后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痛斥他不敢抗战，丧尽威风。锡侯责备他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毋宁说是为了乃弟丧权辱国，在故乡的声望大为跌落，因此提起他的注意，但蒋介石的感觉却不同，他深恨锡侯多管闲事。

蒋介石木然坐着。

陈布雷见他不响，还以为蒋介石伤心过度，失了常态，便抹抹眼泪劝道："我本来不想在这个时候报告，无奈这是先生府上一件大事，我不能不说。不过事已至此，先生也不必太难过。节哀顺变，古有明训；何况先生自己政躬违和，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蒋介石思潮起伏，回溯到几十年以前，当他娘儿俩随人从河南到达浙江以后，当时的郑三发子曾吃过锡侯兄妹的苦头。"不过这是小时候的事了。"蒋介石喃喃自语："那时光，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半夜三更耳提面命，要我千万不可得罪这批兄妹，否则一旦老头儿过世，蒋家门里对俺娘儿俩决不收留，那咋办啊？……"蒋介石忽地想起同锡侯在雪窦寺争馒头；忽地又想起他妈当着锡侯责打自己，……突地蒋介石心头一动，想起雪窦寺和尚曾经为他算命，说他："好勇斗狠，为人机伶；当此乱世，这倒是可造之材，将来必成大器。不过这孩子清癯瘦削，五官很薄，命途多舛，到五十岁那年必有大难，除非家人替死，劫数难逃；而过了五十，又可有十年鸿运，过了六十，那就，那就！"蒋介石清晰地记得他妈曾惊惶地问和尚六十以后如何？和尚笑道："是好是歹，老僧不便妄说了。"而当时蒋介石却插嘴道："娘，这个年头儿能活到六十已算够本，你问六十以后咋着真是多事！"老和尚呵呵大笑道："善哉善哉，你看小施主这种口吻，老僧断定他必成大器！"……

蒋介石心想自己该死而未死，锡侯却在这个时候死了，难道真应了老和尚"家人替死"的一句话么？这样说起来，他

母亲是"提拔"蒋介石的"恩人"，而锡侯又是他的替死鬼了。

蒋介石于是决定飞往溪口，一来解决休养问题，二来表示气度，三来此行是为了奔兄长之丧，对"新生活运动"的精神也颇适合。蒋介石想了半天，这才听见陈布雷在再三催他回房，于是连忙长叹一声，支着根拐杖蹒跚入室。郑祖穆已经备好针药在一旁侍候，陈布雷告辞道："那等事情有了头绪，先生决定去溪口一行了，大先生家中，我先去发个电报。"

蒋介石疲乏地点点头："好，你今天且慢休息，还有两篇稿子要拟一拟：一篇是我的谈话稿，明天再发给中外记者；一篇是谢启，明天也要见报。"

"是的。"陈布雷正要告辞，郑祖穆一支针也将向蒋介石臂上注射过去，蒋介石却又吩咐道："你通知溪口，此行郑医生一起去，我外甥竺培风也同行。"

"是的。"陈布雷问道："夫人呢？夫人去不去？"

蒋介石当着郑祖穆，也不便说什么，含糊答道："夫人去不去还不一定。你现在就把谢启和谈话赶一赶吧，我打完针，就睡了。"说要闭上眼睛，侧过身子，让郑祖穆注射。

陈布雷悄悄地退出房门，刚一转身，却见侍卫长匆匆而来，两人几乎撞个满怀。陈布雷惊问道："又有什么事情？先生已经休息。"

"不不。"侍卫长低声说道："冯玉祥来了，他说要见先生。"

"你可以告诉他先生伤势不轻，已经休息。"

"我说过了。"

"他不信?"

"不，他说你去问一问，如果可以接见，更好，如果实在需要休息，我可以改天来。"

陈布雷沉吟一阵，说道："那我去见先生。"说罢便推门而进，却见宋美龄正在向蒋介石嘀咕。陈布雷说明来意，蒋介石皱眉道："这又是什么意思？刚才开会，有话为什么不说？现在找我，又是什么事呢?"

"会不会为了抗战?"陈布雷道。

蒋介石摇摇头："不会，他知道我受了伤，要休息，谈抗战也不是时候，他一定有重要事情。"蒋介石心想会不会是有关何应钦的消息？冯、何二人感情恶劣，这个时候对何应钦多注意一些，对自己未尝无益；便叹口气道："好吧，我就接见他。这位老兄脾气我知道，上门不见土地，他又要发牢骚了。"说罢要陈布雷通知侍卫官，请冯玉祥在书房谈话。

冯玉祥见蒋入室，抢上两步，扶他一把坐进沙发，对蒋这种热情前所未见，蒋介石不由纳闷。问道："大哥有什么要事?"

冯玉祥双手置膝，腰干挺直，答道："在机场上看见您消瘦了，心里很难过；不过您的声望比以前更大，教我这个不成材的盟兄心里很高兴。您当然知道，老百姓拥护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您已答应抗战！……"

蒋介石不悦道："您这个时候找我，就为了抗战吗?"

"不是的。"冯玉祥微叹道："抗战不是立刻发动的事，我不是为了这个来打扰您休息，我散会后回去，听见好几个地方都在说，张学良这一次来到南京，永远不能回东北去了，

他们说您将把他置于死地，……"

"是么?"蒋介石淡淡一笑："谁说的?"

"很多人在说。"

"您不肯告诉我谁在散播谣言，也没有关系。"蒋介石叹道："可是连你都相信这些谣言，这使我很失望。"蒋介石捶捶抄发扶手愤然说道："如果我真的扣留汉卿，甚至杀汉卿，我蒋某人还有信用吗？还算是个人吗！"

冯玉祥听见蒋介石说出这种赌咒的话，心头半信半疑。信的是西安事变真相虽然不会让全国民众知晓，但蒋介石在西安答应抗日，停止内战，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延安方面同他恳切说理，晓以大义；因之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兵谏也不再耿耿于怀，可以让他回到东北，率师抗战了。

冯玉祥疑的是这位契弟常常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例子之多，不胜枚举。那对张学良的前途会不会临时再有变化呢？冯玉祥分明听说戴笠已封锁了宋子文公馆，而任何人如无特许都不得去找汉卿，这种措置说明了什么？明眼人一望而知。于是冯玉祥叹了口气，问道："我知道我的意见可能是多余，也可能不中听。"

"你说吧。"蒋介石皱眉蹙额捶背，作痛苦状。

"我的意见很简单，就是千万不可以为难张汉卿。从私的方面说，他这次兵谏来势很凶，但无伤于您一根头发，您腰背之伤不是他部下搞的；从公的方面说，我们更不应该小器。现在好了，今天你用那么郑重的语气表明对汉卿的态度，这使我非常感动。"冯玉祥趋前一步，滴下两滴眼泪，悲愤地

说道："我同您虽非同父同母所生，但义结金兰，情同手足！我们为什么结为兄弟？无非为了革命。如今日本鬼子已经打进中国大门，您如果不领头抗战，怎能教人民拥戴？您已经决心抗战了，全国人民就没有不拥护您的。我虽老朽，打日本还有自信，哪一天决定出师，请派我做一个小兵，担任前锋……"冯玉祥涕泪纵横，掏出块粗手巾抹了一阵道："您看，我喜欢得成这个样子，该回去了，您也该休息。"说罢便走，却又转回来道："还有，您在汉卿回西安之日，也该欢送一下。一来表示您的气度，二来表示全国团结，可以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到那时我愿痛饮三杯……"冯玉祥看见蒋介石已经阖上眼睛，也就喜孜孜悄悄离去。待他出门，蒋介石却睁开眼睛摸索进房，心头委实不痛快，蒋锡侯责他不抵抗，但已经死了，活着的那位盟兄，却比蒋锡侯讨厌得多。

蒋介石实在难以入梦。别说腰背间那股痛劲儿，面前摆着的三个问题，已够使他伤脑筋的了。他哼哼唧唧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听隔房传来宋美龄的鼾声，同房门口地毯上侍卫轻微的脚步声在唱和。对何应钦的态度问题，对杨虎城的西安控制权问题，对张学良的军事审判以后如何处理的问题，错综复杂，蒋介石思潮起伏，辗转不寐，他终于披衣而起。发现陈布雷书房里灯光未灭，心想他可能在赶拟文件。反正睡不成，聊聊也好，蒋介石于是由侍卫扶着，出现在陈布雷房里。陈布雷没料到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睡觉，以为有什么重大消息，惊问道："谢启和谈话初稿已拟好，有变动么？"

蒋介石坐下来喘息一阵，摇手道："没变动。我只是睡不着，见你房里有灯光，……"他示意侍卫退出，接过陈布

雷两个稿子，看了一遍道："还要那个一点，还要那个一点，回头再改吧。现在我考虑的问题可真是……"

"立夫果夫的意见……"陈布雷凑过身子。

"他们已经同我说过。"蒋介石皱眉蹙额答道："对张学良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不能放他回西安，问题是一不能杀他，二不能太亏待他，这个却要雨农来处理了。不过我对雨农的工作也不满意，我已经把他痛骂了一顿，要他整顿内部，同时着手调查在西安事件前后，南京谁对我忠诚？谁有野心？趁这时候弄个一清二楚。西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未能弭事变于无形，我已批了'无用'二字，关进监牢；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在事变中广播，同情张、杨主张，简直反了，我批了'无耻'二字，要他坐牢！"

陈布雷一怔，却不作声。

"还有，"蒋介石叹气道："张学良问题原则上已决定了，军事法庭也好，不能让他回去也好，但杨虎城的问题还教我伤脑筋。"

"不是已经答应他继续在西安么？"

"是啊！"蒋介石顿顿脚："据刚才消息，杨虎城那个劲儿别提了，那个东北将领王以哲更气死人！他扬言只要汉卿归去，他便率兵北上。言下之意，如果汉卿不回去，他们还有好戏在后头哩！"蒋介石以拳击桌："你说气人不气人！"

陈布雷不便说什么，给他一杯热开水，说："今天别再谈吧。刚才郑医生告诉我，明天您就好装上钢架，装好了以后，把几件事情安顿一下，还是回去休息一阵再说吧。您在这里也无法休息，一忽儿这个来，一忽儿那个来，老实说，

我看了心里也烦！"

两人围炉怔了一阵，远处有鸡啼，蒋介石疲乏地打了个呵欠，低沉地叹口气："布雷，你也睡吧。"说罢，回房上床。翌晨郑祖穆前来打针，侍候他服了药，说道："委员长，钢架已经做好，现在就装，委员长有时间么？"

蒋介石点点头："你先拿来给我看看。"

郑祖穆连忙把钢架拿来，双手执着由蒋介石鉴赏。只见那钢架有如衣架，几根粗细不同的扁铝条错综交叉，乌亮雪白。蒋介石心头又气又好笑，嘴上却威严地问道：

"重不重？"

"很轻很轻。"郑祖穆指指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刚才夫人已经试过了，只有七八磅。套在背上，扣住肩膀，一方面能使背部伤势复原，一方面又可以使胸前……"宋美龄抿嘴一笑插嘴道："大令，我在美国看演古典歌剧，诧异他们的演员身材这样结实。有一次同大姊到后台参观，这才知道他们不但在胸部装上架子，而且有的人连鞋子都是穿高跟的……"

蒋介石听宋美龄把他譬作做戏，不悦道："郑医生，那么就试试看吧。"

"我来帮忙。"宋美龄很兴奋。

"夫人。"蒋介石道貌岸然："不必。"

"不敢劳驾，夫人。"郑祖穆把蒋介石扶了起来，扶向书房。郑祖穆作为一个医生，当然了解蒋介石的心情。试想脱掉"委员长"的外衣，露出一个瘦骨伶仃、点点疮疤的上身，岂非有伤蒋介石的自尊心？而且同郑祖穆一比，一个是躯干

魁伟，一个是瘦小多病，在宋美龄之前，郑祖穆绝不敢这样做，他记得陈布雷曾经暗示过："伴君如伴虎"，随时随地得谨慎小心，否则亏本事小，丧命可悔之已晚了。

其实剥下蒋介石的大氅、避弹衣、皮大衣、呢制服、丝棉袄、羊毛衣、汗衫背心之后，岂仅是瘦骨伶仃而已，此外还有一个顾虑重重、不可捉摸的心。

"郑医生！"蒋介石装上钢架，觉得还算舒服，肌肉骨干都给松紧适宜的钢架罩住，不再一碰就痛，一动就痛。于是吩咐道："关于你替我的治疗情形，一切都由侍从室发表，你不必同新闻记者或其他人等说话。"

郑祖穆忙不迭答应道："当然当然，委员长放心。今天我们装钢架，我连助手都不用一个，房门窗户都关得紧紧的，根本没有人晓得，除了夫人……"

"夫人当然没关系。"蒋介石试试活动上肢，腰背还是隐隐作痛，折腾一阵后蒋介石回到房里，却见戴笠直挺挺立在门口。有分教：杀人王如影随形，天底下怎能太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狗咬狗骨　戴笠推出美人计
人见人危　端纳运用激将法

戴笠行过礼随蒋进入书房，却见陈果夫也跟着进来。蒋介石心想这个时候同他们两人在一起说话，未免不大方便。于是嘱咐戴笠道："你到客厅等一等，待客人走了，可以多谈谈。"戴笠以为蒋介石看重他重于CC，心中暗喜，瞅一眼陈果夫，便到侍从室找人闲磕牙去了。

陈果夫见蒋介石先接见自己，以为蒋介石看重他重于复兴社，心中也在暗喜。三脚两步跨进房里，待蒋介石坐定，便说道："刚才布雷告诉我，知道委座昨夜没睡好，……"蒋介石不等他说完便问道："外面又有甚么谣言？"

陈果夫掏出几张纸，弯着腰，凑近蒋介石低声说道："据各方情报，张学良已经成为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对他的拥

护和期望之高，出人意表。”

“还有呢？”

陈果夫翻一翻手里的纸头：“我们在江苏省的分支机构叫做‘特务室’，这个已经跟您报告过。现在特务室在镇江发展船工，作为我们的细胞，但没有什么成绩。他们把日本船的来去行踪调查得很清楚，还有日本间谍在连云港钓鱼，以仪器为‘钩’，……”

蒋介石连忙睁眼问道：“抓他们没有？”

陈果夫马上笑了笑：“当然没有。”

“那就好。”蒋介石又阖上眼睛：“还有呢？”

“还有苏北的汉奸组织，发展得非常之快。他们利用各种道门做掩护，说是很猖獗，但我同立夫他们考虑一会，认为没有什么价值，把这些情报都归了档。”

“果夫。”蒋介石睁开眼睛，稍为撑起身子：“今日之下，对日本那一套手腕，我们不妨当作没有看见，不便大动干戈，反而弄巧成拙。日本船来来往往没有道理，日本间谍让他自来自去，汉奸组织既然用道门做掩护，也不便惊动他们，你把这些情报归档不办，很对！”蒋介石双眼圆睁，提高噪门命令道：“如今我需要的，是密切对工人学生监视，对这些情报反而没有，你得要他们多注意一些！”

陈果夫忙不迭答应道：“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说罢告辞。

蒋介石喝过参汤，把戴笠找来，劈头就问道：“宋公馆那边的警戒还好吧？”

戴笠连忙答道：“一切都很正常，张学良根本动弹不

得。”

“有人去看他么？”

“绝对没有，即使想看他，也给挡了驾，外面知道的人不多。”

“西安有什么消息？”

“有一件重大的。”戴笠伸开右手，展开一张纸条，念道：“杨虎城警卫森严，意图不明。”

“谁发来的？”

“马志超。”

蒋介石心中一动，心想西安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是黄埔学生，在蒋到达西安后侍候得非常周到。事变之前，马志超还到临潼告密，说张杨立志抗日，要蒋介石小心。后来果然发生事变，这马志超看上去倒还尽职。如今要对付杨虎城，倒少不了这种角色。于是问道：“这马志超还负责，你看他能担起重任，替我解决杨虎城问题吗？”

戴笠听蒋介石口气之间，对马志超并无斥责之意，连忙答道：“报告先生，马志超同志生性忠诚，雨农早已把他吸收到复兴社来，他有魄力，可以对付杨虎城的。”

蒋介石冷冷地问道：“那你看他有些什么花样？”

“先生，”戴笠低声说道：“对外面，我们当然不谈中共调解，以及同张杨代表谈判的事，但在先生官邸，雨农不妨提出一个问题：当先生在西安同他们商谈时，还记得杨虎城有一个叫做吴逸民的军事代表吗？”

蒋介石不耐烦道：“谁还记得这么多！”

“是的是的，”戴笠舐舐嘴唇，讲道：“吴逸民有一个姨太

太叫做向影，是我们蓝衣社的老同志。"他隐瞒了"是我的姘妇"那一句："向影四川人，今年二十多岁，身胚精瘦，貌不出众，可是爱好打扮，另有一功。"戴笠含蓄地笑笑："因为她另有一功，男朋友多极了。本来她是本党某要员陈某的小星，后来分开以后，我就把她介绍给殷汝耕做姨太太，雨农报告过她另有一功，因此得到殷汝耕的宠爱，一切事情都不避她。那一年，殷汝耕这小子搞得太凶，先生希望把他去掉，雨农便命令向影见机下手。她说殷汝耕有一个习惯，临睡时得吃一大碗面条，雨农便要她在面中下毒。那一天向影同殷汝耕表示得非常亲暱，亲手给他做了一碗面，乘机把毒药放了进去。那种药无色无味，骤然看来绝对不会发觉。谁知道面一送到殷手，有个客人找殷来了。"

"后来呢？"蒋介石问道："这件事没听你说过。"

戴笠连忙应道："这些都是小事，先生的时间宝贵。……"

"不！"蒋介石重复对戴笠他们的训话道："特工是我们的耳目，耳要聪，目要明，方有用；不聪或不明了，或简直不聪不明了，便须新陈代谢，我这几句话你要记得！好，向影后来怎么啦？殷汝耕来了朋友，不吃面啦！"

"是的。"戴笠讲下去道："殷汝耕只好搁下筷子去会客，把向影急得要死。恰巧这个客人谈锋很健，滔滔不绝，一谈便谈了两三个钟点。面一冷，毒药的颜色可露出来啦。殷汝耕送客回来想吃冷面，一见颜色不对，他心里有数，马上找医生化验，果然有烈性毒剂。那碗面是向影特别献殷勤做的，这毒药当然是她放的咯，马上就扣留。但是向影也真有办法，她态度非常沉着，矢口否认下毒，再加上哭哭啼啼，把

殷汝耕也弄得没法，终于没有杀她，只把她关在优待室里。”

“后来她怎的又到了西安？”

“后来，大约三个月以后。”戴笠想了想：“雨农想办法买通看守人员把她救了出来。现在她在我们团体里非常出风头，很多人称她叫老大姐……”

“我说向影现在在西安是不是？”

“是的。”

“那你简单说说！”蒋介石皱眉：“你有什么计划要响应帮助马志超，对付杨虎城？”戴笠一个立正，不慌不忙，弯下腰去低声说了一阵，这才见蒋介石点点头，挥挥手道：“好好好，你赶快布置去吧！”

戴笠正想辞去，蒋介石却说道：“回来！”接着面孔一板：“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怎么搞的！共产党反对蓝衣党，痛骂复兴社，那因为他们同我们是敌人；可是有些中央委员也在背后、甚至在我面前痛骂你和你的部下，难道这些中央委员也是共产党吗？果夫立夫对你不满，或许你们做的事情差不多，有磨擦；可是于右任他一非共产党，二不搞特工，他同你谈不上什么磨擦，可是这老头子到处在骂你，还在我面前骂你，把你们骂得狗血喷头，一钱不值！”蒋介石怒道：“给我滚！还不小心！”

戴笠知道这是下台的讯号，连忙应了几个“是是”，倒退出去。心想 CC 和于右任这一箭之仇不能不报，于是召集高级干部，连同对付杨虎城的任务在内，讨论了一整夜。

在下一枝秃笔难顾几面，且把向影这段插曲结束了再说。戴笠命令马志超向杨虎城下手以后，杨虎城不知道自己

的军事代表吴逸民的如夫人竟是个内患，同时吴逸民本人也蒙在鼓里，知而不详。一直到南京军队入陕，杨虎城大势已去，马志超得向影通知，准备在某一场合制造事件，乱枪击毙杨虎城，杨才同吴逸民分头出国，死里逃生。向影虽失去了一个丈夫，但在她毫无所谓，调回南京。

抗战初期，CC同戴笠的利害冲突更深，戴笠按照预定的美人计，派出向影担任要角，牺牲色相，去到二陈府上做内线情报。但先决问题是要把二陈之中任何一个引诱上钩，再进一步争取到专房之宠，接着便在陈家刺探中统秘密，转告戴笠。军统局为了布置此一工作，可说是煞费苦心。开了无数"派对"，请了无数次客，都是很巧妙地由他人出面做主人，唯一要点是必须请二陈之一参加。向影打扮得花枝招展，由一次见面而多次接谈，充份发挥她的勾搭"天才"。任凭二陈如何厉害，不久是陈立夫先上钩，接着陈果夫也"继续努力"，"同埋一齐"。向影眼看大功即将告成，不料一幕假戏临时拆穿。

原来中统方面人数也不少，其中有个干部同向影曾有香火之缘，对向影与殷汝耕的故事也知之甚详，如今发现向影专对二陈下功夫，不由大惊。为了邀功，于是把向影来头一五一十向二陈密报。陈立夫陈果夫听后也是一身冷汗，知道此一着事关身家性命，事业前途，非同小可，马上勒马。这方面斩断情丝，不敢梦想温柔乡中的佳境；那方面见已败事，也就看风转舵，不再纠缠，但从此以后，二陈对戴笠那帮人，便不敢露骨攻击了。

对付于右任，戴笠一客不烦二主，也由向影出马，于右

任长须垂胸，道貌岸然，但很多人知道他老当益"骚"，骚得出奇。向影同他接触以后，立刻打得火热，但有一天向影忽然不别而行。于右任正在怅惘之际，收到一封"于院长亲启"的信，内容是说于反对军统，骂军统中人不是东西，自己却爱上了一个军统女干部，以后对诽谤军统，免开尊口云云。于右任读后哭笑不得，知道中了一计。可是数日后戴笠碰到于右任时，竟一本正经的说："院座，我们那里有位向影女同志，承您对她很好，非常感谢！"于胡子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唔"了一阵，脸上五颜六色，脚下溜之大吉。从此以后，于在蒋面前再也不提军统、戴笠，好话当然不讲，可是也不便攻击了。之后向影便由戴作媒，嫁给了当时军统的机要秘书毛人凤。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却说南京军事法庭审讯张学良之前，传言纷纭，满天飞舞，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戏剧化场面。端纳是个"中国通"的洋人，接触更广，所闻尤多。有一天晚上喝多几杯，踉踉跄跄找到蒋介石官邸，向宋美龄道："我想找蒋先生谈一谈。"

"他病还没好，我们谈谈不一样么？"

"不，"端纳不安地直搓手："我有几句话，非问他不可。"

"你问我不一样吗？"宋美龄笑道："他病着，好多事情都经过我的手。"

"夫人！"端纳长叹一声："这件事非问他不可。夫人知道，我身上有一个金质勋章，那是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以后赏给我的，这是我同你们中国政府友好的象征。袁世凯想做皇帝那年，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严厉要求，本来这是秘密的，

是我找到这个条文内容电告伦敦，让英国报纸首先登载，举世为之震惊，我这样做，也是同你们政府友好的表现。……”

“哈！”宋美龄笑道：“端纳先生喝醉了，讲这些老话干吗？谁不知道，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的好朋友？”

“夫人！”端纳苦笑笑：“我是喝多了，但没有醉，我脑子很清醒。夫人知道，一九二八年张学良在东北继承父业，聘我做政治顾问；一九三二年汉卿把我介绍给蒋先生，蒙你们两位优礼有加，对我信赖，……”

宋美龄见他一本正经，的确不象喝醉了的样子，便把他带到蒋介石房里。寒暄过后，端纳问道：“委员长未知已否听说过，外面对汉卿的谣言甚多。”

“是吗？”蒋介石装作吃惊地反问道：“我身体还没好，这两天不大过问外面的事。”

端纳抓抓头发道：“无论如何，我要把我心中的话跟你说：西安事件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能够到南京来，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毫无疑问，我端纳的力量也是其中之一！张学良到南京虽然说这是他的自愿，但如果不是我在他面前拍胸脯，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和地位，张学良恐怕……”

蒋介石立刻截断他的话，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

“我不但听到消息，”端纳道：“说是张学良命在旦夕，而且我亲眼看到，TV家里是怎样布置的！”

“啊！”蒋介石透口气道：“我现在才弄清楚，原来端纳先生以为我会杀死汉卿吗？”

“委员长！”端纳反感道：“总而言之，张学良的安全问题，我们必须负责！否则我在中国，什么信用都将丧失！”

蒋介石起先还嘿嘿嘿地干笑着，表示端纳所疑惧的都毫无凭据，最后给追问得有点反感，于是冷冷地反问道："端纳先生，你以为我会杀汉卿么？"

"你不会的！"端纳连忙答道："在西安那一段时光里，无论于公于私，大家都谈得很清楚。委员长答应他一到南京，便可以让他回去，……"

"不就对了吗？"蒋介石不耐烦道："他到南京不是玩儿来的，总得有个交待嘛！等军法审判完了以后，马上送他回去，我总不会违背我的诺言吧？现在还没开庭，你就来责问我，未免太不信任我了！"

端纳见蒋面色难看，措辞难听，还以为蒋介石当真是言而有信，连忙致歉道："请原谅我，实在这两天外面的传说太多！"端纳还觉得不放心，弦外有音地说道："同时也有人说，张学良一送上军事法庭，也就完了，如果审判官判他死罪，那……"

蒋介石不悦道："端纳先生，汉卿到京后接受军法审判，这在西安已经说好了的；判决不会太轻，也是在西安商议过的；但我可以请求特赦，这也是在西安决定了的；现在还没有开审，你却不信任我，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好罢，你把汉卿领回去好了，你知道他住在鸡鸣寺子文那里，你领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不管！"

端纳酒意全醒，大惊失色，连忙答道："我不过是问问，绝对没有不信任蒋先生的意思，更没有想把汉卿领回去的意思。"

眼见两人这般情形，宋美龄笑道："端纳先生是我们的好

朋友，他今天喝多了酒，听到一些谣言，因此来这里为他说情，这无论从我们的诺言以及从汉卿的前途来说，端纳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她笑着问端纳道：“现在，你可以完全放心了吧？”

“谢谢夫人。”端纳抹汗道：“委员长地位这样高，我对他的诺言并没有怀疑之处，只是外面谣言太多，所以……”边说边站了起来。宋美龄心想让端纳这样离去不大好，便补充道：“端纳先生同汉卿家庭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有你这么一位顾问来帮忙，也是汉卿介绍的。”她指指蒋介石：“端纳先生当然知道，汉卿同他按照中国习惯，拜过兄弟，端纳先生更知道，汉卿的妻子于凤至是我母亲的干女儿，是我同TV他们的四妹，因此汉卿同他还有连襟的关系，我母亲喜欢四妹和汉卿不在喜欢我们之下，而汉卿家中部份财产还委托你们管理，而你又是我们的好朋友。”宋美龄笑吟吟问道：“端纳先生，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密切，难道你也会相信，有如外面所说的谣言，我们将置汉卿于死地吗？”

端纳再也坐不下去了，连忙起立告辞道：“夫人，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不过夫人知道，在我的脉搏里，奔流着新闻记者的血液，我喜欢了解更多的事情，作为推测和分析某一事件的依据。夫人知道，我在二十八岁那年，便主持香港《德臣西报》的笔政，搜集资料的兴趣迄今未衰。何况我在蒋先生政府之中，担任的又是个顾问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又非多管闲事不行。”端纳苦笑笑：“但是，如今管闲事管到我自己头上来了。汉卿来南京固系自愿，完全为了帮蒋先生的忙，使他的声望失而复得；但夫人明白，如果没有我们在中

间说好说歹，蒋先生如果不答应他由夫人保障他的前途，由TV保障他的财产，由戴笠保障他的生命，而最后由我一个人负责总的保障，此外还有三个证人：周恩来、郭增恺和我，那汉卿多少还有点考虑的。你想，现在什么都按照计划在做，忽地传出杀张的消息，如果夫人是我，恐怕也会食不知味吧？”

“你对极了！”宋美龄代替蒋介石送客：“你太对了，汉卿绝对不会有问题。一不会死，二不会伤，三不会坐监牢，这个我们一定会做到，你放心吧！”

端纳走到客厅门口，突地回过身来，低声说道：“夫人，还有一点不可不知，汉卿同蒋先生这回事，延安方面知道得最清楚！说实话，如果延安方面不出力，蒋先生此刻早已失去了生命。延安方面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坚持和平，促使汉卿释放蒋先生，他们同杨虎城现在正眼瞪瞪地盼望汉卿归去，怎么能把汉卿杀了？或者把他判罪坐牢？这样一来，不但天下人都会瞧不起蒋先生，而且延安方面对蒋先生的所有诺言也将重新估计分量，这么一来，”端纳长叹：“问题可麻烦哩！”

宋美龄连忙点头道：“你说得是，我想他不至于来这一手的。你也不必用激将法了。”

“可是外面的谣言厉害。”端纳脱帽告别道：“夫人不妨问问他，看他怎么说。”

宋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先是笑了笑：“大令，端纳先生喝多了。”

正是：众人皆醒蒋独醉，自吹自擂是领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寥寥数行　于凤至海外求援
洋洋千言　陈辞修御前献策

蒋介石冷冷地哼了一声。

“大令，”宋美龄再问道：“不过他刚才在门口说，外面的谣言很厉害，如果我们真的不如谣言所说，将把汉卿杀之而后快，那你应该有所表示，澄清一切胡说。”

“有这个必要么？”蒋介石冷冷地反问道：“当时外面传说我已在西安给大切八块，五马分尸，你们为什么不辟谣！”

宋美龄愤激地说：“你不能这样想，以为我们看汉卿的安全重于你的生命！这是两回事。你在西安那一段期间，如果我们不关心，端纳会冒险去么？TV会冒险去么？我会冒险去么？至于在南京不能辟谣，那你应该去问问何应钦！”宋美龄越说越气：“为了你，我伤了多少脑筋！几个院长疯疯颠

颠，钩心斗角，没有一个屁用，陈布雷只有一颗忠心，也没有用！你的将军们一个个都是饭桶，就凭着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干着急，我给姓何的骂：'你们女人懂什么！'好，现在你倒埋怨起我们来啦！"宋美龄真想闹上一阵，可是一想这一闹会不会把汉卿的事情闹僵了，那更犯不着。于是竭力忍着，双手掩住脸孔，躺在沙发里让泪水从指缝间沿着手背流下来。半晌，突地一阵风向卧室奔去。

面对着宁静的书房，蒋介石从心底透过一口气来，正想要侍卫把他扶到花园里去坐坐，只见门帘一动，宋子文紧张的面孔出现眼前，到得身边问道："听说你要杀死汉卿，美龄还在房里哭着，有这事么？"

蒋介石极其反感道："今天怎么啦！你们都同我过不去，这是什么意思！"

"谁同谁过不去？"宋子文也不示弱，在蒋介石对面那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气呼呼道："一切都讲好了，你临时变卦，叫我们今后如何做人！这是国际注视的一件大事，绅士丰度不容破坏；这不是上海滩上流氓行当，不可以撒赖不认账！"

"啊？"蒋介石大怒。宋的话深深地伤了他的心："你说什么！谁是流氓？谁把姓张的杀了？他不是住在你哪儿吗？后天军法审判，这不是在西安我们已经商定的吗？判罪之后我请求特赦，你不是也晓得的吗？"突地蒋介石"唷"了一声，腰背肋骨间由于气愤过甚，引起剧痛，伏在椅子上兀自呻吟，汗如雨下。宋子文倒吓了一跳，心想如果这家伙来个暴毙，那辛辛苦苦的西安之行又告白费；而局势又得一团糟了，连忙说了声："我去找医生。"便跑到郑祖穆处要他赶快去看看，

自己却同端纳宋美龄商量去了，按下不表。那边厢忙了一阵，蒋介石回到房里休息，摒退众人，却吩咐把陈布雷找来，问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忘了。"

"我？"陈布雷一怔。

"是啊！"蒋介石说："你住在哪里。"

"颐和路。"陈布雷诚惶诚恐地说："布雷不大带家眷的，这次因为时间长，所以把家眷接来了，不过那地方……"

蒋介石差点笑出来："布雷，我问你，颐和路那个地方还好么，我想到你家里住几天。"

陈布雷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先生想换换空气，官邸里太嘈杂是不是？"

蒋介石点头道："是的，我再不想看见这批人，来来往往，都是为了张学良，都来替张学良说情，我实在没有这么好精神！"

陈布雷忙不迭欠身道："那布雷回去打扫一下。"

"慢着！"蒋介石制住道："不能告诉任何人。"

"是的！"

"待我搬进你家以后，也不能告知任何人，夫人那边，我会告诉她守口如瓶。"

"是的。"

"尤其是何应钦、冯玉祥他们，一概不准让他们知道。"

"是的。"陈布雷突地回过身来道："报告先生，不过冯焕章以后再也不会管这桩闲事了。"

"那为什么？"蒋介石诧异地问道。

陈布雷弯下身子，悄悄地报告道："这是雨农跟我说的。

他说当先生还没回京之前，有一天冯玉祥接到一包礼物。那包礼物包扎得很漂亮，而且是本地送来的。冯玉祥再也想不出谁会同他来这一套，沉吟着边想边打开，原来是一颗鲜血淋淋的死人头。”

蒋介石皱眉道：“谁送给他的？”

“是啊，”陈布雷道：“而且首级旁边还有一张纸条，上面一行字写道：‘多管闲事者看看！’但是冯玉祥并没有报案。”

蒋介石伸手把陈布雷一拉，示意叫他坐下：“布雷，这件事情很怪！冯玉祥自从西安事件以后，一直反对讨伐，反对敬之做法的，而他收到这个人头，无疑是对方存心警告，要他不许多管闲事。不过这里头也值得小心。首先，冯玉祥到底搞些什么名堂，对方会这样恨他？假定何应钦是想取我而代之，那冯玉祥一定也不简单，所以这两方面会闹得这么剧烈，你说是么？”

“是的是的。”陈布雷透口气：“不过据布雷看来，焕章先生这个人倒没有什么。我是讨厌他的，但在这件事上面他在南京只是反对讨伐，反对因为讨伐因而危害先生安全，此外并无其他企图。”

蒋介石静静地思索着，突地问道：“那这件事情雨农为什么不报告我？”

陈布雷答道：“雨农的意思是这样的：首先，这件事情同先生没有直接关系，又是血淋淋的，不必向您报告了；其次，虽然雨农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没抓到凭据，所以……”

蒋介石截止他道：“好吧，这件事以后再说，你先回去

布置一下，军事法庭开审是三十号，我大概在二十九晚上，也就是明天到你那儿去，可千万不能同任何人说。”

陈布雷静默了一阵，讷讷地问道：“关于汉卿，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

“如果判死刑，或者……”

蒋介石不悦道：“怎么？你也来替他求情么？我要你拟一个请求特赦的文件，不是证明我并不要他的命么？”蒋介石挥挥手：“你去罢，这件事我自有办法。你不要管以后如何，反正我心里有数！”

陈布雷忙不迭告辞道：“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个请求特赦的文件，今晚上可以拟好。”

蒋介石阖上眼皮思索，没有看见陈布雷如何谦恭地离开屋子。那边厢在宋子文官邸里，张学良却有如一个大孩子，他跳跳蹦蹦同宋子文家人打了一阵网球，出了一身大汗。刚洗过澡，却见宋子文没精打采地回来道：“汉卿，决定了。”

“是军法审判么？”张学良满不在乎地反问。

宋子文点点头。心想如果把外面的传说告诉他，或许会引起更深的误会，因而发生什么意外，还是算了罢。但张学良已经在问道：“怎么啦，你好像有心思。”

宋子文苦笑笑，岔开话题道：“还不是老一套？有预算等于没有预算，一高兴拉起笔来便签字，不管你库存够不够，对不对。”他接过咖啡，呷了一口：“别提他罢，怎么样，今天有人来看你么？”

“喏！”张学良指指茶几上一堆名片：“有的只来了张名

片，有的在门口被挡驾，有的说不上两句便像屁股坐在针毡上似的，忙着走了。你当然知道，府上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是戴笠派来的人。这批人，"张学良在沙发上活动四肢，改口道："嗨，好久没打网球，感到四肢酸软。这次回西安，你让你的庶务老爷给我买两个球拍，一打网球，一个网，可别忘了。"

宋子文朝门口的侍卫说道："听见没有，就叫他们去买吧。"

侍卫刚离去，张学良止住道："慢着，再给我买一打最好的大号红蓝铅笔。"

"这是干什么？"宋子文笑问道。

张学良穿上晨褛，束好腰带，从侍卫手里接过热茶，捧着杯子松懈地躺在沙发里笑道："这次回去，大概要打响了。戎马倥偬，毛笔钢笔很麻烦，又粗又浓的红蓝铅笔却不同，无论批公事，看地图，方便得多。"

宋子文问道："那你还打网球？"

张学良同刚踏进门的宋蔼龄、宋子文太太举杯为礼，随即答道："有空就打，没功夫，只好再说了。"接着宋蔼龄便同他扯了一阵于凤至："那一次可把我笑死了。"宋蔼龄说："她在妈咪面前撒娇，噘着张嘴，皱起眉头，一定要拉她去看梅兰芳的戏。妈咪说，在我们几个姐妹之间，就没有一个比得上凤至的。"

张学良笑容顿敛，他默默地注视地板，不发一言。宋子文笑道："大姊，换换题目吧，汉卿在想老婆了。"

宋蔼龄还没来得及开口，只见宋美龄一阵风似的闯了进

来，打开小皮包便掏出一张洋文电报道："你们瞧，消息传得可快！凤至从美国来电报，是打给我的。"张学良从沙发上跃起一把夺过，几个脑袋围着读道："南京国民政府蒋夫人：亲爱的姊姊，听说学良已随你们回到南京，一切请多照拂，我心头很乱。凤至。"

宋子文惊问道："凤至怎么会打这个电报？"

张学良苦笑笑道："大概谣言很多。美国记者拍回去的电报也一定很多。"

"是的，"宋美龄接过咖啡，把电报放回皮包："昨天还有一家通讯社的记者问我，汉卿同共产党有没有勒赎行为？据这个外国记者听到的消息，汉卿开口是八千万。"

"你怎么说？"张学良问道。

"我当然说这是胡闹，从来没有这件事。"

"他们对我的审判问题，如何看法？"

"外国朋友说他们摸不透这件事情的发展。但根据事实来说，你把他送回南京，他请你回到西安，这种对等待遇，是天公地道的事情。他们说中国政治有如唱京戏一样，台上刀刀枪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默契便有人往后倒下，算是死了；然后这个阵亡者从地上爬了起来，严肃地跑回后台，胜负便告段落，但真正的胜利者是谁，倒很难说。"

张学良摇摇头道："我不懂这个外国朋友所讲的含义。"

"你不懂？"宋美龄笑道："你真是中国人说的：聪明一世，胡涂一时了。这个外国朋友的意思是说：反正是唱戏，是假的，张学良不会受到报复。"

"哦！"张学良笑道："我想起来了。"

宋蔼龄边剔牙齿边问道："你想起什么？"

"我想起有一天晚上。"张学良回忆道："我同他谈到一起回南京的问题，我说这有如唱戏一般，你在台上罚我、骂我，声色俱厉；可是在后台，我们还是好兄弟，只要这一次把你的声望问题解决，我张学良吃点亏，也没什么。"

宋子文心头七上八落，突地问宋美龄道："你刚才离开他的时候，有没有客人去找他？"

宋美龄想了想答道："没有，他一个人在休息。郑祖穆给他注射了维他命，还把钢架调整了一下。不过听说西安有飞机来，陈布雷告诉我，说陈诚会在今日去看他。"

"陈诚？"宋子文心头一沉："还有谁？"

"布雷没有说。"宋美龄又像一阵风似的告辞道："我走了，元旦的舞会还没筹备好，我得去看看，今年圣诞节根本没玩过，过年可不能放过。"

女眷们一窝蜂陪宋美龄上励志社，宋子文在思索间睁开眼睛问道："汉卿，在西安事变中，辞修没有吃苦头吧？"

张学良忙不迭摇手道："任何人都没有吃苦头，他的腰背受伤，完全是自己跳墙跌坏的，辞修没有跌伤，不过曾经躲在招待所的大茅坑里面，给拉起来的时候，满身是尿是粪，搞得一塌糊涂。"

宋子文失笑道："我在西安好像也听说过。"接着他透了口气："辞修今天从西安赶来，正是你开庭的前夕，你说他在蒋的面前会说些什么？"

张学良满不在乎地笑道："往者已矣，我们讲明不算老账的，陈诚虽然不会在他面前说我的好话，但也不至于触我

的壁脚。再退一步说，即使他在蒋面前说我的坏话，也没有用，因为蒋在西安的表现很好，回京以后的表现也不错，他不好意思出尔反尔吧？”

但在事实上，陈诚的回来却加强了蒋对张的不利。蒋介石躺在沙发上，听陈诚声泪俱下地报告道：“委座或许没有同他们接触过，这实在太可怕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眼中只有延安和红旗！”

蒋介石呲牙咧嘴地皱皱眉头。

“而且，”陈诚抹抹眼泪：“这种目无尊长、欺上作乱的行为，如果不给他重重的处分，以后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委座腰背受伤，辞修跌落茅坑，侍卫官大半殉职，这些损失无以形容！何况张学良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对委座领导革命的权力大有妨碍，如果这个时候不乘机把他弄倒，以后后患无穷！”

蒋介石其实已经决定如何处理，可是装作惊讶地问道：“辞修，假如这样做，天下人不是要骂我言而无信么？”

陈诚毫不犹豫地滔滔而谈道：“委座这样考虑，显见委座恩义兼顾，伟大之至！然而如果让张某活着，岂非养虎贻患？如果放他回陕，岂非纵虎归山吗？”

蒋介石故意摇头道：“不吧？汉卿这番回去，立刻要率师北上，喋血沙场，不成功便成仁了。如果不放他，如何向天下人交代，你曾经想过么？”

“我想过了。”陈诚道：“当今之世，天下在委座掌握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无论怎样反感，他们绝对不会打到南京来，而且也没有这点本事；共产党一心对外，力求和

平，难道为了张学良，会改变意志，同我们打起来吗？”

蒋介石脸上掠过一丝笑容。

“共产党既不会翻脸，我们也暂缓剿共，国内就有一番和平气象，我们于是可以振振有词地说：瞧！你们老百姓既然要和平，政府当真做到了和平，……”

“抗日问题呢？”

“抗日问题是另外一件事。”陈诚继续说道：“于是，在武的方面，我们已经解决了；在文的方面，我们只要就西安事件努力宣传，使天下人以为西安事件是如此这般，不提周恩来三个字，不提谈判这件事，那就一切都交代过去，委座的声望也会比以前更高！”

陈诚说完，静待蒋介石反响。但蒋介石只是默默地思索着，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陈诚以为蒋介石此番真是受了教训，心肠变好，在那儿天人交战，举棋不定了。于是慷慨激昂地劝道：“委座，共产党的发展值得重视，张学良的发展也不应小看，好不容易张学良自投罗网，怎能让他回去？老古话说得好：‘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我们切不可以妇人之仁，误了大事！听说委座伤势不轻，还装上了钢架，这凭这一点，拿清朝的法律来看，已经死有余辜了！”

蒋介石轻轻地点了点头，还是没有开口。他把视线落在当天报纸的一幅大广告上，瞥见上面广告有几个大字：“深得吾心大补汁”，蒋介石不禁笑了。

那边厢张学良也在笑，笑张治中的顾虑未免太没来由了。张治中告诉他关于外面一些不利的传说，问他有无对策？那当儿宋子文的大女儿正在练习钢琴，官邸里显出冬日

特有的宁静气氛。张学良笑了一阵，正色说道："我当然非常感谢您，您是我们所钦佩的一位朋友，头脑清楚，胸襟开阔；对于西安事件，您在南京到处奔波也非常热心，所以您告诉我这些传说，我相信是有根据的。"张学良摊摊手："不过，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可是我的心情，倒是非常冷静。"他指指客厅的方向："我可以断定，这位弹琴的是个小女孩，不是子文太太，你听她的指法，完全是刚学的样子。"

张治中沉重地点点头道："我相信你的心情很安静，你以为这次南下，是有恃无恐，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可是，……"一时却接不上口。正是：欲语还休，欲言又止；此事有变，嗟君不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十手所指　蒋介石避居陈家
万众叹惜　张学良押解公庭

张学良呵呵大笑道："您一番好意，无论对公对私，我都感谢；您虽没有明说，但我也明白：有人不愿意让我回去！"张学良倏地起立，大步踱着："可是，别忘记了他自己的诺言，他在西安时什么好话都说完了！别忘记了夫人的诺言，她保证我的政治生命；别忘记了 TV 的诺言，他保证我家产的完整；别忘记了雨农的诺言，他保证我生命的安全！"张学良凑在张治中耳边，压着嗓子叫道："别忘记了端纳的诺言，他保证他们三个人的诺言都会兑现！更别忘了委员长他自己的诺言，他保证了端纳的保证。此外还有证人！……"张学良往沙发上一躺："他们的墨汁未干，言犹在耳，如果要把我扣住在南京、甚至宰了我，这是不能想象的。"他淡淡地笑笑，

"当然，我不是说可惜我张某人一条汉子会落得这般下场，而是说，他们这个样子也未免太不象话了。文伯兄您可是要明白一点：就是如果没有这许多人的保证，我也会到南京来的。我这样做完全为了他的面子，让他恢复声望领导抗战，此外毫无其他打算！"

张治中呷了一口茶，微叹道："汉卿，我佩服您的胸襟，您光明磊落，不管这次审判结果如何……"张学良眉头一皱，立起来道："文伯兄！您说实在的，是不是他自己亲口向您说的，要把我……"

"不不！"张治中连忙解释道："他不会对我说这些事，老实告诉您，昨天我曾经去看过他，想探听一些他的企图。"

"您见了他没有？"

张治中苦笑笑道："给挡驾了，同时还有好几个人。侍卫长说他正在休息，绝不会客。"

张学良搔搔头皮道："这样说来，我的问题可不简单，是么？"

张治中连忙安慰他道："您别胡思乱想，外面虽然有谣言，不过谣言止于智者。您刚才说的话很对，如果把您留在南京，那的确太不象话，我想委员长不会出此下策。委员长万一出此下策，那他的损失简直不能衡量，实在太大，到那时天下人都会责骂他，部下都会瞧不起他。"

张学良胸怀舒坦地同他聊了一阵，两人认为蒋介石犯不着出此下策，虽然传说纷纭，但大体上可以放心。

"我不能放心！"那边厢宋子文提醒宋美龄道："你当然清楚，如果汉卿发生不测，对我们的事业妨碍太大！日本人贪

得无厌，竟想一口气打到我们身边，扼杀我们的事业，这实在不能再退，非动手不可了！华盛顿方面同意我们态度不妨硬些，但细节尚待商量。原则上打出抗日旗帜，却是毫无问题了。现在他如果把汉卿伤害，那岂不是不祥之兆，抗日还没抗成，倒牺牲了一个急先锋，以后谁还肯替我们卖命打日本，保护我们的财产！"

宋美龄冷笑道："这个人是这种脾气，你着急也没有用，还是直接同他谈谈吧。"

宋子文拍拍大腿道："我谈过了，他矢口否认有这种可能！但是外面的传说更甚，我实在不放心！"

兄妹俩商量一阵，决定使用"美援"，由宋子文到大使馆找人借探病理由同蒋说情，而宋美龄佯作不知。但躺在床上的蒋介石什么都知道，他已经拒绝了不少文武官员的访问，并且再三在见了面的元老干部之前，表示对张学良在审判以后即可获得特赦，但人们好象看穿了他的肺腑似的，都有不信任的口吻。而当宋美龄告诉他大使馆有人来，请他在明天安排一个接见时间的时候，蒋介石深深感到，他是非躲避不可了。

二十九日深夜天黑如墨，南京又经过微妙的一天。在迎接第二天张学良受审的紧张日子，蒋介石官邸里突地出动一连串车子，悄悄地向颐和路陈布雷家中驶去。

南京在阴霾的天空下恢复活动，任何地方的日历翻到"十二月三十日"，任何拜访蒋介石的大官都扑了一个空，蒋介石不知所终了。

陈布雷照常在蒋官邸里工作，正襟危坐目不邪视。听一

辆辆汽车戛然而止，又悄然离去，心头兀自好笑。不料何应钦推门进来道："布雷兄，今天很多人都在找委员长，可是委员长的确不在官邸，您当然知道委员长此刻在什么地方。"

陈布雷弓着背，向何应钦打量一眼，木然地摇了摇橄榄头："我也不知道。"

何应钦皱眉道："老兄都不知道委员长在什么地方，我也不必白费气力去打听了。"

陈布雷附和道："也真是，今天我也有点事想找委员长，可是真巧，今天怎么找也找不到。"两人胡扯几句，何应钦耸耸肩膀，立刻转车到鸡鸣寺宋子文官邸，但周围戒备森严，盘问得厉害，心想如此这般去看张学良，或许会给蒋介石误会又有什么花招，不如算了吧。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找到张学良了。他起床特早，洗了一个澡，刮过胡子，换上新衬衫，穿起自西安带来的厚呢军服，领章肩章俱全，足登乌亮马靴，腰间插了支手枪，反剪着双手，在大厅里厚厚的地毯上大步踱着。

宋子文也睡不着觉，披上晨褛推门而进，说道："你早，汉卿！"

张学良止步道："你何必起得这么早？"

"今天，……"

"今天就是这么回事了。"张学良沉着地笑笑："本来只是一纸公文，说说就是了，想不到他还要来一手军法审判。这台戏，可真是越唱越热闹啦，你说今天就会判决吗？"

宋子文点点头："听说是速战速决，马上判，马上特赦。布雷拟的稿子，我看过。"

张学良眼睛一亮："有那么简单么？马上特赦？那是不是我明后天便可以回西安去了？"

宋子文不知所答，含糊地嗯了一阵起立道："汉卿，我去穿衣服，回头一起吃早餐。"

张学良望着宋子文的背影怔了一阵，不知怎的，他总觉得宋子文的态度不大对劲。迈几步走到门口，只见卫兵已经从一个人增加到四个人，在那儿象泥塑木雕似的面对面站着。客厅里每天早晨的练琴声忽然没有了，官邸显出异样的宁静。张学良一手撑住门框，心头思潮起伏，倏地回到房中，抽出钢笔给杨虎城写信，信还没写好，早餐同宋子文一起来了。

宋子文振作精神，还是海阔天空扯上一阵，从西安的羊肉泡馍说到青海的塔儿寺；再从青纱帐扯到新疆的维吾尔风俗，可是张学良却已丧失平日豪放爽朗的谈笑，他只是默默地敲破鸡蛋，喝口牛奶，在面包上涂抹牛油果酱，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出神地凝望着餐桌上那瓶梅花。

"张叔叔！"宋子文太太用着孩子们的称呼叫道："今天，你尝尝我做的羊肉。"

张学良强笑道："是不是吃了这一顿，我再也不回来了！"

"汉卿！"宋子文变色道："别胡思乱想，记着他的诺言！"

张学良咽下一口羊肉，抹了抹嘴惨然笑道："诺言？我一向信任他的诺言！问题是不知怎的，今天总觉得不对劲。军法审判已经是多余的了，门口看着我的人增加了三倍又算什么？难道怕我张某人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插翅飞去吗？"他再难下咽，离桌起立："要知道，我现在是插翅难飞了！"

“汉卿！”宋子文劝道：“别这样想！”

张学良躺在沙发里，十根指头却在扶手上不断敲击着。半晌才答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次来南京会有些什么风浪。我也早已说过，不管有没有保证，不管送命不送命，我一样会来的。但今天这种气氛，倒出乎我意料之外。”

宋子文狂吸雪茄，不则声。

过了一程，张学良看看表道：“快了。”

宋子文点点头。

“今天是谁主持审判？”

“听说审判长是李烈钧。”

“李烈钧？”张学良惨笑道：“他是先大帅同孙中山先生合作的联系人，还是我的长辈哩！先大帅对他不错，怎的他倒来同我过不去，要开庭审判我了？”

“汉卿！”宋子文再劝道：“你想，这个军法审判不过是装模作样的，反正谁做审判长都是一样。与其找一个反对你的人做，还不如找令尊大人的老朋友，这样不是比较好一些么？”

张学良在茶几上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边点火边思索；长长地喷了一口烟，接着问道：“唔！那么还有谁陪审？”

“听说是鹿锺麟。”

两人又沉默了一阵，墙壁上的大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张学良感到不耐烦，把长长的雪茄在烟碟上使劲揉熄，倏地起立道：“那我该走了。”他拍拍身上的烟灰，左手触及腰间的手枪，强笑道：“子文，我带着枪去，不会有什么误会吧？”

宋子文已忙着换上皮鞋结鞋带：“我看也没有什么，不过

不带手枪，也好。”

张学良摇头道：“不，我是军人，我应该带枪。这就象咱们女眷上街一样，必须带着个手提包，是么？”接着大笑，显然笑得很勉强。

宋子文穿好鞋子，起立道：“汉卿，别急，他们会派车子来接你的。”

“谁来接我？是李烈钧么？”

“不会吧，他是审判长，不便这样做。”

“那是谁呢？”

宋子文摊摊手苦笑道：“这就连我也不知道了。”

大挂钟的钟摆，一秒一秒地摆动着，张学良在地毯上大步来回踱着。

踱着踱着，门外忽地有停车声，张学良也忽地停止脚步，两眼瞪着。宋子文挟起公事皮包，拍拍他肩膀道：“汉卿，我同你一起去。”

张学良不作声，却往沙发上躺了下来：“你说是谁来接我？”

“一会儿就知道了。”宋子文指指门外：“听，他们已经来了，听踏步声是两个人。”

张学良不由自主地侧过身子，心脏急剧跳动，只见一个中校官衔的副官大步踏将过来，背后紧跟着一个宪兵。那副官在门外叫了声“报告！”不待回答已经进门入内，这使张学良心头老大一个疙瘩，非常不快。宋子文却起立道：“啊，你们来了！”

“这里是……”那副官掏出一纸公文，向宋子文递过去：

“请……”

宋子文连忙接过，打开公函，只见两个触目惊心的字：“传票！”正发怔间张学良已经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一把夺过，瞅了一眼，脸色大变。他嘴角颤抖，欲言又止，略一迟疑，把那张传票往桌上一摔，昂首挺胸，大步向门外走去。

“汉卿！”宋子文也感到难堪，挟着个大皮包跟在后头叫，张学良一声不响，大步走着。他踏过庭园，步出大门，就往门口那辆军委会车上一坐，满脸冰霜，目不斜视。宋子文也俯身进车，那副官同宪兵两人也在前后两辆车上分别坐定，马达声中，张学良就这样离开了鸡鸣寺宋子文官邸。

北风呼号，灰沙飞扬，鸡鸣寺的钟声当当响着，是如此幽怨，如此悲怆。张学良端坐车中，愤激莫名，双拳紧握。幽远的钟声却又使情绪渐告平复，心想此行即使肝脑涂地，内战终算停止，抗日也不再是渺茫不可求的东西了，我汉卿一死何妨？至于蒋自食其言，那留给天下人主持公道罢！

红墙蜿蜒，台阶曲折，鸡鸣寺一晃便过去了；钟声隐约，曾在那儿啜过茶的豁蒙楼也已在半里路外。想到在豁蒙楼凭吊胭脂井，眺望零落的玄武湖，这些断垣残壁，六朝陈迹，张学良心头不禁一阵酸楚。迷迷糊糊间车子戛然而止，张学良一怔间，却见戒备森严，又是一番情况。步下车来，这才知道已到军事委员会。也顾不得同宋子文招呼，大步往内走去。

“汉卿！”宋子文在后低声叫道：“等一等，我同你一起走。”

张学良头也不回。

事到如今，张学良虽然不能全部明白，大致上已经感到事情是不简单了。西安谈判结果，只是由他陪蒋赴京，挽回面子，然后由蒋发布文告，张则返回西安；全国一心，静待抗战。但忽地来了个军法审判，又用传票拘人，这事情八成儿凶多吉少了。张学良昂首直入，迎面却来了个身披红带的值星官，他向张立正敬礼，有礼貌地说道："张主任，请到会客室小坐。"

张学良止步，随着值星官走进会客室，朝沙发上一躺，抬头一眼便看见了蒋介石的大油画半身像，周围挂满了"新生活运动"之类的"中正手书"。张学良眼睛停留在那两行上面，一行是："礼义廉耻"；一行是："信义和平"。

宋子文挨着他坐下，只见他嘴角颤抖，凝视壁间，接着冷笑，便低声问道："汉卿，你笑什么？"

"我？"张学良指指"信义和平"四个字说道："言而无信，多行不义，哪来和平？"

"啊！"宋子文朝门口卫兵瞅了一眼。

"还有，"张学良指指"礼义廉耻"四字："你说，这该怎么解释！"

"汉卿！"宋子文挟起皮包，期期艾艾地边说边起立："你，你，你别说吧，我陪着你受审，你放心。"

半晌，刚才那个接他的副官在门口大声叫道："张学良！现在请跟我来！"

张学良冷然回过头来，心想大概是军事法庭开审了。直呼其名，不理也罢。但心头那股子气却又升了上来。他缓缓起立，步出门口，跟着这个副官越过几排房子，便进入法庭。

门口卫兵谦恭地向他行了个礼，说道："按照规矩，请您把肩章领章，以及腰间手枪，统统摘下来。"

张学良也不作声，极力使自己镇静。他朝卫兵微微点头，既不摘下领章肩章，又不解下手枪，一迈步便继续走向法庭。

军事法庭中鸦雀无声，只见李烈钧居中坐定，鹿钟麟在旁，一字儿有好几个陪审员，见他进来，大都在脸上微露笑容。对面纪录旁听等人席上，顿时发出一阵骚动。面对着审判长李烈钧，专为张学良摆了一张小桌子，一只小凳子。李烈钧见张学良走到面前，便把手一伸，示意张学良坐下。张学良略一为礼，便在那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双手支在小桌上，目光平视，嘴唇紧闭。

空气显得很不平常。

半晌，李烈钧咳嗽一声，叫道："张学良！"

百多双眼睛紧盯了坐在中间的张学良，听他如何回答。

张学良却不则声。

审判长李烈钧便一连串问下去道："你就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没有回答。

"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

没有回答。

"是不是良知之良？"

没有回答。——李烈钧透一口气，却心平气和地问下去道："今年几岁了？"

没有回答。

“是什么地方人？”

没有回答。

“父母在否？”

没有回答。

“配偶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有几个孩子？”——仍然没有回答。张学良未尝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无奈过度的愤激已难忍耐，听他问到这里，便冷笑一声，爆出一句道：“随便！随便好了！”

李烈钧在心里叹一口气，朝四周穿着便衣、目露凶光的人们瞅一眼，提高嗓子再问道：“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正是：热血男儿要“受审”，此事令人感不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代人受过　李烈钧言不由衷
与虎谋皮　张学良悔之已晚

张学良蓦地蹦了起来，只见他脸色铁青，胸脯起伏，昂首而望，双手一摊，一声答道："这问题实在太大，一切详细经过情形，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很清楚，此时此地，我不便随便说。"

李烈钧"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不过我绝非劫持！"张学良跨前一步："恰巧相反，是爱护蒋委员长！我也绝非叛变，恰巧相反，是拥护民族国家！咱们在蒋委员长面前表示对国是的意见，实现咱们的主张，哪里有丝毫叛变之意？"张学良惨笑："如果叛变，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好好儿的在南京吗？我张某人不是跟他来到南京了吗？"

李烈钧一怔，心想这台戏唱到这里，收场似嫌太早。演下去呢？不知道这个"犯人"还有什么花招，不如问问鹿锺麟他们这些陪审员罢。李烈钧便笑了笑，向左右两边望望，意思是"你们还想问些什么？"

但陪审员们个个相对无言。

张学良重又往凳上坐下，两手扶桌，双目平视，法庭空气又告冻结。

半晌，李烈钧咳嗽一声，继续问道："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将国府中央大员、地方官员统统拘留起来！"

张学良正欲回答，李烈钧加上一句道："这还不是叛变吗？"

张学良双手往膝盖一拍，纵声大笑；声震屋宇，全院愕然。只见他笑了一阵，倏地沉下脸来，长叹一声，就坐在凳子上大声说道："审判长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您一定要提到他们，我也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张学良立了起来："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侈，把国家民族丢在脑袋瓜子后面，中国今天到这种田地，他们也是责任难逃！这次西安事件，我只对蒋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为只有他没有大官衔头，为人相当正气。其他诸人，当然也有使我敬佩的，但太少了！这班大员勇于私斗，怯于抗战，一点儿为民族国家牺牲的决心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受人敬佩？"

张学良迈前一步，举起右臂一挥："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煌的娘姨，这种老而好色之徒，审判长你认为值得人们敬佩吗？"

李烈钧呲牙咧嘴，不知所答。法院中窃窃私议，只听见

一片交头接耳之声。

“还有！”张学良扭过身来：“譬如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象模象样，一旦领袖蒙难，他既不设法营救，也不拔枪自戕，却一头钻进茅坑，把他拉出来以后满头满脸都是粪尿，这种大员也值得人家钦佩吗？审判长！”

李烈钧频频挪动身体，不知如何是好。

法院里扬起一片笑声，但立刻又静下来。

“还有！”张学良迈前两步：“譬如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兄弟在政府中位置极高，可是他们干了些什么？”张学良大声问：“他们干了些什么？要我跟各位说一说吗？”

“张学良！”李烈钧急了，他再也无法任他讲道似的说下去，立刻阻止道：“不必说了，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不以为然道：“审判长！这怎能与本案无关？凡事都有一个根。”他在心头捉摸措词，觉得话说重了，不大合适；受委屈呢？又不甘心，于是旁敲侧击地说道：“凡事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毛病，它的枝叶花朵一定鲜艳茂盛；这个根如果有毛病，它的枝叶花朵一定枯萎没劲，这好有一比……”

“张学良！”李烈钧一身冷汗，深怕他把这个根譬作蒋介石本人，那这台戏实在难以下台了，便喝住道：“不必说了，不必说了！”

张学良朝李烈钧瞅一眼，充满了严峻与愤激的两道目光，使这个审判长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李烈钧在眼角里看见张学良坐回凳子，双手交叉在胸脯上，便向左右两旁望了望，倒透一口冷气道：“好，那我们判罢！”

李烈钧率领陪审员们进入休息室，各人对今天的审判都没话说，深感代人受过。今天奉命审讯张学良，但“罪人”似乎并未出庭，出庭受审的被控者有如一团烈火，一颗炸弹，审判长不敢碰它一下，陪审员们更是形同虚设。好在对张学良应该如何“判决”，即使他否认有罪，而且振振有词，侃侃而谈，但早已定罪，毋须审判长们伤脑筋了。

作为张作霖的老友，而且目睹这件事的来踪去迹，李烈钧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他默默无言，喝杯茶，抽支烟，演戏似的再率领陪审员们返回法庭，正襟危坐，干咳一声：“张学良，你一切毋须辩论，判决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接着起立，宣布退庭。

这判决内容张学良早已知道，他只是冷冷地笑笑。在一片窃窃私议声中正欲迈开大步，却见李烈钧步下法庭，一脸笑迎着他走过来，拉着他的手说道：“老弟，你近来非常进步，佩服佩服。”

“审判长。”张学良弦外有音，也笑笑答道：“这真是很对不起，又闹了一次大笑话，要您多费心，先大帅九泉有知，也当感激您！”

这句话分明在刺他，李烈钧笑容顿敛，心想奉命审讯，代人受过，有口难言，正欲再安慰剖白一两句，张学良却一个敬礼，扭过身子，走出法庭去了。

李烈钧怔了一阵，陪他走了几步路，低声说道：“一切你当然明白，我不多说，希望你回到西安之后，善自珍重。大帅九泉有知，有你这样一位世兄，他也瞑目了。”说罢两人道别，李烈钧黯然归去。张学良大步出门，仍由军委会人员送

回鸡鸣寺宋子文官邸，朋友间对张自有一番劝慰，按下不提。

却说蒋介石在陈布雷家里吃过饭，由郑祖穆注射过后，睡过午觉，打道回府。只见门口停了几辆汽车，侍卫长来报告客厅中有好几个人在等，宋子文和端纳在内室已等候好久了。蒋介石皱皱眉，说道："无论什么人，说是我不舒服，不见客。"说罢硬着头皮回到书房，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起立为礼，寒暄一阵，端纳话入正题道："委员长，汉卿的事？"宋美龄插嘴道："判了十年徒刑，特赦文件什么时候颁布？"

"是啊！"宋子文言中有物："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件事。"

蒋介石一言不发，脸色铁青；半晌，冷然答道："两小时以后，就可以特赦了！"

端纳高兴得几乎蹦起来，忽地看见蒋介石挥挥手道："不过，这样做是不是好？"

宋子文朝端纳看看，端纳朝宋美龄看看，宋美龄又向蒋介石看看，书房的空气急转直下，突地沉重起来。

端纳脸色大变，迂缓地走向蒋介石，问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委员长的声望比前更高，而且显出委员长的气度宽宏，不是很好么？"

宋子文也勃然变色道："你说说看，你又有什么新主意！"

"是呀！"宋美龄插嘴："大家都讲好了嘛！"

面对着这三个着急的人，蒋介石深沉地凝视窗外，不发一言。这三个人虽然关系密切，利害一致，但蒋介石还另有一番打算。他心想华盛顿和伦敦方面怂恿东京反苏，而武士

道的长刀却首先指向南京，如今连英美在华的利益都受到威胁了，英美这才着急起来，赞成中共的做法，要他也抵抗日本。然而日阀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低于宋家同美国的感情；退一万步说，抗日是非抗不可了，但对于张学良这一问题，蒋介石觉得如果把他真的特赦，不提此举是否"纵虎归山"，但腰背之痛，临潼之羞，这口气实在难消，而张学良为了抗日敢于这样做法所造成的地位，更使蒋寝食不安。不杀张学良已经是天大的人情，要放他回去，那……

突地蒋介石扭过身子，面对着三个紧张的面孔，柔中带硬地说道："大体上都依照你们的意思，但关于汉卿的问题，由我来处理吧！"

"你？"宋子文急问："你怎样处理！"

"不是特赦了吗？"端纳问。

"你快说！"宋美龄也一阵风跟了上来。

蒋介石冷冷地瞪瞪眼道："特赦，当然毫无问题。特赦的目的使汉卿不受牢狱之灾，但他这一次的行为确非寻常，他的修心养性功夫实在太差，无论作为一个上司、一个好友、一个同事，我都应该负责。"

"那你又预备怎么办呢？"宋子文焦急道。

蒋介石双眉紧皱，悲天悯人地长叹一声道："我预备在特赦之外，加上一句：交军委会委员长严加管束！"

"什么！"宋子文蹦起来道："你变卦了！"端纳也反对道："委员长，算了吧，我看……"

"我决定了！"蒋介石扶住沙发扶手，艰难地站了起来，往卧室走去。宋子文紧跟着他大声叫道："不，不行，这样做无

论如何不行！你不让汉卿回去，你变卦，我不干！”

蒋介石一颠一拐地蜗牛似的向卧室走去，不则一声，宋子文绕到他面前，恨不得一把抓住他的领口，顿脚道："你不能开玩笑！你不能开玩笑！”

“玩笑？”蒋介石在鼻孔里笑笑："难道交给我看管，会把他吃下肚去不成！”

宋子文拍掌顿脚，一筹莫展，看端纳，端纳躺在沙发上呼吸急促，脸色惨白。宋子文略一迟疑，拿起大衣便往门外奔去。

宋美龄在宋子文背后用英语喊道："回来！立刻回来，我们再想办法！”

宋子文把大衣往身上一披，迅速回过头来，用英语狠狠说道："这个流氓！这个黄浦滩上的流氓！连一点儿绅士风度都没有，气死我了！西北方面很可能因此发动正式兵变，眼看战争就要发生。日本人从中得利，我们的事业这番可要完在他手里！”他指指她："他这样违反了华盛顿的意愿，你要负责，我也有责任，我今天晚上就到上海去，另想办法，不愿意同这个流氓见面！”

宋美龄还想说些什么，宋子文已经怒冲冲奔向大门。她颓然回到书房，只见端纳已经离开沙发，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下，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声音发抖。

“端纳！”宋美龄挽着他胳膊拉向长沙发："可怜的端纳，你流泪了！”

端纳掏出手帕，抹了一阵，凄然摇头，摊摊手苦笑笑，然后把双手在膝上一按，叹道："上帝，末日要来了！”

“有这么严重么!”宋美龄摇晃着他的胳膊，连珠炮般发问:“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端纳把脑袋躺在沙发背上，仰望着那盏乳白色大吊灯，疲乏地迂缓地喃喃说道:“我伤心透了，我难过极了！用尽莎士比亚剧中人绝望、悲愤的台词，不能说出我对他的感情!”他把一只手按在她的手背上:“我知道在你面前说这种话是不合适的，但是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端纳声调低沉:“完了，一切都完了！包括汉卿的前途、他自己的前途、以及中国的前途!中国是注定要给日本人折磨的了。我曾经是汉卿的知己，也是你的知己，我深以为荣!”端纳语调愤激:“但我并不以为曾经是他的顾问而感到光荣。我在他心目之中，不过是一本字典、一本导游簿、一根手杖；但当他沉缅于日文字典、酷爱上野公园的樱花、心向东京的时候，我这本英文字典没有用了，我这本英美导游簿没有用了，我这根手杖也没有用了。”端纳悲从中来哽咽地说:“你家的事业同英美的远东政策是不可分的，现在他背叛诺言，一意孤行，英美在华利益将受到损害，你家的事业也就受到损害！我同你们相处最深，我明了你们中国也最清楚，但我不愿意留在中国，看可怕的影子逐渐扩大，成为天方夜谭中的巨人，我要走了!”

“端纳!”宋美龄伏在他肩上哭出声来。

“记着!”端纳长叹道:“他这种发展，已经违反了你们结婚时候的诺言，他一定会遭遇到惩罚，”端纳惨笑:“当然，我们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宋美龄打了个寒噤，心想你们看错了人，那我就不是嫁错了人么？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已经不能变更了，但她不

相信局势会急转直下，因为蒋介石这样做，他当然有把握。

宋美龄把这个意见告诉端纳。

端纳摇头道："无论如何，他这样做固然取悦于东京，却伤害了他对西方朋友的感情，而且刺激了中国人民对他的公愤，他完了！"端纳起立道："请你原谅我在你面前有着这样直率的意见，因为我们是自己人……，"

宋美龄点点头。

"不过，他不会一下子便垮台的。"端纳让宋美龄替他披上大衣："就象他这次在西安受的伤一样，几位中外医生都告诉过我，他这次受的伤是终身不会完全治好的，问题是时发时愈，隐隐作痛而已。他的政权也就同他的伤势一样，表面上看不出，背上却装上钢架，要靠不正常的东西来支持他，这前途是悲观的。"他紧握她的双手："希望我们将来不是悲剧中的角色，在幕布垂下之前，我决定归去，你将来也可以去美国……"

"有这样严重么？"

端纳苦笑道："是这样严重！但他的病不是急症，你不必过分紧张。凡事要从他的灵魂中去看，他的灵魂是这样卑微丑恶，绝对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更谈不上爱戴了！当然，老百姓没有武器的时候，他还可以维持。"端纳长叹："可是这一次我们接触了他的敌人：延安方面的人，我才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姑且做一个荒唐的预言，当然我希望这个预言不要变成事实，……"

"是什么？"宋美龄着急道。

"是延安方面的威胁！"端纳重复坐下："我为毛泽东他们

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感到恐惧，因为如果他们主张杀蒋，我们不难在混乱的中国独占或分享控制之权，可是他们却提出团结抗日的口号与行动，这一着实在……”端纳强笑道：“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支持延安，取得中国的控制权呢？”他摊摊手，做了个失望的表情：“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而中国人当然也同意这种主张，那末你想：我们支持的蒋委员长失尽人心，而受人拥戴的共产党却非我们愿意支持的，我们在中国的利益，不就……”

宋美龄在心头倒抽一口冷气，紧握着端纳的手也就松了下来：“那太可怕了。”

端纳再起立边走边道：“这是没有办法的，违反上帝意志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他这样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折磨与痛苦，他今后在精神上的痛苦一定几倍于我！”端纳劝她别送，止步道：“可是你，你也要牵在里面，那就……所以我不等闭幕，就要走了。”

“端纳！”宋美龄挽着他的胳膊，深沉地低声说道：“你不等‘闭幕’就要离开我，难道你愿意给人讥为懦夫吗？他们已经让我同他结婚，不管我的家庭生活是痛苦还是幸福，我到底是姓蒋的人了！”宋美龄声调愤激：“他们要我嫁给流氓，说将来他可以成为帝王；不错，现在他的确是个帝王，但你们却要离开他了，子文今夜去上海，你又要同我告别，你们把他看成了一个垂死的人！”宋美龄悲不自胜：“端纳，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一套，你们只是惧怕因此使西安部队叛变，引起混乱，如果他正在设法，或者已经设法消弭这种危机，中国的命运不仍旧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么？”

端纳苦笑笑，一手扶住门框，想了想，叹气道："夫人，目前，问题不在西安了，西安部队有形的叛变即使消弭，中国人对他无形的叛变一定在有增未已！我研究过中外历史，你也读过，历史上你曾找到过，一个不孚众望的元首，他的事业会历久不衰么？"端纳长叹，左手按在宋美龄右肩上："我既不愿看他掉下去，也无法使他不掉下去；我们既不愿看延安升上来，又无法不使它升上来，我们痛苦极了！"端纳紧紧地抓着她的肩膀："趁幕布还没垂下，我不如走罢！"

宋美龄突地扭过身子，摔掉了肩上的手，一种愤恨悲伤的情绪使她不克自持，她转身立在大窗户下，血液沸腾，双手颤抖，厚厚的绒窗帘遮断了视线。她使劲一扯，窗帘哗啦啦左右分开，露出一个阴霾的天空、静穆的庭园来。蓦地又回过头来道："端纳！他的幕布不会垂下，我相信他有办法！虽然我同他之间没有爱情，"她惨笑："不过是一桩买卖！"她跨前一步："不过事到如今，这台戏除了唱下去，更没有旁的办法。"她一耸身扑在端纳身上，双手执住他脖子里的围巾，歇斯底里地祈祷似的喃喃说道："别走，别走呵，端纳！你们都走了，要我成天厮守着这个流氓兼帝王，我的心情你可以想象，端纳……"有分教：汉卿"管束"数十年，此恨绵绵无绝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救丈夫　于凤至凄婉求援
囚英雄　戴雨农奉命行事

"夫人！"端纳指指被她拉开了的绒窗帘："夫人！外面有人！"

宋美龄吃一惊往后倒退，无力地瘫软在沙发上，眼睛里迸放着期待与诱惑的光芒。端纳在门口怔了一阵，低声告辞道："夫人，我走了，离开中国之前，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多见几次面。趁时机还没有消失，聪明的夫人呵，你劝劝那个流氓，教他把眼光放远一点吧！"

宋美龄泪水直流，看端纳迂缓地扭过身子，悄悄地转动门柄，一个模糊的影子消失在门外，端纳，他将再也不回来了。

宋美龄倏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蒋介石躺在床上作休息状，对端纳和子文兄妹在客厅里谈些什么仍然非常注意。但又不便启口向宋美龄询问。这样做会失了面子，显得有求于她。但蒋介石也有恃无恐：他是英美在华利益的代表人，保险柜钥匙的掌握者，这把交椅非他莫属；只为了张学良问题是不可能闹翻的，既然不可能闹翻，坚持下去可也。

宋美龄一阵风似的冲进蒋介石卧室，见他似睡非睡，郑祖穆雇来的一个妇人正在为他按摩，觉得不便吵闹，又一阵风穿衣备车，探视张学良去了。

特赦的命令在审判之后两小时接着发出，同时宣布张学良交军委会委员长严加管束。前者张学良早已知道，但出乎全国人民的意外，一致为蒋介石的宽宏大量、改变作风而欢呼，认为一个团结合作的中国，从此有办法了！可是严加管束的命令发表后，全国人民的兴奋迅速消失。

张学良作为一个当事人，他的失望愈重，悲愤更甚。

鸡鸣寺的钟声幽怨地响着，鼓声深沉地落在张学良心坎上。他几乎不相信这是事实，甚至怀疑此身并非在人间。儿时他听到过十殿阎王、十八层地狱、牛头马面、刀山油锅的悲惨故事，但那是阴间；然而这个阳间的悲惨故事更甚于阴司，他觉得宋家灯火辉煌的豪华客厅倏地阴风惨惨，端纳、孔祥熙、宋子文夫妇以及宋美龄等一个个默默地围着他，也变成了狰狞可怖的牛头马面。当天早上张学良还在奉命读圣经，强烈地记着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悲痛的一句话：“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呵！”

张学良混乱而冷静地坐着，思索着：“你们之中，全都出

卖了我呵！”

“汉卿！”宋子文劝道：“不要过份气愤，你这样冷冷地不发一言，已经快一个钟头了，我们都有点怕！再说我还要搭今夜的一班车去上海，你醒醒吧！”

大家也七嘴八舌附和着。

“你醒一醒，开开口！”宋子文又摇晃着他的肩膀道：“事情还有转机，不必着急！”

张学良象梦中苏醒过来似的，挪动了一下大腿，惊愕地朝众人扫视一遍，定定神站了起来，反问道：“你们是说我很害怕吗？”他大笑：“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吗？”张学良笑声惨厉，声震屋宇，只见他离开众人几步，严峻地指着那几个人说道：“我让你们平安回来，你们可自食其言，到底把我扣留了！”

“汉卿！”端纳奔上去拉住他有所解释。

“去！”张学良大喝一声，把众人吓得毛发皆竖。

“汉卿！”宋子文奔上去紧拉住他一条胳膊，着急道：“镇静点！镇静点！我马上要搭火车，你有什么话要我转告上海的朋友吗？”

张学良默默地走向酒柜，倒了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你告诉朋友们，说张学良从此完了！我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我同这种人讲信用，谈道义！”张学良惨笑：“子文，你们说不是么？”

张学良大步踱着：“你告诉朋友们，我完了！不过我很高兴，我很值得！由于我们的兵谏，他不得不考虑：不抵抗政策是这么不得人心，他答应团结合作了，如果他照样自食其

言……”张学良重重一拳打在桌上，大花瓶应声而倒，女眷们吓了一跳：“那全国老百姓都会恨透了他！除非他敢正面同老百姓开火并且压倒他们，否则他只好乖乖地跟在人们后边抗战！”

张学良又扭过头去，迈开大步踱到门口，又迅速转过身来道：“你告诉朋友们，他这样对我是有远因近因的。近因大家都知道，远因是什么？”他凄厉地笑道：“他曾经要我组织一个团体，比蓝衣社还严格，比侍从室还机密。这个团体只向他一个人负责，任何人不得干涉。什么皇亲国戚，钦差大臣，都不在眼里。可是我并没有照他的意思做。”张学良坐了下来：“我并不是怕事，或者是说深怕得罪皇亲国戚。”他又站了起来：“很简单，我只是不愿为一个人卖命！我已经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姊妹，现在又要我同关内四亿多同胞为敌，我惩地也不干了！”

张学良双手按在宋子文肩上：“你告诉朋友们，可惜我张某人七尺之躯，一腔热诚，到头来落得如此收场！千刀万剐我也忍了，但不让我活着回东北，委实使我心肠，这家伙手段未免毒辣！”张学良心头一酸，忍住两行热泪道：“好吧！你上车吧！我也该休息去了。谁知道明天又是怎样一个明天？谁知道你这番回来，咱们还能不能见面！”说罢便往房中奔去。

端纳等人唏嘘无言，谁也不敢再到张学良房中劝说，一来无济于事，二来也实在无话可说，于是黯然而别。第二天宋美龄在官邸正没好气，随便翻翻桌上函件，却见于凤至在美国来电道：“……亲爱的姊姊：听说张学良判罪，幸蒙特

赦，但须严加管束，不知道如何得了？学良不良，离开我以后发生这件事，甚为遗憾！可否把他交给我看管？我当尽力而为，以不负兄姊等一番好意……”

宋美龄略一沉吟，拿着这封电报冲到蒋介石卧室问道：“这封电报你看过了吧？”

蒋介石微微睁开眼睛，朝床边的陈布雷细声问道：“是什么电报？你念给我听听。”

陈布雷尴尬地向宋美龄伸出手去，接过，念了一遍：“是张太太从美国打来的。”

宋美龄追问道：“你看怎么办，答应不答应？”接着一步就跨向床前，陈布雷连忙告辞：“先生，我该去参加中央会议，告退了。”

“等一等，”蒋介石艰难地转过身来：“布雷，刚才说的事情，就这么办了。西安蒙难人员追悼会，千万不宜太铺张。明天是元旦，你代表到林主席家里走一趟，拜个年，说我马上就要回乡休息。”

“是的，先生。”陈布雷朝满脸怒容的宋美龄欠身为礼，匆匆退出；刚离门口，就听见宋美龄在提高嗓门大声吵嚷，蒋介石只是“唔唔嗯嗯”地哼着。

但蒋介石当然有他的布置，在离京前夕，他吩咐戴笠：“关于张学良以后的问题，决定交军委会委员长严加管束，这个，你知道了。”

“是的。”

“我当然没有那么多精神去管束他，以后，我把他交给你了。”

"是的。"

"你跟我那么久，当然明白这件事的其中奥秘，你接过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记住'严加管束'四个字，绝对的严厉，任何人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不许同他见面！"

"是的。"

"无论在宋公馆，或者今后转移到其他地方，你不但要派人看着，而且要指定一个得力干部，同他生活在一起。"

"报告先生！"戴笠问道："对于张学良的管束期限，大概有多久？"

"什么！"蒋介石勃然变色："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也想替他说情？"

"不敢，不敢！"戴笠急得一身是汗："雨农问这句话的意思是，管束张学良必须在一个静静的、远远的、严严密密的地方，派一个连看着他没有问题，派一个得力干部就相当困难。因为在看管期中，张学良当然不能胡跑，也没有人会去看他，今后外面根本不知道张某人在什么地方。那末，雨农派出的得力干部，他的生活一定也很单调乏味，从工作上来说，使雨农缺少了一个人；从需要方面来说，这个人也不必太能干，因为张学良对外没有联系，什么都逃不了监视人的耳目。"

蒋介石拍拍床沿："这是什么话？我要派个能干的人，谁敢不去？我们的规矩哪里去了？不是说水里火里万死不辞，怎么去看着张学良便行不通了！你混蛋！你混蛋！"

戴笠直打哆嗦。

其实蒋介石心头倒很同意戴笠这句话，派一个得力干部

去厮守着动弹不得的张学良，的确有点不化算。如果张学良的“管束”期限是一年半载，那还无所谓；但蒋介石恨他是恨透了，既不便动刀动枪，那就关他一辈子，让他生不如死，告诉他姓蒋的可不是好惹的！

蒋介石骂了一阵混蛋，立刻改变口吻道：“好！那你自己派个人去看着他吧！可是至少要少校军阶，拨给他一个连，由他管辖。”

“是的。”

“不但不准任何人去找他，”他补充：“除非由我自己批准！而且他看的书报也要经过批准，不许他随便订阅！往来信件绝对禁止！谁替他把信件偷进偷出，枪毙！”

“是是。”

蒋介石觉得胸口似乎轻松了些，闭目养神，蓦地又睁开眼睛道：“还有，在管束初期，我不愿意给中外人士一个印象，说张学良是给我死死地关起来了，所以我要他也走动走动。在路上，你们要好生监视，别让他跑了，或者，给他同外面私通消息的机会。”

“是的。”

“我后天飞奉化，大概在溪口休息一个月，待我到达一礼拜之后，你替我把张学良送到溪口来。”

“是的。”

“当我在西安的半个月中间，南京高级官员中谁对我忠心耿耿、谁对我怀有阴谋，这份报告限你在一个月之中详细缴来！”

“是的。”

"这两天美国可能有些电报来，可能同张学良有关，你通知他们，这些电报待我离开南京后再投递，让我耳根清静点。"

"是的。"戴笠再报告道："关于何应钦的近况，的的确确没有什么。雨农把最能干的人派去调查他，都说他并无动静，只是同高级军官象军长师长之类的武职官员往来。"

"我知道了。"蒋介石点点头："敬之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出息。西安事件期间他的确心存不良，但事与愿违，弄不出什么名堂。他同军长师长他们来往，这些人都是我的学生，都向我报告过了，敬之不可能使他们对我发生异心，他这样做无非为了保存他私人的地位，好罢，对他的调查可以告一段落了。"但蒋介石立刻命令道："不过对他还得小心，看看他周围有没有外国人。"

戴笠深沉地笑了笑："以前有些日本人同他来往，最近倒没有了。"

"那你回去吧。"蒋介石阖上眼皮休息，但当戴笠行过礼正要轻轻地离去，却又睁开眼睛道："回来！"

"是的。"戴笠一个急转身立在他床前。

"最近，"蒋介石仰着头道："外面的空气有点不同，就是说，反共剿共的做法没有以前厉害了，你懂得其中道理吗？"

"报告先生，雨农懂得！先生曾经指示过，反共剿共在表面上淡了些，暗中不能放松！"

"好的！"蒋介石再闭上眼睛："而且比以前还要努力！一切都不落痕迹！你去吧！"

戴笠刚走，蒋介石又把陈布雷找来道："目前我们要做

的，大体上差不多都做了，只是替张学良说情的人还没死心，待我离开南京以后，大概也没什么了。”

“是这样的。”陈布雷垂手欠身。

“布雷，我刚才想到，张学良已经判交严加管束，中外人士都在注意他的下落，以及这件事的发展。我不知道你是否替我想到过一个问题，这是有关宣传方面的一个问题。”

陈布雷在喉咙间嘿嘿地干笑道：“布雷曾经想过。”

“有什么办法么？”

“不知道这个办法好不好。”陈布雷搓搓手道：“我同果夫立夫谈过，也同辞修他们谈过，我们一致认为：如何利用宣传，把西安事件的来踪去迹、当时情形、未来展望弄成一本书，印它几百万本廉价发卖，一来使这次事变不致使天下人有所误会，二来先生的声望由于这本书的印行而更加伟大！”

蒋介石暗自欢喜，呲牙咧嘴笑道：“嗯，这办法不错，你动手吧。”

陈布雷道：“有人建议用钱主任的名义发表；有人建议用夫人的名字发表；也有人建议用端纳的名字发表，对洋人的影响可以更好。”

“不不！”蒋介石直摇手：“别提端纳，这家伙听说快回国了，用他的名字发表更糟，他对我管束张学良非常反对。”蒋介石略一思索，便拍拍床沿低声喊道：“布雷，就用我的名写发表吧！”

“那好极了！”陈布雷堆起一脸笑：“这次到溪口休息，正好动笔。”

蒋介石突地又沉下脸来：“你说该怎样动笔？”

陈布雷连忙答道："这件重大的任务先生交给布雷，真是光荣极了。可恨我这次因为生病，不适宜到西北去。在事变期中只能在南京干着急，既不能为先生分忧，又不能侍奉左右，惭愧之至！今天上午参加追悼会，这真使人悲愤填膺，有人当场喊出杀张学良以谢天下的口号，布雷当时制住了，因为这样说法，反而抬高了他的身价，而目前我们要做的，恰巧是尽量压低他的身价。在先生那本书里，布雷主张把张学良说成一个卤莽冲动，不识大体的人，就象小孩子似的莫名其妙，以衬托先生的伟大，我想这该是这本书的主要精神。"

蒋介石点点头。

"其次，布雷因为这次事变不在西安，对当时当地一些经过情形，未便下笔。……"

"这个好办。"蒋介石道："我讲，你记，照老样子。我把当时的情形经过考虑以后说出来，好在我们在溪口有一个月的休息。"

陈布雷想了想道："不过还得问问钱大钧他们，他们是目击者，多少也看到一些东西。"蒋介石忙不迭摇手："不，不必问他们，问他们反而麻烦。"

"是的。"陈布雷解释道："我不过是仿照新闻记者的办法，多找点材料。"

蒋介石叹了口气："说到新闻记者，真教人着急，今天我到园子里散步，听见夫人房里噼里啪啦响：一看，她的秘书在打字。问她又要写什么。夫人说是给美国什么杂志写文章，报道西安事件真相。我一听急了，我说，你写我不反对，

但是千万不能透露事实真相，周恩来斡旋的事情绝对不能说。你道她怎样答复我？”蒋介石苦笑笑：“她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增加麻烦，绝对不会违反我对你的诺言，我在西安曾经答应过你的！”蒋介石皱眉道：“布雷，她分明当着和尚骂贼秃，骂我管束汉卿这个处理，替她增加不少麻烦，违反了我对他们的诺言。”

陈布雷尴尬地笑了笑：“夫人是这样的，过几天，便好了。”

蒋介石闭上眼睛，半晌，说道：“布雷，你看这本册子应该叫什么名字？”

“这个，”陈布雷建议道：“这个应该由先生决定，到溪口再说吧。”

蒋介石点点头道：“也好，那末我们该作离京的准备了。今天你给我做几件事，先替我买一批礼物给端纳送去，你代表我看他一次，谢谢他在西安事件中往返奔走。”

陈布雷正欲辞去，蒋介石忽地一笑，问道：“布雷，我想在离京之前，同汉卿见一次面，你有什么意见？”

陈布雷皱眉道：“这个人我对他非常讨厌，先生如无必要，不理他也罢，反正他插翅难飞。刚才碰到戴局长，他说要用内政部名义派出一个直属连的警察去看着他，那末……。”

正是：众目睽睽，背信弃义；苍苍者天，夫复何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晨钟暮鼓　唤不回独夫良知
呼天抢地　说不尽壮士悲愤

“你不懂。”蒋介石微笑：“你讨厌他，难道我会喜欢他？嘿！问题是我们快离开，在离京期间，一定有人会用尽心计找到他。与其让他心不定，以为我会对他如何如何，不如临别赠言，让他服服帖帖，死心塌地，那么任何人找到他我也不怕，而且可以利用他堵堵英美记者的嘴巴，证明张某人在我身边没有什么。”

“这一着实在高明！”陈布雷喜孜孜离去。

“这一着实在多余！”张学良怒冲冲应召进房，劈头就说道：“咱们讲明白我跟您回京，您命我返秦，已经够了；如今多出一个军事法庭！多出个军事法庭也算了，可又判我十年徒刑，判我犯罪也算了，反正您已经特赦，可是再来个什么

严加管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汉卿！”蒋介石忍住一肚子火，一脸笑道：“你还是这副脾气！”

张学良正言厉色道：“咱不来这一套行不行？我认错，我认罪，我啥都承认！只要您高抬贵手，让我打回东北去！”

“汉卿！”蒋介石在沙发上微笑：“你坐嘛！”

“谢谢！”张学良瞅一眼门外两个侍卫，迈前一步道：“我一天到晚坐着、躺着，就象个活死人！我受不了这种日子，您还是让我回去吧！西安事件已经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您的声望也比以前更高更大，我的任务完了。‘严加管束’您别来这手行不行？”

蒋介石敛起笑容，冷冷地瞅着他。

“您当然还记得，”张学良挺着身子，指着蒋介石大声说道：“端纳的话，子文的话，夫人的话，还有……”

“汉卿！”蒋介石立刻堆下一脸笑，制住道：“别发牢骚了，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同你解释解释：我一两天就要到溪口去休息，希望你也来，我已经指定专人来接你了。在我们分开时期，希望你不要发牢骚，严加管束也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做法，顶多几天，了不起个把月罢，我再发表声明，说你在管束期间如何如何，你还不是照样回西安去吗？”

张学良透口气道：“是这样吗？”于是打消了在南京力求恢复自由的做法。列位看官，张学良“管束”迄今，于兹四十余年矣！

却说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清晨，南京明故宫机场戒备森严。朔风野大，尘土飞扬，在时隐时现的阳

光中，有一架银灰色的飞机没入阴霾的天际，蒋介石带着陈布雷、郑祖穆、竺培风等径向奉化飞去。

离开了钩心斗角的南京，离开了喋喋不休的宋美龄，离开了理直气壮的张学良，离开了一切伤脑筋的人们，蒋介石行进在空间，即使腰背间隐隐作痛，反而有轻松之感。

“医生，”他问郑祖穆：“你去过宁波没有？”

“去过去过。”郑祖穆应道：“不过是小时候，印象不大深了。”

“溪口去过没有？”

“那倒没有去过，听说风景很好。”

“风景很好。”蒋介石向陈布雷道：“我说话嫌吃力，你给他介绍介绍溪口雪窦寺风光吧。”

陈布雷其实也想休息，只得振作精神，提高嗓门道：“郑医生，奉化真是个好地方。溪口离海拔并不高，但完全在山谷之中，先生的老家就在附近，四边都是削壁悬崖。在这个小镇上面，还有一个尖塔形的高山。现在是冬天，满山都是白皑皑的积雪。”

“风景真好！”郑祖穆道。

“过了冬天，山上的山水滚滚而下，飞珠溅玉，泻为瀑布，还要好看。”陈布雷说：“那个地方你别以为是个山地，土壤倒相当肥沃，山里的居民靠着五谷蔬菜维持生活，倒也马马虎虎过得去。还有，山水经过这些山谷，慢慢地汇合起来，变成了宽广的河川，在这些河流里，很多很多的竹筏便当作了交通工具。”

郑祖穆点头道：“那末我们今天睡在什么地方呢？溪口风

景虽好，但到底是小地方，委员长，还有我们连侍卫一大帮人？”

陈布雷双手拢在袖子里，那张瘪嘴扭动着，有如一个老太婆在讲古：“先生当然住到雪窦寺，那是他休息的老地方了。雪窦寺是个古刹，离开溪口十七里，雪窦寺在深林之中，挨着火山喷火口。”

“火山口？”郑祖穆吓一跳。

陈布雷笑道：“你别怕，那是个死火山。如果这是个活火山，先生还会去吗？我们有的时候同他住一起，不过庙里地方不大，随员常常住在溪口，离开那个火山口大概三千呎左右。”

“那个火山口什么时候爆发过？”

“那就不清楚了。”陈布雷疲乏地打了个呵欠。马达声单调地响着为他们催眠，机上除了驾驶员，连侍卫都睡着了。但蒋介石心头是清醒着的，他倒并不是惧怕有人刺他，这个场合毋须担心这个，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使他无法入寐。

蒋介石一路担心，他怕张学良在南京仗着一股子劲，得到旁人的帮助，忽地再来一个惊人之举：宣布西安事件真相，把蒋如何撕毁诺言，扣张不放，如何在延安方面斡旋之下得以保存性命等等公诸于世，那就惨了。

蒋介石把兄长丧事忘得一干二净。在机场对欢迎他的亲属不发一言，赶到溪口便给戴笠去了个电报道：“限旬日内送汉卿来此，离京前不得与任何人晤见，防范切忌疏忽！”拟就电稿，蒋介石这才出发雪窦寺。从轿子里挡风棉帘上的玻璃中，只见落日余晖，在松林中冉冉隐没；铅空阴沉，正酝酿

着一场大雪。潺潺流水声里，夹杂着寺中悠远的暮鼓。到得石桥，庙内僧众穿着袈裟，戴着风帽，黑压压一排早在迎接了。蒋介石点了点头，步入走廊，嘱咐侍从人等且在廊中长椅上稍候，自己便带着陈布雷和两个侍卫进入慈庵。那是专为他准备的一间屋子。陈设华丽，在庙里另成一个天地。蒋介石在这里不再是个基督徒，他蒲团膜拜，口宣佛号；匍匐在正中那块小小的神主牌位前，半晌，才坐在太师椅上道："布雷，你通知他们，统统到溪口住宿吧。我心头很烦，不喜欢人太多。"

"是的。"陈布雷问道："留一个秘书在这里吧？"

"也不必了。"蒋介石皱眉道："连郑医生都不必在这里，教他每天坐轿子来往一趟好了。"他补充："布雷，我要静静地想，你知道，有闲人在，好些事情非常不便。"他一顿："还有，通知溪口电台，只要有电报，随时派人送来，不得耽搁。"

陈布雷刚刚迈开脚步，又给蒋介石唤住道："你再拟个电报，告诉雨农，无论任何人都不得同张学良见面，限他在十日之内，把他送到这里来，沿途不准同任何人谈话，防范要严密。"

"是的。"苍茫暮色中陈布雷隐没在庭园里，就象寺中老僧似的迂缓地渐渐消失。

青磬木鱼，和尚夜课声中，电台在传递着无声的语言。慈庵里的蒋介石在默默地思索，南京的张学良也在默默地思索。由于监视人员的增加，张学良突地有一种预感，他已经老半天没开口了。

宋美龄、端纳等陪着他，百般劝慰，张学良还是不开口。半晌，他凄然一笑："我想，我快离开你们了！"

"不会吧。"宋美龄劝道："他的管束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是么？"张学良淡淡一笑，指指书桌。

端纳一瞧，桌上有一册厚厚的本子，便顺手递给他，问道："你的日记么？你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张学良翻了翻，指着几行给宋美龄看道："你们瞧'连日盼来信。''虎城迄无来信。''连续发出函电，如石沉大海，令人焦急不堪！'……"他把本子一合，往沙发上一摔："这不是很明白吗？我的信，给他们扣了，虎城他们来的信，也给他们扣了。现在已经毋须解释，除非他实践昨天的诺言，在最短期间让我回去，不过……"他苦笑笑："万一他再失信又将如何呢？"

端纳长叹道："这件事情有如你们中国的一句老话：难掩天下耳目！他要这样做，这个损失到头来还是他的，不过我们给陪在这里面，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过了年，我便动身了，希望上帝保佑你，使他能够清醒过来，遵守诺言。"

蒋介石未尝不在考虑他对各方面的诺言。张、杨双方没有下文的函电也的确在他手里。他反复研究，侍卫已在火盆里加了好几次炭，陈布雷也好几次催他休息，蒋介石失神地望床边走去，喃喃说道："布雷，就这么办了。"蓦地他按住陈布雷的肩膀吩咐道："我决定了，一切照预定步骤进行。张学良在最近即将到来，我担心宁波、杭州一带也流行着邪说，这样对我的声望有损失。我想请你出差一趟，就说是听说张学良将到溪口，你讨厌他，不想同他见面，所以请假到宁

波、杭州走一趟。你到达宁波等地，便可以作公开演讲，把西安事件的原原本本告诉他们，强调张学良的胡闹，为我们要出版的那本书开一个头，辟辟谣。”

“那我每天的纪录呢?”陈布雷问道：“从明天起，先生每天讲，布雷纪录，再付印成书。如果布雷出差，那不是……。”

蒋介石打个呵欠道：“不会冲突的，张学良最快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到达这里，我讲的，顶多四五天便够了，你带着草稿到杭州找一两个可靠的人帮你整理，不一样吗?”

“好主意，好主意。”陈布雷笑着归房，各自就寝，按下不提。

第二天蒋介石醒来，已经九点多钟了。盥洗完毕，吃过早点，反正宋美龄不在身边，就免了早祷这一课。听说方丈晋见，便同他聊了起来：“你精神还是那么好!”蒋介石说：“我每天本来也是黎明即起，昨天很累，今天起晚了。”蒋介石叹道：“方丈，方今之世，人心不古，连部下都要欺上，真是岂有此理！佛教中人如何劝人向善，我看是刻不容缓了。中国劝善诸书，似乎以《太上感应篇》为最早，方丈曾经大量印送么?”

雪窦寺方丈合十道：“委员长说的是，小刹以后当募化印送。《太上感应篇》的确是最早劝善的善书，其大旨见《抱朴子微旨篇》，厥后诵者日多，其感应如形影、如桴鼓，故刻者亦日多。不过纂注解释，类皆文言，对于初学，颇难领悟……”

蒋介石道：“不，不，记得民国十四、五年，杭州东塘乡有位沈心田沈老先生曾经送给我一本白话讲解的《太上感应

篇》，你可以找一本来翻印翻印。至于经费，你先派人到杭州估估价，好在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月耽搁，我来给你想办法。”

方丈大喜道："委员长真是世人救星！贫僧知道委员长皈依吾佛，也信仰耶教，又赞成道教，象委员长这种宏度，真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天下归心，帝王之相……”

蒋介石满心喜欢："方丈，现在是民国时代，不能做皇帝了。我之所以信仰各种宗教，因为宗教可以使老百姓做好人，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我倒不想做皇帝。”

方丈合十道："贫僧以为委员长也罢、皇帝也罢，都是一国之尊，还不是一样吗？”方丈叹息："张学良真是邪恶附身，竟敢劫持统帅。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方丈一手捻着佛珠道："阿弥陀佛！张学良这辈子不知如何打发，下辈子一定打入畜生轮回，逃也逃不掉的！幸亏他碰到委员长宽洪大量，否则拿这种事情来说，在以前早已给皇上赐死，或者推出午门斩首了。”

蒋介石一怔，心想这方丈虽然句句捧他，但好象句句在刺他一般。便笑道："我不但不杀他，而且要管教管教他，过几天，说不定他还要到溪口来哩！”

方丈悲天悯人地说道："委员长，如果张学良来，老僧倒有一个主意，劝他落发修行好了。”

蒋介石心中一动："方丈的主意不错，不过他肯不肯还不

得而知。据我看，这个人还没有看破红尘，还一再要求杀向东北哩！”

“善哉善哉！”方丈摇头道：“老僧前些日子夜观星象，见东北方面杀气未退，东北人还有一个时期灾难。”他叹息：“刀光之灾，劫数难逃，时机到达，一笔勾销。张学良何必要求抗战，这样做上违天意，下界大乱，死人更多，那真是生灵涂炭，阿弥陀佛了！”

蒋介石倏地起立，指着方丈道：“方丈之言有理，消弭战祸，正是大慈大悲！方丈不妨派僧众云游各地，要老百姓顺天行事，不宜急躁，同时广印《太上感应篇》，你道好么？”

方丈忙不迭答应道：“贫僧一定遵照委员长的意思去做。”正在这当儿只见窗外陈布雷同郑祖穆已经行近慈庵，方丈便起立道：“委员长日理万机，忙得很，贫僧告辞了。”

蒋介石沉吟一会，嘱咐道：“方丈，关于广印《太上感应篇》以及宣传消弭刀光之灾的事情，我看不宜用雪窦寺的名义进行。我同雪窦寺的关系很多人知道，这样做不好，还是请浙江佛教负责人统筹办理吧。你也不必出面，希望全国佛教徒都能响应，从而使各种宗教都响应起来，使中国人免于刀光之灾，那就好了。”

方丈口宣佛号，行礼告退。走到门口，突地长袖一摆又扭过身来问道：“委员长，其中道理贫僧也听说过，不过万一有人问：人家日本在打进来，我们怎能不动刀枪？这又该如何回答？万一有人批评政府不准备抵抗，又该如何说法？”

蒋介石笑道：“这好办，日本人打进来，那是他不对，天下人都看见。我们如果准备抵抗，日本人一定打得更凶；所

以只有我们不去准备，不同他打，日本人才能感到打中国是多余的，残酷的战争才能避免，这叫做以柔克刚，方丈以为对么？”

方丈一躬到地，赞叹道：“善哉善哉！委员长高瞻远瞩，伟大英明！贫僧遵命到杭州一行。”正说着陈布雷已跨进房门，连忙问道：“方丈也到杭州去吗？”

方丈呵呵一笑道：“陈先生要到杭州一游吗？”

陈布雷朝蒋介石瞅一眼，只见他在使眼色，便岔开道：“还不一定，即使要去，方丈仙风道骨，我这个凡夫俗子也不宜同行。”

大家笑了一阵，方丈告退。陈布雷打开皮包，捡出几张译电纸低声说道：“还是请医生先打针呢？还是……”蒋介石指指电报：“你先念给我听。”

陈布雷干咳一声：“这都是今天半夜里收到的，具名的都是戴局长。”接着念道：“十万火急。极密。限即刻到。溪口。委座赐鉴：顷据来自西安确讯，自张逆宣判后，西北人心不宁，尤以杨逆蠢蠢欲动，日夕操练，颇堪注意。奸匪方面无特殊动静，且在作拥护钧座之宣传，似已为钧座伟大人格所感动。惟如张、杨两逆所部顽强抗命，则奸匪助纣为虐，也未可知。杨逆对钧座交出西安、该部退出陕西之命令尚无明白表示。其中尤以七十四军军长王以哲生性蛮横，不可理喻，扬言如张逆不返西安，该部决不撤出；掘战壕，筑工事，似有意图抵抗迹象。同时杨逆方面，将于最短期内派出代表，晋谒钧座，要求释放张逆返秦，……”

“慢着。”蒋介石把手一摆，思索起来。

半晌，只见蒋介石面色铁青，瘦削的脸上肌肉一阵痉挛，瞪着眼睛咬牙切齿低声说道："都读完它，布雷！"

陈布雷诚惶诚恐念下去道："但据另一情报，该杨逆代表将首先径赴南京，向各界展开恶毒之宣传，以及对钧座伟大人格之诬蔑。察其用意，其目的固在向钧座请求释放张逆，但届时对钧座令誉有否影响，窃意不可不防。余续陈。职雨农叩。"

"好！"蒋介石在椅子里侧过身子，低声嘱咐道："给我先发一个电报。"

陈布雷默默地抽出钢笔，伏在桌上，窗外朔风呼号，阴云四合，他感觉到情形不妙。只听见蒋介石一字一顿说道："限即刻到。极密。南京戴局长：电悉。王以哲胡作非为，着令驻秦人员采取行动，限半月内办妥，不得延误，不得有任何泄漏！中正手谕。"

陈布雷把稿子递给他过了目，又奉命拟稿道："限即刻到。极密。南京戴局长：一、张学良何日启程来此？着即电复。途中不得与任何人晤面，尤宜注意。二、杨逆代表究系何人，着即续查具报。该代表抵京后应即予以警告，不得任其到处招摇；苟有任何消息见诸报端，则惟该局长是问。三、张学良应即迁出宋公馆，并予严密隔离，何人负责看管，盼此人亲自陪送张某同来，等候召见。中正。"正是：翻手为云复手雨，阿弥陀佛世所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小丑跳梁　王以哲惨遭暗算
大声疾呼　何香凝号召签名

沉默间突地佛堂上钟鼓齐鸣，佛号喧天，蒋介石皱眉道：“布雷，什么事，吵得人心烦！”

“报告先生，”陈布雷低着头回答道：“今天是雪窦寺为追荐介卿先生之丧，一连好几天道场，听说晚上还要放焰口。”

“是么？”蒋介石皱眉道：“这倒难了，我腰酸背痛，又不能跪在佛堂上。”

“先生不必了。”陈布雷答道：“方丈这样做，完全是一番好意。他不愿先生知道，也不惊动坊众，只是尽尽心算了。万一惊动大家，那先生还未复元，反而不好。”

“难得他想得如此周到。”蒋介石道：“回头你不妨派个人同方丈谈谈，看看他们还缺多少钱，再打个电报到杭州，要

省政府把这件事先办了。还有，超渡锡侯的一切费用，你别忘记临走时一并算清楚。”蒋介石起立道：“不好，我还是叩个头吧，人家在超渡，我又在这里，不行礼不大好，你知道我是提倡礼义廉耻的。”

陈布雷点点头，瞅一眼桌上的佛经和圣经。

蒋介石跟着陈布雷的视线往桌上一瞧，目光却停留在一叠八行笺上，沉吟道：“布雷，你给我写封信给杨虎城罢。”

“跟他有什么话说？”

“有的。”蒋介石退回椅中，摸着尖下巴，授意道：“这封信你这样写：首先是推崇他在西安事件中顾全大局，没有出事，功不可没！其实这个家伙同汉卿一样该死，这笔账慢慢算！”蒋介石狞笑：“反正我忘不了他的恩德就是！其次，告诉他汉卿来京由我管束期间，西北大局全仗他替我照顾。语气要写得诚恳，让他以为我对他的棋子一着都没有摸到。相反，倒是很信任他，而且在重用他！最后，你不妨提一提抗日问题，就说我虽然腰背受伤，但你们以为我不肯抗日，这个误会给我的痛苦比身体上的病痛还重！我经常失眠，食不知味，辗转反侧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打算，深信一定有好办法，一定可以使你们西北军、东北军全体将士放心！还有，”蒋介石按住了陈布雷的手臂：“信中语气一定要使他感觉到我是这样的信任他，并且延安方面和西北军各有打算，对他不利，但又不能明说。让他接到信后，”蒋介石阴沉沉一笑：“布雷，你当然明白。”

“是的，明白！”

“那你写吧。”蒋介石让侍卫披上大氅，走向佛堂，铙钹

木鱼声中跪倒蒲团，向蒋锡侯的神主牌膜拜乾号，也就了事，按下不提。

就这么着，蒋介石在雪窦寺住了一个月。山上点缀着银片似的大雪，有如满天飞舞的蝴蝶，松林里一片白，竹枝都给压弯了，蜡梅却开得蛮好；冰柱挂在屋檐下，一支支有如锋利透明的剑，却找不到用武之地。

对于这些风景，蒋介石早看腻了。他布置好对西北的军事，说完了《西安半月记》的内容，接见了邵力子、徐次宸、贺贵严，汪精卫、褚民谊、曾仲鸣等几批人。敷衍了张学良，追悼了蒋锡侯，同意何应钦派兵出击陕西的军事行动，接受了东京方面“拥护蒋政权共同防共”的初步建议，大体上养好了腰背各部的伤痛，搁下了中共中央《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的通电，蒋介石决定下山了。

二月二日，蒋介石带着陈布雷、郑祖穆到达杭州。那天正是年初一，锣鼓爆竹，震耳欲聋，蒋介石忙着开会。陈布雷却躲在新新旅馆里，杜门谢客，为蒋介石撰写《西安半月记》初稿，并且拉了他的一个表弟帮忙抄写。

蒋介石心情为之一宽，《西安半月记》杀青在即，此书印行，失去的面子可以挽回来了。当夜蒋介石的心情更为兴奋，原来王以哲将军就在年初一那天在西安被刺逝世。

说到王以哲，这里不免交代几句。原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日本于一夕之间攻占北大营，全国哗然。尤以东北人士多痛责王以哲，骂他为什么不抵抗。其实他的不抵抗是奉有“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之命，而荣臻又奉有张学良之命。张的电文是：“查现在对日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

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所属，切实注意为要！”这通电文是对日抗战的重要史料，再查究这通电文发出的日期，是“九一八”事件前十三天张学良发给荣臻的（原电为九月六日）。

从这通密电所云各点，好象张学良事前已获情报，预感事变即将发生，所以先授机宜嘱勿抵抗。荣臻的职务是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在张学良赴平期间，系以幕僚长身份代拆代行。他在十八日晚闻警以后，曾急电北平向张请示，张复电仅六字，文曰：“遵照急电办理。”荣臻奉令后转饬王以哲，王即率部从北大营撤出退往东山咀子。王部第七旅计有六二零及六二一两个团，当撤退时遭日军密集炮火，六二一团退到东山咀子时，所剩不及百人，实在太惨了。

张学良是奉谁的命令不抵抗呢？据事后张对人说：“我也是奉命行事的。”而人们早就知道他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的了。

却说年初二蒋介石从医院里照X光回来，杨虎城的代表李志刚已经到达杭州。

“我早知道你要来了。”蒋介石轻轻松松地接见他：“我在山上休息时，曾同杨主任通过两次长函。他在给我第二封信里，曾经提起过你。”

“报告委员长！”李志刚急不可待地说：“志刚奉命晋谒，自从出发以来，已经半个多月了。到南京时听说委员长就要回去，等了一阵，实在急着回去覆命，所以在大除夕到达杭州，准备到雪窦寺跟您请安，恰巧委员长下山了，听说委员

长政躬康复，这真是中国之幸。”

“嘿！”蒋介石把脸一沉：“我没有死！我受伤虽重，可是不要紧！”

“那真好极了。”李志刚心头一跳，硬着头皮说下去道：“报告委员长，西北军、东北军的全体将士们，他们推志刚当代表，专诚到这里来，首先是问候你的健康。”

“啊！”蒋介石皮笑肉不笑：“谢谢！”

“还有，”李志刚挪动一下身体：“他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委员长请示。”

“又是抗日吗？”蒋介石哼了一声：“难道只有西北军、东北军是爱国军人，是中国人，而我这个委员长反而不是中国人，反而不是一个中国军人吗？”

“委员长言重了！”李志刚暗吃一惊：“他们绝对不会这样想。他们早已知道委员长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是伟大的！”

蒋介石觉得面孔上热辣辣的；但对方明明是在赞扬他，也不便发作。听他说下去道：“他们要志刚向委员长报告，向委员长请求一件事。”

“嗯？”蒋介石心想这番李志刚话入正题了。

“他们说，张学良先生来京认罪，已经一个多月。自从委员长离开西安以后，西北军民上下一致，静待您下令抗战，所以对张先生的迟迟归去，都很着急……”

“是么？”蒋介石冷冷一笑：“虎城是吾党老同志，张学良迟迟不归，他一样可以负起责任来的！”

“报告委员长！”李志刚虽在大寒天，却急得冒汗：“这一点，杨主任方面是万万不敢当的，张先生有他的威信，他的

干部，他的部队，如今团结最重要，杨主任希望张先生早日回去。”

“唔?”蒋介石沉下脸来道：“你们这次西安事变，把我的面子全丢光了，我幸而没有死，一切都不必谈了!”李志刚大惊失色，却听蒋介石咬牙切齿低声说道：“最大胆妄为的是王以哲，但据今天消息，他已经死了!”

李志刚闻言如雷击顶，瘫软在沙发里，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他瞅一眼白茫茫的窗外，西子湖畔一片大雪，似乎在为王以哲戴孝。

李志刚记得很清楚，就在半月前他动身那天，王以哲还在欢送席上满满地敬过他几次酒。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祝福李志刚顺利归来，最理想是同张学良一起回来。王以哲说：“李先生，活到今天，咱到处受气，没有说的了！如今只盼望枪声一响，咱在关外同鬼子拚个你死我活，即使马上牺牲，也死得痛快！李先生，您可以告诉蒋委员长，咱这帮人对他的地位，以及什么功名利禄丝毫不感兴趣，如果他要问咱们这帮两尺半想什么？你不妨告诉他：咱们只想找个死所！痛痛快快的死！再要过这种窝窝囊囊的日子，可真憋不住了!”大概王以哲喝多了酒，流着眼泪说道：“李先生，你不妨再跟他明说，他不是讨厌咱这帮杂牌队伍、非嫡系队伍吗？好！你可以把他们送到关外打鬼子去啊！姓蒋的怕死怕事，咱……”

后来王以哲给杨虎城劝住了，这一顿饯行大家心头都很沉重。但事实演变比李志刚想象的还要坏，这位热诚豪放、爱国爱家的王以哲，出师未捷，已经在满腔悲愤中倒下去了。

李志刚怅望窗外，不但西子湖畔一片大雪似在为王以哲戴孝，那来自西北的朔风，更如三军将士以及西北人民的号啕痛哭。李志刚长叹一声，掩饰道："志刚离开西安的时候，曾听说王军长身体不舒服。"

蒋介石也表示惋惜道："我也感到很可惜，王以哲久历戎行，有勇有谋，这次事变后我已内定他担任先头部队，不料……"

李志刚打了个冷战，前面瘦骨伶仃的蒋介石在他眼中变成一只瘦猫，正在举起右前爪抹眼泪，而双目却瞪住了左前爪下的死老鼠。

"委员长该休息。"李志刚告辞道："打扰太久了。张学良先生的归去日期，希望您……"

"我已经说过！"蒋介石道："你可以早点回去，这次事变把我搞得好惨，什么都不必谈了！王以哲不幸病故，我会命令军政部明令褒扬。不过就因为王以哲已经身故，"他弦外有音："虎城大概也没有这股子劲了！"他面孔一沉："再告诉你：入陕部队已经到达潼关，大炮、飞机、铁甲车，配备非常之好，虎城大概没有这个胃口同我抗衡了！"说罢一声冷笑。

李志刚象害了一场大病，两腿酸软，满身疲乏，踉踉跄跄走到门外，大雪扑面，寒风砭骨，他欲哭无泪，一头钻进汽车，悲愤填膺，几乎晕厥在车厢里，也记不起如何告别杭州，同陈布雷敷衍一阵，便赁夜赶回西安。

但李志刚几乎回不去了，在何应钦名为"将功赎罪"，实则执行东京"拥蒋反共"企图引起更大的内战攻势下，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以及庞大的武力，大量用于"闪电攻

势”的物资不断向西安运输。从一月六日开始攻击，十七日在赤水打了几仗，杨虎城部队在配备上本来相差很远，而在情绪上他们要打的是日本兵，并非中央军，如今中央军竟然打过来了，张学良既未释回，王以哲又遭谋杀，就在这种难以形容的情形下，蒋介石部队终于二月八日开进西安，张、杨的部队撤往陕、甘两省。

这个“胜利”使蒋介石大为兴奋。那当儿来了个邓宝珊，专诚自西安去杭州，为张学良仍然不曾回到部队，杨虎城仍受“革职留任”的处分而说情。蒋介石对杨虎城不满极了，甚而说到“我有什么对不住你杨虎城？你跟了张学良会跟着我好吗？”等类的话。当时愈说肝火愈大，随即近乎破口大骂了，宋美龄感觉不好下台，一忽儿给蒋介石移移背枕，一忽儿又送些东西，借以打破那紧张空气。邓宝珊见他那冲动的样子，心想必须挡住，否则将不知会发生怎样的枝节了，就说：“委员长也不必发这样大的脾气了，您之所为虽属英雄事业，惟我深知您时常以圣贤居心自律。西安事变，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我却深信委员长会宽大处理。”这样才停止了他的火气。半晌，蒋介石才说：“好罢，你回去告诉虎城，教他安心。你们看我过去的历史即可明白，我是肯于用仇任敌的。”蒋介石心头暗笑，就在那个“胜利”心情中离开杭州到上海，在西爱咸斯路公馆里休养，密切注视延安的态度。延安如果动手，蒋的部队已入西安，万一打响，东京早已答应帮忙，但这样做显然违背了华盛顿和伦敦的利益；如果延安不动手，蒋介石诺言在耳，民心难违，也就不便乒乒乓乓打将起来，但这样做违反了东京的利益。好在“列强”在华代理人

都是蒋介石，对他的"随机应变"倒也奈何不得；而蒋介石也徘徊于两者之间，对"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蒋介石等了一阵，他失望了。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果蒋介石确定这个国策，中共又提出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二、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征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个通电到得南京，使CC等人大为震惊。一致认为中共真有一手，这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所说的，都是中国人民所喜闻愿见的事情，而王以哲之死却使中国人对蒋都发生了反感，比较起来，蒋介石是处于下风。

蒋介石回答他们的，却是阴沉沉的笑声："没什么，到开会时再说罢！"

二月十五日三中全会开幕，事前侦骑四出，临时警卫森严，在与会人心目中造成了一个极端恐怖的局面。大家聚精会神等主席团发表来自延安的通电，希望蒋介石能把这通电付请讨论，消弭内战危机。但蒋介石并没有公布是项通电。他在

第一次对大会的报告中，再把西安事件叙述一遍。他报告说如何拒绝张、杨的签字保证，如何使张、杨的叛变急转直下，他的日记又如何使张、杨大为感动，甚至流泪，……他不等说完，就用匆促与轻蔑的态度，把张、杨在西安提出的八项主张往桌上一摔："八项主张在这里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我用人不当，以致闹出了这个笑话，我现在向大会第三次提出辞职！"

蒋介石这一手的结果是可想象的，大会立刻表示完全信任蒋介石，不准蒋介石辞职，通过严厉指责张、杨，同时把八项主张也搁在一边。

但为了使大部分与会者不致太失所望，为了使中国人不致太失所望，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串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开幕辞中不再提到消灭中共是国内的最重要问题，他也不再发表他"抗日必须统一"的"名言"，在会场中布置了似乎很开明的气氛。接着指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收回已失的领土"，这句话博得了满堂掌声。

可是微妙的决议案出来了：大会议决收复冀东、察北与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并不是说南京要向东京宣战。而是表示：从现在起如果日本再侵略中国领土，南京就要抵抗。无论如何这比不抵抗好，与会者多少感到一些满足。

可是蒋介石又提出了"根绝赤祸案"，并且当场通过，这可使大部分与会者不知所以，他们从兴奋到冷静，要看看蒋介石到底还有些什么花样。蒋介石的花招可真使得人们眼花撩乱，只见他忽而这，忽而那；忽而"和平"，忽而"讨赤"。在这情形之下，很多人不敢则声，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

祥等可受不住了。

首先是何香凝赶到南京，他提议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她这个提案立刻得到宋庆龄的赞成，立刻在何香凝名字旁签了名。何香凝找到冯玉祥，问他对这个提案赞不赞成？冯玉祥一句话也没说，拿起笔来也签了名。何香凝大为兴奋，对冯说道："我们可以共同去找张继签名。"他们到达张家，一提起国事蜩螗，再提起廖仲凯，何香凝痛哭失声，张继也哭了，马上也在提案上签了名。于是何香凝再出发征求签名，冯玉祥便回到家里。不料半小时后，张继却气急败坏去找冯玉祥："焕章，刚才我签的名不算。"

冯玉祥惊诧道："那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名么？"张继道："刚才我一看见廖夫人哭了，我就糊涂了，这个签字我不能承认。"

冯玉祥叹道："你自己签的字都不能承认，还有什么办法呢？"张继急道："焕章，我非涂掉这个名字不可，我不能签，不能签就不能签，说什么也要涂掉，你得帮忙找到廖夫人。"冯玉祥怔了半晌，叹道："好罢，我只要找到廖夫人，她一定会替你涂掉。她不希罕勉强的签名，何况是反悔？"

张继讪讪地走了。冯玉祥便找到何香凝，问她要了这本本子，找到李烈钧家里，把张继签字不认账的事情说了一遍。冯玉祥话犹未完，李烈钧马上取笔研墨，研好之后，对冯说："把本子给我吧！"接着在张继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冯玉祥甚为感动。正是：荒谬提案竟通过，老将怒气冲牛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八易其稿　西安半月记出版
满嘴胡言　德国顾问团乱扯

“焕章兄，”李烈钧道：“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孙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是的，是的。”冯玉祥说。

“前一阵我奉命审问张学良，今天却看见张继的笑话，同样姓张，差得可远哩！”

“对了。”冯玉祥说：“我正要问你，虎城是革职留任了，汉卿如今到底关在哪里？”

李烈钧摊摊手苦笑道：“连我这个审判长也不知道！有人说押解汉口，蒋暗示要他在雪窦寺落发，但汉卿表示不消极。他很露骨地对蒋说，如果把他马上释放，他一定赶回西安出关抗战，如果他死在关内，永远闭不上眼睛。”

“老蒋没有告诉他李志刚找过他来着？”

“没有没有，听说汉卿只知道中央已对西安用兵，他曾经痛哭一场，把屋子里的东西统统打光。”说到这里，两人不禁凄然欲泣，只听见冯玉祥怒吼一声道：“协和兄，咱们这一辈子，也真是够瞧了！”

李烈钧变色道：“焕章，可不能大声嚷嚷！隔墙有耳，给小人偷听了去报告，你说又何必找麻烦！南京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他都分布了人马！”

“这个我知道。”冯玉祥愤然告辞道：“可是他对我没办法！我一不求官，二不求利，我无求于他，我只要求他拿出良心！汉卿这回事弄得这般下场，真使我太伤心！”冯玉祥走到门口愤然道：“不过咱们也别太灰心，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我看这小子当皇帝也没多久了！”

蒋介石对外面舆论并不完全是聋子。来自各方面的埋怨、指责与痛骂有着各个不同的动机。他自有主张，且把份量最重、呼声最高的挡住再说。于是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令人“乐观”的谈话，他允许开放言论，除了汉奸，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更多、更大的言论自由。蒋介石不再提到“文化匪徒”这一名词，这是第一次听到他“保障出版自由”的谈话，同时又允许释放政治犯。

蒋介石这次讲演博得了满堂热诚的掌声，好多天真的元老们都老泪纵横，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散会后冯玉祥第一个抢到他跟前，握着蒋的手道：“从此以后，中国有救了，不过我怕有些人不肯贯彻你刚才的演讲。”

蒋介石先是一怔，继则微笑道：“你跟我来。”边说边把

他拉到休息室里，打开皮包，掏出几张便条道：“我给你过目，你可不能向旁人说。”冯玉祥连忙读道：“密，嗣后党内一切报纸杂志文告之中，所有共匪与赤匪字眼，一律不准复用。各省扣押之政治犯，如罪状较轻以及业已悔悟者，限即日释放出狱。”

冯玉祥推崇了他一阵，建议道：“这太好了！这真是中国中兴之象，不过我的意思，所有政治犯全部释放，不是更加表现了你的气度宽宏吗？”

蒋介石把便条往皮包一塞起立道：“不能这样操之过急。”

冯玉祥想了想，笑道：“是的，是的，你先把这两道命令发下去，已经很好了。”于是蒋介石笑了笑，登车而去。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新认识》、《读书生活》等十三种刊物被禁止出版发售，并限两天以内将所有存书焚毁。蒋介石一直在笑着：沈钧儒等“七君子”并未免于控罚，相反地被控“危害民国”。全国各界组织了“援救救国会领袖后援会”，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陈布雷搜索枯肠，八易其稿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在二月间由正中书局出版了。印刷八十万册，企图用书中浓厚的神话色彩，去挽回他在西安事变中失去的面子，抹掉他在西安事变中所作的诺言。太好的谎言是否是最糟的历史？蒋介石顾不得了。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他想酬谢“国舅爷”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奔走，和他商量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常委制度改为委员长制，以他为委员长；使他在蒋介石本人外，也荣任一个“委员长”，但宋子文略一思索，感到无此必要而谢绝了。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被人们认为"秽声载道言之齿冷"的"国大代表"和"五五宪章"，他坚持准备，任何人反对都不行。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全中国反蒋之声，已经听不到了。有一个外国记者自南京发出消息说："现在的中国出版物，除裸体画外，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被检查抽去。"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华盛顿及其盟友固然在支持他，东京的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南京的佳宾，德国法西斯蒂顾问仍然高踞在南京军部，德国独占资本在四大家族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占有重大的地盘。而且蒋介石还直接保持同东京的联系。三月十四日日酋儿玉领导的经济考察团抵沪，十六日儿玉见蒋介石，蒋在欢迎会上讲"礼义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希望中日两国为东方文化努力。"当时日本新任外相佐藤发表谈话，声称不变更对华政策，而且在日本下院声明"仍维持天羽声明之精神"，"日本政府之精神是要将华北变为独立区域，不管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决定如何，日本必仍继续此政策。"而四月三日南京新任外长王宠惠却奉命对那辞行的川樾表示："本人热望调整中日邦交，对佐藤外长演说至堪钦佩！愿在事实上努力促其具体化。"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他掌握了那么多的"舵"，任何风向都不妨碍他个人开往利益途中的航行。有谁敢反对他呢？他有"本事"与"勇气"做各式各样的领导工作，从党务到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九一八"前他是国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谭延闿死后他兼行政院长。后来因有学潮，再兼教育部长。那时有些公文文

内"案据"之中又有"案据"，是"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案奉"之后又有"案奉"，则是"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九一八"之后到"七七"前夕，他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陆军大学校务主任委员、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大学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中国农民银行副理事长。汪精卫遇刺出国后再加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常会主席、中政会副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七七"抗战开始以后，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是他，林森逝世后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他，行政院长、战地党政委员会主委、四川省主席、国民党总裁、三青团团长、中央设计局、党政考核委员会、国民党参议会议长、中中交农四行联合总管理处主任、农民银行理事长、中央大学校长、……无一不是蒋介石。党、政、军、民、教各部门的"最高"职位都是蒋介石，因此蒋介石被称为"最高领袖"了。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四月间杨虎城由"革职留任"到"奉命出洋考察"，到达上海候船时，忽地给蒋介石急电召赴牯岭了。人们为杨虎城捏一把汗，但蒋只问他出国之后，对西安事变经过将如何发言？杨虎城说："必将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于是蒙恩准下山，蒋介石放心了。

蒋介石一直在笑着，可是当他听到延安方面的情形以后，他就笑不出来。

从南京官员正面所亲眼目睹的，外国记者所报道的，以迄戴笠偷偷摸摸的了解，在蒋介石面前为延安摊开了一幅生气蓬勃的图画："延安抗日情绪高涨！军民合作无间，西北各

省都受到影响，国内各地以及海外华侨青年，象膜拜圣地似的向延安出发，他们要求在中共的土地上受到抗日救国的洗礼！

“延安呼吁团结的情绪热烈，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召集会议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所应采取的步骤时，会议室中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及其他红军领袖肖像，与孙中山、蒋介石的肖像并悬着。

“延安为了团结抗日，的确在向南京作有限度的退让。由于退让结果，延安财政方面收入大减，蒋介石自秦回京后第一次拨付延安的军饷五十万元已经收到，红军用国民党的纸币收回苏区货币，买进他们合作社中出售的东西，货物甚为充足。还有许多钱用来购买急需的物资，这一笔钱没有一文是用来发薪水的。延安的财政委员仍是五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延安……”

蒋介石在庐山的官邸里避暑，夏日炎炎，心想这个时候延安军民一定在烈日下工作。这些文件描绘了延安方面的艰苦与抗战的准备，万一真同日本打将起来，中共的一举一动势必受到老百姓的拥护，那岂不是……

蒋介石同CC、同张群、同陈布雷、同一切反共专家研究这个问题，他胸有成竹了。首先，派他自己乘坐的飞机到延安，迎接中共西安事变中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上牯岭来，多住几天，看他有些什么表示；其次，万一真的同日本打响，蒋介石决定重用红军，蒋介石深信日军是强大无敌的，红军势必在东洋大炮下被消灭干净。

蒋介石又开始笑了。他漫步庐山，扶杖赏月，听庐山训练团中德国军官夸扬希特勒的战绩，而恭维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

“只要毛泽东派周恩来到这里来，”德国军官说：“共产党就不敢同我们交锋了。当然，我们不会允许他了解我们的训练内容，了不起准许他参观参观。但是只要参观，红军代表也会带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回延安去：蒋委员长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拿胡宗南将军的装备来说，一个连有两百人，一个师几近三万，武器弹药服装补给都是第一流的！”

蒋介石笑问：“你认为红军应该算第几流？”

德国军官望着潺潺流水沉吟道：“红军该属于第几流，一时也说不上来。他们没有近代化的配备，可以说不入流，简直不成其为军队；可是拿几次围剿的结果来看，红军有它独特的战略战术，倒也不能小看。希特勒元首从来瞧不起苏联红军，但他到今天还没决定进兵莫斯科的日期。东京方面公开主张迅速侵入黑龙江以南的苏联沿海各省，并夺取海参崴，但因苏联的白吕丘元帅已经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远东军，足以对付日军进攻，东京也就不敢过份冒险了。”

“白吕丘元帅是谁？”蒋介石心头一动：“这个消息我还没听到，我只知道日本处心积虑想打击苏联，而华盛顿方面也希望日本这样做。”

“白吕丘元帅就是加伦将军。”德国军官笑道：“当委员长在黄埔军校做校长的时候，加伦将军还做过你的军事顾问。”

“啊啊啊。”蒋介石想起了另一件事：“现在我们中国的武力，你知道么？”

“知道。”德国军官板板指头：“常备军一百七十万人；海军舰只五十九单位；一共五万一千两百八十八吨；空军第一线飞机两百架。不过据美国人陈纳德的估计，飞机只有九十一架，但据我们的估计，飞机在一百架以上。”

“是吗？”蒋介石喜道：“为什么？”

“部分可以修理。”德国军官突地皱起眉头：“诚如委员长向学生们说的，这些武力虽然是第一流的武力，但在数量上还是差得很多。不能对日宣战。”

蒋介石陷入思索里。

直到周恩来到达庐山，同他谈过几次以后，蒋介石深深地感到：对中共在表面上非要“客气”一番不可了。首先是民心向背问题，老百姓拥护延安抗战，如再继续围剿，说不定自己这把龙椅会给剿掉了；其次是日本得寸进尺问题，日本这样做显然伤害了蒋介石个人的利益，万一打起来，红军倒是一支大可利用的兵力。红军对日军死拚，在蒋介石本人说起来，真是坐山观虎斗了。

周恩来是这样向蒋介石劝解的。他下飞机坐轿子从莲花洞上得牯岭，蒋介石用对“救命恩人”的排场欢迎他。席终人散，两人密谈，周恩来说道：“委员长当然知道目前中国人唯一的要求是抵抗日寇，收复失地，委员长西安蒙难的原因在此，而委员长能够安返南京的原因也在此；人们不愿意看见因为委员长被害而引起强敌入侵。恕我说直话，委员长的安全回来并非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基于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这一点委员长当然也明白。”

蒋介石甚为扫兴，因为在他《西安半月记》中，他是以一

个类似"神"的姿态出现的。

蒋介石却一本正经点头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次西安事变，我身体上虽然吃了亏，但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也得到不少东西，尤其是同你们几位见面，……"

周恩来连忙截止道:"委员长太客气了。这次我能够在这里见您，而且看见您健康已经恢复，真是非常高兴。不过，大家在延安很忙，我不会在这里耽搁太久，希望能够……"

蒋介石抢着答道:"我已经通知南京各院部负责人集中庐山，大家谈谈。有些已经到达，其余的最迟明天也可以来了。"

"那好极了。"周恩来忽地听到军号吹着紧急集合号，皮鞋声暴雨似的在四周响着，奔赴操场。便笑问道:"委员长的训练工作，进行得非常积极。"

蒋介石"呵呵呵"笑了一阵:"我还办了个大学教授讲习会，让他们到这里来交换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他把眉头一皱:"你们对时局怎么看法？日本会在今年动手么？"

周恩来喝了口茶，用他沉着有力的语调说道:"昨天，我们也曾经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侵略势力气焰空前高涨的时期。从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东北开始，资本主义世界不但为经济危机所统治，同时也为政治危机所统治；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分割殖民地而引起尖锐的斗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相对稳定的局面破坏无遗。"

"嗯！"蒋介石频频点首。

周恩来挪动一下身子:"在这短短七年的时间中，世界上

发生了一连串的历史性事件，反动势力组成了侵略阵线，积极布置新战争。”

“啊！”蒋介石瞅一眼远处的海会寺训练团，他希望那个德国军事顾问团别在周恩来面前露脸才好。

“委员长知道，”周恩来双目盯紧了蒋介石：“自从日本侵略东北后两年，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一九三四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一九三五年纳粹德国收回萨尔，发表重整军备的宣言；一九三六年，就是在去年三月间，德国又进兵莱茵区，并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签订了所谓德日防共协定。东西侵略势力的合流，使世界政治危机更深刻化了。”

“啊啊啊！”蒋介石不断点头，表示他也了解这些事实的意义。

“可是，”周恩来淡淡一笑：“还有人仍然幻想用‘绥靖政策’可以把侵略势力引向反苏战争的道路，不断退让。侵略者于是利用英美集团这种心理，在口头上尽量标榜反苏反共的口号，而实际上呢？谁也看得清楚，侵略者正是在向英法这些国家开刀！”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蒋介石附和周恩来的看法：“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但他觉得也应该表示自己独特的看法，于是拍了一下大腿道：“不过局势虽然如此，但是日本在今年以内，我看不至于发动战争。”

“这一点，”周恩来沉吟道：“我们同委员长有不同的看法。”

“唔？”

周恩来说下去道：“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事实，日本目前

正充分把握了这种有利的时机。东京一面喊着反苏反共的调子，一面向我国步步进逼。如何独占中国，已经成为东京最积极的行动了。如果说战争的发动问题，那战争早已发动了。”

“战争并没有起来啊！”蒋介石一怔。

周恩来含蓄地答道：“至少在延安，都以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在“九一八”事件中开始了。他们是用飞机大炮打进来的，这是战争。这在日本方面说，是侵略战争；在我们方面说，是德国战争，是反侵略战争！”

蒋介石未尝不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可是他辩道：“我的看法和你们不同。你知道最近日本方面看见我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出事，相反的全国更团结，于是他们怕了。我当然知道，象日本这种政府对我发生惧怕心理后，便可能有两种发展：一个是提早进攻时间；一个是按兵不动！”将介石挥挥拳头：“我看他们现在采取的是第二个办法，要不然他们不会派这个考察团，那个什么团到中国来了。至于东京对三中全会的批评，我看不过是一种心理攻势，你以为对么？”正是：但愿茅塞顿时开，孰料顽石不点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一回

语重心长　周恩来庐山告警
布阱设陷　史汀生华府筹策

周恩来微笑，想了想，答道："日本人民希望同中国人民亲善，这是肯定的。但日本政府，这个侵略中国的蛮横政府说要同我国亲善，那就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周恩来斟酌词句："正当日本把握了若干有利时机，积极侵略我国的时候，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西安事变正是变化的契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获得了各阶层的支持；如何制止日本侵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委员长当然很清楚这种局势的趋势，所以委员长在西安时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内战，奋起抗日，而委员长也愿意出来领导抗战！"周恩来把右手掌迅速往膝盖上一按："这样，客观的战争条件已经具备了，西安事变的良好结束，将使日本更动他的侵华时

间表；他‘亲善’、‘合作’都是虚伪的。”他指指窗外的山峦：“这真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种假面具后面的便是刺刀，我们估计日本更大规模的对华侵略，已经迫于眉睫了！”

待窗外训练团学员一片歌声脚步声远去，蒋介石这才问道：“没有这样严重罢？除非你们有非常可靠的根据。”

周恩来微笑道：“刚才我们所谈的，都是非常可靠的根据。局势是在这样发展，日本更大的侵略战争迫于眉睫！”

蒋介石喝了口水。半晌，咧着嘴笑道：“我以为还不至于。国际形势是一回事，日本内部情形又是一回事；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我看今年以内绝不至于有战争，我们看事实吧。”

周恩来点点头也笑道：“好的，我们看事实吧。不过敌人今年动不动手是个时间问题，他今年也罢，明年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手一定是要动的，因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一秒钟也不能松懈了。”

蒋介石点点头：“周先生以为……”

周恩来挪了挪身子：“我们没有新意见。五月间我们曾经发表一个《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对国民党不大顾到民意、党包办的选举，对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且要求立即开放党禁，释放全国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确认男女平等，废止一切剥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以保障人民及各政党团体真正获得选举之自由，以及提出议案和宣传讨论之自由，这样才能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的发动抗战。”

“这些我都知道了。”蒋介石频频点首：“而且，有些已经付诸实施，毛先生总不能说我没有诚意。”

“是的。”周恩来也点点头道：“毛主席以及中共党人，对委员长在西安答应抗战、停止内战、加强团结的诺言非常赞同。我们既然团结御侮，双方就应该赤诚相见，所以我会到这里来看您。”周恩来顿了一顿：“不过有些事实是遗憾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最近半年以内……”

“有些什么事？”蒋介石作惊讶状。

周恩来道：“我们提出这些事实，目的在使我们团结抗日。”

“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对事不对人！”蒋介石急问道：“到底在我离开西安以后一直到现在，半年之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故？”

“委员长或许不清楚。”周恩来道：“中央军在一月间突地又向西安进攻，这是违反和平解决原则的；张学良先生迄未返秦，杨虎城先生又在四月二十三日出国，这两位将军的现状，是影响军民观感的；五月间北平学生纪念‘五四’节，号召救亡，被陶希圣、杨立奎派人殴打，这情景是使热血青年痛心疾首的；此外，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到今天还在监禁之中。”

周恩来不等蒋介石开口，说下去道：“事情还不只这些，其中还有一位积极抗日的王以哲军长，忽然不明不白死去。”

蒋介石面对着态度从容、说话踏实的周恩来，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他紧紧地捏紧玻璃杯，然后把杯子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顿足道：“简直不象话！简直不象话！是这样的么？”他往沙发上一躺，叹道：“千不该万不该，我回到南京以

后休息了几个月。”他拍拍背上的钢架："伤势到今天还没复原，我背上还支着钢架。”蒋介石作痛苦状，搓了一会手："周先生，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那真是遗憾之至！我简直一点儿也不晓得。周先生知道，我在这几个月中间，往返京沪杭甬溪口之间，想不到因为移地疗病，外面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来！”蒋介石把头摇了再摇，连连顿足叹气。半晌，疲乏地答复周恩来道："不过我也略知一二，请回去同毛先生解释解释：一月间进攻西安，据报是双方武装冲突，南京军方负责人便派兵救援，一旦冲突，难免伤人，这个实在不好；汉卿这个孩子脾气，大概不久以后便可以改过，他当然要回西安去的，诸位不必误会；杨虎城是吾党老同志，这次事变后还来过杭州，参加过一个军事会议，他的出国纯粹是自愿的，周先生也不必去听一面之词；北平'五四'节打学生这回事，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学生们无论怎样胡闹，打他们总不是好办法，我马上查一查！沈钧儒等七个人被控危害民国罪，这件事已经闹上法庭，我就很难说话了，我是一向尊重法治的，不过我可以去问问；至于王以哲军长死得不明不白，这消息我也听到了，我非常痛心！”蒋介石揉揉胸口："周先生知道，我们正在准备抗日，而这位王军长正是一个理想的先锋，不料……”蒋介石长叹："听说是西北军与东北军发生哗变，把王以哲夹在里面，所以有此命案。这不但是王以哲的不幸，而且是国家民族的不幸！”蒋介石摇头叹息了好半晌，这才透口气道："总而言之，这些事情都出在我离京期间。”他弦外有音："如果在西安不受重伤，我还不致于告假休养，也不致于出了这些岔子。”他突地起立："不过我得查明重办！”他按铃，

对侍卫道："找陈主任来！"周恩来连忙说道："委员长，这个时候这样做，希望您考虑处理的份量，不要影响团结才好！我告辞了。"

蒋介石正板着面孔，忽地又堆下一脸笑道："好，你休息去吧。这里很自由，你大可以多走走，毫无关系。"他目送周恩来出门，又向侍卫吩咐道："告诉他们，注意同周恩来说话的人，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

话说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的夏天，牯岭变成了蒋介石政府的陪都。尽管局势紧张，民心愤激，南京各大员却迁往庐山办公去了。周恩来在牯岭时，同蒋介石及行政院各部长举行了几次会议，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列席十一月间国民会议问题。这会议的组织是为了通过民主宪法，双方商定特区可以根据区域为单位，选举代表九人。同时蒋介石坚持延安代表可来，但绝不能用中共名义出席。

蒋介石用自己的专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当周恩来还在旅途中时，蒋介石召集的紧急会议开始了。"我们来交换交换意见。"蒋介石郑重其事地说："对于目前局势，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延安有延安的看法。当然，延安的看法我们不必重视，但他们认为战争迫于眉睫这句话，我们不妨研究研究。同时乘这机会，我们也不妨来决定今后我们的国策。"

张群第一个起立道："委员长高瞻远瞩，今天的会的确非常重要。至于延安方面的看法，诚如委员长说的，值不得予以重视。要知道今天国策的基本精神，在于消弭战祸。委员长告诉我们，日本如果进攻，三天便可以使我们亡国。仗，万万打不得；而且也不能备战，因为对方听说我们备战，战

争会来得更快，所以兄弟主张长期准备。长期准备四个字，对外可以使对方有所觉悟：中国并没有立刻向他收回东北的意思，不必动刀动枪；对内，可以安安民心，特别是封住共产党的嘴巴：政府是准备抗战的，无奈中国太弱，非要长期不可。仓卒言战，万万不可！”

蒋介石点点头，表示张群之言有理。沉默片刻，汪精卫侃侃而谈道：“刚才兄弟听到张先生的高见，非常钦佩。各位都知道，在过去十年之中，岳军先生襄助委员长，一直是决策机构中的要员。岳军先生对内主持剿共决策，对外采行亲日外交，企图凭借日本的力量来达到剿共胜利的目的，使兄弟非常佩服，而委员长也很赞赏他的干才。”

“现在，”汪精卫支着桌子：“外面的确很乱，到处有抵抗日本之声，这种空气如果继续下去，说不定会真的闹出乱子来。日本方面本来没什么，但一看中国这种剑拔弩张的样子，恐怕真的要打起来了。”汪精卫声调抑扬顿挫，相当动听；眉目鼻嘴，尤善表情。只见他振臂高呼道：“如果真的打起来，请问我们怎么办？现在连英美各国对日本都惧怕三分，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冒险用兵，孤立无援，眼巴巴打死仗吗？”

汪精卫这句话，使大家都吃了一惊。

“记得‘九一八’时，”汪精卫道：“张季鸾先生的文章写得真好！他在《大公报》写的社评真应该交付国史馆保存的。他在‘九一八’时写《告日人以防俄之道》，大家看这多么痛切！他在《对‘九一八’事变的正论》中说得更好，今天还能通用！他说：‘九一八后，全国人心悲愤，……政府政策，不为国人谅解，左派刊物，趁时兴起；人民阵线，大形活跃。全

国多数报刊鼓噪叫嚣对日宣战，大有不惜以拚全民族生命为孤注一掷之概。惟有《大公报》在这种叫嚣空气中，力主镇静，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意气，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汪精卫感叹："大家看，今天的情形不也是那样吗？"

一提起张季鸾，蒋介石喜道："季鸾先生在西安事变中连续四篇社评才真是不得了的，陈主任不妨对他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宣读一遍。这篇社评曾经在南京加印几十万份派飞机在张、杨军队中散发，听说收效极大！"

陈布雷咽口唾沫，起立道："真是真是，这篇社评好到极！张先生主要的意思是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国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

众人跟着作赞叹状，有人提议应将此文编入教科书，蒋介石大喜，当即宣布进餐休息片刻。

饭后开会，孔祥熙继续发言道："美国是不会怕日本的。大家都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不过美国国内因为被孤立主义统治着，所以在军事方面不能成为第一流强国，当时它在国际间也不能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是第一次大战改变了整个形势，战后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有的协约国几乎都向美国借了债，尤其是英国，它借的最多；而且美国也拥有了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强大舰队，它新编成的陆军在大战最后阶段中变成了协约国军队的主力。这种条件使美国一跃而为国际舞台主角。这些都是事实，连共产党都这样看法，他们把美国叫做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中流砥柱'。所以，我以为美国是不会怕日本的。"

大家透了口气，蒋介石也点了点头道："庸之说得也对，夫人也常常这样说的。"

"委员长说得对！"汪精卫笑吟吟说道："庸之先生与夫人的见解都对，但是并不妨碍兄弟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美国是怕日本的！

"从何证明呢？"汪精卫眼睛骨溜溜一转："美国的力量既然迅速增长，它自然要攫取在国际间的地位，并且为它的商品争取市场，争夺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形之下，美日冲突更加尖锐起来，因为美国扩展势力的主要对象是太平洋，恰好同日本的发展对象正面抵触。那么为什么说美国'怕'日本呢？因为从地理条件来说，特别是对远东问题，日本比美国

方便得多!”汪精卫面有得色:“所以在一九一七年间,美国便向日本妥协,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但第二年大战结束,美国强大起来以后,便不肯妥协了。可是也没有办法,一直到一九二一年春天,美国报纸杂志不断鼓吹强硬对日论调。这些报纸说:摆在美国面前的最大问题,是日本究竟会不会变成太平洋的主人?同时有关太平洋问题的书籍大量出版,冠以《日本的威胁》、《新日祸》、《我们必须与日本一战吗?》等等的标题,反日情绪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汪精卫笑笑:“共产党人分析当时的情形说,美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一方面在中国加紧扶植亲美派系同亲日派夺取政权,譬如直系与皖系、奉系的战争就是例子;另一方面则在国际间打击日本,孤立日本。而孤立日本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拆散英日同盟!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显然有这种目的!”

张群插嘴道:“我想补充一些意见。对于日本问题,兄弟略知一二,英日同盟在一九二〇年缔结的,当时日本为了与帝俄争夺东北,急需找到有力帮手;英国呢?英国鉴于日本急速兴起,也乐于拉拢日本做它的伙伴。英日同盟缔结后两年,日本就发动了日俄战争,在英美支持下获得了胜利。”张群咳声嗽:“各位要知道,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日本的兴起主要是靠美国帮忙的。但在那年订立朴茨茅斯和约以后,日美又为夺取东北的经济权益而反目。日本就进一步同英国拉拢,来填补美国的空隙,日本的外交路线由联美而走向排美联英,使美国难以忍受了。

"可是，美国也无可奈何，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拆散英日联盟，是花了不少心血，而且在双方不得罪的原则之下解决这难题的。不过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美国怕日本也好，日本怕美国也好，他们都是强国，我们自己小心相处，才是真的。"

蒋介石默然点头。

张群笑了笑，意思是说完了。汪精卫接下去道："岳军先生之言有理！人家强国之间勾心斗角，我们自己应该小心相处才好。我们刚才谈到华盛顿会议，别忘记这个会议对于中国的好处。"他想了想，朝角落里外交部次长徐谟笑了笑："徐次长，你来报告报告。"

徐谟正在注视窗外山坡上一个西妇，碧草如茵，白裙摇曳，有两个洋娃娃在她前面边走边摘野花。忽地听说要他报告，便胀红着面孔说道："委员长，各位先生，华盛顿会议主要议程是远东问题和裁军问题。

"因为战后美、日积极扩大海军，美日军备竞争得非常激烈，一般人都恐惧这种竞争将导致美日战争，结果在华盛顿会议订立了三强海军协定，规定英美的主力舰不得超过五十万吨，日本的主力舰不得超过三十万吨，那是有名的五五三比例，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除英、美、日，还有法、意、比、荷、葡萄牙与中国。

"远东问题主要是中国问题，结果订立了九国公约。这个公约的内容，还是我们中国代表第一个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我们在'十项原则'中说：'中国赞同门户开放，即所谓有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并实

行此主义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蒋委员长对于这个公约，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恩人，把中国领土主权保全了，"徐谟瞅一眼窗外那个西妇的背影："的确，美国真够朋友，委员长的话是对的。"说罢坐下。

汪精卫皱皱眉头，立刻笑道："美国怕日本的例子，这里又有一件了。"

蒋介石一怔道："兆铭兄说说看。"

孔祥熙使劲抽雪茄，作不屑状。可是仔细听汪精卫说道："兄弟在前几天，曾经同一个左派教授纵谈世界大局，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宣布必要。我们都知道，左派朋友的论调都不可靠，但那天他所说的，有点道理，因为证实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是非常微妙，虽不'怕'，也不远矣！

"那位教授恰巧同我谈到华盛顿会议。他说：兆铭先生，日本对我国侵略，恐怕非扩大不可了。我说从何证明呢？他说美国自从一九三一到今年一九三七，在这段时期中它对中国完全采取退却路线；因为它正以全力恢复国内经济，无暇顾及中国局势。美国目前的对远东政策，其基本精神就是一方面鼓励日本北进同苏联冲突，另一方面则消极地抵抗日本的南进，而抵抗的办法就是一种阿Q精神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根据吗？那位教授叹道：汪先生不会忘记华盛顿会议产生的九国公约吧？当时美国代表罗特Rout提出四项原则，并经大会通过。那原则表面上很漂亮；第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第二：供给中国以完全的和无阻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巩固的政府；第三：运用各国权势，以求切实建立和维

持在全中国领土上各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第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以求取特殊权利，而致减削各友邦臣民的权利，并不得奖助有害于各友邦安全的行动。”正是：当时美国，嘴脸狰狞；变本加厉，神人共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二回

定国策　观战参战抗战
看大局　难和难打难拖

“各位！”汪精卫摆摆手：“那位教授接着说道：由此证明，九国公约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国置于各国的共管之下！美国坚持‘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其目的不过在防止日本独占中国，而‘以致减削各友邦的权利’一语，‘友邦’两字也不过是‘美国’的代名词而已！”

汪精卫朝各人扫视一眼，从表情上看起来，知道人们听了这些话，心中未免不痛快，于是他再笑了笑：“当然，左派教授的看法我们不必同意，但那位教授指出的一点，正好证实我这句话：美国对日本是有所‘顾忌’，否则九国公约签订不过八年，日本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美国究竟‘保全’了中国什么呢？”

孔祥熙再也忍不住，大叫道："问题不是这样看的！问题不是这样看的！"举座为之震惊。蒋介石朝汪精卫投以疑问的目光，意思是说："你到底想说些什么？"汪精卫倏地绷紧了面孔。

正在这当儿，孔祥熙一头大汗，要秘书帮他在大皮包里找档卷。翻了一阵，孔祥熙还没开口，汪精卫已在说道："兄弟同意庸之先生的话，问题不是这样看法！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美国虽然强大，日本也不含糊！如果日本有所行动，我们的上策应该不是大打一场。为什么呢？'九一八'是个例子，连美国都怕它三分，我们又何必自不量力？美国自己力不从心，我们又何必去跳火坑？……"

"我说，"孔祥熙捧住一大叠文件嚷道："美国并没有不理中国。我这里有数字为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华贸易每年约五千一百万美元，到一九三〇年时激增至一亿九千万美元，几乎加了四倍；美国在华投资总额到一九三〇年已有二亿五千万美元，较一九〇〇年增加了十倍；美国在华设立的公司厂家共计达五百六十七家；美侨总数逾七千人。"孔祥熙一顿："你们可以问TV，美国输出商人常常同我们谈起，中美贸易的发展，是前途光明的！美国不会眼看日本胡闹，美国不会惧怕日本的！"

蒋介石给一连串的数字弄昏了头脑，哼哼唔唔地说道："是的是的，不错不错，美国是不会这个这个的，夫人也常常同我提起。"

"委员长！"汪精卫笑吟吟道："庸之先生说得有根有据，没有错！"他把手一扬："可是请各位注意：美国对华积极的做

法，已经受到严重的挫折了！”

大家闻言一怔。这时窗外山坡上传来外国孩子的嘻笑声，以及“妈咪妈咪”的呼唤声。汪精卫指指窗外：“欧美侨民越来越多，美国在华势力迅速发展，没有问题，这些都大大地刺激着日本。日本决定用武力终止美国在华的优势，日本决定用武力来改变列强在中国的均势，‘九一八’是个例子。而‘九一八’以后美国人的‘承认既成事实’更证明了美国对日本的‘顾忌’，兄弟希望我们的国策不要同日本为敌才好！何况委员长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旦抗战，三天便会亡国，请问……”

蒋介石觉得应该说几句，便截断了汪精卫的话道：“大家说得都对，大家都有理由。今天这个会对于今后国策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好在今天出席的人都是自己人，并没有人主张抗战，也没有人提议请苏联帮忙。”蒋介石直抓脖子：“问题已经谈了不少，我们到外面休息一会再说吧。夫人还为各位准备了一些点心，是她亲手做的。好，晚上再谈。”

却说蒋介石在庐山的住所，是河东路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楼房，一进门便有一个花园，树木扶疏，盆花怒放，环境端的不恶。蒋介石一行人出得会场，一路在潺潺流水声中漫步归去。汪精卫同蒋并肩而行，低声问道：“这个样子，恐怕不大好吧？虽然前后有几个侍卫，但防范总嫌不够。”

“你有所不知。”蒋介石摇晃着司的克：“这叫做民主，人家瞧我在这里随便散步，知道我不是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来庐山避暑的洋人特别多，让他们也看看我的风度。昨天我同夫人到松树林散步，路上碰见一对外国夫妻，夫人先同他

们点头，我也跟着同他们笑笑，可把这对外国夫妻乐坏了。你想，由他们说出去，就更能证明……”

“不，”汪精卫反对道：“现在局势微妙，你总得戒备一点才好。”

“这个，”蒋介石微笑道：“这个你不必操心。庐山上居民三万多，每一家人、每一个人的来踪去迹早已调查过，绝对不会有半个不妥份子。只要有一点嫌疑，戴雨农早已请他下山，或者进监牢去了。”

“不不！”汪精卫仍然反对：“还有避暑的人呢？你不能……”

“这个也简单。”蒋介石笑道：“从各地来避暑的人们，大都是有钱人；当然有钱人也不一定个个可靠，所以戴雨农派在这里检查旅客的人手不少，盘问的花样也很详细。而且从九江山脚的莲花洞到入山的小天池，就要在好汉坡前等地接受三四次检查……”

汪精卫长叹道：“我明白了，你的防范工作做得很好，安全的确没问题了。”

说着走着，蒋介石把手杖一指道：“到了。”

“真近，真好！”汪精卫打量这座洋房，赞不绝口。可是在门口端详的时候，禁不住问道：“咦，为什么你的门牌号码是十一号 A？干脆十一号不好吗？或者凑满一打？”

“喏喏喏，”蒋介石指指迎将出来的宋美龄道：“你问她，这个号码是她指定的。”

“汪先生。”宋美龄接着向后面一大群人点了点头，撇撇嘴笑道：“又是问号码，这个号码几乎人见人问。”她引客人进入

花园："说起来很简单，这座房子的业主本来是个外国传教士，励志社把它买过来了，嘿！门牌是十三号。十三号有什么好？多不吉利！上海话'十三点'又难听，励志社的人便想把它改个琳巴，我说就来个十一号A吧，中西合璧，蛮好的。"

"好好好。"汪精卫拍掌叫绝，后面一大群人也随声叫好，一片赞叹声。

仆役们在每人面前放了杯冻咖啡，蒋介石面前却是一杯温开水。吃过宋美龄做的蛋糕与啫喱，人们于是便从新生活运动扯到国策，宋美龄撇撇嘴道："他的新生活运动我赞成，就是有一点不好，如果大家喝开水，全世界的茶叶、咖啡、阿华田、可可、……㑚把烂没有生意了。"她把话题一转："说到生意，上个月我在上海见到二姊，她说日本侵华战争眼看无法避免了。我说不怕，有美国帮忙。二姊说'九一八'已经六年了，美国帮了些什么忙呢？她说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经济大恐慌，对美国影响极大，就好象经过一次剧烈大地震似的，美国内部整个社会结构都被摇撼了。证券价格猛跌，银行破产，公司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激增，一切都失了常态，美国人被这一次经济大灾难弄得神魂不定，不知所措，到一九三一年还没有完，于是日本便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大令！"蒋介石皱皱眉，瞅一眼孔祥熙夫妇："你相信二姊的话么？"

宋美龄耸耸肩、摊摊手："我当然不信，我说：二姊！就算你说得对，但这是一九三一年的事了，今年是一九三七年，

难道美国还在大恐慌，还顾不了中国吗？”

“是啊！”宋蔼龄挥挥手道：“她老是这种论调，总不肯改。”

“不，”蒋介石捧着杯子：“没有关系，听听她们两姊妹怎样辩论罢。”

“我才不跟她辩！”宋美龄噘着嘴道：“二姊访问苏联回来，说话比以前更……”她搓搓手：“不提她罢。”她转换话题，朝汪精卫笑笑：“怎么样，你们今天的国策问题……”

“夫人，”汪精卫笑眯眯道：“这个问题太大，应该由委员长答复。”这句话使举座发出笑声，只听见汪精卫得意洋洋地说下去道：“孙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美国对‘九一八’事变不采取对策，的确是为了忙于应付经济恐慌所引起的困难，无暇顾及远东；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我不妨说说。原来当时的美国胡佛总统，不论在内政或者外交方面，都是极端反共的，胡佛的外交政策中心是反苏反共，组织进攻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因此美国对日本寄予很大希望，认为日本是远东的反共堡垒，并且相信日本进攻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前奏。因此，美国不但不反对日本侵占东北，反而帮日本忙的。”

蒋介石闭目静坐，作倾听状，宋美龄睁大了两只眼睛。孔祥熙面有不悦之色，终于哈哈一笑，问道：“兆铭兄恐怕记错了罢？美国对‘九一八’事变是反对的！”

可是孔祥熙说不出美国如何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具体事实，咧着张肥嘴发怔。张群给他一个下台机会道：“庸之先生的话也对，美国是反对日本这样做的。不过美国的反对只限

于书面。"他笑笑："譬如当时美国总统胡佛一再表示他的态度，决不走向战争，也不采取任何经济的或军事的行动，因为那是足以引起战争的。"张群顿了一顿："记得胡佛还说，不论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或是为了对中国的义务，美国都值不得卷入这个纷争的漩涡，由于美国这种态度，国联当然不敢有所行动。"

大家怔了一阵，汪精卫咳声嗽，笑吟吟道："庸之先生的高见甚是，不过美国对日本的确有所顾虑，刚才岳军先生也说了一些。兄弟还可以补充的，就是无论'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那是非常明显的：美国方面在希望日本北进。他们认为日本进占东北之后一定向西伯利亚发展，一定会引起日苏战争，美国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乐观其成了。因此美国绝不愿意干涉日本的行动，甚至当时国联派遣调查团到东北去的时候，他们都不赞成。他们说：这种措施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者陷于不利的地位！"

汪精卫喝了口冻咖啡，笑道："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说日本准备进攻锦州，二十七日开始军事行动，美国也不过表示'略感惊诧'，认为日本有违诺言，破坏了美日密约，同日美国向日本发出劝告，日本不理；美国联合英法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由美驻日大使福贝斯致送通牒，日本仍旧不能遵从。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日军进占锦州，并有入关之势，美国这才由史汀生发出了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可是日本的答复是什么呢？"汪精卫笑笑："日本说日军的行动完全为了保卫在满洲利益的自卫行动，不论是九

国公约或者是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都不适用的！

“而且，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本来已经很稀松，但白宫方面认为就是这样已经‘太强硬’，美国最好不要去碰日本，甚至‘拿针去刺它一下’都不必要。”汪精卫向蒋介石点点头：“所以委员长是伟大的，在日本进占锦州二十六天以后，也就是史汀生发出不承认主义照会二十一天以后，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胆大妄为同人家打了三个月，可是有什么用呢？委员长看得很清楚，他并不主张就打，而要看看大局前途。”

“绅士们！”宋美龄大声说道：“留着你们的高见，吃过晚饭再雄辩罢。现在快吃晚饭，小心妨碍消化。”

“其实还是你引起话题的。”宋蔼龄朝她妹妹笑笑，再向客人说道：“美龄其实做外交部长最合适。她的政治抱负、口才、风度，尤其是接待外宾的功夫，她小时候就很出色。她老是说：一切国际间的大事都在餐桌上解决，对外国人的心理摸得很熟；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她反而不喜欢谈国家大事了。”

“是的！”汪精卫凑趣道：“夫人的气度与风度，真算得上是世界有数的女性了。璧君也常常说，应该好好地跟夫人学。”

“汪先生的口才才顶呱呱呢！”宋美龄掩盖不住她的高兴：“要不要把璧君姊姊请来？”

汪精卫忙不迭摇手道：“不必了，不必了，我就要回去，她也忙着家务，有机会再来罢，好在交通很方便。”他搓搓手：“而且局势又很那个，有许多事情也得料理料理。”

“唔？”蒋介石睁开眼睛，诧异地问道：“兆铭兄也认为日本

要在最近动手么?”

“不。”汪精卫镇静地摇摇头:“这是我个人的杞人之忧。局势本来没什么,可是我怕受不了延安方面哇啦哇啦乱叫,日本会突地来这么一下子。”

蒋介石点头道:“这个看法倒是真的,我们根本不作战争的准备,可是抗战的空气非常浓厚,日本说不定会有所误会。”

宋蔼龄插嘴道:“这也简单,我们请日本派几个代表到庐山来避暑,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最高领袖在牯岭,院长部长也在这里。我们的最高领袖不是去松树林散步,就是到含鄱口野餐,我们不打算同日本打。所有要求抗战的呼声都出自延安,日本要误会,干脆打到延安去好了!”

人们听了都一怔,继则失笑。孔祥熙揉揉鼻孔道:“如果局势能象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天下太平了。”

“那你出出主意看!”宋蔼龄瞪他一眼道:“哼!我这个可不是妇人之见,至少比你的主意高明得多!”

汪精卫笑了一阵,说道:“今天我们谈得真有趣味,庄谐杂陈,痛快之至。”他站起来,在金黄色的夕阳中眺望白茫茫一片湖水,随口问道:“听说这里有一个周瑜练水兵的基地,在哪里?”

“在这边。”蒋介石举起手杖指了指:“叫做含鄱口。”

“含鄱口?”汪精卫赞叹道:“这名字就不俗,够气派,什么时候去看看才好。”

“今天就可以。”蒋介石道:“吃完饭,——不,我们就到含鄱口野餐不更好?”

"湖光山色,"张群抚掌:"精采精采!"

"恐怕时间上来不及。"孔祥熙道:"晚上还要开会,国策还没定出来。"

"我也不赞成今天去。"宋美龄道:"太匆忙了。"她看看表:"晚上你们还有国家大事。这样子匆匆忙忙,"她瞅孔祥熙一眼,问道:"你根本来不及吃完晚餐,是么?"

哄笑中孔祥熙胀红着面孔道:"那里那里,我吃得很快,很少。"汪精卫接着解围道:"反正我明后天还不走,含鄱口今天不去也罢。夫人说的是,国家大事要紧。"

"那我们就边吃边谈罢,"蒋介石领头坐到餐桌上,正襟危坐,偷偷地瞅一眼宋美龄姊妹,同她们一起做了个默祷,然后喝了口汤:"请请,第一等大师傅做的菜。你们喝酒,我不奉陪了。"

客人们三杯下肚,话题又扯到了国策。汪精卫朝四周瞧瞧,放低嗓门道:"真是,如果真的打起来,真是不堪设想!我看委员长该下个命令,不准延安方面哇啦哇啦吵抗战,才是当务之急!"

"我也有同感。"张群抹抹嘴:"万一真的打起来。一切都很难说。现在是和也难,战也难,不和不战,也难。"

宋美龄失笑道:"那该怎么办呢?"

"是啊!"汪精卫以箸击桌:"事实是这样的!"

"岳军你说下去。"蒋介石听在耳里,心头一动:"我已经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命令和请帖,要大学教授、各省主席以及地方负责人员在七月中旬到达庐山开会,订定国策。七月中,离开今天不过二十天光景,日本无论怎样急着动手,也

不可能这么快，那末我们的国策既定，也可以同东京说一说，双方犯不着剑拔弩张。"蒋介石改口道："何况我们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这几天我们必须交换好意见，作为七月中旬开大会时的一个准备。"说罢把眼睛盯住张群。

张群皱皱眉，喝口酒，半晌，说道："我说的或许不全对。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在日本，而在延安。但根据目前人心向背，举国一致要求抗战的空气来说，要避免战争是困难的。"他握拳一挥："好！延安方面既然胆大妄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也势在必行，那么就让日本同延安打吧。其中无论是谁打败，对于我们毫无损伤，这是上上之策！"

"好主意啊！"汪精卫喝采。

孔祥熙忙不迭咽下一口菜，捧起餐巾在肥嘴上轻轻地擦了一阵，发表意见道："岳军先生说得很好。不过我以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这样对中国的损害更少。"

"唔？"蒋介石没想到这位联襟也有这一套，大喜道："你解释解释，听你说得很玄妙。"

笑声中孔熙祥洋洋得意地往椅背一靠，咳声嗽道："要抗战呢？大家都说过了，那是不可能的。委员长说万一抗战，三天亡国；何应钦在南京也跟我说过：万一抗战，七天亡国。三天与七天，也不过相差四天，……"

"说正文好不好？"宋蔼龄皱眉道："大家在等着你的意见，你怎么三天四天七天说不完，又不是放利息！"

笑声中孔祥熙蓦地打了个喷嚏，揉揉鼻孔道："总而言之，抗战是不成的。现在既然日本想独占中国，又想打苏联，又同美国的利益冲突；我看不如想办法引诱日本同苏联

打，或者引诱日本同美国打！那末我们便可以袖手旁观，了不起也是参加战争，而不是发动抗战，这中间相差太大，但我们受惠不小！”正是：如此国策，呜呼哀哉！颠来倒去，但求发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三回

“真言”十四字　闻所未闻
“感召”是钞票　见所未见

蒋介石揉揉太阳穴，敲敲头皮道：“等一等，等一等，庸之的意见耐人寻味，有点道理，让我想想。嗯嗯，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他招招手，吩咐侍卫道：“到陈主任家里看看，如果他身体已经好了，就请他来。”

宋美龄加一句道：“如果陈太太也在，请她一起来。”

待侍卫出门，张群揉揉肚子起立道：“我吃得太饱，站着讲罢。”他把双手放在腰后：“庸之先生说的的确有道理。不过兄弟以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更为具体。”

“你再说一遍。”蒋介石虽然皱着眉头，但满脸笑容：“岳军你说的好象和尚庙里求籤。”

笑声中张群扬扬手道：“那我且作解籤人罢。第一句：‘和

必乱'，就是说如果我们反对延安抗战，不准老百姓哇啦哇啦吵收复失地，那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即使东京不再大举进攻，而我内部也必发生哗变，而这个变化，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利的！"

蒋介石直晃脑袋，心中暗吃一惊，张群这句话说中了他的心坎。可是孔祥熙却在问道："为什么呢？"

汪精卫凑过脑袋去低声说道："庸之兄有所不知，岳军斯言诚是！万一局势胶着，中日之间没有战争，但延安方面必定扬言抗战，到那时候老百姓当然拥护延安，中国不是大乱了么？对蒋先生和我们的处境，不是非常不利么？"

孔祥熙还搞不清楚道："延安算什么？派兵去，不就解决了么？"汪精卫眼睛看着张群，右手却按着孔祥熙的膝盖低声说道："这样不行哪，我们的好部长！围剿了这么多次，你说有什么办法？而且……"正说到这里张群已经伸出第二根指头："第二句：是'战必败'。就是说万一同日本开战，我们必败无疑！这不是兄弟的意思，这是委员长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是军政部长的知己知彼之论。如果我们同日本打仗，我们是输定了！三日亡国，七日亡国，这是不容置辩的名言！谁还能比我们的委员长更权威呢？

"第三句：叫做'败而言和'。兄弟的意思是说，在目前同日本和谈，不但引起国际间的诧异，而且延安方面以及全国民众也不会答应。延安可以向全国民众叫道：你们瞧啊，蒋委员长还没打，就吓得同敌人讲和了！"张群冷冷一笑："所以，在目前言和是'和必乱'，反而给延安造机会。可是同日本打过一两仗之后再言和呢？"张群把伸出去的拳头迅速收

回，重重地击向桌面："哈！那就没话说了！延安方面也没话说，全国民众也没话说，大家认输了，认错了！全中国民众那时候这才明白过来，他们觉悟到幸而委员长不作抗战准备，幸而委员长不决心同日本打，否则亡国灭种，真不堪设想！日本是处心积虑、拥有强大海陆空三军的国家，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凭什么打？"张群大声疾呼："所以，'败而言和'，没有人敢讲一句反对的话！如果延安还反反，那就让共产党同日本打好了。"张群冷冷一笑："我相信到时候我们都不会反对：让共产党同日本打！"

蒋介石首先微笑，汪精卫接着大笑，到后来整个园子里都笑成一团。

"最后一句，"张群迈前一步，面向暮色苍茫的山峦："是'和而后安'，这是最重要的一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日本打过几仗了，我们败了，我们和谈成功了。好！到那时我们同日本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主张收复失地、全面抗战的是共产党，现在该让我们的朋友出面解决共产党问题了！"张群高大的身躯倏地一弯，双手一摊，用着语重心长的低调问道："不是吗？这个'安'字不是达到了吗？共产党一解决，还有谁一天到晚哇啦哇啦吵得人睡也睡不着！"

经过短短的沉默，园子里迸发出狂热的掌声，夹着汪精卫的喝采声。蒋介石却好象无动于衷似的闭目思索，只听他喃喃说道："岳军说的有理：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他把眼睛一睁，大笑道："好好好！这简直是十四字真言！"

于是人们夸奖着"十四字真言"，背诵着"十四字真言"。

大家围着张群，吱吱喳喳，连说带笑，这欢愉情形是近来所少有的。正热闹间，陈布雷象一根稻草在风中吹动着似的，摇摇晃晃到得园中，顿时又引起一片寒暄。宋美龄问道：

“你太太呢？”

“她病了。”

“怎么她也病了？”

陈布雷苦笑笑道：“那是因为招呼我的病，我好了，她可支不住了，只好躺着。”

“布雷兄住得很近罢？”汪精卫大为夸奖道：“布雷兄道德文章，薄海同钦，上一次我身居异邦，还有不少人问起阁下的大名呢！”

陈布雷心头好喜欢，答道：“那怎么敢当！我就住在五十四号，同外交部徐次长为邻。近来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多移至山上办公，非常热闹。舍下隔壁即为谈话会的招待所，所以杯中之酒虽空，座上之客仍满，热闹极了。”

“布雷，”蒋介石笑笑招招手道：“你来，刚才我们谈了一阵，岳军说了个十四字真言，我以为值得考虑。你就同岳军上招待所再深谈深谈。”蒋介石说罢拿起手杖便邀汪精卫往外走，回过头来对孔祥熙夫妇和宋美龄道：“你们打桥牌玩吧，我同兆铭兄到外面走一走，看看瀑布。”蒋介石一行刚折上山径，戴笠率领几名官佐正迎面而来，拍地一声敬礼后，戴笠报告道：“雨农明天就回南京，请示先生有什么……”

“雨农！”蒋介石忽有所思，立刻朝汪精卫笑笑道：“我有几句话告诉他。”

“不忙不忙。”汪精卫双手反剪，有意走得远点，同那几

个官佐闲磕牙去了。

“我说，”蒋介石低声道：“你怎么搞的，派在训练团里的几个人，我看是没有一个能干的！”

“是是！”戴笠连忙接嘴：“马上就换。”

“你告诉他们！”蒋介石吩咐道：“从各省来的中下级军官，是我最重视的一批人。当然一批文官也是我所重视的，但不归你们管，你们专对付军官好了。当他们毕业那天，或者谈话会结束那天，快要回去的时候，就应该把现款封在红包里，个别地、秘密地送给他们。告诉他们说：这是委员长给你的旅费。要特别注意：这笔钱不是固定数目的，而是因人而异的，如果是个穷光蛋，给他一百大洋已足够；如果这个人有几个钱，那末两千三千也不算多。”

戴笠回话道：“报告先生，已往几次，雨农就是根据这个要他们照办的。”

“胡说！”蒋介石把手杖使劲往山石上一砸：“那我告诉你吧！你那几个人真是混蛋！他们根本不懂得，为什么我要送钱给他们！我这样做是要贯彻我的‘精神感召’！让他们拿到钱后，知道只有我委员长对他们好，他们的老上司根本不足信赖！试想，一个穷光蛋拿到了白花花一百大洋，他的心头怎样想？他想：啊！我追随某某人多少年了，可是这个老上司给了我什么？现在奉蒋委员长之命到庐山听训个把月，好吃好住，临走还拿到这么一大笔钱，有生以来，从没拿到过！就这样，我的精神感召便成功了！所以，每一个对象必须调查清楚，譬如那几个四川军官吧，你必须知道他们跟刘湘多少年了？家里有多少田地？生活阔绰不阔绰？如果是个小富

翁，那绝不是一百块大洋可以打发的，至少也得给他五千，甚至一万，再出头！”

“啊！”戴笠咽了口唾沫：“报告先生，那，那，那！”

“那什么！”

“那钱太多了，他们不敢做主！”

“混蛋！”蒋介石低声骂道：“钱多怕什么！又不要他们赔！这些地方花钱就应该挥金如土，不该花的地方就一毛不拔，你跟了我这些年难道连这点道理也不懂！”

“是是！”

“最近一期，你手下的混蛋就把我气坏了！他们把江浙皖川陕甘黔滇各省的军官统一办理，每人一百，那简直不象话！陕西甘肃贵州各省地方穷点，可能够了，其他地方，你一百块钱还不够填牙缝的，试问我的‘精神感召’还有什么效力！”

“是是是。”

“幸亏我发现得早，给他们补了。”蒋介石瞅一眼岩石上的汪精卫等人：“你马上给我弄好这件事！明天不必下山，对付那些学生，你不去也就够了。”蒋介石挥动着手杖：“我有客，不讲了。不过学员回乡拿旅费，还不算是我精神感召的最主要目的。你必须同你的手下重复提醒：当这些人拿到钱以后，显出很感动的样子，你的部下便应该开口了，就说有个好朋友没有工作，希望这个人回去以后替他想办法，随便找个差使。那末，如何派出得力干员分配到每一个省主席的机密地方办事，就是你最重要的使命了！”

“是是是！”戴笠始终立正着。

“明天上午到我那里来一趟。”

“是是是！”

“兆铭兄，”蒋介石笑吟吟走到汪精卫跟前：“烦你久等了！”

汪精卫回过头来，右手却指向山林深处道：“很好很好，平生难得半日闲，这几天真是心旷神怡，再住下去有出尘之想了。”

“兆铭兄好说。”蒋介石亲亲热热地拉着他的袖子步下石级：“老兄大才，怎么可以有出尘之想？如果你真的做了和尚，第一个埋怨我的恐怕是璧君嫂夫人，她能放过我才怪！”

两人笑了一阵，就在路边石凳上坐下。蒋介石直着脖子顾盼一会，感喟道：“河山虽好，奈何干戈不息，真是教人急煞！”

汪精卫眼珠骨溜溜一转，也微叹道：“是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恨只恨延安那批人，分明谈不上招架之功，却拚命号召抵抗！而那些老百姓也哇啦哇啦跟在他们屁股后面乱嚷！”他以掌击膝：“还有那些大学教授，社会名流，竟然也象喝了迷魂汤一样，也吵着要抵抗！”汪精卫长叹息：“还有一些有钱人，竟然也附和共产党的说法：要抵抗啊要抵抗！唉！你凭什么抵抗？你有什么抵抗？共产党是穷光蛋，反正拚命算了；那些有钱人又何苦来！”

“兆铭兄对极了！”蒋介石抓抓头皮：“前一阵六十三代张天师来看我，说共产党有邪术，我不大相信，不过根据老兄以及戴雨农和果夫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真象有邪术一样。”

"那就让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作法好了！"汪精卫道。两人又笑了一阵，汪精卫放低声音："岳军这个人真了不起，刚才他那'十四字真言'可真有份量。"他向四周看看："我说，如果杨永泰不死，今天的空气可不同咯！一定没有人敢说抗战，就是有人说也没人敢和！"

蒋介石听他提到杨永泰，凝望着点点繁星不作声。汪精卫以为他的心头难过，劝道："人死不能复生，何况岳军他们精明能干，也不弱于永泰。"汪精卫追问道："到底是谁下的毒手？有人说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刘芦隐，也有人说……"

蒋介石立刻截止道："不必提了，民国二十五年永泰出任河北省主席，根据一般情形，这笔账也不能算在延安头上。"他欲言又止："这件事情我实在也不清楚，不过兆铭兄不是外人，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永泰就因为太能干，所以遭人暗算了。"

"是么？"

"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永泰同我在一起，各方面的人都来找我，你说永泰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异己？现在想起来，真是妙绝了。"

汪精卫大感兴趣，倾耳听着。

蒋介石把两个手掌叠放在手杖上，目送一对男女洋人消失在黑黝黝的山径里，斟酌字句道："兆铭兄，我同你无话不谈，你可不能同人家说。"汪精卫忙不迭答应道："那当然，那当然。东京的朋友曾经问过我，说他们根据可靠的消息，认为永泰是给戴雨农手下干掉的。所以我今天不能不问问，这样可以替你在东京朋友面前解释解释。因为东京方面认为只

有您可以指挥戴雨农。戴雨农没有您的命令，对永泰这么一个方面大员，他是不敢胡来的。”

蒋介石全身震撼了一下，强笑道：“兆铭，难道你也相信这些谣言吗？永泰是我的左右手，难道我胡涂得连自己的左右手也舍得砍掉吗？”

“这件事，”蒋介石叹息道：“真是说来话长。总而言之，永泰聪明太露，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举个例子说给你听听，那时候我长驻在南昌和庐山，有很多南京大员到江西来找我商议要事；往往快谈到正题的时候，永泰便入室报告，说是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于是我同客人的谈话便打断了。到第二天那个客人如果再来，那因为头一天还没有谈出轮廓，我毫无印象，必须从头谈起，但刚刚说到正题，永泰又来了。到第三天，那位客人根本不敢再提，因为再提必须再从头说起，容易碰钉子。”

汪精卫失笑道：“真这样子吗？那末为什么我来找你的时候，永泰从没有‘报告’过？我记得曾经找过你好几次。”

蒋介石也笑道：“那是因为你的意见、看法，同永泰完全一样的缘故。当时他这样做，我并没有看出来。后来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也有人告诉我了。再一回想，这才觉得永泰锋芒太露。”蒋介石一顿：“再给你说一个例子：大概是民国二十三年，江苏省政府改组，果夫代墨三为主席，把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名单拟定后给我一个电报，请求批准。他来过两次电报，都没有答复。那时我在南昌，当时也没有看见！事后知道是永泰压下来了。果夫当时心里明白，给我来了个电呈，说‘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钧座直接指定’。永泰这才拿

出名单同我商量，对周佛海连任教育厅长、赵棣华任财政厅长、叶秀峰任建设厅长、项致庄任保安处长都同意。但原定的民政厅长程天放改为秘书长，民政厅长要果夫在辜仁发与唐肯二人之间选择一个，提请任命。唐、辜两人都是剿匪省份的行政督察专员，永泰一再推荐，我当然无所谓咯，不料闹出个大笑话。”

“是什么笑话？”

“而且，果夫他们与永泰之间的误会也更深了。”

汪精卫道：“那怎么是个大笑话呢？”

蒋介石把手杖搁在石凳上，架起一条腿叹口气道：“事后我知道，果夫接到这个复电以后，心里非常不舒服。他知道这是永泰耍的把戏，我对辜仁发和唐肯根本没有印象。后来果夫便去打听，知道唐肯是江苏人，非常老练圆滑，不易应付；而辜仁发是山西人，比较憨直，于是决定选择辜仁发，提请任命为江苏省民政厅长，于是江苏省政府的改组成功了。”

蒋介石顿了一顿：“永泰虽在江苏省府安插了一个民政厅长，但委员中绝大多数是果夫立夫所介绍的。凡是辜仁发提出的案子，省府会议都不通过，而果夫要民政厅办理的事情，辜仁发也搁在一边，这样僵持了好几个月。”

“真是象小孩子一样。”汪精卫失笑道。

“可是便宜了另外一批人。”

“谁？”

“那批本来应该换掉的县长和公安局长。”蒋介石说：“他们本来早该下台了，可是因为省府内部闹意见，倒便宜了他

们多做了几个月。后来有人挖空心思调查到辜仁发在山西原籍已有一个老婆，但又在上海娶了一个，便派人到山西把辜仁发的元配嗾着南下，同辜仁发吵开了。辜仁发最初以为乡下老婆来了，了不起打发几个钱，便可以天下太平；不料他发妻背后有人操纵，除向法院控告辜仁发重婚外，还在南京大发传单，把这个民政厅长骂得一钱不值。当然罗，果夫他们同报界熟，当时很多报纸便火上加油，弄得辜仁发下不了台，永泰也没办法护着他，辜仁发终于丢掉了民政厅长，把永泰气坏了。”

“这件事我多少也听说一点。”汪精卫轻轻地敲敲太阳穴：“不过没有你知道得详细。我记得辜仁发卸任以后，果夫曾同时推荐程天放、余井塘两人继任江苏民政厅长，不过果夫又当面同我声明，要天放做秘书长，记得后来行政院会议真的通过了余井塘。天放也因此和果夫闹翻，反而同岳军他们好起来了。”

蒋介石斟酌字句：“唔、唉、唉！好些人都这样。老实说，有些地方我的处境也很困难，譬如永泰之死，我自己已经很难过，可是听你说东京的朋友还以为是我的主意，实在太，太，太……”

“您也不必这样想。”汪精卫这才暗示来意：“东京的朋友只是想了解您对他们的态度，譬如两年前的杨永泰之死，在东京朋友心目中认为是件大事。因为今天永泰如在人世，中国人要抗战的呼声是很难叫得出来的，因此，日本朋友要先彻底明了了这件事情再说。”正是：认贼作父杨永泰，日阀如何不想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恐日诋苏　蒋介石不孚众望
强词夺理　汪精卫其心可诛

蒋介石心头一沉，路灯也倏地变成惨绿色，他似乎看见杨永泰的阴魂在黑黝黝的山谷中冉冉升起，迎面扑来，潺潺溪水也化作杨永泰抑扬顿挫的倾诉，似乎他在说："蒋先生哪！我帮你处理重要公文，我帮你解决困难问题，是我建议保甲制度，是我创设五省行政督察专员，是我替你杀死了这么多共产党！结果你好狠心，在我当湖北省主席任内你命令蓝衣社结果了我！"

蒋介石陡地一个冷战，立即圆睁双目，提提精神，立起来道："我们回屋里吧，这里虽然清静，但究竟是外面。"

汪精卫跟他漫步归去，纳罕蒋介石为什么兴致勃勃出来，却意兴索然回去。他当然不知道蒋介石是在捉摸辞句。

原来当时杨永泰自已有形成一套势力的趋势，而且这个势力已经有了个轮廓，蒋介石这才命令戴笠把他解决的，没料到日本人对杨之死如此重视。

如果说杨永泰死于延安方面之手，在国民党党报上哄哄一般人还勉强可以，但逃不过汪精卫的眼睛，何况刚才也已说过，这笔账不能算在延安头上。可是算在谁的头上呢？汪精卫说过，日本人说这是某人下的命令，看样子即是赖，也得赖得不离谱才行。

蒋介石关上房门，正襟危坐，向汪精卫叹口气道："兆铭兄，家丑不可外扬，希望你转告东京朋友，对于永泰之死，事过境迁，不必再提了。"汪精卫郑重其事地点头。

"永泰是给他的政敌杀死的！"蒋介石沉下脸孔："有人说是西南刘芦隐指使的刺客，刘芦隐是胡汉民的亲信，你也知道。本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他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南京开会，在上海法租界中被绑架。刘芦隐给便衣拉上汽车以后，大叫绑票，给租界上的巡捕截住了。后来淞沪警备司令部再行文法租界，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终于引渡过来。"

汪精卫默默地想了想，半晌，开口道："东京的朋友也听到过这种说法，但他们不大相信。"

半晌，蒋介石长叹一声："兆铭兄，那我非讲不可了，永泰之死，乃是果夫的部下所为。果夫本来没这意思，那部下为了邀功，竟出此下策，事后挽救都来不及了。"

汪精卫透口气道："这样我可以同东京朋友解释了，希望他们对您不必加深误会。"说罢辞去。蒋介石望着他的背影怔

了一阵，才冷笑一声，喃喃说道："好吧，让刘芦隐做果夫的挡箭牌，再让果夫做我的挡箭牌罢！"

不表蒋介石在庐山避暑，却说中共和国民党中开明之士在炎阳下奔波京沪，号召救亡，呼吁抗战。那时光分明东北沦陷，局势紧张，而国民党党报上却极力诋毁苏联，似乎在使劲转移抗日空气。同时"抗战有罪"，不知有多少年轻男女、爱国民众在那里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七月初，冯玉祥应几个老友之约漫谈团结与苏联问题。冯玉祥感慨万端，叹息道："全面战争不知道哪天爆发，中国不亡，反正总有那么一天的。不过开战之后，为敌为友，我们可不能迷糊。"他指指好多资料："现在民间的空气是抗日，而在官的空气是诋苏。让我们冷静地看看，苏联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何香凝道："这个毋须解释，中山先生要我们联俄容共，侵略东北的也不是苏联军队。"

"话是这样说。"冯玉祥道："不过今天有些年轻人饱受了蒋先生的宣传，有一些人对苏联有所误解，我必须说明。"他咳声嗽，翻着资料道："各位也听说过、看到过政府对于苏联友人的歪曲批评与报道，现在我们该冷静地说一说：苏联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过去的不谈了，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遗教已经给人搁在脑后，不但不做，而且提都不能提。我们不妨以'九一八'事件为例：大家看吧！同日本亲善的空气很浓厚，让日本得寸进尺的事实也很明显，可是帮助我们革命、北伐的苏联朋友，却蒙上不白之冤，我们的党报正在痛骂人家。

"且听听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抨击罢！且看看苏联是一个怎么样公正的国家吧！"冯玉祥念道："日本侵占沈阳以后，莫斯科各大报都刊登了愤慨的文章。他们对国联理事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开幕日期与日本侵略东北的日期正好巧合，文中对理事会同意日本代表所说日本正在努力解决这件事一节，非常不满。苏联人认为国联偏袒日本，欺侮中国。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在一篇《日本进兵东北》文中说：根据日本官方所称，军事进占东北是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攻击及企图破坏日军所防守的南满铁道。但事实上在最近这些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中，日方曾做了很多准备行动，明显地表示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谁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本部的一切发展，以及南京政府极度依赖与其竞争的英美势力，极度不满。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二十五年来侵略政策的成功，在东北几乎已得到一种独占性的殖民控制。不论在日内瓦国联会议或在华盛顿，对于日本这种行动丝毫没有得到中国所希望的抗议，这是一个特征。"

宋庆龄叹息道："是的，国联的特征非常显明：它乐意中国人永远翻不了身！"

冯玉祥念下去道："《消息报》说：日内瓦这个谈话俱乐部很满意地接受了日本代表关于这件事的惯常保证，而美国国务院则直接声明，说日本军队占领中国东北丝毫没有违反凯洛格公约之处。所以我们认为，日本的行动，是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并且经过充分准备。这情况已足够使苏联大众及全苏联的工人们充分警惕，密切注意远东这新战争区域中事件的发展，因为这其中包括着发动反苏战争的新企

图，帝国主义者用了这种方式来掩饰他们的侵略政策。”

念到这里，冯玉祥朝四周黑压压的人群瞧一眼，慢慢地说道：“各位，下面这一段，措辞很严厉，但是也不能说苏联朋友对我们政府抨击得太厉害了，要知道是我们政府要同苏联绝交的，而这个同苏联绝交的政府是否众望所归，深得人心，各位又比我知道的更多。”

“冯先生念下去吧。”宋庆龄严肃地站起来：“我们是为了救亡，大家才在这里交换意见，人家的批评无论如何可以给我们参考，冯先生不必有所顾虑。”

“我就念了。”冯玉祥揉揉眼睛：“《消息报》在这篇文章中最后说：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国家所遭受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耻辱，一定可以使他们知道，象国民党这封建布尔乔亚的反动派，这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可耻的雇员，已把国家推到如何衰弱无能的地步！”

几十个人静默了一阵，立刻响起一片掌声。掌声中冯玉祥放下一堆文件，愤慨地说道：“各位，苏联到底是友是敌，从刚才兄弟报告的《消息报》评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人家在为我们愤慨，号召苏联人民警惕，但我们的蒋先生却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发表了一个《告全队对日军国军民书》，竟说：‘现在此案政府既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避免冲突。’这算是什么话呢？还有，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的外交委员会讨论数次，说已征得蒋先生同意，已训令国联中国代表，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的原则表示接受。”冯玉祥振臂高呼：“可是这个什么国联调查团，调查什么呢？荒谬极了！兄弟当时连同十四位

朋友联名通电指责这个调查团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朋友也通电反对，全国军民也反对，可是只有一个人他不反对，他是谁？大家当然明白。”

沉默了一阵，宋庆龄发言道：“苏联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从这件事更可以明白：‘九一八’以后，为了抵抗这些侵略者，苏联自动向我们提出复交问题，试问如果是敌人，他们会这样做吗？可是当时我们政府正在热中于‘围剿’，对苏联始终怀有敌意。全国各阶层要求对苏复交的呼声响入云霄，各地学生、工人、商人都提出强烈的要求，天津《大公报》和上海《申报》鉴于众怒难犯，连续著论主张中苏复交，变更‘剿共’政策一致对外。第二年《大公报》《申报》又发表社评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党势在必剿的错误措施，并主张中苏复交。在这些重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终于在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几经激辩后，决议对苏复交。

“那时光的外交部长罗文干命令颜惠庆为中苏复交会谈代表，同李维诺夫在日内瓦谈判，我记得当时他们两位都在出席军缩会议，就近晤谈比较便利。经过一个时期函电往返，中苏双方终于在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互换复交文件。我记得双方措辞大都相同，说：本国政府亟愿为和平起见，增进两国交谊，故已决定建立正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业已从今日起正式恢复。

“可是，”宋庆龄双目凝望着室中那幅山水，追忆道：“那时光罗文干外长为中苏复交发表的宣言，是完全针对日本的。他当然是代表了蒋先生的看法，以致把对苏复交单纯地看成为了牵制日本，其出发点是利用苏联对付日本，而不是

说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具有真诚的友谊，一如李维诺夫的宣言，人家的复交动机倒没有这样的狭窄意义。”

再沉默一会，宋庆龄说下去道：“中苏复交以后，日本人急了。日本外相内田就在议会中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措辞荒谬而滑稽。他主要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因为中苏复交而增强了力量，必将成为对东方和平的一种严重威胁，日本对此当然要严加防卫。各位试想：驱使自己的军队侵略人家的领土，反而说成是‘严加防卫’；分明自己派出海陆空三军侵略人家，却把受难者的抵抗企图说成‘严重威胁’，天下有比日本帝国主义者更不知耻的政府吗？可是中苏复交后不但敌人着急，我们内部的若干人员，也着急起来了。各位记得，当时同苏联谈判的，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先生。

“各位，”宋庆龄严肃地说道：“汪精卫先生此刻正在庐山同蒋先生召集会议，商谈国策。他们这次是不是会订出一个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政策，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全国热烈要求抗战的气氛来看，蒋、汪二位先生或许会有令人不太失望的反应。因此今天我们来谈过去的历史，绝非攻击任何个人，如果蒋、汪二位先生从今以后能按照全国人民的民意来做事，相信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存在的。所以现在我提到汪精卫先生在中苏复交以后的措施，希望各位不必误解，此时此地，我们是因事论事。

“汪先生同苏联大使谈判时，他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要苏联赔偿苏联革命时华侨所损失的财产，但当时华侨损失多少？汪先生根本提不出数字来。而且，当时苏联没收俄国大

资本家、大地主、以及英美法各国在俄国的投资属于国家，这是苏联革命的根本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想到，一九二二年日内瓦会议中协约国对苏联曾施行极大的压力，要求苏联承认帝俄的债务，以及协约国侨民在苏联革命中受到的损失，其交换条件是协约国正式承认苏联，并以巨额贷款给当时经济情形窘迫的苏联，但苏联绝不接受！于是日内瓦会议终告破裂。

“因此汪先生在这件事十多年之后，再要求苏联放弃基本国策；而明知道当年苏联在环境极度困难，而对方又有优异交换条件的情形之下都不能放弃的基本国策，汪先生存心如何，是不问可知的。可是不但汪先生，还有一位陈公博先生也是这样。当时陈先生是实业部长。在谈判对苏商约时，他竭力主张说：苏联对中国的贸易既为国营，中国也应国营，苏联不得与中国商人直接买卖，苏联的商品也只能卖给中国国营的贸易机构承销。而苏联对他的建议很不同意，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一概国营，苏联当然表示欢迎。但中国对英美日本等许多国家的贸易明明是民营，如此单独对付苏联，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歧视待遇。其次，苏联与英美贸易是国营，英美对苏贸易是民营；还有，本来国营民营如果彼此公平交易，也就无所谓，但我们的国营机构情形到底是对谁有利？受到利益的人有几个？这是大家很明白的，因此苏联不乐意在做生意这一方面只让几个中国人受到巨额利益，而对中国人民无益。”宋庆龄叹道：“中苏关系因此到现在还没好转。”

“各位！”冯玉祥大声说道：“刚才听了孙夫人的话，我忍

不住了，我必须把西安事变期中的苏联态度报告报告。”他一面打开卷宗一面说道：“各位都知道，西安事变期中我曾经在南京流了不少汗，说过几车子话，因此知道的也比较多，痛心之处也就更多！西安事变一发生，日本便立即指责苏联，说是苏联在支持张、杨二位成立政府！”冯玉祥拍拍桌子：“这不是白昼见鬼吗！而且正当在中国千钧一发的时候，他们还威胁驻日大使许世英，恐吓南京绝对不可与张、杨妥协，否则日本不能坐视，并且要‘清除’政府中的反日份子。川越在南京还同张群声明，张、杨所提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与日本的方针不合！

“东京是这样希望我们内部混乱，因此好多为和平奔走的朋友都受到了威胁，受到了来自我们内部的恐吓与监视！苏联怎样呢？”冯玉祥仰首询问：“苏联恰巧同日本相反！他们在西安事变之前，《消息报》就针对局势发表过一篇《烟幕或挑衅》的时评，指出‘中国抵抗成败的关键在于内部是否团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虽然那时中苏关系很紧张，但苏联还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西安事变以及其他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日本挑衅的结果。由于苏联在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支持，中国局势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获得转捩。苏联也希望由于这种关系，可使中苏关系改善；但蒋先生对这个极少兴趣——下面是个例子：

“据孙科先生告诉我，苏联曾建议贷款给中国，以及订立军事条约，但蒋先生不答应。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从二十二年来中国就职一直到二十五年，三年之中不断努力和我们谈判，先后回国请示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是今年四月间回

到上海，孙科先生曾同他长谈。孙科问他这次来中国有什么新使命？鲍大使说他这次回来颇为乐观，奉苏联政府指示具体方针，希望获得成就。孙科问他是什么具体方针？鲍大使说苏联为表示对中国友好起见，拟借给中国五千万元信用借款，其名为机器借款。中国可以用这笔钱同苏联定购机器和军火，俾在建设和抵抗侵略战争中获得帮助。鲍大使还说明：这并非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且纯粹出于苏联的友好表示。孙科说很好，其他还有什么使命吗？

“鲍大使说，苏联拟向中国提议，希望中国发起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他说明道：中国东北已经给日本侵占，如果日本继续发动侵略，他的枪尖首先还是指向中国，这是绝对准确的推测。”

冯玉祥说下去道：“鲍大使对孙科先生说：如果中国同英、美、法以及在太平洋有关各国提议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苏联将首先赞成，并愿向各国解释，使能共同接受中国的建议。孙科便问：这个和平会议是否也请日本参加？鲍大使说当然请日本参加。如果日本参加，中国便可提出东北问题。日本如果抗议甚至退席，则和平会议即为日本所破坏，日本是应该负责任的。英、美、法、荷各国也就可以认识日本是侵略者，公认日本是世界公敌。鲍大使还对孙科说：中苏可以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从而进一步成立军事互助协定。说起缔结军事同盟，孙科先生说，最初还是出于我们政府的要求。”

屋子里骚动了一阵。

“各位不一定全知道这件事。”冯玉祥补充道：“兄弟也不

知道有这件事。原来鲍大使回国述职之前，中日关系正在非常紧张。据孙科先生说，蒋先生当时曾托几位中枢大员给鲍大使设宴饯行，并力请他回国以后竭力进行缔结中苏同盟，以牵制日本鬼子。鲍大使是个好好先生性格，回到苏联后当真替我们政府说了许多好话，辩护了许多缺点，于是苏联当局也就同意了。可是孙科先生说，这件事又变卦了。当鲍大使兴冲冲回到南京以后，便告诉王宠惠这个好消息，可是因为蒋、汪二先生忽然对这件事又没了主意，于是……"

屋子里又骚动了一阵。

"各位，"冯玉祥长叹："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那就是前一次中央政治会议所否决了的一宗重大案件。当时汪精卫先生说的很怪，他说：'苏联这建议是币重而言甘，诱我入掌握，对付日本我中枢另有妥善办法，不容包藏祸心的苏联越俎代庖云云'。于是王宠惠便奉蒋、汪之命，立即严词拒绝。鲍大使对于我们的出尔反尔弄得莫名其妙，他还去劝告王宠惠，结果当然文不对题，于是人家也就失望了。"

"那蒋先生对鲍大使怎样呢？"有人问道。

"还不是老样子？"冯玉祥摊摊手："他可以装做不知道，甚至忘记了当鲍大使回国之前，他曾吩咐几个大员给他隆重送行哩！"

沉默间只听见一片唏嘘声。半晌，宋庆龄起立道："时间已很久，我们也快散会了。我必须利用这点时间同各位说明几点。第一：有人因为反共而制造事实与苏联绝交，且在复交以后还不好好地增进邦交，于是使日本利用中苏两大民族的疏远乘机向我国侵略。如果'九一八'前中苏已经订了军事

同盟，东北既不会失去，今天的局势也就不同了。

“第二：我们从这些事实中看到，帝国主义国家最反对中国与苏联友好！但如以帝国主义做靠山，那末当国家发生危难时，帝国主义者必然袖手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第三：我们必须指出，今天中国的危机是空前的！不幸蒋先生还是以苏联为敌。中苏两大爱好和平的民族如果不团结友善，那末帝国主义者必然会乘机侵略，而且一定会选择力量较弱者下手。我们的做法，人家是看得很清楚了，但苏联仍旧在为我们仗义执言，仍旧愿意尽可能给我们一切援助，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应该争取政府做得好一些！”正是：视民如敌，自绝于人；屡试不爽，碎骨粉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五回

庐山训话　千言万语曰投降
后台相会　一清二楚是双簧

宋庆龄端起茶杯，缓缓地喝了一口："最后我必须指出，刚才冯先生所报告的，曾提到苏联鲍大使同孙科的谈话，内中苏联所建议的太平洋公约，同我们所听见过的什么洋盟约，什么洋公约之类，骤一视之似乎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苏联建议的太平洋公约目的在防止侵略，虽然为了对付日本，但仍然邀请日本参加。其他美国所发起或操纵的什么洋盟约的目的，却是在进行侵略！是在发动对苏战争，所以决不让苏联参加，这个区别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掌声静止后，冯玉祥看看表道："咱们快散会了，大家要报告的资料，要讲的话，实在说不完，希望下次咱们也能躲

开这些狗腿子，痛痛快快地聚聚。”他摇摇头，长叹一声道：“这真是无以形容，咱们都是‘革命元老’哩！可是连说话的自由都剥夺了，蒋介石同我结拜兄弟时，我的盟誓是为了主义，他也口口声声说是遵从中山先生遗教，可是今天咱们这里不但有廖夫人，还有孙夫人在坐，难道孙夫人的联俄联共主张是违反了中山先生的遗教吗？

“蒋介石偷鸡摸狗暗中请求鲍大使回国缔结中苏盟约，可是出尔反尔，这小子又变卦了！这小子怎能不变卦呢！”冯玉祥悲愤莫名：“当苏联答应以后，这小子可在拚命拉拢日本，准备再来一个内战了！不是吗？王以哲将军是怎样死的？欢宴日本经济代表儿玉考察团时他怎样说的？他还‘希望中日密切合作’哩！还有，七君子案又是怎么搞的？还有，……”大家见他说得痛苦，都劝道：“冯先生为国珍重，不要太伤心了。”冯玉祥长叹道：“好，那咱们就散罢！不过我可以预言，万一局势再严重，这小子是会临时抱佛脚，说不定又要找人同苏联打交道的。”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出声来，便三三两两先先后后分道散去，按下不提。

却说诚如冯玉祥所预料的，蒋介石出尔反尔，拒绝缔结中苏军事同盟以后，他又在烦恼了。可是他不露形色，向汪精卫道：“根据各方面消息，日本在华北惹事生非，显然有所举动。到那时美国自顾不暇，我们又不能打，苏联也不管，这又如何是好？你我都同意岳军的十四字真言，可是‘败而后和’，打总要打一打的，我担心真的打起来以后，和不了又怎么办？”

汪精卫道：“现在一切都很简单，您的看法很对，日本似

乎是有所企图的。不过凭委员长的声望，凭我们同日本的友谊，他也不会让我们下不了台。我看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于怎样把要求抗战的空气压下去！”

正说到这里，陈布雷伸进个脑袋道："报告先生，时间到了。”

蒋介石一怔，随即匆匆起立道："对不起，兆铭兄，昨天全国的学生代表上山来了，今天等我去训话，他们还要献剑。”

“啊！”汪精卫紧张一阵，也就松弛下来道："我一听见‘学生’就伤脑筋，原来是全国高中以上的学生集中军训代表，那好极了，他们不会捣蛋。”

蒋介石皱皱眉："怎么不捣蛋？据陪他们来的人说，这三百多个代表中间，大部分已经参加了复兴社组织，可是同那些左倾学生一样，也在哇拉哇拉吵抗日！”

“那是为什么？”汪精卫作惊讶状。

“布雷，”蒋介石吩咐道："你同汪先生说说，我去换套衣服，回头同汪先生一起到大礼堂去。”

“我不去了。”汪精卫推辞道："我曾经在上海漕河泾对上海的八千多受训学生演讲。”待蒋介石走后，陈布雷便向汪精卫报告道："这次上海市的代表最多，一共八十多人，其余是其他各省市的。那些学生们都是二十上下，十六七八的大孩子，什么也不懂，受了那些邪说的影响，即使是复兴社社员也一样吵抗战。”陈布雷苦着脸道："汪先生，您看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希望！”

汪精卫哈哈一笑道："布雷兄，别悲观，真要打，让他们

打去，在人家枪林弹雨炽烈的炮火中，才知道我们是不能打，打不得的！年轻人嘛，让他们吃点苦，受点教训，哈哈哈！”

陈布雷苦笑道：“也真是，这些学生们昨天上得庐山，便分配到传习学会去住。这幢新洋房建筑得非常讲究。有个学生把废纸往窗外摔，可是给精细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纱窗挡住了，于是人皆大笑。可是你道那个学生怎么说，他说：这个年头儿老百姓都没饭吃，庐山的公家房子竟造得这么漂亮！”

汪精卫皱眉道：“那这个学生就有问题了。好在他们是团体行动，也不致闹出什么事来。”他放低声音：“布雷兄，我们是无话不谈，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请你转告果夫、立夫诸位：就是上个月我在上海漕河泾对军训学生讲话那天，有人告诉我说，学生们象拔河似的给人家两头拔，一头是军统机构，一头是中统机构。代表军统的是每一个中队的中队长，代表中统的是每一个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双方都在争取学生，吸收新血，可是，”汪精卫做了个不胜同情的表情：“由于中队长抓得紧，上有大队长总队长，下有分队长区队长；同时加上孤零零的政治指导员迟到早退，我听说这次中统的成绩不佳，蔡劲军倒在龙华警察局里把一卡车一卡车学生运去参加复兴社，收获极大！”汪精卫笑笑：“布雷兄，有便请转告果夫、立夫诸位，下次第三届学生军训的时候，政治指导员应该增加人数，成立政治部，大干一场，干脆同总队分庭抗礼，否则这拔河赛是赛不过人家的。”

“谢谢汪先生！”陈布雷慨叹道：“汪先生真是了不起，难

怪很多人在说汪先生丰姿儁逸，清新拔俗，咳咳咳……”汪精卫回敬他一句道：“哪里，布雷兄才是了不起呢！谁不知道蒋先生的身边，有您那么一位……”正说着戴笠进门，打了个招呼便一屁股坐下来抹汗。

“委员长在大礼堂不知道多久？”陈布雷漫应一声突地想起什么似的，匆匆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汪精卫便拍拍戴笠的肩膀道：“怎么样？听说老兄艳福不浅！”戴笠挤挤眼睛大笑：“别提这个，别提这个。汪先生有什么指教？”

“那怎么敢当？”汪精卫同他亲亲热热并坐着，突地低声说道：“局势是有问题，老兄及时培养干部，的确有远见，真教人佩服之至！”

“汪先生说什么？”戴笠装做不懂道：“我怎能同你比？汪先生想及时培养干部，那才教人佩服哩！”

汪精卫态度自然地夸奖他在学生集训中的收获，把戴笠乐得直咧嘴。最后，汪精卫建议道：“下一届学生集训，复兴社更大有可为！不过政治指导员那个差使，我建议干脆也把它拿过来，这样子便可以事半功倍！”

戴笠大喜，但倏地皱眉道：“只怕下届集训，已经打起来了。”汪精卫也悲天悯人地叹息道：“但愿没这样快。不过老兄今后的责任可更重要了！我们的国策已定，主要是在压制抗战的空气，而这个任务，”他挥挥手：“除了老兄，”他重重地拍他一下：“就没有别的人咯！”

戴笠不作声，思索着。

其实戴笠并非在思索，他只是摹仿蒋介石的动作，往往在哈哈大笑之后突地来一个愁眉苦脸，让人们莫测高深，不

知祸福。戴笠当然知道汪精卫同蒋的密切关系，深怕在汪面前失言，不如沉默为宜。但汪精卫可不放过他，说："雨农兄！我们各忙各的，也难得谈谈。"他弦外有音："局势一旦变化，难免有人唱黑脸，有人唱红脸，有人唱花脸，那时候老兄对人对事，就更费精神咯！现在很难讲将来是个什么局面。"汪精卫双目视地："不过我可以告诉雨农兄，无论蒋先生也罢，我们也罢，目的是渡过这个难关。而日本同我们的交情，那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改变的。"他一顿："所以，万一局势有变；在我们的朋友之中有人唱花脸，雨农兄如果没有奉到蒋先生的命令，可以不必为难他们，因为他们唱的戏虽不一致，但一到后台，大家都是一个双簧班子的。雨农兄不必问，记在心头好了。"他加一句："到时候蒋先生会再同老兄讲，今天我不过是偶然想到，而且我们很少深谈，所以顺便聊聊，哈哈哈！"正笑着陈布雷拿住一叠卷宗，匆匆忙忙到得戴笠跟前，递给他道："这是先生昨天交下来的，今天我忘记派人给你送去。唉啊！"他敲敲后脑勺："我最近的精神很坏，老是忘记。"

"是什么名单？"汪精卫瞅一眼戴笠手中的卷宗。戴笠忙不迭阖上道："是训练团的名单，委员长说要给他们……"

"给他们什么？"汪精卫追问。

"给他们调查调查。"戴笠咽住了"旅费"两字。随即起立道："汪先生您多歇会儿，我到大礼堂看看。"

大礼堂里鸦雀无声，在摹仿法西斯的礼堂布置中，蒋介石立讲台中央，微微点头。接着乐队奏起军乐，三个学生代表从行列中正步走到台前，当中那个捧着一把长剑，恭恭敬

敬递给了蒋介石，然后来个向后转，又正步走回行列。

蒋介石开始训话了。

“你们很好！”他一开头便说：“听说你们的学科、术科都很好，所以做了代表。不过，你们要明白，军训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抗日，抗日是要抗的，但还不到时候，你们明白吗？”

台下三百多学生代表都不明白。

“这个，”蒋介石把手一挥：“这个，日本的飞机是很凶凶，你们懂吗？”

学生们还是不懂。

蒋介石迂缓地训下去道：“这个，日本不但飞机凶、大炮凶、日本军舰更凶！我为什么要说人家很凶呢？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还不能够同人家抗战。

“这个，今天有很多青年不明事理，高叫抗战，这个抗战，难道是那么容易的吗？这个，他们错了！这个，他们显然是受了奸党利用，我不能同意。所以，这个，你们很好，你们是学科、术科出类拔萃的学生代表，嗯，你们很好，你们并不要求抗战。

“抗战，当然要抗，可是刚才我说过，这个，我们没有准备。譬如我们的空军要抗战了，可是半路上没有加油的地方，没有降落的地方，你们想想，这个，这个战怎能抗得起呢？

“…………”

在三百多个木然无表情的脸上，蒋介石威严地重重地盯

他们一眼，他的训话完了。

学生代表们大都陷入沉默之中，从他们绷得紧紧的脸色来看，蒋介石的训话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反感。这情形戴笠看得明白，悄悄地躲在大礼堂的角落里，看他们毫无欢笑地聚过餐，值星官报告“今天蒋夫人给你们加菜”也没有引起反响。余兴节目原本以为一定精采，但来自各地的学生代表，却无一项象样的演出，上海代表且有意无意地表演庸俗的舞蹈，男扮女装跳了个不知所云。

“我看这批代表有问题。”戴笠向蒋介石报告道：“分明他们内中大都已经参加复兴社组织，作为我们的新血液、新干部，但事实上他们是要求抗日的！”

“娘希匹！”蒋介石直拍桌子道：“那你们为什么吸收了这些宝贝！”他起立：“我要到传习学会亲自去看看，我不能看我们辛辛苦苦的学生军训工作毫无成绩！如果这三百多个代表一个都不行，待他们回去后你给我悉数解决，重找新的！”说罢抓了根手杖气呼呼直往前奔，戴笠忙不迭紧紧追随。

乌云遮住月亮，山风呜咽低呼，学生们还没睡，三三两两在溪涧大石上濯足闲聊。有一帮人在口琴伴奏中悲凉地唱道：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沦亡了七年，

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掉自由失掉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戴局长！"蒋介石在暗中止步，声音发抖。

"是！"戴笠紧张地答应。

"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蒋介石倒退一步："不象教育部规定的，也不象军训总队教的！"

戴笠一时答不上来："报告先生，雨农去看看。"但立刻给蒋介石按住道："听他们再唱些什么，说些什么，不要打草惊蛇！"而那边的歌声愈唱愈凄壮：

"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
中原同胞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卑辱的投降，
忘却了东北更忘记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愤怒，
我们期待着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

蒋介石几乎连心脏都跳了出来，可是他还忍着，屏息凝神，从疏落低垂的树叶缝里望过去，瞅紧着溪涧中大石上一群群的学生代表们。可是歌声越来越凄惨，他们唱开了《流亡曲》，蒋介石恁地也听不下去了。他加快几步窜到岸边，戴

笠同三个侍卫一字儿在后面排开。只听见一阵骚动，歌声戛然而止，学生们一个个都在石块上站了起来。

“你们很好！”蒋介石非常和气地，迂缓地说道：“你们在这里住得惯吗？”

半晌，有一个细微的声音回答道：“住得很惯，房子好极了。”

“你们刚才唱的很好。”蒋介石微笑：“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蒋介石笑道：“这个名字也很好，是你们学校里先生教的吗？”

“我们自己学的，我们有歌咏会。”

“噢！”蒋介石夸奖道：“你们真是好学生，有空都不上舞场，你们是那家学校的？”

另外一个学生答道：“我们这里十几个人，倒有四个学校：北大、交大、复旦和南开。”

蒋介石点点头：“你们也该睡了。”说罢便走，待踏上山径，只见蒋介石一指头触到戴笠额上道：“简直混蛋！胡闹！你看看！这就是你找来的学生军训代表！真把我气死了！还不通知那四家学校，不许他们毕业！”蒋介石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这批代表教他们马上就滚下山去，我不希罕！”

戴笠一连串“是是是”，默默地跟在蒋介石后面走，快到官邸，蒋介石突地回过头来问道：“你来干什么？”

“报告先生！”戴笠知道只要蒋介石一开口，就表示他的生气已趋和缓，可以说话了。便立正报告道：“这批代表的确

不符理想，雨农一定遵照先生指示，另外再给复兴社找一批干部。不过这批代表虽然这个样子，但事先雨农已经调查过，他们都不是奸党，只是年轻不懂事，跟在人家后面哇啦哇啦乱嚷嚷。所以这次到庐山聆训，本来有一个月的逗留，现在他们只上山两天，马上叫他们回去，恐怕……”

蒋介石挥挥手杖，“你看着办好了！”他一顿：“总而言之，这批代表不得在这里耽搁太久，顶多不许超过十天半月。而且要他们不许乱唱歌，也不准他们到海会寺参观！”他加重语气：“海会寺里有着很多东西，我不准他们去看！他们要看，你用条船把他们送南京去看，叫他们参观兵工厂、防空学校、军校，问问他们：我们的准备能不能抗战！”他跨进大门又边说边走道：“不过，不准他们住招待所，叫他们住在军校炮标马标，生活要苦点！他们愿意抗战嘛！”蒋介石冷笑笑：“主张抗战就得吃苦！”他又吩咐：“你不妨想个主意，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可以让我们看出来谁忠谁奸！我明知道里面有我们的人，但实在教我怀疑。”蒋介石又气起来：“里面一定有奸匪！”说罢把手杖一顿，扬长而去。正是：开口奸匪，闭口奸匪；谁是奸匪？问问自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六回

听诡计多端　中国人忍令安排
看谁是刀俎　好男儿宁为鱼肉

且不表蒋介石回到房里，却说就离开官邸不远，有两个人正在促膝夜话。这是高级官员的别墅，门外有哨岗，里面静悄悄，松涛和瀑布声为他们做了良好的掩护。

“兆铭兄！”张群疲乏地打了个呵欠：“要说的话，都向您报告过了！我和您有同感，永泰如果尚在人间，今天的情形，也不会这么糟。”

“岳军兄，”汪精卫沉吟一会：“你们的办法不错。你们看出来抗战是可能爆发的，所以把资金由北而南。北四行本来依赖大连和华北几位将军的存储以壮声势，现在金城银行也毅然迁沪，并在上海办报，浦口设厂，这些步骤都属必要。”他夸奖道：“岳军兄真是了得！‘十四字真言’之外，你还在做

'战有出路，和也有出路'的准备，具见岳军兄聪明过人！可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岳军兄不知将作何打算？"

"是什么？"

"是'委员长侍从室'！"汪精卫把嘴巴向蒋介石官邸的方向呶呶。

张群紧张道："愿闻其详。"

汪精卫接过一支烟，喝了口啤酒，皱眉道："果夫、立夫他们所以能够发号施令，无非是控制了'委员长侍从室'。诚如岳军兄刚才分析的，委员长侍从室在传统上早就成为全国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一切重要政令悉由此出。林主席不但不能参加意见，而且是无法过问的。"汪精卫深深地吸口烟："我们来看看侍从室的人事罢：第一处掌军事，林蔚文负责；第二处掌机密，陈布雷负责；第三处掌党政，陈果夫负责；这三大处操党政军决策之大权，也掌握了全国人事。控制住这三大处就可以不必通过各院部，就可以直接行使职权！"汪精卫拍案而起，伸开右手，紧捏拳头，边说边往回一收："岳军！我看我们今日急务，是在于把侍从室——"

张群苦笑笑，摇摇头，叹息道："很吃力！很吃力！永泰曾经试过，有点成绩，可是他终于遭了毒手。"

静默一阵，汪精卫踱到窗边，眺望沉睡中的庐山，伸臂挺胸作深呼吸状，然后回到沙发上道："我们不必消极，何况你也并没有消极！你的做法很好，'战有出路，和也有出路'，简直聪明绝顶！东京的朋友们如同一般人称呼你们一样，说'政学系是个了不起的集团，将来无论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东京的朋友将永远同政学系合作，无论在任何局面之下，政学

系永远少不了一席地'！"汪精卫把右掌复在张群左膝上："岳军，大概你也听说过了。现在我们不妨再分析分析蒋先生的用人之道，你就可以明白：你们，是蒋先生所少不了的一批朋友，你们是永泰的继承者。

"不过永泰的教训，我们倒是应该记取。官方说永泰死于刘芦隐之手，蒋先生告诉我永泰死于果夫、立夫之手，但东京的朋友一口咬定永泰死于蒋先生之手，而且他们还拿得出可靠凭据。"汪精卫叹口气："人已死了，我们且不去研究谁是真凶。不过以永泰这么一个人材，竟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教我们在悲痛之外，再更加小心谨慎，应付这个局面。所以我们今后应该处处小心。幸而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同蒋先生的看法并无二致，完全一样。因此，我们不妨简单地检讨一下，今后我们在蒋先生身边，究竟还能起多少作用，做多少事业？"

汪精卫低头道："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到目前为止，蒋先生的一套，以财政经济方面而论，他正在仿照希特勒元首的手法。蒋先生用法西斯国家的统制经济、统制金融方法，实行了控制江浙财团的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这变更从宋子文辞职开始。"汪精卫喝口酒："岳军兄清楚，T V 本来是江浙财团的买办，拿他们的钱，保护他们的利益。但当二十二年T V 从美国借得五千万美金回来以后，并不能解决困难。蒋先生当时主张公债延期偿还利率降低，T V 认为这样无异牺牲他的信用，愤而辞职，那时候孔祥熙是实业部长，在宋家协议下改任为财长，孔则于二十一、二十五两年中两次执行公债延期减息。

“孔上任后完成了江浙财团的改组，有三件大事情。”汪精卫扳着指头道：“第一：把江浙财团的中心枢纽、中国最大的宝库——中国银行拿过来，同时改组交通银行，这样暂时解决了财政困难。央行一家支持不了战费，中国银行可强过十倍！再加上民国二十、二十五、二十六年间改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三大银行的成功，加上中国国货银行，使政府有了作为卫星的四家富商合办银行。再加上新创的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的中国农民银行，和央行的中央信托局，蒋先生有了四行两局外加四家大银行的阵容，保证了蒋先生在必要时可获得金融上的通融调度。

“第二：二十四年实施法币政策，把发行权统一于央行。一方面白银国有，没收了全国的金银财富，以供其法币的准备；另方面剥夺了江浙财团的钞票发行权，这使其他银行的地位大为降低，无法同央行抗衡了。

第三：“统一公债的换发，更实现了蒋先生赖公债以减轻财政上的负担的初衷。”汪精卫搓搓手道：“就这样，蒋先生以先发制人的手段，完成了江浙财团的改组，而由庸之和TV代替了张嘉璈、李铭而成为中国金融的主宰人，保证了财政经济初步的稳定，事后蒋先生为绥靖张嘉璈，又发表其为铁道部长。张推病不就，钱新之曾奉命转告道：‘张先生要末就职，要末出洋，蒋先生脾气一向如此。’这一手吓得张嘉璈不能联络金融界，也不便用军事力量略示抗议。”汪精卫皱眉苦笑：“他的脾气是这样，绝不允许任何反对派之存在，所以我们今后不能不更小心。”汪精卫叹口气道：“好，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手下几员大将做些什么？对美国，TV 在负责。”

"是的。"张群插嘴道："不管他郎舅二人怎样抬杠，美国路线到底是美国路线。"

"所以，"汪精卫再点枝烟："TV就出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TV的经委会委员长，"汪精卫喷口烟道："老实说，也就是一个超等大买办。他注重棉花、纱、布实业，先后建立中国棉业公司、米业公司；另外再搞了个中国建设银公司，经理美国投资于铁路、电力、矿产等交通事业和公共事业，此外又同美国航空公司合组中国航空公司，开航京沪、京平、沪粤三线。另外又把中国币制附着于美元，由陈光甫、邹秉文、顾翊群作助手。"汪精卫慨叹道："从二十四年法币政策以后，美国开始全面进入中国，如果这局面继续下去，美国的投资一定可以超过日本在华投资的总额。

"对英国，庸之这个财政部长也是个买办，他第一桩成就是英国支持了法币改革，并且由最有力量的外商银行汇丰银行出面领导外商把白银缴交中央银行。"汪精卫打个呵欠："英国是仅次于日本的在华有力国家，对外汇率的安定起了大作用。据说庸之以行政院长之尊充任特使，遄赴英伦贺英皇加冕典礼，就是接洽一笔极大的贷款，而且已经成功。"

"那他什么时候走？"

"这个，"汪精卫一顿："如果局势不再紧张下去，庸之一定会去的；如果局势变本加厉，我想他会改变主意。"

"对德国和意大利，"张群道："情形和英美不同，资源委员会这机构是对德意的买办。德国的技术人员不但渗入资委会，而且进入了军委会、航委会和兵工厂。航空方面更有意大利赠送或出售的飞机，以及意籍航空人员。军政部的兵工

机构同德商西门子洋行联系，经理军火买卖，俞大维和徐学禹都是买办，这使咏霓很头痛。同时中德合办欧亚航空公司……”

“岳军，”汪精卫皱眉道：“简单说来，是不是：资委会在技术方面，钨铁厂与德国合作、炼铁厂与德英合作、炼油厂氮气厂同德国合作、机器厂同美国瑞士合作、电工器材厂与德英美合作？”

“是的。”

汪精卫沉吟一会：“对英、美、德、意方面，大致如此了，对日本，”蓦地他精神大振：“岳军，这是最重要的一部门！过去我们曾经听到人家不少闲话，现在还在遭受重大的阻挠，但将来，”汪精卫以掌击桌：“将来要看我们的了！什么英美法，去他的吧！”

张群似有重忧：“话是不错，不过方今之世，抗日的空气的确非常浓厚，我们也不宜过份乐观。”

“我早有打算。”汪精卫神秘地笑笑。

张群精神一振，笑问道：“老兄有以教我么？”

汪精卫低声笑道：“其实岳军兄早已说过了：‘战有出路，和也有出路’，我的打算，也不过如此这般，更无新鲜花样。”边说边举起酒杯，同张群轻轻地碰击一下：“刚才我们谈的很多，综合起来，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除了日本，其他各国的关系都操在人家手里，而毋须明说，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政敌；其次，如今日本问题已凌驾一切之上，幸喜蒋先生在对日问题上同我们并无二致，我们大干一场的时候来了！”

汪精卫倏地握住杯子，绕室徘徊，踱到第三个来回的时

候，用极其郑重的态度低声说道："岳军，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难以形容！"

"唔？"

"岳军！"汪精卫先透了口气："你当然知道，蒋先生对抗日的态度，是非常不乐意的！"

张群点点头："很多人都知道，京沪平津一带的左派出版物，还针对着蒋先生这一点大肆抨击。"

"所以，"汪精卫烦躁地摔掉烟蒂，又立即接上一枝，张群忙不迭为他点燃了火，汪精卫说下去道："今日的处境是的确很微妙的，我们不想抗，延安主张抗，光是一个延安主张抗日，我们当然可以置之不理，问题是全国民意，全国民意要求抗战，这就使我们处境非常狼狈。因此无论在国际间，在对外谈话方面，我们的态度可要特别注意：我们也是主张抗战的！这样老百姓便无话可说，延安也无话可说；那末，如何扭转我们的逆势，如何乘机消灭延安，这时机已经到了！

"这事情非常重大，大到非有人跳火坑不可！岳军你明白，我们同东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歧见，只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也就太平了。老百姓亲眼看见打不过日本，还有什么办法？清朝统治中国，不是有好几百年么，消灭延安以后，不管东京也罢，华盛顿也罢，总而言之，我们连睡觉也放心了。所以，局势万一有变，岳军你可要牢记：嘴巴上非高叫抗日不可！写文章、发表政见，也非高叫抗战不可，季鸾兄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否则，我们的逆势将更增加，对你们是不利的。至于跳火坑，"汪精卫愁眉深锁："这代价是重大的，

但从中国整个局势来看，这做法是应该的，你以为如何？”

张群也皱紧眉头，思索着。

静寂的街道上传过来脚步声，汪精卫踱到窗边看了一阵，回过头来笑道：“岳军，你瞧，这就是蒋先生所说的‘民主表现’，深更半夜还有人在他官邸内外巡逻，光天化日之下，更不用怕有人会暗算他了。”汪精卫打个呵欠，含有深意地说道：“其实他这一套没什么深奥之处，把上山下山的人查根究底，把山上的人逐个盘查，然后大摇大摆在街上走。”他格格一笑：

“甚至他那一套对付美、英、法、德、意、日的一套，刚才我们分析得很清楚了，拆穿西洋镜，也没有什么奥妙。他这个经济建设运动，与清末富国强兵洋务运动差不多。他引进洋人投资，造成列强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力量，并且划分成列强的势力范围，造成国际均势，用延安方面的口气说：就是托庇外力以维持殖民地地位。

汪精卫精神大振：“岳军，这一手我们也不含糊，局势如有变化，只要蒋先生仍能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前途是非常有利的。你看，今天列强在华势力的分配情况，东南由美国投资、川滇桂由法国投资、扬子江中游由英国投资、华北由日本投资、西北由德国投资。而在各个经济部门中，军事与德国合作、币制金融与英美合作、重工业也是与德国合作。”汪精卫以掌击膝：“将来局势有变，军事与重工业部门，希特勒元首的反共比蒋先生还切！至于币制金融，那东京的朋友义不容辞咯！”汪精卫夸奖张群道：“所以，我们的中日经济协会同儿玉谦次合作，推进中日经济提携，这一着的确好极！

你应该告诉周作民，要他好好地干，前途似锦！”汪精卫一巴掌打在张群肩上，重复道：“前途似锦啊！哈哈哈！”

“前途好自为之！”那边厢冯玉祥在同吉鸿昌的侄子吉星文晤面，冯玉祥一再叮嘱道：“老侄！老蒋他们上庐山去了，前途如何不得而知，但眼看鬼子不肯罢手，我们吃饷的，是英雄或者狗屎，就可以证明了。你叔父同我相处很久，他怎么死的？怎样死法？你当然记得！”

吉星文热泪盈眶：“我记得！冯老伯不必担心，如果鬼子动手，我不揍他，我就是孬种！我不但对不起叔父在天之灵，更对不起冯老伯的训示，以及国家民族对我的恩惠……”说罢痛哭。

冯玉祥抹抹眼泪，说道：“老侄，你该回防地去了，不管老蒋他们决定什么，打鬼子总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你有空便给我来信。”说罢一老一少拭泪而别。正是：山上山下，两般风光；抗敌媚敌，不同心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七回

日寇兴兵　吉星文芦沟抗强敌
领袖发抖　许世英东京探行情

诗曰：蛮心封豕贪无厌，蕴毒长蛇进不歇：忍使阋墙煮豆箕，不顾半壁金边脱。庐山深处好风凉，四亿军民齐泣血！振臂一呼齐抗战，中华儿女保祖国。定教红日自西沉，不令芦沟看晓月；还我河山树旌旗，八年血战鬼神泣。可怜扶桑梦里人，已是无定河边骨。

歪诗吟过，言归正传。却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十时，庐山大礼堂欢迎各国使节的宴会刚刚结束，官邸小型舞会宣告开始。蒋介石哼哼哈哈点点头步向花园，宋美龄挽着洋人胳膊步入舞池，谁也没料到，芦沟桥的炮声同乐队的大鼓一齐响起了。

深夜一点多，侍从室电台收到南京急报，说芦沟桥出了

岔子，日军同驻军发生冲突，情况不明。陈布雷在梦中惊醒，他揉揉失眠的眼睛，瞪着那一纸电文。正沉吟间，他太太劝道："反正是冲突，明天再说罢，深更半夜，你即使把先生吵醒，也办不了什么事。"

陈布雷长叹一声，认为老婆之言有理，这是日本军队惹事生非，在"极峰"心目之中，其严重性远非延安的一举一动值得注意，也就闷头大睡。

第二天一早陈布雷悄悄地走到蒋介石官邸，侍卫长告诉他："委员长此刻正在打坐，"打坐之后是读经，而同宋美龄在一起的时候则改为晨祷，这些节目尽人皆知，陈布雷一直等到蒋介石夫妇坐上餐桌，这才把电文呈报上去。

朝阳从五老峰那边射来，透过花圃，透过窗子，落在蒋介石面孔上变成青灰色。他一筷肉松，雨点般落在桌面，读完简短的电文以后，低头陷入沉思，这情形使宋美龄也放下了筷子。

"陈主任。"蒋介石喃喃地说道："没想到，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快！希望这不过是冲突，你打个电报要他们续报。"

"是的。"陈布雷刚转过身，机密处一个组长找上门来，双手递上电文。蒋介石一把夺过来，只见上面也是寥寥几句："……日军仍继续向我进攻，芦沟桥已失守，……"

蒋介石倏地把电文揉在掌中，背着手烦躁地往来踱步。半晌，他以拳击掌，吩咐道："拟个电稿！要他们把详情呈报，这太简单，我命令芦沟桥守军二十九军除非奉命，不得还击，你赶快替我把这命令发出，迟了或许有变！"

陈布雷连忙伏案拟稿，汗如雨下。

却说蒋介石当时拥有军统、中统两大“特种机构”，耳目之众，消息之快，人所共知。以当年奉命杀伐福建人民政府的卫立煌为例，此事平定，卫立煌功居首位，可是他也不免在蒋介石的监视之下。有一夜卫立煌在榕通宵竹战，第二天接到蒋介石来自南京的电报，末后就有“昨夜胜负如何”之句，把卫立煌吓得软了半截，连忙发电请罪。蒋介石回电道：“吾兄公余消遣，事属应该，前言戏之耳，幸勿介意。”

可是说也奇怪，芦沟桥事变是七月七日晚上十点钟的事，而蒋介石得悉详情，却是十日晚上的事了，对于这件大事，中间相距竟达三天之久。

报纸上介绍了芦沟桥的重要性，说那桥在北平西南，位在永定河上，是金朝时候用石块建筑而成，工程达三年之久。全桥长六百六十尺，阔二十六尺，共有桥洞十一个。两旁桥栏上雕刻着许多小小的石狮子像，元、明、清以来时加修建，乾隆皇帝题的“芦沟晓月”碑刻竖在桥前。永定河上游即桑干河，古名无定河。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指的就是这条河。芦沟桥更是京汉铁路的要道，北京的咽喉。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哥孛罗所著的游记中，曾特别描写过芦沟桥。十四世纪中叶，元朝的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入紫金关，游兵进逼芦沟桥，为燕帖木儿所败。十四世纪末，明燕王朱棣举靖难兵，建文帝派兵征讨，燕王为诱敌深入，特撤去芦沟桥驻军，建文帝派去的那位将军不知是计，还说：“弃此桥不守，我知其无能为也。”一九二二年奉直战争，双方为了争夺这要隘，曾经在这里肉搏五昼夜，厮杀得永定河变成

血河，尸积如山，造成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页，凡此都证明了芦沟桥的重要。

诚如汪精卫和张群所做的，蒋介石控制下的报纸也喊出了抵抗的声音。“不抵抗”将遭遇到全国军民的愤怒，“抵抗”呢？蒋介石大伤脑筋。

蒋介石必须清楚这件事变的始末，三天以后，他了解的情形是这样的：七月七日夜十点钟，日军一木清直所部一个中队在芦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收队时突借口缺少一名士兵，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二十九军弟兄和宛平县长王冷斋婉词拒绝，说时已深夜，城门紧闭，居民安睡，如放日军进城，一定引起扰乱，团长吉星文同时通知营长金振中，要他对城防切实戒备，命令警察代为搜寻，但无所获。当时日军声势汹汹，坚持要进城搜查，并且开枪示威。宛平县长兼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王冷斋便赴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员会报告，之后又奉命向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交涉，时已深夜两点钟。这时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顾问樱井都在。先半小时松井已接得报告，说失踪的日兵业已归队，但须明白失踪情形，以便谈判。当由王、周、林、樱和翻译官斋藤五人前往，行前又得报告，说驻丰台日军数百人已开往芦沟桥，事态严重。同时日本联队长牟田口廉要王冷斋、林耕宇前往一谈，一见面牟田口廉便问：“王县长此去能否负处理事件的全部责任？”又说：“倘若事态明白，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为事机紧迫，不及请示，阁下是地方长官，自有权处理。”王

冷斋明白日方又想师丰台失马事件的故智，用心十分毒辣，假如来一次权宜处理，以后什么调查谈判都谈不上了，于是坚决拒绝，要先调查而后谈判。僵持半小时后牟田口廉只得答应先行调查。王冷斋同林耕宇出得日营时，已见日兵三百余人分乘卡车八辆奔向芦沟桥，乃急会同周永业、斋藤、樱井等出发。车抵宛平县东北角约一里的沙岗地方，发现日兵已在布防，大都伏卧，准备开枪。这时突有日本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奔到车前，阻止前进。并取出地图对王冷斋说："现在事势紧迫，来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县长赶快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门数十米突地点，再行谈判。"王冷斋表示不可以。寺平道："平时日军演习，都可以穿城而过，何以今天演习不能进城？"王冷斋道："日军演习从未穿城而过，你来中国不久，不明情形。你所说先例到底是那一月那一天，请指出以为佐证。"原来寺平是接滨田的后任，到中国来还不到三个月，经人反诘，恼羞成怒道："这个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你小心危险！"同时森田联队附就要王冷斋等下车，指示日军阵容，且在示威恐吓："十分钟内如无办法，严重事件立刻爆发！"王冷斋道："我只是奉命调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商定，你们不应该如此矛盾，否则要负一切责任。"森田和寺平见吓不到，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王、林进城谈判。进城后周永业、樱井、斋藤已经先在，当在专员公署谈判，日方仍坚持入宛平城搜查，并要求撤退芦沟桥守军为先决条件，双方谈判决裂，冲突继起。不到五分钟，日军已开始向二十九军射击，枪弹嗖嗖地掠过民房。

王冷斋便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开火情形，说二十九军恁地也无法“冷静”。局势如此，士兵们愿以芦沟桥作坟墓，对蒋委员长“未奉命令不得还击”的指示恐怕不能执行。但王冷斋同樱井等在枪声中仍作谈判，约一小时，森田联队附忽从城外派人持了名片来，要求派员出城面谈，当商定双方下令停止射击，由林耕宇和寺平缒城而出，和森田面商，但仍无结果。林等乃返平报告，双方继续开火，日军并且动用了大炮，城内死伤惨重。

七月八日午后四时，牟田口廉派人辗转送信进城，要请王冷斋和吉星文或金振中营长出城亲商。大家知道这是鬼计，万一出城，那就要被扣押作抵了。过了一小时，牟田口廉又来信要求三事：第一、限即日下午八时止，华军撤离河东，日军也离河西，逾时用大炮攻城；第二、通知城内居民迁出；第三、在城内的日本顾问樱井、斋藤等请令他们出城。王冷斋答道：“本人非军事人员，对撤兵一节未便答复；城内居民自有处理办法，勿劳代为顾虑；樱井等自愿在城内商谈，努力于事件的解决。”

这时枪声已停，到午后六时，王冷斋忽然想到专员公署目标太大，未便久留，便在附近找到民房办公，并请樱井等同往。六点零五分，一行刚走出大门十余公尺，日军大炮已连珠而来，每颗炮弹都落在公署之中，营长金振中受伤，团长吉星文已忍无可忍，率领几百士兵咬牙迎击，一口气打了三点钟，九时以后且夺回了芦沟桥，日军伤亡倍于我方。

可是蒋介石希望“和好”的命令在北平甚为有效，九日清晨，北平方面已经和日方订下三项妥协办法：第一、双方停

止射击；第二、日军撤丰台、我军撤芦沟桥迤西地带；第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担任，人数由二百名到三百名，定九日晨九时接防。这三项办法由北平市长秦德纯用电话通知王冷斋，王立即转告吉星文，"层峰"坚决不拟抗战，吉星文团也只得按兵不动。但到清晨六时，日军突用大炮攻城，连续射击百余发，日本军阀在中国的妥协声中再度背信了。

同时，定九时接防的保安队也在大井村被日军所阻，发生冲突，一直到九日午后三时，任何交涉都无结果，这时北平所派双方撤兵监视委员已到。对方为中岛顾问，我方为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同来。到宛平县后就分开两组监视撤兵，双方在四点钟返城，都说已经撤离完毕，但保安队始终没有到来接防。

王冷斋便请周思靖往大井村，和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接洽，中岛也同往，才由周思靖等带进保安队，但只有五十名。

根据北平双方所定的内容，接防保安队的人数是从二百名到三百名，现在只有五十名，连同该县队警，也不敷城防分配，于是王冷斋拒绝接收，同时通知团长吉星文注意，一面电北平交涉。半小时后北平复电说已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交涉妥当，所有出发保安队仍可全数进城，不过所带机关枪则另派员押运回平。

六时左右，保安队到达，但仍不足二百之数，据说是因为每挺机枪由原队兵士三人运回之故，该队由团附王挥尘、营长贾朝率领。王冷斋和他们分妥防务后，吉星文团便全部移驻河西。这时日本河边旅团特派顾问笠井、秘书广濑和通

译官爱泽三人，携香槟酒到达县府，向王冷斋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庆祝这不幸事件，在蒋委员长不拟扩大的指示下获得解决”，宾主“尽欢”而别。

但当笠井等走后不久，王冷斋就查明城外东北角沙岗地方的日军并未撤尽，去而复回的约三百余人，于是大为疑虑，立刻电告北平，并请吉团长、王团附切实戒备。

该处监视撤兵委员本为周思靖和中岛，这时周已先返北平，中岛也匆匆想走，王冷斋恐怕事情尚有余波，坚留中岛在城中协助处理。并且中岛本是监视撤兵人员，现日军并未全撤，则他的责任还没有尽，自有留县必要。中岛心中不愿意，也只好暂时留下。到了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东北角日军忽然开枪射击，复图攻城，我方当予还击。

蒋介石在十日夜间了解了这么一些，在会议桌上把电报一推，自有陈布雷在旁接过，夹进档卷。半晌，只听见蒋介石冷冷地问道：“吉星文同日军开火，是奉了谁的命令？”他一拳按在桌面上：“未奉命令，不得还击，这个命令我早就在八号那天告诉二十九军了。现在情形摆在面前，人家不过是挑衅，理他干什么？”蒋介石正想把吉星文撤职查办的命令说出来，忽地想到另一个念头：吉星文是吉鸿昌的侄子，吉鸿昌是冯玉祥手下一员大将；抗日守土，在吉星文是绝对不会妥协投降的。要是把吉星文撤职查办，全国军民一定同情吉星文，岂非失策？还不如将计就计，一方面让他在芦沟桥同日军死拚，一方面命令北平方面同日军谈和。这样一来，还可以向天下发表声明，说吉星文的抵抗是蒋介石自己命令的，这样在延安和全国人民面前可以大拍胸脯：“谁说我姓蒋的不

肯抗日？芦沟桥不就是我命令吉星文抵抗的吗？”蒋介石感到这样处理很化算，吉星文此人不但不必撤职查办，而且应该好好笼络，作为将来证明蒋介石并未向日屈膝的活口。

侍从室人员心中有数，连走路也不敢踏错半步，蒋介石烦躁暴怒的老脾气，这几天发作得更厉害了。蒋介石按下了吉星文的问题，骂过一阵又问起了王冷斋："这个人同日本军官跑来跑去，得通知北平方面，不要让他从中误事。"

陈布雷连忙应道："北平方面早已来电，谈判的主权并未操在王冷斋手里。"

"嗯，"蒋介石望着窗外庐山烟雨，心头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是不是真的动手了呢？会不会把事情演变得很大，到头来大家下不了台呢？"他想了一阵，在外交部电令驻日代办杨云竹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以及外交部拟派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口头抗议，并在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的签呈上签了个字。把笔一搁，要汪精卫、张群等人拟具讲和条件，密派许世英飞往东京，看看行情再说。

张群草拟的"亲善信"甚为简单，大意是说中日一家，利害相同，不必流血，如有要求，不妨明言。张群在蒋介石面前拍胸脯道："局势虽然紧张，幸而日本近卫内阁刚刚上台；他看见了我们的诚意以后，一定会悬崖勒马，谈判撤兵的。"蒋介石口头上虽同意他的看法，但心头老大一个疙瘩，他立刻想起了孙科同苏联大使的一席话，便把孙科找来，单独密谈道：

"哲生兄，局势如此演变，大出吾人意料。我记得你曾说

过，苏联大使愿同我们缔结军事互助条约，还有什么贷款之类，如果现在你去找到鲍格莫洛夫，他还会答应么？”

孙科在饱受亲日派排挤之下，早已一肚子气，这次听蒋介石旧事重提，便皱眉道：“这个恐怕有问题。当时是我们向苏联提出的，人家同意了，我们却又变卦，恐怕……”

蒋介石哭丧着脸道：“哲生兄，不管成与不成，你一定要辛苦一趟。你告诉鲍大使，上次他从苏联带回来好消息，是给兆铭他们否决的，与我无干！你告诉鲍大使，我蒋某人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中山先生当年在世之日，不断同我说起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政策，你告诉他：现在我们不打共产党了，工农政策也在实行了，中山先生三大政策都在我手里逐一实现，所以苏联这个忙非帮不可！你问他：苏联对日本的进攻中国，他们忍心袖手旁观吗？中国如果亡在日本手中，……”蒋介石忽地眼睛一红，紧握住孙科的手道：“我们还对得起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吗？还有苏联，苏联也对得起一生主张联俄容共的中山先生吗？”说罢凄然落泪。

终于，孙科叹口气道：“好罢，我去试试，我同王宠惠一起去看鲍大使。”

“那好极了！”蒋介石喜道：“事不宜迟，最好马上就去。现在鲍大使在什么地方？”

“上海。”

“哲生兄！”蒋介石叮嘱道：“你替我问候鲍大使，就说本来我预备亲自拜访他，无奈事情太多，以后有机会再说罢。你告诉他很多国家的外交人员在庐山避暑，希望他也来。”蒋介石忽地想到芦沟桥炮声嘡嘡响，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元首，

却还赖在山上不肯下去，未免不好意思。于是改口道："你这样说罢：你说我本来要请他上山避暑，可是局势突变，鲍大使有空的话不妨马上上山，再过几天，我也该回南京去了。"

孙科刚离开，蒋介石便找到宋美龄道："子文的电话接通没有？"

"接过了。"

"他怎么说？"蒋介石急问。

"他说关于英美的态度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同他正面谈起过，他也在纳闷。"

蒋介石着急道："子文也真是，这种大事情，还等人家上门请教吗？该自己去啊，你告诉他尽快找到大使馆或者洋行老板他们，要华盛顿和伦敦立刻发出抗议日本的通电，在精神上打击日本，……"

宋美龄插嘴道："孔部长那边也没有回讯吗？"蒋介石搓搓手道："没有。我真不知道他同子文怎么搞的，人家飞机大炮都拿出来了，我们毫无准备，怎么打法？如果华盛顿他们不愿过问这件事情，那你通知子文、庸之，还有你自己也发电报告诉美国朋友罢，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眼看就要给日本夺去，问他们甘心不甘心。"

宋美龄默默地瞅着他。只见蒋介石热锅上蚂蚁似的团团打转，倏地又跨出房门，却在门口回过头来说道："你再告诉美国朋友，如果他们不干，袖手旁观，要看我姓蒋的笑话，这件事也没那么容易！苏联一向愿意帮助我们抗战，这你是知道的。"他有意夸大道："你告诉美国人，就说苏联知道日本人动手以后，他们已经派来代表，问我们需要些什么帮助。"

蒋介石冷冷地笑笑："懂了吧？你、子文、庸之，再发动一些其他朋友，马上拍电报、写快信到华盛顿和伦敦！"

蒋介石三脚两步返回办公室，只见陈布雷正在几个译电员身边打转，看几个字，便摇摇头。蒋介石问道："又有什么事？"

"这个，"陈布雷苦笑道，"我们的外交官同日本外交官辩论，却给他们反咬一口。"

蒋介石坐下来道："你念给我听听。"正是：自己事情求自己，寄望他人太离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八回

团结救亡　中共号召撼天地
奋勇抗战　红军请缨泣鬼神

陈布雷从译电员手中接过电文，接着他念道："这是外交部的报告：九日下午，日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访我外交部次长陈介，陈次长提出事变责任问题，双方辩论，未获结果。十日晨，日高访我外长王宠惠，双方辩论达一小时半，彼方仍坚决否认责任问题，而将责任诿诸于我。职部正拟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方履行下列各点：一、正式向中国道歉，并处罚负责人员；二、赔偿死伤及被毁一切损失；三、担保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如何祈核夺示遵……"

陈布雷静待蒋介石指示，蒋却陷入沉思，他喃喃说道："外交部这样做，不过是尽了外交部的责任，可是与事实有

什么帮助？许世英今天未知能否同近卫见面，如果外交部抗议先去，你说好不好？”

陈布雷答道：“布雷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的抗议发出去吧。因为到今天为止，根据全国各地的报纸舆论、以及各省市的报告来看，民气愤激之至，我们不妨抗议抗议，否则，……”陈布雷不再说下去。蒋介石会意道：“也好，不过迟一天也无妨。”他再问：“北平有些什么报告？宋哲元回家省亲，该回去了吧？”

陈布雷在大堆电文中翻了一阵，说道：“宋军长似乎还未销假，因为北平的报告还是由秦市长具名的。

“上次报告说到在十日凌晨两点半，日军突又攻城。”陈布雷念道：“这个报告说：当时幸亏我方已有戒备，王冷斋除电平报告外，并同中岛交涉。经中岛电询北平旅团部及联队部后，答称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火，日军绝无攻城企图。一小时后枪声已停，北平去电话命令王冷斋和中岛同往商决外交未了事件。王县长于夜间七时和中岛同车赴平，车过宛平县东北角铁路涵洞处，见日军步哨未动，且有日兵三人阻止前进，经告以赴平接洽停战办法，方始放行。七时半，王县长同中岛抵平，同河北省主席冯治安、北平市长秦德纯面晤，报告日军不肯全撤，非彻底交涉，实在不能算作了结。接着樱井、中岛、斋藤等三人都到秦德纯家会商。我方代表为市长秦德纯、旅长程希贤、参谋周思靖、县长王冷斋等四人；日方为樱井、中岛两顾问，及秘书斋藤等三人。王冷斋首先提出东北角沙岗日军未撤为题，请注意讨论。斋藤说未撤日军是因为有阵亡尸体两具还未寻到，所以搜索。

王冷斋不以为然道："搜索用不着这样如临大敌，而且还带着重武器。"

蒋介石听到这里，拍了拍桌子道："我总觉得，王冷斋这个人有点过份。试想，他一个人的时候同日本军官东谈西扯，那也罢了；现在同秦市长他们在一起，还轮得到他说话么？太放肆了！"

"这个，"陈布雷婉转进言："据报这个王冷斋，在当地颇得人心，我们不便……。听说王冷斋是福建人，自幼学习陆军，富于胆识，而且生性耿介……"蒋介石皱眉道："我知道了。"说罢踱了几步，问道："假如美国不管，苏联也不过问，你说二十九军能顶得住么？你把秦德纯上庐山时的报告检出来。"

过了几分钟，陈布雷又捧着一个档卷，挨着蒋介石念道："秦德纯是七月初来的，他报告目前冀察人事和兵力的情形如下：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绥靖主任。师长冯治安兼河北省主席。师长刘汝明兼察哈尔主席。副军长秦德纯兼北平市市长。师长张自忠兼天津市市长。三十七师（冯治安）分布于北平、南苑、西苑、保定一带。三十八师（张自忠）分布于天津、沧县、大沽、廊坊一带。一四三师（刘汝明）分布于张家口、张北县、怀来、涿鹿一带。一三二师（赵登禹）分布于河间、大名一带。"

蒋介石听陈布雷念到这里已无下文，便废然叹息道："不行不行！同他们开火的打算无论如何不行！这是下策！"蒋介石烦躁地立在窗前，拍拍后脑勺道："不但是下策，而且是绝路！"他回过身子摊摊手："你说，这几师人能同他们打么？

人家准备充分，配备又好，我们呢？即使打完这几个师，也难乎为继了！”他不断地念着：“许世英见到近卫就好了！许世英见到近卫就好了！”倏地又翻开那份档卷，皱眉道：“这个时候宋哲元还在山东乐陵替他父亲修墓，未免不象话，你去个电报罢，要他即日返任，否则我要……”

“这个电报早已发出去了。”陈布雷连忙提醒道：“宋哲元回家修墓，先生事前是知道的，而且还是先生您给他想的办法，因为他在北平给日本人包围得没有办法，先生这才要他告假躲一躲，我们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有所表示，否则会影响军心民气。”

蒋介石怔了一阵，苦笑道：“真是，你不提醒我，我几乎忘了。但你还得给宋哲元去个电报，要他即日返任。并且特别郑重告诉他：一切谈判统归中央，不得与日方单独进行谈判。这个电报可发两个地方，山东他家里一份，北平一份；北平那份发给他同秦德纯。”

陈布雷伏案拟稿，蒋介石便命令机密处人员，要明了延安的情形，赶快把延安自从芦沟桥事变以后的情况具报。没多久来了个侍从室人员，带进一个三十上下的人来道：“报告先生，这位同志是七月八号晚上离开延安的，到达西安后乘飞机到南京，奉命来庐山工作，今天刚到，他是唯一了解延安近况的人。”

那人也报告道：“西安事变以后，奉戴局长之命同两位同志假装投奔延安，在那里住过一阵。”

蒋介石连忙问道：“那还有两个人呢？”

那人嗫嚅一阵，答道：“报告委员长，那两人已经，已

经……”蒋介石失色道：“是不是他们已经发现你们的投奔是假的，所以枪毙了。”

“不不，”那人欲言又止，蒋介石感到不耐烦道：“你有话尽管说，我决不怪你！”于是那人报告道：“我们奉命潜入延安以后，看到延安的情形是这样的：共产党在陕北进行生产建设，一向贫瘠的陕北慢慢地变成了繁荣富庶的地区，他们说是要把它变成将来抗日战争的支柱。同时为了团结抗日，他们说已在政治上做了光明磊落赤诚感人的大让步，要求把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份。在红军部队里，提出了‘为创造模范的抗日军队而斗争’的口号，整个红军部队就象一个学校，热烈地进行读书、识字、出操、上课，每一个指战员都投入了习文练武的热潮，准备在与日本接触之前，练好文武双全的本领。”那人发觉蒋介石脸色不对，连忙补充道：“那都是共产党讲的骗人话，谁都知道共产党没有武器，人数又不够，根本不可能同日本人打，日本……”

蒋介石皱眉道：“那你们三个人中还有两个人哪里去了？你们到延安去这回事，戴局长也同我说过。”

那人哭丧着脸道：“还有两位同志，已经不会回来了。他们两人一到延安，住了没几天，就给他们感化了。他们竟在大庭广众之间痛哭流涕，说他们如果不把经过公布，他们简直没有人性。他们自动供认他们是戴局长派进去的坏人，但看见延安上下一心，朝气蓬勃，纪律严明，军民融洽，他们说他们的良心发现了，他们本来也是热血青年，因为误入歧途才做错了人，他们要求……”

蒋介石冷冷一笑道：“住嘴！”但立刻和颜悦色问道：“我

问你，你们三个人，谁是负责人呢？”

“报告委员长，是我。”

“你是什么职级？”

“报告委员长，是少校。”

蒋介石点点头道：“那他们大概是上尉了。他们这样做，据你看来，纯粹是为了情不自禁，完全是自发的自首吗？”

那人战栗着垂头道：“是的。报告委员长，那是我的过错。我因为怕他们揭发我，所以在八号那天晚上逃出来了。”

蒋介石忍住一肚子火，强笑道：“那七月七日那天，延安没有什么特殊动静？”

“没有。”那人抬起头来：“八号那天天气很热，红军在休息时间擦枪，忽然文化教员飞快地跑过来，手拿一张报纸，大声喊道：日本鬼子进攻北平了！日本鬼子进攻北平了！”

蒋介石插嘴问道：“你那时在做什么？”

“报告委员长！”那人抹抹汗珠：“我那时给派在部队里，也做文化工作。”

“噢，你说下去。”

“顿时，全场骚动起来，红军一个个咬牙切齿拥了上来，听文化教员念过新闻以后，大家万分激动，漫山遍野一片呼喊：‘开上前线去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讨论的讨论，喊口号的喊口号，正在群情激昂的时候，忽然一声哨响：‘集合了！集合了！’大家又静了下来，迅速整理了一下服装武器，跑到集合场去。那个指导员站在台上，他说：‘同志们，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他讲了一段经过之后说：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通电。这时候红军们一片热烈

的鼓掌，眼巴巴望着指导员，听他说道：这个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予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蒋介石冷笑道：“那是毛泽东拟的稿罢？”

那人连忙答道：“报告委员长，这个就不知道了，因为在陕北，任何人的口气都一样的，他们对日本的侵略都很愤怒的。”

蒋介石想了想：“后来呢？”

“后来，简直讲不下去了，全场在掌声与口号声中闹成一片，他们高喊：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蒋介石冷冷地说道：“你倒记得很清楚。”

那人慌道：“报告委员长，戴局长吩咐过我们，说在报告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能漏掉，这些口号都是共产党喊的。当时我听到以后，心想事情很糟，因为那两位同志已经自动地同他们表明来意，同时愿意同他们一起抗日，虽死不辞。我怕他俩把我也拉出来，所以乘大家忙忙碌碌的时候，连夜逃出来了。”

蒋介石问道：“共产党说些什么呢？当他们两个人自首以后，没有枪毙么？”

那人紧紧张张地答道：“没有枪毙，按照他俩的志愿，编进部队，就要出发抗战了。当时会场上正在讨论如何动员，

想不到我们的人跳上台去，痛哭流涕说了一阵之后，指导员便安慰他，……”

蒋介石变色道：“他们说明是谁派去的吗？”

“报告委员长，”那人强自镇定：“我听那个指导员说：‘啊，又有两个！’这句话的口气，分明以前我们的人已有自首过。他们没有骂委员长，也没有骂戴局长。他们只是说：一个人走错了路，只要马上觉悟，还是来得及的。陕北不怕诬蔑，不怕歧视，不怕攻打，因为陕北的一举一动，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你们从存心破坏到大澈大悟就是一个证明，证明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是不甘心做亡国奴，一定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去的！他们还说……”蒋介石蓦地起立道：“好好好，你回去休息罢。”但他又问：“那末你这次上山来，负责什么工作呢？”

那人答道：“报告委员长，这次是奉命参加庐山谈话会，我以代表身份同与会者生活在一起，一方面留心他们中间有无不稳份子；一方面拉拢一些地方干部，在他们回去时送旅费，回去后对委员长死心塌地。”

“原来你也在做‘精神感召’工作。”蒋介石挥挥手道：“好罢，你回去吧。”

对于这个人的报告，比芦沟桥事变还使蒋介石苦恼。芦沟桥事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片段，对日本，蒋介石始终有信心，认为日本无论怎样做，还是他的朋友；但对延安，尤其是军统中统人员在延安的自首与扑灭问题，蒋介石觉得这非常严重。他不愿意看见延安同他真的能够并肩坐谈，更不能见延安受人拥护，但事实告诉他是这么回事，蒋介石更加郁

怒。

他踱到陈布雷身边，愤然下令道："你马上通知他们，那个从延安开小差出来的家伙，不许自由活动，听候发落！同时要戴雨农马上上山。"

陈布雷不作声，低声打了个电话，通知有关方面扣人。蒋介石烦躁地问道："许世英有电报没有？北平有什么消息没有？"

陈布雷仰起脸来，摇摇头："许大使还是上次那个电报，说在等候近卫延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的报告，北平方面也没有新的发展，双方仍在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蒋介石忽而反剪着双手，忽而摸摸下巴，在办公室里团团打转，这情形谁也不敢吭气。第二天下午戴笠飞到，还没开口报告，蒋介石便迎上去大骂道："你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派到延安去的人，怎么尽出毛病！"

戴笠立正挺胸，目不斜视，双手垂直，连声应是。他知道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应付蒋介石的脾气，反正他决不亏本，回头告辞以后，可以把那一套在他手下头上如法炮制。

"该死的东西！"蒋介石痛骂道："你想存心同我拆台，是不是？在西安我怎样答应他们的。团结哪，和平哪，好！现在可拆穿西洋镜了！娘希匹你派这些混蛋进去给我丢人，让他们知道我没有诚心，知道我歧视他们，知道我言行不一，使他们对我再也不会放心，……"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再举起手指骂道："这种混蛋你还要调到山上来替我做精神感召工作，你疯了！你瞎了！你越来越糊涂了！"

"是是是……"

“你说!”蒋介石厉声喝道：“那一批学生代表又怎么样啦？我要你想个办法，在不知不觉中鉴别谁忠谁奸，你做了没有!”

“报告先生，做了。”

“怎样做的!”

“报告先生，雨农要他们到达南京，住进马标炮标的第一个晚上，由值星官宣布道：为了尊敬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我们军人应该有所表示。大家知道，德国军人是天下无敌的，他们在路上一见面，双方便举起右臂，大喝一声‘希特勒万岁!’意思就是说元首万岁，现在我们从明天起，大家出得房门，一见穿军服的，便应该效法德国军人，举起右臂大喝一声‘委员长万岁!’……”

蒋介石声调显已变软，问道：“这批代表们做了没有!”

戴笠道：“行是行得通的，教官们率领他们在马标演习，分批假装途中相遇，然后在距离一公尺左右，双方都举起右臂，大喝一声‘委员长万岁!’据报告演习得很好。”

“那他们实行了没有!”

戴笠可以撒谎，说学生们都这样做了，做得很好。但他转念一想，这件事情出在军校，而军校之中不乏他的敌人，万一这批非军统人员在蒋面前告密，说那一回事根本没有生效，那反而不妙。于是硬着头皮答道：“报告先生，实是实行的，不过……”

蒋介石大怒：“你别吞吞吐吐的，赶快说!”

戴笠哭丧着脸道：“学生们怕羞，说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许多路人来这一手，他们都不习惯。因此，当天

下午放假，要他们出去玩，我们可以在旁冷眼观察，究竟谁做了，谁没有做。"

"后来呢？"

"后来这批学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学生们一个都没出去，都躲在营房里睡觉的睡觉，聊天的聊天。"

"那我们派在学生中间的人呢？"

"他们，他们为数虽多，但也不好意思这样做，因为这是创举。他们说过一两天大家习惯了，到时候他们一定这样做。"

"你没有告诉他们吗？"蒋介石厉声喝道："在你的报告上，你是说过的，你说军政部也在那一天下令所有军人要行这种礼节。"正是：迷恋独裁，其毒入骨；个人何能，高于一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廿九回

笑里藏刀　东京表示很遗憾
隔岸观火　华府声明不干涉

“报告先生，”戴笠几乎要哭出声来：“军政部当时口头同意了，后来没有实行。雨农去问，他们说这件事事关重大，得委员长亲笔批准，……”蒋介石听到这里朝他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一转身直回房里，气得直抖。

第二天，盛怒中的蒋介石已经面露喜色，不再打人。原来许世英的报告已到。说已蒙近卫延见，他亲口答应把这件事和平解决，并且决定撤兵，要许世英问候蒋介石，并且对芦沟桥的误会深表遗憾，云云。蒋介石长长地透了口气，他躺在沙发里把这份电文翻来复去，喃喃说道：“到底是日本朋友，到底是日本朋友，他们不会让我为难，让延安在这个时候大得人心的。”边说边拟腹稿，要感谢近卫一番。

蒋介石面对强敌入侵始终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东京的悬崖勒马，以及国际援助上。他一再向国联求救，并向美国呼吁九国公约的规定。可是美国音讯杳然，根据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所得美方回讯，以及华盛顿的态度，美国对这件事情尚在静观、沉默、和忍耐之中。

蒋介石忍不住，可是又没有办法，他只得催促宋哲元火速返任，但宋哲元从山东乐陵故乡出发以后，却躲在天津，不敢赴平。北平仍由秦德纯在应付日本人，而戴笠的助手们却非常活跃，不过其对象并非日寇，而是年轻的工人、学生、商人与一般要求抗战的市民。

戴笠详尽的报告到达庐山："……各地人民团体纷纷通电，要求抗战，请缨杀敌。北方地处紧张地区最前线，人民要求抗战之情绪尤为激昂。北平学生以在共党领导下之学生救国联合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骨干，组成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义勇队、前线服务团支援抗战并参加抗战，此事甚令职等棘手。日人在平所办之报纸《新兴报》，职工全体脱离报馆，以示不合作；日方以月酬百元之高薪招募技术稍劣之汽车司机，竟无一人应募。但洋车伕自动运送伤兵返回营房，不受报酬；市民均自动捐款并以绿豆汤馒头慰劳前方士兵及守城军警。东郊农民及小贩约一千人被日方强迫拉往丰台挖战壕，有二百多人在途中打死日人司机及押车日兵而逃，平汉铁路工人挨车慰劳南下伤兵，农民普遍表示：这一次打仗是日本鬼子，从此咱们就不受东洋人的气了，只要咱们家里有，要什么给什么！"

蒋介石脸色由青转白，咬牙道："马上告诉北平，要他们

具报在平津一带有多少种鼓吹抗日的刊物。我们自己的有几种。查清楚后，第一步，在我们的刊物上说明：这次中日冲突是共产党努力制造的结果，尚望社会人士勿为所愚，然后把共产党的刊物，不，凡是鼓吹抗日的刊物，都给我封了！"

陈布雷捧着电文报告道："戴局长在这个电报后面说的有，他说共方刊物以及倾向共方之刊物，或非共方刊物而主张抗战之刊物，平津达六十余种。我方在平所办之刊物也有数种，尤以《学生三日刊》销行最大。……"

蒋介石以掌击桌："布雷，马上告诉北平，把我那番话立即在《学生三日刊》上登出来，说冲突为共党努力制造的结果，尚望社会人士、父老兄弟姊妹勿为所愚！"

陈布雷忙不迭把大要纪录下来，然后吞吞吐吐地说道："这个，这个北方的民气激昂，一般说来，倒是好的。不过诚如先生所指出，北方乃至全国民气所以如此高涨，乃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所致，并非日军进攻之故。不过，不过事情既已如此发展，布雷希望先生不宜多发表反对抗战的见解，给共方拿来作为抨击我们的凭据。"

蒋介石冷冷地笑道："共产党！他们这样热心抗战，为什么不出兵！"

陈布雷吃惊道："延安方面是有出兵抗战通电的，我们给截了。他们在通电中说得慷慨激昂，给全国人民知道以后可不得了，所以，所以……"

蒋介石烦躁地拿起手杖便往门外跑，侍卫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不迭前后左右遥遥跟着。但蒋介石刚出得大门，却又吩咐陈布雷道："给我通知北平，不管是共产党不共产

党，凡是鼓吹抗战的刊物，不管六十多种或者六百多种，都给我封了！”

“是的，是的。”陈布雷明明知道这样做法很不高明，但他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还有，”蒋介石挥了挥手杖：“这几天平津的报告之中，常常提到老百姓称呼日军为‘日本鬼子’，这名字实在不好！你想，我们根本没有同日本宣战；而且我老实告诉你，以后我也不准备同东京宣战，而且事情到现在还未绝望，凭什么同人家闹翻？凭什么叫人家做日本鬼子！你给我通知他们，任何报纸刊物，不得称日本兵为日本鬼子！”说罢便走。

蒋介石立在松树下，仰首支杖，作欣赏状。他极力掩饰内心的烦躁，企图在山上众多洋人面前，给他们一个镇静安宁的印象。他沿着松树的桠枝看去，假定这根是华盛顿，那根是莫斯科。然后在心目中估计一下哪根短哪根长，作为一种象征，一种安慰。可是他觉得代表莫斯科的那根似乎长了一点，这便使他非常不快，他喃喃地说了声“娘希匹”，便挥杖走向山径。

这种不安、彷徨的日子直到七月十六，蒋介石对美国的期望，从盼望而失望了。美国国务卿赫尔为日本侵华事向全世界六十二国发表《和平原则十六条》，蒋介石听宋美龄念了两遍，耳朵里只听见“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促进世界之经济安全”、“军备之限制与裁减”……等空泛字句，对于指责日本，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字。

蒋介石绷紧着脸，声调发抖，指着宋子文说道：“今天七月十六，是我们庐山谈话会开幕的日子，全国各界有声望的

人士都来参加，美国却在今天发表了这一套废话，你教我在大庭广众之间，如何说话？尤其是延安方面，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他们也来参加，你教我对他们怎样说法？延安可以侃侃而谈，说：'大家看啊！美国对日本入侵中国，一点同情都没有；对日本，一点指责都没有，……'"蒋介石直拍桌子："你们怎么搞的！你们怎么搞的！要我下不了台！"

宋子文道："美国的十六条和平原则虽然没有指责日本，但他也没有鼓励日本。而'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军备之限制与裁减'等等，不也就是你所希望的吗？不也是你正在做的吗？……"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可是总要多少表示一点嘛！你想，这种口气宣布出去，在老百姓面前怎样交代？他们会对美国失望的！老百姓对美国失望，我们的处境如何就可以想像！"他一拳打在膝盖上："我是为美国着想！我是为美国着想！"这当儿陈布雷匆匆忙忙进来说："许大使有电报来。"室内登时一片静寂，蒋介石也紧张地站了起来，说："你念。"

陈布雷读到："……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十六项和平原则以后，近卫内阁认为满意。据确息，日本政府即将复牒，表示赞同，余续陈，职许世英叩……"

众人透了口气，这口气也不知道代表什么情绪，但蒋介石却陷入沉思。半晌，他叹息道："你们都听见了，连日本都赞成美国的和平原则，这下子我们做人之难，可真伤透脑筋！你们赶快打电报到华盛顿，要他们对日本稍为责备几句，以慰中国民心，否则对延安很难应付，对老百姓也难……"说着颓然起立，出席谈话会。可是陈布雷却又捧出一

份电报，期期艾艾念道："这是军政部的，说一百五十七师在本月十三日奉命向闽粤边境的红军进行攻击以来，我军大捷，红军悉遭缴械。顽强抵抗者也遭歼灭，河水为赤。各军师长愿肝脑涂地为钧座扑灭赤氛，惟此事在居民间有不良反应，均以大敌当前，为何自相残杀见询，……"

蒋介石大怒道："告诉他们，无论在湘鄂赣、鄂豫皖以及闽粤边境，凡有红军的地方必须用停战抗日的名义结果他们，如有违者，军法从事！这电报快发！"

从官邸到庐山大礼堂途中，蒋介石不但不坐轿子，而且走得特别慢。他迂缓地行进似蜗牛，思索着，在心底打开算盘："美国，看样子是在拆烂污了！"他想："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对日本却无一字责备，是美国怕日本呢？还是美国想利用日本武力，来消灭延安，或者同苏联开火呢？但无论如何，我必需有个靠山，靠美国是不会错的，它有钱有势；然而美国对日本却是这种态度；会不会我将来的靠山，到头来还是日本人呢？"蒋介石暗自欣幸，心想幸亏没有同日本宣战，也没有痛骂日本，将来见面不致于难为情。蒋介石再想下去："日本要东北，我已经给了；日本要华北，我也可以考虑；如果他再要京沪，那又将如何？到那时光英美会不会出面干涉？如果出面，那是他们同日本打，与我无干；如果不出面，甘心把在华利益拱手让与日本，那我同日本的关系又……"蒋介石想到这里，心头觉得轻松一些。正欲步上大礼堂台阶，脑中忽地又来一个问题："如果苏联肯帮助打日本，那又怎么办？拒绝呢？分明人家一番好意，老百姓会说我不识抬举；接受呢？那老百姓又会说只有苏联够朋友，只

有苏联肯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蒋介石停留在礼堂门外，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大堆人，里面的与会者听说委员长到，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沉吟道：“如果苏联肯帮助，就让他不露面暗中帮忙罢，这样做，还有好几个好处。”想到这里，蒋介石这才挺一挺胸，迈步入内。行礼如仪之后，蒋介石报告道：“今天，今天是我们庐山谈话会的第一天，全国各界代表都来了，我很兴奋。现在，北方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中央决心和平解决，事情还未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我以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不宜放弃和平，各位有什么高见，大家不妨讨论讨论，对于今后的国策，深信有很大的帮助的。”

蒋介石刚刚说完，何应钦便起立发言道：“主席，各位先生，今日局势，大家都很清楚了，本人非常拥护委员长的意见，就是只要和平还未绝望，不宜放弃和平。平津一带的学生受了邪说影响，在那里拚命高叫抗战，可是我们凭什么抗战呢？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人所共知。如果开战，七天之内必定亡国，我们凭什么打？打，又有什么好处？”

何应钦话犹未完，汪精卫连忙站起来大叫道：“敬之先生所言甚是，我们是不能够同人家打的，反正打不过，‘和’是最好的办法。不过和是会吃亏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承认吃亏罢！”

台下的与会者当然并非个个人都象汪精卫那样，也不赞同何应钦的唯武器论，可是蒋介石面无愠色，频频点首，分明认为他们的意见不错；于是即使想开口的人，也都迟疑起来了。见场中寂然无声，蒋介石便问道：“现在，哪一位愿

意发表发表意见？政府请各位远迢迢来到庐山，是诚心请各位各抒高见，订定国策，所以，这个，这个……”

孔祥熙坐在正中，双手按着个大肚子，慢吞吞起立，把早已准备好的“名言”搬出来道：“主席，我觉得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抗战，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人家同日本打呢？我们可以参加战争，这好比做一笔可靠的生意，自己本钱不够没关系，可以找有钱人搭一股。至于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观战，观战，就是既不抗战，也不参战，你们打，我在旁边看，所以，所以……”孔祥熙觉得很难自圆其说，便吞了一口唾沫，讪讪地坐了下来。

会场中立刻展开交头接耳之声，这几位已经发表过高见的先生，已使与会者感到非常迷惘与惊诧，但蒋介石分明在频频点头，并未加以任何驳斥，于是即使还想说话的人们，都倒抽一口冷气，哑然无声。

蒋介石咳声嗽，向台下扫视一遍，笑问道：“还有哪一位，嗯，这个，这个……”

那边厢突地有人高叫一声“主席，”几百双眼睛一齐集中，原来是张群。只见他离座走到过道上，大声说道：“刚才各位的高见兄弟大都赞成，不过稍为有点补充。”他昂首四顾：“依我看来，如今民气思动，士气思战，北平情形，真是紧急之至！”他一顿：“如果在这个时候跟日本讲和，国内‘暴民’一定要作乱，所以依兄弟浅见，人家既然打进来了，我们不妨同日本打上几个回合，让主张抗战的军队与民众做先锋，待他们为国成仁了，待日军乘胜追击的时候，我们再同日本求和，这不是快刀切豆腐面面光吗？兄弟这个意见大致说来有

十四个字就是'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不知道诸位以为如何?"

蒋介石连呼好好，频频点首，正欲鼓掌，却见场中寂然无声，这才垂下双手，再把双手按在桌上，问道:"刚才，刚才岳军先生的意见非常精辟，可说是中肯之至！这个，这个，各位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场中想说不同意见的与会者，都决定不开腔了。他们怔怔地望着笑嘻嘻的蒋介石。正在那当儿只听见忍无可忍的冯玉祥高呼一声:"主席!"蒋介石立刻敛起笑容，紧张地问道:"焕章先生有何高见?"

冯玉祥挥动胳膊，大声说道:"我觉得今日之下，且不谈国策应该如何订定，应该了解一下，前方到底怎么样了!"冯玉祥说了一遍平津军心民气、同仇敌忾的情形，接着道:"刚才有一位教授先生告诉我，说北平这个古城，已在怒吼了!中国这只睡狮，也已醒过来了！分明是强敌入侵，我们却在一个劲儿求和，试问无论对国际视听，无论对全国军民，政府这样做好不好?"冯玉祥抹抹汗:"根据今天的消息，宋哲元已经回到天津，平津仍在积极进行外交折冲，和平希望浓厚，这消息好不好呢？就是说它好吧，可是各位先生!"冯玉祥惨笑:"到昨天，就是七月十六号为止，日已调兵遣将，大批援军从关内关外开到前方，已经有十几万人了!"

场中气氛骤变，人们连呼吸都停止似的，听冯玉祥愤慨的声音在说:"我们的外交部昨天深夜打电话到日本驻华大使馆质问，日方竟置之不理！各位想想，人家是这种嘴脸，我们如果一个劲儿求爷爷告奶奶求和，行吗？行吗!"

冯玉祥不等回答，便坐下抹汗。蒋介石眼见这冷场冷得很窘，而且远远的角落里已经有人在鼓掌。他深怕这掌声扩大后会淹没了求和的主张，便立刻大叫一声道："焕章先生的话，对极了！我们是要抗战的，不过是时间问题，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总而言之，是准备问题。我们不能够让赤手空拳的军民到前方去送死，所以，我们要沉着点，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急，会失算的。"蒋介石觉得这个会不能再开下去，便宣布散会。

第二天七月十七，蒋介石觉得说话应该注意点了，便在庐山谈话会上演讲时说道："各位，这个，这个局势，大家很清楚，不必我来说了。今后，这个，这个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这几句话赢得一片掌声，掌声过后，冯玉祥又发言道："今天我们听到委员长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痛快极了！感动极了！不过兄弟还有一点补充：就是委员长这句话，他已经给了大家守土抗战的责任，但人民守土抗战的权力该如何获得？深信委员长也一定会给的。否则委员长所强调的，在一般人民心目中，将误为委员长并非在呼吁守土抗战，而仅仅是服从委员长的指挥。"

蒋介石恨得牙痒痒地，可又不便发作，但冯玉祥已经作补充道："各位，今天强敌入侵，我们内部千万不能再有什么差错。我刚才说的，完全是想使委员长能得到全国军民更热诚的拥护：不但有守土抗战之责，而且有守土抗战之权！此外便无其他的意见了。各位都知道，延安代表已经到得山上，一个团结御侮的场面已经展开，兄弟太兴奋了，因此斗

胆上言，如果措辞不当，得请各位原谅，兄弟是个有名的粗人。”

蒋介石咧嘴笑道：“焕章先生的话对极了，焕章先生的话对极了！延安代表已到，明天我们便会见面细谈的，现在，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委员长有什么高见？”七月十七周恩来把延安的书面意见当面递交给蒋介石，待他看后便问道：“这一次我同林伯渠、秦邦宪两位同志奉命来此，今天能同委员长和张冲、邵力子两位先生见面，真是非常荣幸！现在华北炮火连天，亡国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共中央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努力扩大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草拟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文件，请贵党发表意见，中共愿意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同贵党并肩迈进，击败敌人，收复失地！”

蒋介石“嗯嗯嗯”地哼着，邵力子、张冲倾听周恩来说下去道：“在这个文件之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的三个总目标：第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迅速准备，与发动民族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第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第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生活，首先要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笑笑：“在这些目标中，有一部份还是委员长在西安那段时期中曾经表示赞同的。”

蒋介石连忙接着说道：“是的是的，这个，这个宣言很好、很好。”他叹息：“不瞒你们三位说，你们的宣言，你们的三个总目标，同我们的政策，也相差不了多少。现在日本人打进

来了，凡是抗日主张，一定是理直气壮，我明白。不瞒你们三位说，现在连我们中央军校学生都在要求抗战，甚至有人主张直接行动，半夜三更跳墙出去，投奔前方抗日，所以，”蒋介石笑道：“我们的抗日气氛也非常浓厚，有人说我不主张抗战，那简直是胡说。”邵力子闻言几乎笑出声来，连忙看着窗外。张冲有意无意地捧场道：“是这样的，周先生，还有秦、林两位先生，我们的委员长自从‘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便在卧薪尝胆，秣马厉兵，准备收复失地了了。”正是：但见土地寸寸失，不闻“领袖”曾泣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涕泣长跪　以守为守试不得
声色俱厉　忍无可忍请动手

蒋介石连忙补充道："准备是有的，但准备不够充份，也是事实。"他弦外有音道："三位大概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武力，撇开你们红军不算在内，共有常备陆军一百七十万人；海军舰只五十九单位、一共五万一千多吨；空军第一线飞机百把架，试问以这样薄弱的武力，怎能同强大的日本对抗呢？有一位外国朋友开玩笑说：那些武力打延安还差不多；打日本，那就差远了！"蒋介石短促地一笑："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笑话。"

周恩来淡淡地一笑，答道："委员长知道，师出有名，就是堂堂正义之师，即使武器落后，兵力单薄，但这种武力是得人者昌，它会日益强大起来，很快会彻底转换逆势；至于

师出无名那种军队，即使有一日威风，也不过一日而已，因为这种武力不得民心，很快就会消灭；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团结抗战的中国决不会亡于日本，只有任何有碍团结的论调与行动，才令人担心。”

蒋介石想了想，双手往桌上一撑，挺挺腰道：“是的，是的。不过根据目前情形看来，和平仍有希望。我们寻求和平，但我们不能以任何代价寻求和平；我们不要战争，但我们或将被迫而自卫。”他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很得意，便继续说下去道：“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们，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今天我又说，应该举国一致，服从纪律。所以外面有人说我这个那个，真是一点也不了解我。”

周恩来见他这样说法，便拉回正题道：“自从七月七日芦沟桥炮响以后，到今天已经有十天了，在这十天中，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同时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及红军将领、全体红军指挥员、战斗员一再致电委员长和南京，催促实行全体总动员与日寇决一死战，并且要求红军为抗日先锋，这一些事实，委员长都知道了。所以只要真正能团结，承认陕甘宁边区，停止国内党派斗争，那么中华民族才能够从死里逃生！”

蒋介石突地向邵力子、张冲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意见吗？如果一时说不上来，我们下午再细谈罢。”下午蒋介石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冯玉祥闻讯大喜，找上门去道：“这件事你办得好！”蒋介石苦笑对这位盟兄道：“以后我还愿意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呢！”

为了表示，蒋介石在为周恩来等设宴饯行时说道："周先生，这件文稿请看看，这个文稿说明了我真的在准备抗战。"

周恩来接过，只见上面写的是："……蒋委员长对时局发表重要报告，要点有四：第一、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始终爱护和平；第二、芦沟桥为北平门户，芦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即为最后关头的境界；第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我们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第四、和平未绝望前，总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的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的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待周恩来看完，便笑嘻嘻问道："怎么样？态度与口气，总不能不说不够强硬了罢？"

周恩来沉吟道："照文稿中的语气来说，的确可以澄清一部分外间混乱的猜测与谣言；但按照事实来说，日本这一次的侵略行动，已经是铁的事实，我们不但要被动地作应战的迅速措施，而且应该主动地作迎头抗战的布置。"

"你们有什么消息么？"蒋介石敛起笑容道："根据驻日大使许世英的报告，也说近卫内阁不拟扩大事件，在作撤兵准备。"

周恩来皱眉道："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消息，但日本侵略行动本身就是最可靠的根据。这几天我们听说：日军的确在意图扩大战局，自从芦沟桥事变以来，他们便不断地在北平

四郊活动。七月十日那天，一部分日军打算冲入北平城，没有成功；十二日半夜一时许。日军向北平西郊蒋家村、青塔村、古庙等处我军攻击，日军坦克车且由通县开到北平朝阳门外二里许的大桥、企图冲入北平。十三日，日军包围北平，在永定门外和我军发生激战；十四日下午，日军向永定门外大红门我军炮击被击退，同时日骑兵二百余人由丰台经南苑南面团河向二十九军军部攻击；当晚九时，双方又在津浦线上的落岱车站发生战斗。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日军的野心，以及我方军队士气之盛，抗战！决不仅仅是应战，现在是时候了！”

蒋介石倒抽一口冷气。半晌，拉拉周恩来的袖子道：“来，到我办公室来。”

周恩来同蒋介石边走边谈道：“刚才我说的那些事实，希望大家警惕。”

蒋介石止步道：“周先生，不管这些事实是真是假，我总怀疑这是日军下级干部的卤莽做法，近卫内阁恐怕不致于这样做吧！所以我有这么两句话：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你以为如何？”说罢待侍卫开门，大步跨进。周恩来正想说什么，只见陈布雷捧着一个大红卷宗正迎向蒋介石，待他发现周恩来，却又把卷宗收了回去。蒋介石走到地图前，摊摊手道：“周先生，为了证明我是有决心抗战的，此刻我就下令进兵！”接着叫道：“陈主任请你记一记。”

陈布雷郑重其事地挟着那个卷宗，一手拿着本拍纸簿，一手握着枝笔，等待蒋介石开口。蒋介石随手拿起一根软

鞭，在军用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圈子，作沉吟状，朝周恩来瞅了几眼，然后挺起胸脯，大声说道："我方为了自卫起见，不能不在军事方面有所准备。现在命令万福麟部由保定推进到琉璃河；孙连仲、商震部由彰德推进到保定、石家庄之间；刘峙的司令部应由开封推进到卫辉！"蒋介石把鞭子一摔，大步踱着，模样就象已经打了个大胜仗。周恩来再说了些团结抗战的话也就辞去。

周恩来刚出门，陈布雷急急忙忙捧着那个大红卷宗说道："重要的电报来了！"蒋介石连忙接过，只见宋哲元具名的"十万火急"电文说道："职奉命作和平谈判，对方提出下列数点：第一、我军自芦沟桥撤退；第二、惩罚负肇事责任的我方官员；第三、取缔抗日活动；第四、厉行反赤计划；第五、中国正式道歉。如何之处祈即示遵。又日方高级军官香月清司曾访职于司令部，提出与上列各点类似之解决华北危机之条件。同时日方另一高级官员田代皖一郎逝世，职曾亲往吊祭，彼等对钧座宽宏大度，均表钦佩；惟时下学生为患，颇以为苦……"

蒋介石大喜道："布雷，大致差不多了，他要东北给东北，他要华北给华北，终不好意思再同我要什么地方了吧？回个电报给宋哲元，教他就这么办！不过不宜太露痕迹。"

那个日本的近卫内阁，在"七七"事变时刚好上台不久，野心勃勃，正大做其鲸吞中国的春秋大梦，端的是个老奸巨猾。他一方面不动声色，假意和南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以及南京外交部商量停战撤兵，拖延时间，抢运军队；一方面决定派遣四十万鬼子"踏平"中国。同时又做好了一副圈套，

送到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面前，要他立刻下令撤退，进行谈判。

宋哲元根据蒋介石指示，极力谋取芦沟桥事件的局部和平解决。七月十八他在天津会晤日酋香月清司，对芦沟桥事件双方互表“歉意”。十九日宋自津返平，就到南苑解散南苑军官训练所，赴西苑解散集训学生。被解散的军官与学生朝宋哲元涕泣长跪，要求抗战。宋哲元逼得没办法，说了句：“我实在没有主意，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们不要当我是汗奸。”说罢又去查禁抗日书报数十余种，把日本人乐得阖不了嘴。

蒋介石也在配合宋哲元的努力，七月十九外交部再派亚洲司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会晤参事日高，面致备忘录，重行申述南京不拟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的诚意，表示愿接受日方循外交途径提出的任何和平方法，以谋芦沟桥事件的解决，并提议约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调动。但二十号那天，日高访晤外交部，指名要部长王宠惠接见，并提出两点相反要求：一、南京方面承认任何华北地方协定；二、从速制止一切抗日行动，包括南京军队的开往华北。

无论蒋介石在暗中作“和平”布置，中国军民对日寇的侵略已经无法忍受。蒋介石在庐山风凉水冷还无所谓，首当其冲的宋哲元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部下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同时日本人又逼着他撤退；来自蒋介石的指示是不得“肇事”，平津放弃没有关系；而来自老百姓的慰劳与鼓励却是死守国土，收复失地！

苦苦恼恼的宋哲元终于获得了蒋介石的正式命令，要他

的部队由平汉铁路撤退到保定以南，且重申前言："一切谈判统归中央，不得与日方单独进行谈判。"于是宋哲元召集了一次重要会议，防守平津的将领冯治安、赵登禹、佟麟阁、张克侠、张自忠、刘汝明等一齐出席。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派完全赞同延安坚决抗日主张，实行"以攻为守"的办法，趁日寇尚未完全集结，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平津一带日军武装，最低限度可以把日军驱逐到滦河以北。而以滦河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使平津抗战能够坚持更长时间，来更加激起全国的支援，实行全面抗战。

主张以攻为守的将领们，还提出为了便利实行这个计划，二十九军应该立刻实行军事调整、统一指挥、加强官兵抗战教育，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肃清奸特等意见。另外一派将领们认为上列建议简直是延安的口吻，势难获得蒋介石批准；而日军武器犀利，同他拚命未免太笨。好在蒋委员长并未下令死守阵地！何必以攻为守？不如以退为守！

"以退为守"的意思是说：蒋介石并不希望二十九军死战，这样子死了也活该，未免不值得。不如遵命把军队撤到保定以南算了，何况服从为军人之美德？

以攻为守、以退为守的不同意见相持不下，宋哲元当然赞成以退为守，可是又不便出诸于口，他用"这是委员长的命令"来做盾牌，但主张抗战的将领、以及平津各界的抗战要求，使这块盾牌软弱无力，抵挡不了什么，宋哲元不知如何是好，坐在会议桌中央干瞪眼。最后将领们忍不住了，连连催问道："军长的意思如何？"宋哲元又呆了半天，唔唔连声，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晃了晃，说道："这样罢！我的意思

是服从命令，但各位又反对，说宁可拚命，决不后退；但过份违抗命令也不好，所以我主张既不以攻为守，也不以退为守，咱们就来个以守为守罢！”

宋哲元以守为守的“方针”既定，蒋介石感到宋哲元“深得我心”，因为二十九军这样做法，在某些地方他可以不负责任。但周恩来临别赠言，却使他非常扫兴。蒋介石满以为延安在相信他有抗战决心了，不料周恩来点破他道：

“谢谢委员长几天来的招待，我们要回去了。承蒙将平津敌我武力见告，我们也有不得不向委员长告者：委员长说二十九军军部驻北平城内旃檀寺；三十七师冯治安部驻防西苑、南苑、宛平，及北平城内；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防天津、粮城、大沽、廊坊；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防南苑、通州、冀中；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防张家口、柴沟堡；此外还有石友三保安队三旅驻防黄寺、北苑、清河、沙河、昌平等处，以上兵力总计达十余万人。至于敌人，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事变初起时只有一万多人，我军兵力比他多出十倍，如果当时迎头痛击，一定可以把敌人一鼓歼灭，并乘机收复失地。”周恩来叹息：“不过现在也还来得及，虽然他们驻山海关、锦州的十四师团矶谷廉介所部已经开进关内（作者按，矶谷廉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先后任香港台湾总督），同时又派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五个师团共约十万人来华，但他们目前还未集中完毕，”周恩来声色俱厉：“我们迎头扑上去，还来得及！”

蒋介石也不含糊，拍手打掌笑道：“周先生说的是，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样！”但他立刻叹道：“无奈宋哲元过份醉心和

平，眼巴巴看机会一纵而逝。幸好还来得及，今后我们一定要抵抗了。”

送罢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上轿子下山，蒋介石这才透过一口气来。朝三乘轿子冷冷地笑笑，刚折回身子，只见陈布雷挨着他低声说道：“周恩来真能说话！”蒋介石冷笑道：“走着瞧吧，是延安的嘴巴厉害呢？还是南京的枪炮更凶！”陈布雷微笑，随即说道：“我想下山去了。”蒋介石一怔道：“我还没有打算回京，你急什么？再说庐山的风景气候这样好，你太太也该多玩几天。”陈布雷嗫嚅地说道：“这次正是送家眷回去的。”蒋介石摸不着头脑道：“送家眷？你这是什么意思？怕日本人打上庐山来吗？”陈布雷面孔胀得血红，低声道：“这是我一个人杞人忧天，我总觉得日本人这一次、这一次……”蒋介石大笑，拍拍他的肩膀道：“布雷，你真是文弱书生，经不起人家吓唬。这一次日本人是混蛋，一点面子也不给；可是华盛顿也无消息，我也只得气出肚皮外了。你知道的，他要东北给东北，他要华北给华北，平津撤退是朝夕间事，不足为奇，难道他真的得陇望蜀、得尺进丈吗？我看不会。东北华北到手之后，也该感到满足，如果真的还要打进来，到时候你看吧，即使我不动手，难道华盛顿也肯视若无睹吗？所以我劝你不要慌，大可在此多住一阵，同我一起再看一看下山不迟。”说罢在石凳上一坐，支着手杖，仰望朵朵白云，作思索状。

陈布雷就是这么一个脾气，他不敢在蒋介石面前提出相反的意见。日本的企图，以及民间和军中的愤怒之情，他多少也知道一点，而蒋每当听完报告后不是冷笑置之，便是下

令“严防奸匪”。陈布雷明知蒋口中的“奸匪”乃是“老百姓”的代名词，甚至南京不少文武大官也可戴上这帽子，但他还是不敢说明，吞吞吐吐道：“还是先安顿家眷好。万一有变，布雷一个人追随左右，也方便点。”蒋介石始而微笑，继而不悦道：“布雷，你把局势估计得这样严重吗？你对我也同周恩来一样不信任吗？”

陈布雷失色道：“那怎么会！那怎么会！布雷追随左右，万死不辞，谈不到旁的。这不过是杞人之忧，布雷明白。大概脑子最近越来越坏，因此胆子越来越小了。”

蒋介石见他冷汗直冒，不觉失笑道：“你又何必，”接着似有所感，沉思一会，皱眉道：“听你说想送家眷回去，未必没有道理。你瞧周恩来那股急劲儿，就好象火烧眉毛一样。他们回去后如果我还留在山上，恐怕给人一个印象，说国难临头，只有延安紧张，我蒋某人还在庐山乘风凉，那就不大好，因此我也决定下山去了。”

陈布雷倒抽一口凉气，问道：“那布雷一起同先生动身了。”“不，”蒋介石边走边说道：“你且留在山上，同张秘书长替我办理第二期谈话会。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要重视精神感召的工作，东北我是不要了，华北我也可以给他们，但其他地方，就不能再动。因此对这些地方干部的精神感召工作，就得好好地做。”陈布雷啼笑皆非，只得回寓劝慰老妻，暂且在庐山欣赏华北烽火，按下不提。

却说蒋介石回得南京，只觉得到处热哄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随处可见，不由得大吃一惊。心想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给日本以极大的“误会”。而日军目前行动又无

法使老百姓不贴这些标语，因此渴望美国从中“调解”之情更切。战争打响后蒋介石对美国只求从中说句好话，并不希望美国出兵同日本厮杀。但华盛顿丝毫没有同情中国的表示，一直在“保持静观、沉默、忍耐态度”。七月十六日，美国务卿赫尔才向世界六十二国发表《和平原则十六条》声明，内容空虚，并无一字指责日本，且博得日政府复牒“赞同”。蒋介石眼巴巴等着，等到七月二十二，总算有了新的消息。外交部报告道：“驻美大使王正廷，于七月二十一日受美国务卿赫尔之邀请，与日本驻美大使斋藤会面。赫尔国务卿表示中日两国开战，美国感觉重大的关切，愿对和平目标稍尽棉薄。晤面时间约半小时，余容续陈。……”

蒋介石对宋子文道：“你来说说吧，这个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盼望好久，结果望到的只是这个。”

宋子文笑笑道：“这还不显明吗？华盛顿同南京完全走着一条路：对日本不必过火，所以你肯把东北、华北给日本，美国朋友认为你绝顶聪明！这样做可以鼓励日本反苏，同样也鼓励了我们的反共工作。不过你可以放心，华盛顿对日本向中国急进这一点是有限度的，赫尔所说的几句话，主要是希望中日不致开战。”

蒋介石皱眉道：“平津不已经在打吗？华盛顿为什么不出头拍胸脯说几句话？倒要让我做难人！”

宋子文轻轻地砸着烟斗，半晌，摊摊手道：“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美国的处境同你我一样困难。今日美国的政策是中立，不得罪日本也不得罪我们。它的做法是对日本让步，鼓励日本反苏；一方面又限制日本向我们急进。而你决定把华

北也让给日本，这完全符合美国政策，没有做错，不用着急。”正是：美国美国好心肠，此举是羊还是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一回

高瞻远瞩　靠人民不要压人民
卑躬屈膝　中国兵撤退中国境

蒋介石却急得连浙江话、上海话都搬了出来："娘希匹我急啥物事伊拉晓得哦？"但立刻想起这位国舅爷曾经骂他做流氓，于是作绅士状道："TV，老实说，我倒是为美国着急。你想，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才把对苏联和中共的宣传深入民心，使老百姓以为苏联和中共简直是魔鬼，是妖怪，不是人！只有美国才是我们的救星。好！现在打起来了，你明白美国放了些什么屁！不痛不痒的，连日本人都复牒欢迎。这个样子，老百姓会满意吗？老百姓不满意美国，你我还能要些什么把戏？所以我是为美国在中国的声望着急！"

"慢慢地，慢慢地。"宋子文微笑着安慰他道。

"我无所谓，"蒋介石来回踱方步："可是人家苏联倒答应

愿意帮忙，给我拒绝了。现在我又派孙科同鲍大使见面，我想苏联仍然会帮忙的。如果苏联帮忙而美国‘中立’，你要我同人家怎么说！”正说着外交部长王宠惠求见，一进门便面带喜色道：“委座！这真是好消息！刚才哲生先生给我一个电话，要外交部举行一个餐舞会，专门招待苏联大使馆人员，说平时我们把他们冷落够了，现在应该熟络点。我问他是不是苏联愿意帮助抗战？他说这个以后你会知道，暂且不谈，便把电话挂上了。”王宠惠搓搓手道：“这几天的交涉还是没什么进展，万一苏联真的帮我抗战，那我们说话可以硬朗一点，外交部人员对日本的强横无理，逼人太甚，已经到达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所以请示委员长，在这个盛大的餐舞会上，委员长同夫人能参加么？”

蒋介石瞪着眼珠，皮笑肉不笑地哼了几声，然后淡淡地答道：“我心情不佳，任何宴会不必问我，我不参加。”

王宠惠碰了个软钉子，朝蒋宋二人瞅一眼，也不便久留，只得告辞。却见孙科兴冲冲奔入大门，问王道：“里面有客人吗？”

“只有TV。”王低声答道：“而且他脾气今天又很……”

孙科会意一笑：“我有办法，今天他非高兴不可！非笑不可！”

孙科兴奋地走进蒋的内室，蒋介石还要宋子文回避，以便他畅所欲言，这使孙科感到非常舒服，犹似大热天喝了杯冻水似的。孙科感叹道：“这真是再好没有，不能再好了。我找到了鲍大使，告诉他，贤明的蒋委员长是坚决主张抗战的，无奈中国积弱已久，战争来得太快，目前如果谈到迎头痛

击，尚无办法。因此我奉命来拜访鲍大使，希望贵国看在孙总理当时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份上，看在蒋委员长今天同延安携手、决心抗战、实行总理遗教份上，迅速给我们有力的援助！”

“鲍大使怎么说？”

“鲍大使很感动。他说他一定把蒋委员长坚决抗战的态度向莫斯科报告，并且要我把中国急迫需要援助的情形加以补充……”

“补充什么？”

“补充一些具体内容，譬如钱哪、军火哪，以及一切其他物资之类。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鲍大使也回去过一趟，后来又给我们拒绝了。”

蒋介石笑道：“他不介意罢？没有说我们出尔反尔罢？”

“没有。”孙科手舞足蹈：“鲍大使不但没有说我们，还感动地说了一些话。”

“他说什么？”

“他说为了并肩打击侵略者，苏联对危难中的中国一定尽力援助，而且绝对没有任何条件。甚至苏联的空军都可以投入战斗！……”

“他说苏联空军可以到中国来对日作战？”

“是的。鲍大使说，在神圣的抵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中，苏联人民愿以鲜血来巩固中苏人民的友谊，击退强敌，获取和平。”

蒋介石着实吃了一惊，思索一阵，再问道：“听你的口气，好象我们已经正式向日本宣战似的，你未免言之过早

了。”

孙科一怔道：“在这种情况下向人家求救，委座曾经同意哲生这样做法的。所以我把我们这方面描绘成慷慨激昂的样子，让莫斯科方面可以增加对我们的同情。”

蒋介石嗯嗯连声，脸色冷酷。孙科本来象大热天喝了杯冻水，如今却象大冷天喝了杯冻水，满身不自在，连忙告退。

蒋介石却堆下一脸笑道：“你这一次做的很对，很好，以后有什么发展，还得请你出马。刚才我听说外交部要举行一个盛大宴会招待苏联大使，我已经答应了，希望你也出席。听说你最近找到一个漂亮的如夫人，不妨也带她出来见识见识，哈哈！”

孙科一身冷汗，苦笑道：“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但在车中，肚子里一路骂着蒋介石。

蒋介石同时也在骂孙科，他认为孙科“哭秦庭”哭得过火，万一苏联大张旗鼓援助中国，那对华盛顿便变成一大讽刺，对蒋介石将是一种隐忧。

孔祥熙夫妇和宋子文兄妹在蒋身旁同开家庭会议，面对即将来临的苏联援助大伤脑筋。宋子文埋怨道：“这件事不能怪孙科，他是奉命去找苏联大使的，应该怪我们考虑不周。”

“这个，”蒋介石不悦道：“这个也不能怪我考虑不周，我只是一个激将法！如果美国及时表示态度，我绝对不会请苏联帮忙，我只是想用苏联肯帮助中国的事实，请你转告美国，教他吃醋！”

孔祥熙捧着个大肚子连呼妙计，宋蔼龄只是冷静地注视

着宋子文，宋美龄跷起一条腿晃着，没有意见。

半晌，宋子文开口道："反正事实已经如此，就让苏联来帮忙罢，利用苏联打日本，削弱的是苏日武力，未尝不是个办法。问题是切不可弄巧成拙，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一个苏联伟大的印象，那我们就铸成大错了。"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不愉快。原则上决定一方面向华盛顿报告有这么一件事，一方面姑且接受苏联各种援助，但必须紧守秘密，不特不能见诸报章，而且即使苏联的空军到达，也要把他们与世隔绝！

蒋介石很扫兴，但不高兴的事情继续发生。戴笠当夜送来一个文件，说来自延安方面，要蒋介石过过目。蒋介石打开一看，赫然是毛泽东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著名时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细看之下，毛泽东在文内提出了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问题：即一种方针是坚决抗战，而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办法一定是依靠人民大众，结果就得到解放的前途；反之，如果方针不是坚决抗战，而是妥协退让，如果办法不是依靠人民而是压迫人民，结果就是奴隶牛马的前途。这是两条路线。毛泽东在文内号召人民的全面战争，警告压迫人民的片面战争的危险性。

蒋介石不等看完便把那文件一摔，冷冷地对戴笠说道："我还以为你拿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你拿这些东西给我看，是要气死我吗？我要看的不是这种文件！"

戴笠结结巴巴说道："报告先生，关于延安方面任何消息必须立即送达的命令，雨农是应该遵守的。"

蒋介石瞪着双眼喝道："你还有理！你还有理！我要的是

我们的人在延安成绩如何的报告，这种东西不希罕你专程送来。我心里烦死了！听见毛泽东三个字我就……”蒋介石咬牙切齿：“去去去！还不到外面看看，南京的学生也要造反啦！”

骂过一阵，蒋介石心情稍为宽畅些。第二天七月二十七，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大清早一齐来到。孔祥熙哭丧着脸道：“外交部今天必须发表一个谈话，我们不能没有话说，这里是一个稿子，请过过目。”

蒋介石拿起红铅笔，边看边在文稿上东划一笔，西勾一行，最后决定这样说道：“自本月七日夜，日军在芦沟桥无故向我驻军袭击以来，虽其责任完全不在我方，但我当局为顾全东亚和平，始终表示愿以外交方式谋适当之解决。我外交部长曾迭次向日方正式提议，双方约定日期同时撤兵，不幸日方对于我方历次和平表示及提议不独不予接受，且大举增兵，集中平津，同时与我地方当局议定解决办法。我中央得报后，察其内容，与我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我方极端容忍、拥护和平之苦衷，应为中外人士所共见，方谓日方前线之军，从此可以撤退，我方之军，亦可以停止进攻。凡一周以来，日军不独毫无撤退之意，且日本国内及朝鲜各地仍续派大量军队，络绎向平津出动。……”

这个文件发出去，京中大官齐吃惊。他们想不到蒋介石对于日本，竟卑躬屈膝到这般田地，甚至有些官员感到无颜见人。他们说政府提议的不是日寇撤兵而是“双方同时撤兵”，这还像话吗？要中国军队同日寇同样从中国的领土上

撤退，不把中国人羞死吗？而且从这个文件中证明，蒋介石连日寇提出的办法都接受了，而且认为与蒋的“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而日寇那时的“办法”是什么呢？乃是为着“续派大量军队”，大举进攻中国！

蒋介石周围的人们，一部份忧郁悲伤，不知道这局势将演变到什么地步；而蒋介石治下的四亿多人民，则更感到来日大难，惶惶不安。在平津陷落之前的那几天，中国境内的空气似乎给冻结了一样，每一个人都摸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当儿，宋哲元倒真是热锅上蚂蚁似的，定下了“以守为守”的方针后，不知如何是好。宋哲元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不断去信要他抵抗，告诉他守土是军人的天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只有一死以谢祖国，舍此别无他途！宋哲元同时又是蒋介石的部下，而蒋介石的命令却是撤退，宋哲元也一心想退，奈何士气旺盛，欲退不得！宋哲元真想重施故技，来一个返回山东乐陵原籍修墓，但即使另想名堂，显然是不可能的。

将领们有的悲愤填膺，有的长吁短叹，炮声稀落时张自忠找到吉星文道：“老弟，你有种！你不愧是吉鸿昌的侄子！”说罢打开酒瓶，举杯痛饮。三杯落肚，张自忠感慨万千：“老弟，这个局势，真不知道如何得了，今天咱们在一起，明天怎样？可不能想了。咱不怕死，只恨这个阴阳怪气的局面。”说着说着，张自忠流泪道：“老弟，你伯父真是个汉子，想当年他在冯将军指挥下收复多伦，正想续取热河的时候，不料从背后杀来一股人马。那时光日伪军已经完全退出察哈尔，

老蒋要何应钦督率庞炳勋、关麟征两部十三师人马，鬼子不打，对抗日同盟军却浩浩荡荡讨他妈的什么伐！老蒋也真绝，给抗日同盟军的罪名叫做'破坏整个国策'，用几个臭钱收买了同盟军中的败类孙殿英，又派戴笠暗杀了同盟军的第五路总指挥邓文。何应钦又同日本使馆武官柴山订定了五面围攻的计划。何应钦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日伪军从北面反击多伦，空中还配合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这一来喜得鬼子兵直叫'蒋介石要落雪！要落雪'！"("蒋介石好！好！")

张自忠再干一杯："后来，冯玉祥被逼卸去了总司令职，抗日同盟军的千斤重担，便落在你伯父同方振武两人肩上了。后来在老蒋同日伪军的层层包围下，你伯父便回到天津租界，另谋抗日出路。

"你伯父到了天津，戴笠几次三番派人行刺都没成功。后来何应钦便公开要求租界把你伯父同他的好朋友任应岐引渡到北平军分会，要你伯父供出抗日运动的秘密。你伯父说，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中国人的公共利益，没有什么秘密。你伯父又把老蒋骂了一顿，说他才有见不得人的'秘密'。你伯父还解开衣服露出斑斑点点的刀枪弹痕，慷慨激昂地叙述抗日救国的经过，不但听众听了流下眼泪，连法官都没话说了。"

吉星文听到这里也泪如雨下。

张自忠说下去道："后来，法官便只好转口说，'吉鸿昌！那你为什么要反对蒋委员长呢？'你伯父答道：'我要救国；他要卖国，所以我不得不为救国而违反蒋的做法；我要抗日，他要迫害抗日，所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违反蒋的意思。法官，

你能指得出蒋介石有一点点抗日行动，或者甚至有一点容许他人抗日的具体事实吗？我想即使法官自己，清夜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

“那法官给你伯父一驳，不由得满脸通红。他拍拍桌子道：‘那末你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呢？你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危害民国的共产党呢？’

“这时候，你伯父面露笑容，声音显得镇静而宏亮！你伯父说：‘得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问题，你以为我会隐瞒罢？’然后他侃侃而谈，把谁是‘危害民国’、谁在‘危害民国’的人痛说一顿，当然你伯父是指着蒋的名字说的。他不是乱骂，他说得很有道理，以致旁听的人都紧张起来，都同情你伯父，结果连这个法官感到无法再审了。再审下去，你伯父不但没‘犯罪’，而且应该说他是一个模范军人才对。

“北平军分处知道了这个情形，决定不再审了，何应钦用朱笔批了三个字‘立枪决！’于是你伯父同任应岐就在第二天给解到北平天桥就义。”张自忠抹抹泪水，直着脖子喝完一杯酒：“临刑前，你伯父同任应岐还喊了很多口号，说了很多话，四周围看的老百姓，都被感动落泪。”

吉星文咬紧牙齿，只是默默地喝酒。营帐外刁斗相闻，远处有稀落的枪声，张自忠背着手到外面察看一下，转过身子，按着他肩膀说道：“老弟，我是个粗人，比不上你伯父有脑子、有抱负。但我不是混蛋，绝不会见了敌人就逃走，张着白旗投降的。你在芦沟桥的英勇行动，将使中国人世世代代记得。”张自忠长叹：“不过老弟，你还年轻，希望好自为之，前途珍重。我混了这么多年，什么阵仗都见过了，对老

蒋的一套我更熟悉。今天咱们在这里打鬼子，明天老蒋会不会要咱们同鬼子联合起来打共产党？我都觉得很难说。不过咱们心中有数，是好样儿的中国人，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做个中国鬼。”他连续拍着吉星文的肩膀：“你是吉鸿昌的侄子，又是芦沟桥的抗日军人，今后老蒋会不会利用你？会不会有意笼络你？那只好看以后了。”他伸出手去：“老弟，我走了；局势是很紧，同时也很闷，我恨不得抱颗炸弹找到日本鬼头子，和他同归于尽！”

吉星文默默地伸过手同张自忠握着，目送他离营，静听枪炮声自远而近。

局势跟着炮声沉重起来：七月二十五，北宁路丰台以东、廊坊附近的日军借口军用电线被割断，向当地驻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开枪挑衅，要求把兵房让给他们，张自忠大怒，下令死战！二十六日午刻，日本驻平特务机关长松井、武官今井到进德社访宋哲元，由秦德纯代表接见。松井要求限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赵登禹部于二十七日午刻前退出西苑与北平；并要求三十八师在二十八日退出南苑，撤退到永定河以西及保定以南，双方辩论三小时，不欢而散。

当晚十时，日军开始猛扑北平。广安门外日军开炮攻城，彰仪门彻夜激战，西便门外白云观也发生战事，廊坊一带冲突更大。

在这当儿，宋哲元一筹莫展。上面的命令是撤退，部下的将士要抗战，他这个“以守为守”的方针，实在难以维持。但宋哲元还满心以为有和平希望，于是当日本要求用飞机视察二十九军阵地，看看宋哲元有无和平诚意时，他竟糊糊涂涂

答应了，并且命令全军不准对日机放枪射击。

不用说，日机这次轰炸是大有收获的，在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中，可怜二十九军弟兄死伤不计其数。工事被炸毁，队伍也炸乱，连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也炸死在里面。

接着日寇一阵冲锋，大炮坦克一齐出动。七月二十八到三十日间，二十九军已经丧失了招架之力，南苑、宛平、涿州也就在大溃退中全都丢光。宋哲元吃了哑巴亏，心头暗自叫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同秦德纯逃向保定，平津遂告陷落。而宋哲元临走时为了怕遭抗日军民阻拦，由中央社放出了一个烟幕弹："我军收复丰台、廊坊"，弄得全国各地报馆都出号外，四亿人民一场空欢喜。

列位看官，佟、赵两位将军，这样死法端的可惜。赵登禹是冯玉祥在察哈尔组抗日同盟军的老部下，曾一战而克沽源，一九三三年喜峰口之役，任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率健儿一团人手执大刀夜袭敌营，以功擢升一三二师师长，牺牲时只四十八岁，佟麟阁也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成立时，他曾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一军军长。死难时率领教导团青年学生一千六百名抗战，结果不特四十六岁的佟麟阁死不瞑目，千余青年学生也同告冤死，生还者仅两百余人。正是：回首当年冤死者，击桌叹息尚愤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二回

看风色　韩复榘抢先走绝路
办交涉　俞鸿钧当场碰钉子

话说这两个抗日最力的将领，就这样死了，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非常镇定。他对外国记者说："平津陷落是意料中事，不过从军事上说起来，宋哲元老早应该到保定去，不宜驻在平津。"接着埋怨二十九军，责备宋哲元道："宋哲元早就不应该有所犹豫，滞留平津和日本军事当局周旋，而应该早日到保定布置防御工事。这一来，平津局势虽然急转直下，但在军事上如果经过部署，至少可以支持相当时日，平津陷落也不至于这样容易。"

记者们齐声叹息，佩服蒋介石的军事见地。他们当然不知道蒋给宋下了些什么命令，指示过什么原则。于是有人问道："请问蒋委员长，宋哲元不行，佟、赵两位将军牺牲了，

政府可有什么表示?”蒋介石答道:“冯副委员长今天早晨也有问过我,我已经明令追赠他们为陆军上将。”

“请问蒋委员长,日本这次攻下平津以后,会不会再在旁的地方,譬如上海这个重要地方下手呢?”

“这个,”蒋介石考虑道:“这个,我想不至于罢。上海淞沪协定,根本是不准驻兵的,我们也并没有军队驻在那边。”

“如果日本人一定要攻上海呢?”

“这个,”蒋介石不耐烦道:“这个牵涉太大,我今天也不便发表意见。”

“请问蒋委员长,平津给日本攻下以后,发生些什么事呢?”

“这个,”蒋介石心头反感道:“这个你们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

“请问蒋委员长,听说通县伪保安队千余人反正,汉奸殷汝耕也被捕枪决,有这事么?”

“这个,这个还不晓得。”

“请问蒋委员长,听说张自忠师长在平津失守以后还留在北平,是不是投降日军了?”

“这个,这个也没有证实。”

“那他为什么不出来呢?”

“因为张自忠在那个时候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北平市长。”

“请问蒋委员长,听说八里台南开大学同天津市政府都给日机轰炸了,日本兵还去纵火,天津市至少有两千名市民死于轰炸。总而言之,日本是在向中国正式开火了,蒋委员

长即将向日本宣战，向全国下令动员抗日么?"

中外记者们一齐伸长了耳朵，听蒋介石回答这一个重要问题。半晌，蒋介石挥挥手道："我还有要公待理，这个问题改天答复。"说罢散会。把一群记者弄得彼此耸肩摊手，齐伸舌头。从此以后，蒋介石轻易不接见记者了。

列位看官，当时平津陷敌后，蒋介石除了指责宋哲元以外，还抱怨山东韩复榘观望不前，未能及时出兵北上助战，于是有沧州之失。沧州失守不但影响津浦前线，而且更影响到平汉线的局势，使平汉线涿州、保定等处处于非常突出的不利形势；加以日军又在我方新阵地未稳固以前猛烈攻击，以致有保定之失，保定之失，也就结束了华北的战局。

其实这个责任是否应该由韩复榘负责，到今天已人所共知。韩复榘不是个好军人，但他却是个"聪明人"，此话怎解?原来当时韩复榘同日本方面接触频繁，日本利用他对蒋的不满，要他效忠"皇军"，并且告诉他连蒋介石都是"皇军之友"，你姓韩的凭什么替他卖命?韩复榘一想不错，蒋的确在同日本打交道，不如抢先同日本人"共荣"算了，反正目的地都是东京。这好有一比，好比今日美国控制下的蒋介石及其他几名头儿，那几个头儿明白后台老板原来是一个人时，也就不听蒋的命令了。韩复榘就在这种心情下同蒋不合作，但这不是平津陷敌的主因。如果蒋当时坚决抗战、与日绝交、下令动员，那时候韩复榘欲不出兵，也无可能。

蒋介石获悉韩复榘的"底牌"后，恨不得立刻寝其皮而食其肉。但他所恨的并非按兵不动，乃是他不该"擅自同日方往返"，因此后来有利用假警报枪毙韩复榘的演出，此是后

话，按下再表。

却说日寇在东北燃起烽火，碰到不抵抗以后，知道还可以得寸进尺，于是有“七七”事变。平津沦陷以后，日寇知道这样打法，大可以得尺进丈，于是有“八一三”上海之战。攻取中国经济的心脏上海，可使中国的抵抗力消失，同时又可以威胁首都、牵制华中兵力，“一举三得”，战争便开始了。

制造事件，以便作为进攻的借口，原是日寇的“家传秘方”；七月二十四日日军宣称有水兵宫崎贞夫在上海失踪，于是驻沪日本陆战队在当夜全部出动。一时形势严重，闸北虹口居民纷纷搬家。可是三天以后，这失踪的日本兵却在江苏靖江方面投水自杀遇救，由江苏省政府护送到南京，再由外交部转到日本驻京总领事馆。问起他失踪的原因来，真令人笑掉牙齿，原来那天晚上这个水兵在北四川路一家娼寮里被一个便衣发现，于是他便吓得潜逃。不过宫崎贞夫虽然找到，上海的严重形势却不稍减退。日寇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八月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虹桥机场附近突然开来了一辆军用电单车，上面坐着两个日本军官。

那两个日本军官，是驻沪海军陆战队的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这两厮荷枪实弹，意气骄横，不管红灯绿灯、货摊行人，一个劲儿飞奔，直向虹桥飞机场冲去。说也可叹，蒋介石在《淞沪协定》中和日本约定上海为不驻兵区域，所以虹桥机场门口，只有一个保安队驻守。他挡住那辆电单车不准他们入内，那两个日本军官破口大骂“八个野鹿”，大山勇夫举枪一放，守机场大门的保安队员便倒下了。

说也可怜，上海当局事前查悉常有日人窥探机场的举动，

为了避免“惹事生非”早已严命机场保安队，如遇少数日人扰乱，不得开枪还击，于是枪声过后，那两个日本人哈哈大笑，乘车折回：原来他们所看见的机场卫兵，一个个都在伏地躲避，没有一个还击。

却说其他保安队闻声赶来，正好同那两个日本军官相遇。说时迟那时快，枪声又发自电单车，保安队又给击毙一个。这么着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义愤填膺的保安队立刻给两个侵略者予以还击，大山勇夫立即饮弹毙命，斋藤要藏也被击中，奔逃数十步后倒地死去。

事后上海市长俞鸿钧用电话询问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同时外交部秘书周珏也向日海军武官本田通话探询。但那两个日本官都佯作不知，并且说：“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使有人外出，也决不会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绝不应该到机场去。”但事实已证明了这是谎话。

当夜俞鸿钧接得蒋介石复电，命他亲到日本总领事馆，希望不要把事件扩大。于是俞鸿钧便去了，日方除总领事冈本、武官本田在场外，还有领事田尻、海军武官冲野等人。双方谈得很好。议定“循外交途径、谋圆满解决，勿使事态扩大。”俞鸿钧辞出后，第二天就由市府秘书张廷荣、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主任朱侠，以及警察局、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陪同日方总领事馆，武官室、海军陆战队代表以及日本记者多人到出事地点调查，由日方将两个日本军官尸首领回，在八字桥火场举行火葬，俞鸿钧代表蒋介石还尽了“地主之谊”，这冲突似乎有如蒋介石所愿望的，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不料到了八月十一日，上海领事团向中日双方分提备忘录。下午三时，领事团领袖领事挪威领事奥尔到市政府找俞鸿钧，致送备忘录。大意说："华北紧张，上海局势也严重，一旦发生意外，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必受影响，希望上海能置身战事之外。"

俞鸿钧听了一怔，问道："中日双方谈判顺利，阁下何以提出这个问题？"奥尔不答，作别而去。俞鸿钧纳闷着，直到下午四点一刻，日本总领事冈本找上门来了。他一开口便提出要求道："对于虹桥机场击毙两个日本军官，日本全国极为震动，日本政府虽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同时有向中国质问对本案态度的必要。其次，在本案未解决前，为避免发生同样事件起见，要求上海市政府撤退保安队；并且将保安队的防御工事撤除。"

俞鸿钧诚惶诚恐答道："关于避免发生同样事件一点，市政府早已注意到了。当事件发生的晚上，已经自动将距离日侨居住区域较近的保安队步哨稍稍后退，避免冲突。至于沙袋和铁丝网，因为恐怕引起市民惊慌，也早已撤除。所以凡是贵方所要求的，我方早已自动办理。"

冈本狞笑道："大大的好，大大的好！不过你说保安队已经撤离，究竟退后多少？我方建议应由中日双方派员共同决定。"

俞鸿钧支吾以应，冈本继续提要求道："保安队现在驻札地点，形成对日本陆战队的包围形势，非撤退不足以避免冲突；还有掘战壕堆沙袋等工事，应该下令停止，立刻撤除！"

俞鸿钧免不了抵挡一阵，使冈本对他的答复大感兴奋，兴辞而去。正在这当儿市府接到密报，说佐世保第二舰队所属军舰十六艘已在当天开到上海，沪滨日舰总数达二十八艘。于是俞鸿钧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追上冈本问道："阁下是否知道，贵国军舰今天又有十六艘驶沪？一部分停泊吴淞口外，一部分已经开进黄浦江，而且还有军队登陆？"冈本表示不知道，最后却说："如果双方用诚意交涉，即使增加军舰也没有关系的。"

消息传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感到手足无措。万一日本真的进攻上海，京沪便危在旦夕。但蒋介石并非为战事有无把握而担忧，他所大惑不解，以及望眼欲穿的，是华盛顿的回讯还没有来。美国不但没有谴责日本，而且蒋介石究竟应该拿什么态度对付日本，一直没有明确方针。

蒋介石连夜召开会议，征求孔、宋等人的同意道："如今局势严重，日本真的得寸进尺、得尺进丈了！我们让了东北让华北，难道让了华北还不够，把京沪一带也送给他们吗？我们的财产大部分在这一带，连我们也要把本钱赔进去吗！"

孔、宋的答复当然是否定的，日军攻占东北、华北，对他们的财产没有损失；但如京沪沦陷，那他们可就损失惨重。而且日军一再入侵，再不抵挡也无以对老百姓。为了保护美国以及蒋宋孔陈在江浙一带的财产，并且借以在四亿人民之前交代一番，蒋介石决定在淞沪迎击来者。

官邸中的空气阴沉而忧郁，没有一丁点儿悲愤振作的气息。蒋介石徘徊在厚厚的地毯上，室中发出沉重而空洞的声音，夹着几个人的长吁短叹。陈布雷七月末日把家眷送回原

籍，这当儿也已赶回南京。蒋介石踱了一阵，朝他苦笑笑道：“你的眼光不错，日本真的要在上海动手了。”

陈布雷大惊，垂首答道：“那是布雷身体不好，凡事不敢乐观，谈不上看法。这几天精神更坏，昨夜……”

“陈主任，”蒋介石截断他的话道：“刚才我同 TV、庸之他们商量结果，觉得还是对付一下的好。你给我通知军委会，今天我要开一个会。”

“是的。”

“你再发个电报，给东京许大使，告诉他关于我的决定，要他转告近卫首相，这件事情完全是他们逼人太甚，我不得不被迫应战。你要许大使特别提出一点：就是东北、华北我都放弃了，满以为日本的愿望已经满足，可以掉转头来对付苏联；不料还是对付我。”蒋介石惨笑：“这是教人下不了台的事情，你要让近卫知道，我的处境很窘，我的心情很，很，很闷。”

“是。”

“你再问问孙哲生，苏联鲍大使那里有没有回讯？”

“是。”

侍卫官报告晚饭已经开了出来，蒋介石便默默地踱进餐室，一大群人跟在后头。蒋介石今晚使得每一个人都吃惊，连宋美龄都不便发作脾气；他显然已经忘记了习惯的祷告，而且要喝酒。

餐室中酝酿着恶劣的空气，各人戒备着将要发生不愉快的事体。只见蒋介石颤抖着右手举起杯子，一双眼睛沉滞地瞪住桌面，皱着眉头迂缓地喝酒。喝一口，便叹一口气。人

们静默着，警戒着，只有宋子文兄妹看得明白，心头好笑。他们若干年前所熟悉的蒋介石，凡是在交易所中将要进行一次逆势、而又巨大的投机搏斗时，蒋介石正是那个样子。

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市场起家的蒋介石，对淞沪形势极端注意起来了。各式各样的报告一直送到他的面前："……由于日方增兵，上海局势日益紧张。日本海军陆战队不特于十二日陆续登陆，且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置阵地，上海已陷入'一二八'前夜之形势。……"

"……十二日下午三时，上海方面为终结'一二八'战争而由上海各国共同组织之淞沪停战委员会，竟应日方要求，在工部局议事厅举行会议，我方俞鸿钧市长，日方冈本总领事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出席。冈本指责我方保安队并未撤退，反而会同甫抵上海之正规军在近郊布置防御工事，认为此举系违反淞沪停战协定……"

"……日方海军司令谷川清所辖第十及第十一两战斗舰队，及第五水雷队等正在来沪途中。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也离舰分头登陆，布防备战。……"

"……上海局势紧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闸北、虹口、南市一带居民纷纷迁入租界，途为之塞。……"

淞沪总指挥张治中的电报更加有声有色："……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全体官兵业已投入上海前线，布防竣事。此间民情愤慨，士气旺盛，出击日寇，如箭在弦！职自当身先士卒，效命疆场；灭此豺狼，万死不辞！至于奉命始能还击一点，事实上恐难遵命，特电奉陈，敬祈垂察……"

陈果夫送来的报告，看得蒋介石也失笑起来："……局

势虽属紧张，但在未正式宣战前，对京沪一带报纸杂志仍继续严格检查中，各报中所有‘日本鬼子’字样，仍用‘××鬼子’代替。……”

…………

上海，在战争的边缘——不，已经在战争之中了。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起，日军不断向保安队开枪挑衅，未逢还击。八月十三日晨九时一刻，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小队，突然由天通庵路及横浜桥方面跨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口，向西宝兴路附近的保安队用机枪步枪射击。

闸北的前哨战于焉开始，中华民族崇高的八年抗战于焉开始！

蒋介石心惊胆战，一个劲儿催促着宋子文、孔祥熙和宋美龄：“赶快再发个电报给华盛顿，问问他们对这件事到底如何居心！人家在上海动手了，上海我们的产业别提了，你们问问美国，问他甘心不甘心！”

“八一三”炮火打响，美国的“态度”还没表示，而来自华盛顿的专使，却悄悄地出现在宋子文官邸。

“蒋委员长要我代表他，向你致热诚的敬意。”宋美龄伸出手去。

“谢谢，哈！谢谢！”那专使也伸过手去握着：“能够在这里看见闻名已久的蒋夫人，我感到荣幸！”接着孔祥熙夫妇也行过礼，几个人便在厅里谈了起来。

“过一天，蒋委员长将设宴为贵专使接风，”宋美龄一笑：“他今天忙着，上海打起来了。”

专使耸耸眉毛道：“是啊，上海打起来了。这件事情很糟

糕，所以我们到今天还不便说些什么。你们的信件和电报统统收到，可是很难作复，所以我奉命来走一遭。”

“欢迎欢迎！”宋子文举杯：“欢迎极了！”他放下杯子：“问题是在这里：根据以前的决定，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是从中国东北攻向苏联，因此蒋委员长对于东北之失，不表示意见；对于华北之失，也让他去了。可是京沪，京沪就不能……”

专使截断他的话，问道：“请问宋先生，华北问题你们同东京谈过没有？”

“正在酝酿。”宋子文舐舐嘴唇：“一个由中日双方高级官员晤面的会议，即将在上海举行。”

“请问宋先生，这个会的内容……”

“是华北问题。我们答应把平津交给日本统治，但日本必须退出京沪的战争。”宋子文补充：“专使先生，你当然明白，万一京沪也被攻陷，那我们大家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京沪不同于华北东北！”

“是的是的。”那专使一个劲儿点头道：“此所以兄弟奉命来华的原因。起先我们以为一方面对日本让步，以便鼓励日本反苏；一方面又限制日本向中国急进的办法是做得通的，现在已经发现做不通了。所以在美国尚未表示态度之前，我奉命到南京来转达几点：首先，蒋介石将军在上海派出劲旅抵抗日本，这一点做得很好。日本不应该违反我们的做法，现在先由贵国政府打他一下，抗他一抗，非常之好，嗯，非常之好。但是，请宋先生转告蒋介石将军，抵抗日本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中国地广人多，潜力

极大，万一通过抗战而使你们几亿老百姓大觉醒，那就不得了啦！这是一个隐忧，这种大觉醒的抗战火焰不但会烧死日本人，而且还会烧死我们！”正是：日本军阀太猖狂，美国大亨脑筋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三回

谈反共　美专使大发谬论
恨抗战　汪精卫小试低调

宋美龄闻言一手掩嘴，耸肩瞪眼，往沙发上一靠，十足是一个电影镜头，惊问道："我的上帝！有这么厉害吗？"

"夫人！"那专使点头道："这不是危言耸听，苏联是个例子。由于苏联人民大觉醒，今天我们大伤脑筋。如果中国人民也来个大觉醒，说得干脆点，我们——当然包括你们几位在内——在中国领土上还有容身之地吗？"那专使把烟蒂使劲揉熄，转而为笑道："可是各位也不必过份担心，苏联羽毛未丰，再有一个战争它就要……嘿嘿嘿！中国共产党更谈不上。不过我们得小心，别让他在对日战争中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别让它在对日战争中促使全民大觉醒！"那专使慷慨激昂，有如在议院演说："别让它在对日战争中强大起来，别让

它在对日战争中有些微的发展！”

“是啊！对极了！”孔、宋一片赞叹声。

“所以，”专使拿起一支名贵雪茄，宋美龄忙不迭为他点燃，听他说下去道：“再说得干脆点，今天中日之战不过是个不愉快的误会，蒋介石将军的敌人不在东京，近卫内阁的敌人也不在南京，但你们终于不能不枪炮见面，实在使华盛顿感到不幸！”

各人唏嘘了一阵。

半晌，专使摊摊手道：“我这次奉命来华，主要是向石将军转达这番意思，而这些话，华盛顿既不能公然出诸于口，更不便形之于笔墨，嘿嘿嘿……”

“专使，”宋美龄嫣然一笑：“我可不可以纠正你对于一个人名的误会？”

“啊？”

“那就是我的丈夫姓蒋，不姓石。他的全名是蒋介石，不是石介蒋。不过英美朋友习惯上把中国人的英文名字中最后一字视为姓氏，所以，所以，专使也误会了。”

“啊！我很抱歉！我非常之抱歉！蒋介石——石介蒋，石介蒋——蒋介石，哈哈哈哈！”

一片笑声中，那专使问道：“听说‘八一四’的中日空战打得很好看，中国空军表现得很出色。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空军的长成，夫人也是一位褓姆，那太好了，太好了。”

宋美龄掩不住她的兴奋，可是皱眉道：“这批孩子们还听话，但同时也依赖大家帮忙。专使不知道，在围剿共产党的千百次战斗中，我们的空军表现得很差。你知道共产党并没

有空军，可是他们的出击任务令我失望。”

“是啊。”专使叹息道：“这中间恐怕是对内对外的心理作祟，以致影响了作战情绪。”突地他长叹一声，作悲天悯人状道：“如果把这些木更津航空队以及阎海天、沈崇诲的牺牲精神用在对付苏联或者延安头上，那有多好！现在这样厮杀，分明是自相残杀，华盛顿方面感到非常遗憾！因此，我们曾经研究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军队的士气问题。根据德国军事代表团以及其他方面供给我们的消息，我们知道蒋介石将军的队伍装备远在红军之上，数量以及作战的有利条件更超过了红军，但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可是同样的蒋介石将军的队伍，打起日本人来，打起日本飞机来，可就不同了，虽然并非全部如此，但已经表现过的几个例子，都还不错。”

那专使忧虑地说道：“这是一个什么原因，使蒋介石将军的部份队伍勇于御侮怯于内战呢？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今后要加强反共的宣传与教育。目前我们知道，南京与延安之间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合作。这样也好，希望通过对日本之战，把全部红军在前线消灭！”他挥拳低呼：“把最艰苦的任务给红军！把最危险的阵地给红军！他们如果不去打仗，那我们的队伍可以在后面消灭他们！”

扯了一阵，一干人等陪着他出去逛逛，宋美龄挽着那专使的胳膊步出大门，钻进汽车，直向玄武湖开去。

那专使问道：“听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在你们中国的历史上，流传着很多恋爱故事。”

“啊啊！”宋美龄抿着嘴一笑，噘着嘴道：“难得你对中国

的历史那么熟，可是别忘记了中国有更多的地方等待你们开发，中国有更多的人力等待你们利用。无论在东南或在西北，无论是办工厂或者牧场，你们只要有兴趣，发财毫无问题，问题在赶快结束这个战争，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极了，好极了！”那专使乐得咧口张嘴合不拢来。不表他在南京的活动，却说日寇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在上海军民同仇敌忾、迎头痛击的惨烈战争中，日寇在十天之内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被张治中所部攻入沪东虹口、杨树浦根据地，损失惨重。八十七师师长王敬玖训练的上海八千学生，原先打算消灭红军之用，这番却弄巧成拙，竟有一部分投入了抗战的前线。这批热烈爱国的年青人在战斗技术上不如大兵，但他们的作战情绪却鼓舞了军人，上海人民的誓为后盾又鼓励了前方士兵，这十天的战事直打得日本人哇哇乱叫，恼羞成怒起来了。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达上海，参加先施公司二楼东亚酒楼的宴会，汉奸便把这个消息告诉日方，日方竟派出飞机前往轰炸。那时光虹口闸北一带已化为焦土，但在上海租界里，特别是南京路一带仍很热闹，肩摩毂接，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突地在先施公司二楼发出轰然巨响，声闻数里，浓烟四起，弹片横飞。靠近浙江路一面先施公司屋顶霓虹光管纷纷落将下来，炸力的巨大竟波及对面永安公司的铺面。附近一带商店橱窗，玻璃门窗都遭震碎，当场死伤近千，断胫折足，惨不忍睹。站在南京路浙江路口指挥交通的印捕首当其冲，被炸得尸身倒挂在岗亭上面。繁华的南京路立刻变成了修罗地狱，多少家庭陷入悲

惨的境界！白崇禧事先也得到报告，还没入席便匆匆从先施公司后门溜了，近千死亡者便做了他的替死鬼。

日寇不断残酷地轰炸非战斗人员，但并没有使上海人屈服，相反的增加了对日寇的痛恨，抗战那把烈火，眼看无法扑熄了。汪精卫着急地同蒋介石密谈，他们害怕这把火越烧越厉害。汪说："日本发动之前，曾经夸下海口，说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占领上海，一个月时间便可占领全中国，现在，他们吹牛固然吹豁了边，但中日间的仇恨可越来越深，战事结束也遥遥无期，对中日双方都很不利。"

"是的。"蒋介石叹道："今天听说日方在杨树浦北四川路等处纵火，这样做实在不够朋友！让老百姓对日军增加痛恨，也就是增加了我们的困难。"蒋介石长叹："不知道这一仗打到那天完，完得了完不了咯！"

汪精卫低声问道："美国专使的建议，他还说了些什么？"

蒋介石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放弃平津，日军退出淞沪，大家朝反共的目标做去。这个，我们不是已经在进行了么？"

"他们还没有回讯。"汪精卫道："他们说，必须等东京的命令到达，才能开始谈判。"

蒋介石长叹道："日本这批少壮军人，看样子是要蛮干到底了。"

"不会罢？"汪精卫搓搓手："总得给大家一个下台的机会。"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笑笑："兆铭兄，你该记得八月十号美国国务院颁布给驻日大使格鲁的训令，说：'向日本政府非正

式建议由美国出面斡旋中日两国纠纷之解决，在此一建议计划之中，提出一处中立地点，由中日两国代表在该处会见进行谈判，并作种种协助，以调整在谈判中可能发生之困难。'兆铭兄想想，日本明明打了进来，而美国却说是'纠纷'，而且连一个屁都不敢放，不敢指责日本的不对，你说日本的少壮派肯悬崖勒马吗？日本朋友的性格，瞒不过你也瞒不过我，我们都是日本通嘛！"

"是啊！"汪精卫心中暗喜，他知道蒋介石虽然走的是美国路线，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倾向日本的。于是开门见山道："这样说起来，中日谈判一定要谈，而且得好好地谈。"

"谁说不谈？当然要好好地谈。"

"要不要我去跳火坑？"

"火坑？"蒋介石一怔，但他当然会意，思索一阵，按着汪精卫的手笑道："还不到时候，如果有必要，当然要请老兄帮忙。"他再三叮嘱："目前同日本谈判的事，千万不可泄露，否则我们的处境更窘，挨骂更凶。"

汪精卫摇晃着大腿说道："日本对苏联是不放在眼里的，难怪他得到东北华北之后，又赶上美国自顾不暇，便把枪尖指向京沪。你还记得二十四年十二月六号美国国务卿赫尔向各国发表文告，声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之后你就用五届一中全会名义调动政府人员，使美国在中国占得压倒优势。但当美国驻日大使同日本交换反苏问题意见时，日本不是这样答复的么？——俄国人是梦想者，永远不必予以重视！"

蒋介石默然点头。

“所以，”汪精卫一脸奸笑：“不管美国干涉不干涉，不管日本止手不止手，对日本亲善的工作，现在应该——至少在暗中应该展开了。”

“你有什么准备么?”

“我准备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蒋介石失笑道：“低调俱乐部？有人同我说过，这个名字很有趣。延安唱高调抗战，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老兄创办低调俱乐部，同他针锋相对，煞是有趣。”

汪精卫连忙陪笑道：“我把详细情形话畀你知。”他连广东话也急了出来，唯恐蒋介石对他有所误会：“谈到对东京的交情，当然你比我深。这次低调俱乐部的成立，是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中发起的，所以事前来不及向你说一声。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个饭局，闲谈间觉得延安高唱抗日救国这个论调很伤脑筋。委员长当然不便驳斥，对外发言也不能有所指责，延安这一手的确厉害。后来我说，我们不妨组织一个团体，专门对付延安的抗战高调，当时在座的人有周佛海、陈公博、褚民谊、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林柏生等人……！”

“你们在哪里吃饭?”蒋介石问。

“在佛海家里，”汪精卫答道：“就是西流湾八号佛海漂亮的小公馆里。

“我们这个低调俱乐部，正好把延安的主张统统驳光！延安主张全民抗战，我们认为抗战前途只有亡国灭种，同日本人和好才能国富民强。延安痛骂日本的好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们认为应该寻求与国，同德意法西斯亲善亲善，法西斯制度有什么不好呢？是么?”

"是啊！"蒋介石心头暗喜，嘴上却叹道："难得你们在南京弹出低调，我的心事实在难以形容。兆铭兄你想：日本打到上海来了，打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你说怎么办？所以我说我非求战而是应战，但其他的话便不能随便讲，所以老兄的低调唱得正是时候，希望日本朋友有所领悟。"

"那一定，那一定！"汪精卫拍拍胸脯："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谁在南京主张打日本，我们就群起而攻之。哈哈！群起而攻之！"

"不过不能过火，"蒋介石弦外有音："否则连我都难以说话。"

"那当然，那当然！"汪精卫兴辞而出："今天我们的低调正有一次集会，我去了。关于同日本谈判，待东京命令到达后，他们会马上通知我，我也会迅速同你报告。"

"那兆铭兄辛苦了。"蒋介石送走汪精卫，却见宋美龄的车子在门前停下，里面钻出一个端纳来。宋美龄告诉他，她要同端纳立刻去上海前线。

她把丈夫拉在一边道："大令，你会奇怪罢？我决定同顾问先生到上海走一遭。不会有危险的，你别阻挠。为什么我想到前线看看呢？说来说去还是为你。你人在南京，一高兴拿起电话指挥淞沪前线一个连的行动，超越了营长、团长、师长、军长、总司令的职权，这样做有人说你很辛劳，有人说你不好。我问过外国朋友，他们都是些军事家，他们说这样做如果是蒋将军为了要扬名，连的战斗还是由营长掌握着，那还马马虎虎；如果因为扬名而蒋将军坐在南京代替营长职务，危险性就大得很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蒋介石一肚皮不高兴截断她的话道。

"我是告诉你，我到上海前线采访，替你扬名去了。我在前几天答复外国记者说，委员长和我是要到上海前线去的。他们就要我给他们写通讯，稿费可真高，你知道我对于这个是有兴趣的……"

蒋介石不耐烦，强笑道："好好好，你去罢!"他同端纳笑笑："不过要请顾问先生多操心，不要太冒险。"

"你也不要太辛苦了。"宋美龄嫣然一笑："这几天你睡得太少，看你瘦得!前线有张治中在指挥，昨天你又派冯玉祥去负责，他们两位足够应付了。"

蒋介石嘿嘿嘿笑笑，瞧端纳和他太太离去，可又操心起来了。蒋介石的心事委实太多，多到说不完。以淞沪"应战"为例，日军使用兵力达二十多万，装备更占绝对优势，可是中国军队在全国同胞、尤其是当地上海人民的热烈支持下，顽强反扑，日寇震惊!蒋介石怕这样打下去双方真的无法下台，那任何和平谈判，以及华盛顿、东京与南京之间的默契只好宣告破产。可是不打又不行，于是在张治中之外再加上一个冯玉祥，使中国人以为他真的决心抗日；但真的让冯、张大打特打又不行，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绝妙办法：他自己在南京用电台指挥，独揽了淞沪前线的军事指挥权，把冯、张两人形同虚设，自己部下的军队彼此全不相识，常常有一连炮兵或一营步兵神不知鬼不觉地调走了。冯玉祥在指挥部里问张治中，张治中也在指挥部里问冯玉祥，弄来弄去弄不清，待弄清楚后，这才知道是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直接把部队调走了。这还不算，甚至冲锋肉搏最惨烈的时候，也会接到

蒋介石限时撤退的紧急命令，这种打仗，谁也没办法打胜的了。

冯玉祥大怒，同蒋介石通了个长途电话："这样调动，对战局没有好处啊！现在不但不能调走，而且还要增加才行。这几天战争激烈的时候，兵士们死的死、伤的伤；死的没人埋，伤的没人抬。连运输、煮饭、烧水全没人干！弟兄们出生入死，战斗几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你说怎么办啊！"

蒋介石阴阳怪气答道："有你在主持，我很放心，你看着办吧！"

"好！"冯玉祥急道："那你以后可不能再随便调动啦！还有你以前不让许多救亡团体自动请求参加前线服务，我看你答应了罢，……"

"不行不行！"

"为什么啊？"

"很多汉奸潜伏在里面，可不能让他们到前线去，当心泄漏了军事秘密！"

这顶帽子委实太大，冯玉祥无法坚持请求；张治中便去了个电报道："委座赐鉴：淞沪人民热诚爱国，支持我军，各界救亡团体纷纷请求参加军队，职意不妨准其所请。上海日商中山钢厂、亚细亚丝业厂、日轮圣和丸、浅间丸、肇兴丸、唐山丸等华籍工人纷纷罢工，请求出发前线抗敌。昌它丸、芝利砵丸以及山下汽车会社之华籍海员，更毅然拒绝运输日本军火，也请求参加队伍。又上海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要求参加军队服务，甚至要求报名参战，职意……"

蒋介石把张治中的电报一摔，向陈布雷道："给文伯去个电报，告诉他严防汉奸敌探奸匪活动。败给日本无所谓，可不能让延安在这个时候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

陈布雷苦笑道："这个，这个很难形诸于笔墨。"

"你只要说严防汉奸混入前线就够了！"

"他妈的谁是汉奸！"冯玉祥在前线苦笑道："汉奸？真正的汉奸就在南京国民政府里高踞要津，各级机关里的大小汉奸更是如蛆附膻，数不清楚！你怎能凭白无故说上海热心爱国的老百姓、要求参加抗战的老百姓是汉奸？"

列位看官，冯玉祥说真正的汉奸在南京高踞要津一语，正给他一言道破。原来淞沪抗战初期，我方为防日舰由长江长驱直入，威胁南京起见，曾在江阴附近江面布置第一道封锁线。当时日寇有好几艘军舰停泊在汉口，计划把它们封锁之后，一鼓而歼灭之！那计划当然是万分机密的，不料行政院秘书长黄濬把这泄漏给敌人，于是便成泡影，眼看日舰在事前升火离去。有分教：通敌卖国人人恨，祸民殃民怎脱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四回

万水千山　红军誓师抗强敌
深情厚意　苏联订约助友人

黄濬字秋岳，旧体诗文做得很地道。在抗战爆发前为了响应蒋介石、汪精卫的应时论调，曾经写过一篇《论汉奸》的文章刊于《中央日报》。那厮如何泄漏机密呢？原来事先由日本大使馆派出一个朝鲜人来，和他在一家西餐馆会晤。黄濬把这个机密的消息用他从前应科举考试时夹带的方法，蝇头细楷写了一张纸条，藏在呢帽里面。他走进西餐馆时便把帽子脱下挂在钩上，那个朝鲜人也把一顶同样的帽子挂在钩上，两人并不交谈，临走时两人便交换帽子，各自走了。可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汉奸自以为干得机密的好事终于败露，于是黄秋岳便同他的儿子黄晟一起被枪毙在雨花台之前。但故事并未完结，当审讯时黄秋岳曾经招供，说他所以

如此，乃是受他的直属长官行政院长汪精卫的指使。

汪精卫哭丧着脸向蒋介石说道："秋岳真是胡涂透顶，一人作事一人当，他却赖在我头上。如果事实真的是那样，我一定会在事前告诉你，希望委员长不要有所误会。"

"不会的。"蒋介石反而安慰汪精卫道："反正事已过去，人已枪毙，由它去罢。再说这个计划也不是我坚持的，一切让它自然发展。兆铭兄还是集中精力，同他们谈判罢。"

汪精卫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去了。日本方面眼看蒋介石经不起打，美国也不帮忙，"皇军"那份得意骄横之态，简直不可一世。东京于是对蒋介石的求和漫天讨价，告诉汪精卫道："汪院长，请转告蒋委员长，大日本同你们的私人交情不恶，中日之间的确不必死打硬打，以致削弱了对苏联的进攻。现在日本的条件很简单：日本希望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日本后方基地，以便北进直攻苏联的西伯利亚。汪院长以为如何？"

"嗯嗯，好好。"汪精卫连忙陪笑。

蒋介石听汪精卫转达日本方面的条件，觉得由日军截断平汉路占领平津，划永定河东北为日本后方基地，以便北进直取苏联西伯利亚的办法不错。蒋介石心想如果这样一来，延安问题也可以借这机会，找个借口同时解决。但这个企图很快给全国热烈的抗战洪流所淹没。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纲领看得蒋介石直发怔："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订定抗日外交政策；六、订定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订定抗日教育

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和办法。

蒋介石可以不理会延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但使他苦恼的是，这纲领虽然由延安所订，但却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延安的纲领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蒋介石第一次的对日求和企图，就这样被否定了。延安一再发出电报，要求出兵，这事情更使蒋介石伤脑筋。拿延安的部队投入前线，让这批装备不佳的武力消灭在皇军飞机大炮坦克之下，这本是蒋介石所渴望的，但万一红军居然能抵挡一阵，大大地抬高了中共的威信，这算盘又该怎样打？而且即使红军被消灭干净，但抗日的烽火已经无法扑灭，起而代之的不一定是红军，可是这种奋起抗战的行为，不就等于红军吗？

蒋介石一再按住了红军的出发日期，但终于阻挠不得。拖到八月底，中国工农红军到底在延安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从陕北誓师出发，东渡黄河，到山西前线杀敌去了。

八路军端的了得，只是那一纸名单，已经让蒋介石看了皱眉头。名单上写得清楚：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辖有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

蒋介石一直心头烦躁，他烦躁的倒不是为了华北溃退，淞沪危急，而是为华盛顿没有肯定的表示而着急。那个来自美国的专使虽然给了他一个大概的轮廓，但到底没有具体指

示，如今淞沪危在旦夕，八路军也已出发，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痛恨日寇，要求抗战，蒋介石似乎给四亿人民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推往前线，简直没法往后退了。

抗战成为中国人民的一条生路，从这条路冲出去，埋葬同伴的尸体，抹掉身上的血渍向前，一个新的日子便将诞生。但抗战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却是一座悬崖，一道绝壁，高入云端，深不可测，万一掉下去，势必粉身碎骨。蒋介石往往在梦中吓醒，汗涔涔下。他发现自己处身危崖，被八亿只手使劲往前推进，只觉得烟雾腾腾，汗毛凛凛；直到危崖顶端，只见露出两个光芒万丈的大字："抗战！"蒋介石大呼"我不要抗战，你们不要把我推下去！"但后面不但没有停手，反而加把劲道："你不要抗战就把我们赶上绝路，你一个人走上绝路我们就有生路！"说罢蒋介石只觉得天昏地眩，象一根羽毛似的，轻飘飘地给人家推下深渊。

蒋介石吓得一身是汗，揉揉眼一骨碌爬起来，只见阳光满屋，时钟指着八点，今天起身已经迟了些。于是匆忙穿衣，只见陈布雷呆呆地进来报告道：

"夫人……"

"夫人怎么样？"

"夫人在上海翻了车。"

"啊！死了没有？"

"没有。"陈布雷结结巴巴说道："昨天晚上来的电报，来不及报告，夫人同端纳顾问出现在淞沪前线，日本人已经知道，下令飞机与炮队随时对夫人的座车射击。昨天夫人座车的司机为了逃避日军炮火，把车子速度提高到每小时六十英

里。可是路面大都破坏，在一个急转弯的时候正好有一只轮胎损坏，于是汽车便冲进一条水沟，夫人断了几根肋骨，端纳顾问也受了重伤，……”

“端纳也没有死?”

“没有。”

蒋介石默默地穿衣盥洗，不发一语，半晌，吩咐道：“我今天也要到上海去。”

陈布雷阻止道：“今天和明天，苏联大使那边有重要发展。”

蒋介石再考虑一阵，然后问道：“美国方面有新的发展吗?”

陈布雷摇摇头道：“没有。布雷万二分注意华盛顿的意见，但到今天为止，只有美国国务卿赫尔说的‘美国并未企图对中日争论之是非曲直下一判断’，‘适用中立法之问题仍维持原状’，‘美国采取中庸路线’……”

蒋介石咬咬牙道：“好罢，那我先同苏联打交道，决定接受他们的帮忙了。布雷，马上替我把哲生找来。”

“是的，先生。”

“还有，TV也来。”

孙科来到，蒋介石急不及待地问道：“哲生兄，听说今天苏联要同我们订约，真的么?订什么约?苏联愿意帮些什么忙?”

孙科这番已经不大有信心，只是淡淡地答道：“订约有这回事，但订不订还没有决定。”

“那为什么?鲍大使反悔了么?”

孙科在肚里骂人，嘴上却答道："鲍大使并没有反悔，问题是在我们，我们到底订不订这个约？鲍大使希望在今天订，我们如果认为今天不合适，改期也行。莫斯科信任他们的外交官，而鲍大使又万分信任我们的抗战，所以这个约订成订不成，主要在我们。"

"啊啊啊！"蒋介石忽有所悟，掩饰道："哲生，你看我的脑筋！今天听说夫人在上海翻车，我什么都忘了。"

"夫人翻车！"孙科惊问道："不要紧罢？"

"不要紧不要紧。"蒋介石言归正传："你再说一遍罢，关于苏联的……"

"是这样的。"孙科打开公事包，掏出一个卷宗来："那一次我奉命去上海找鲍大使，要求同苏联签订中苏信用借款和互助协定，以实现苏联对中国的帮助。鲍大使说第一点可以商量，签订互助协定为时已迟。他还说互助协定的目的在避免战争，'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相距达六年之久；如果'九一八'以后中苏就订约，也许日本不敢发动芦沟桥事件。我就跟鲍大使说，如果现在就签订互助协定，也可以阻止敌人再度深入。鲍大使说：日本已经再次发动战争，如果中苏签订互助协定，苏联就要参战，但苏联目前并没有战争准备，这样做无异自招日本进攻，权衡利害，这样做当非最好的办法。后来他说他即将回南京同王部长谈判，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而苏联如何帮助我们打日本，那就另外商量，原则上苏联一定帮忙。"

蒋介石沉吟半晌，问道："你把那个互不侵犯协定草案带来了吗？"

“在这里。”孙科把文件递上，蒋介石连忙翻开，只见上面写道：“第一条：两缔约国郑重声明，两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在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决不用战争为实现本国国策的工具。为实现这保证，两国决不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以侵略对方。

“第二条：如缔约国之一方遭受第三国一国或多国侵略时，另一缔约国在冲突期中决不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的援助给予该第三国或多国，凡侵略者可用以不利于被侵略缔约国之任何行动或协定，另一缔约国决不采取或参加。

“第三条：本约不影响或修改两缔约国在本约生效前所缔结各种条约、协定中之权利与义务。

第四条：本约以英文书写两份。自上述全权代表签字日生效，有效期五年。任一缔约国如欲废止本约，必须于期满之前六个月通知对方。如两国均不表示废止，本约于期满后自动延长两年。如两国均不在两年期满之前六个月通知对方废止，本约再延长两年，其后再依例顺次延长。”

“嗯。”蒋介石在看完全文后透口气道：“这个条文，是外交部同鲍大使双方合拟的？”

“是的。”孙科问：“委座以为——？”

“没什么。”蒋介石沉思：“条文还好，总算很公平的。”

“是嘛！”孙科又兴奋起来：“鲍大使还说，苏联政府同人民，对我们的抗战表示万分拥护与关心。”他忙不迭再摊出一份文件：“这是七月二十二日苏联《消息报》的评论，鲍大使给了我一份，我找人翻成中文。你听，苏联真够朋友，他不同于美国，他在抨击日本的野心，指出我们的抗战有前途，并

且还暗示……”

“暗示什么？”

“暗示苏联将尽力给我们援助！”孙科念道：“……我们已经指出，今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事件同一九三一年九月的事件颇有相同之处，但其中有许多和现在的情形不同。苏联力量已经异乎寻常地强大起来，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此外还有两种极其重要的事实：那是在过去六年中，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发展开来，而在日本后方，由于六年来冒险政策的结果，已经消耗解体，力量大减！……同时，华北第一天的冲突即已证明了中国军民的坚定抵抗与民族观念，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恨确已在大大地增加！……华北的冲突与各有关国家对此事的关系，已成为国际间的一件大事！……”

孙科把概要读完，笑问道：“委座，我想把这篇《消息报》的社评交给报纸刊登。”

蒋介石一怔道：“不，不必。”他叹口气：“哲生兄，这些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无论言论与行动，目前还是少发表的好。”

孙科也一怔：“那为什么？”但他立刻明白过来，把文件一一收入皮包，告辞道：“那我到外交部去找王部长，今天决定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了。”

“好罢。”蒋介石目送他出门，但又开口道：“订过约，今天晚上我想请鲍大使吃饭，你们一齐来作陪。还有，对外不必发表！”

蒋介石极力封锁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消息，甚至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朱可夫到达中国，报上也看不见朱可夫的姓

名。

“朱可夫是怎么一个人?”蒋介石听说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来访问，感觉甚为异样。接见是一定要接见的，但他怕泄露出去，增强了苏联对中国民众的友谊，提高了抗战的情绪。

“朱可夫，”陈布雷答道：“一时也找不到这个人的履历。不过听王部长说，朱可夫是苏联最杰出将领之一。”

蒋介石皱眉道：“布雷，你通知宣传部，任何有关苏联援华的消息，必须我亲自批准。翻译员也要绝对可靠的，千万不能在外面泄露一个字。”

布置妥善后，蒋介石便设宴为朱可夫接风了。朱可夫及其部属，穿着最隆重的礼服出席，在宴会进行中，又以最热情的干杯为中国抗战祝福。

“我很抱歉。”蒋介石说：“为了健康关系，我不能喝酒。”

在晤谈时蒋介石又道歉道：“朱可夫将军，中国为了恐怕引起旁的国家误会，所以对中苏订约的事情，并没有在报上公布，请勿介意。”

朱可夫笑道：“没有什么，苏联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在于表示苏联人民对于贵国人民的友谊，以及对于贵国人民的英勇行为表示拥护与同情。如果登在报上，可以鼓舞士气与民心；但如因此而引起其他国家的误会，那不发表也没什么，反正我们主要是脚踏实地的做，并非单靠新闻。”

蒋介石嘿嘿嘿笑了一阵，夸奖一阵，然后问道：“请问朱可夫将军，这次承蒙贵国帮助，承蒙斯大林先生派出志愿军，贵国人民对援华的反映如何?”

朱可夫闻言双手高举，然后迅速在胸前一抱，感叹道：“苏联人民对贵国抗战异常关心，简直无以形容！阿瓦林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苏维埃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每天都抱着极大的同情心，来注意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他们为中国军队的胜利而喜欢，他们为中国军队的前进而骄傲，好象这一支军队就是苏联的军队！’

“而且，很多苏联公民告诉你们的胡愈之先生，说假如你们中国需要志愿军，只要一下命令，保管一天之内，就有千万人去报名，苏联工人没有一个不愿来帮助贵国抗战！”

蒋介石暗自吃惊：“嗯，唔，啊！那好极了，真是好极了。”他再问：“日本方面对贵国这样热心帮助中国，有什么反应没有？”

朱可夫反问道：“请问蒋委员长，日本对贵国，曾否有过什么表示呢？”

蒋介石当然不能把谈判的事情告诉他，犹豫一阵，淡淡地笑道：“我们没有公布中苏订约的事，不过据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还是知道了，日本政府公开宣称，这是中国反日政府与共产党的一种‘阴谋’。广田弘毅说，由于日本是抵御共产主义渗入东亚的堡垒，所以对于这种‘阴谋’绝不能漠然处之。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贵我两国的‘阴谋’。”

朱可夫大笑，说道：“这真是荒唐极了，中苏互不侵犯竟是‘阴谋’！蒋委员长知道，苏联同日本之间，现在还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还没有侵略苏联的企图，但贵国正在遭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所谓决不予侵略之第三国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完全是苏联片面的义

务。蒋委员长知道，如果苏联不是纯粹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与同情，而光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那决不会这样故意得罪日本。现在贵我两国的条约名为'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保证援助贵国抗战的一个条约，这一点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的是的。"蒋介石忙不迭频频点头。

"因此，"朱可夫说下去道："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公布以后，日本方面就非常震惊，官方表现得异常愤慨，而各国报章也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一大打击！"

"啊，打击！"蒋介石附和，问道："请问朱可夫将军，贵国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是什么呢？没什么变动吧？什么时候公布的？"

朱可夫想了一想："《消息报》刊载这篇评论，是在今年八月三十日，它一开头就说，今天报载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两国人民必定会感到极其真诚的满意与欢迎。文中提到，远在一九三三年，李维诺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苏联已接受中国政府所提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该约草案已送中国政府考虑。李维诺夫当时指出：我们严格遵守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对于中国为独立及国家统一而作的战斗，我们表示最大的同情。现在的中国正在抗战，我们的态度完全不变，难道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个条约的磋商，进行已经很久，过程之中，有一些困难。"正是：无私援助有"困难"，金陵旧事诚堪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五回

长空洒碧血　苏战士为中国捐躯
袖手作旁观　美政府替日阀撑腰

“是什么?”蒋介石紧张地问道。

朱可夫微笑道:“蒋委员长，这是说一九三三年的困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这个困难是贵国对内与对外政策中，有许多因素阻碍了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最近有许多原因使贵国对这件磋商已久的问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贵国人民对苏联友谊的增加。贵国人民始终看到苏联政府是一个朋友，在中国正遭受着重大考验的今天，这种情形是显得更清楚了。这种考验，再加上国际局势的普遍恶化，促使中国采取步骤增强他们与爱好和平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尽速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

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因此磋商才能完成，而互不侵犯条约终在南京签订。

“苏联正在特别注视那威胁和平的远东危机 而签订这互不侵犯条约，是它特别强调了苏联对中国的友谊关系。”

“啊！”蒋介石待翻译官译完，频频点首，不得不慨叹道：“谢谢朱可夫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中国来，谢谢斯大林先生对中国的抗战这样热情，谢谢苏联人民对中国这样帮助。”蒋介石也不得不说道：“象美国，他们到今天为止，什么都不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句抨击的话都没有！”

朱可夫不作答复，只是笑了笑道：“作为一个帮助英勇的中国人民抗战的苏联友人，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对其他国家有所批评。”

“啊啊啊！”蒋介石倒抽口冷气，一时也找不到话题，突地说了句：“关于信用借款的接洽，我已经派出杨杰将军为代表，随同贵国鲍大使到莫斯科拜访斯大林先生去了。”

“是的。”朱可夫点点头。

蒋介石见无下文，瞅了身旁的孙科一眼，忽地想起道：“哲生兄，你昨天好象提到过，说有人写了一篇苏联志愿空军的小说，你不妨讲给朱可夫先生听听，作为我们对苏联朋友的，的……”

孙科搓搓手，笑道：“朱可夫先生，中国的著名作家夏衍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贵国空军的文章，凑巧我保存一份在这里。”他掏出卷宗，翻了一会，念道：“夏衍写道：讲起苏联志愿空军，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武汉亲眼目睹的令人感动的事实。在一次激烈空战之后，有几架苏联志愿军驾驶的战斗机

被击落了，苏联战斗员跳伞降落，不幸的是有三位空军因误会而遭农民的殴打。关于这件事，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同日本人作战的是什么飞机，……”

“哲生！”蒋介石面色陡变。

孙科似有所悟，但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复蒋介石道：“就是这一篇，我知道怎样读给朱可夫将军听。”

蒋介石强笑道：“好好，那你快点念罢。”

“在苏联战士的衣服上，”孙科瞅一眼蒋介石：“并没有任何‘来华助战’的标志。几天以后，那位夏衍先生说，他偶然得到一个可以到医院中去慰问受伤空军的机会，在一家相当规模的医院里，受伤的苏联空军有十名之多，这三位空战受伤又被老百姓殴打的也在里面。在他们床前献花的某女士，从每个人的脸上看见那种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微笑，禁不住哭出声来。一位在空战中打去了整个下颚，降下的时候又被中国人误认为日本人而打断了左臂，看模样能够治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其余两个一个断了腿，据说非锯去不可；另一个被打的鼻歪口裂，纱布包的脸上只露出一双爽亮的眼睛，好心肠的护士偷偷地制住了某女士的哭泣，怕他们看见了伤心。可是那个断了腿的却一直笑着迎接我们，然后很花气力地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中国、苏联联合在一起打日本！’这一幕情景一直压在我们的心头，以后每一次看到苏联志愿军的时候，每一次看到……”孙科的朗诵戛然而止，蒋介石睁过眼睛问道：“念完了？”

孙科一头大汗，匆忙掩卷道：“念完了。”其实孙科并没有念完，夏衍那篇文章的末尾，还有句：“每一次看到反动派报

上写反苏文章的时候，总会骤然的回想起来，而感到一阵难受。”

蒋介石呲牙咧嘴作感动状，想说些什么。只见朱可夫神态严肃，便等他先讲道：“刚才听了孙先生的诵读，我心里很难过。难过的固然是为了我们的战士在战争中受伤，但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而献出生命，我们在出发时大家已有此决心；所以中国朋友由于误会而打伤了我们的战士，这一点使我感到尤其难过。我想请问蒋委员长，对于苏联战士的来到，贵国将永不向人民报告吗？如果这样，那这些不幸的悲剧还将重演。”

蒋介石连忙郑重其事地回答道：“朱可夫将军，我可以保证，这种惨痛的误会可一而不可再，以后再不会有了。”

朱可夫苦笑笑道：“谢谢蒋委员长的合作。”这一场盛会就这样散去，蒋介石一个劲儿埋怨孙科道：“你何必如此！你何必如此！好好地一场宴会落个没趣。”

孙科强笑道：“我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不念。”蒋介石也不便发作，再说今后要孙科在同苏联方面的接洽之处尚多，只好算数。

朱可夫的诺言都已兑现，苏联借给我国的飞机近千架，志愿来华助战的苏联空军将士有数千人。其中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战而牺牲的也有四五百名，对当时我国的抗战贡献极大，击毙日本飞行员有姓名可稽的有潮田良平等好几十名。

孙科的奔走也很落力，他事后发表谈话说：“我国抗战的前几年中，苏联是唯一援助我们的国家。

“关于信用借款之接洽，政府派杨杰为代表负责进行，当

时鲍大使便奉召返国，杨氏因之同往莫斯科，接洽军火之供应。杨氏到莫斯科向苏联接洽，苏联完全答应，经新疆输送飞机及军火至大后方。不及两个月，到一九三八年春天，已超过信用借款国币一万万元之数。

“当时蒋委员长电杨杰商订二次借款合同，并派本人协助。本人赴莫斯科晤斯大林，告其经过及请成立二次借款。斯大林云，中国信用借款既已超过中国法币一万万元，可将第一次信用借款改作五千万美元，差不多等于二万万元，同时再予第二次借款五千万美元。不久，第二次借款也支用完毕。政府命本人进行第三次借款，本人于二十八年三月底离重庆，四月中抵莫斯科。晤面之时，斯大林频以中国抗战情形见询，谈话一小时，尚未提及借款的事情。嗣经本人问及，斯大林先生才说，一万五千万美元的借款，苏联极愿意照办，没有什么问题。并即席嘱咐苏联对外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米高扬与本人商订合约。

“同时，米高扬更表示希望中苏商约能早日成功。本人即将预备好的商约草稿交给米氏，经苏方研究几个星期后送回一份修正案，改为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内容以平等为原则。该约签订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后经中央于十二月间方予批准，批准后苏联曾经公布。中国因恐旁的国家或起误会，故当时并未公布。商约签订之后，双方根据合约进行，几年间关系相当好转，苏联不断以武器接济中国，并派飞行员来协助抗战。苏联的军事代表团最盛时期达一二百人，中苏关系也相当接近。”

列位看官，上述孙科的谈话，以及苏联对我抗战热诚支

持的一部分情形按下再表。却说蒋介石在南京处理了中苏互不侵犯协定，心里嘀咕着宋美龄同端纳在上海翻车受伤之事，会不会闹出笑话，于是想离开南京，经沪赴苏州督战。

而真正在淞沪前线指挥作战的冯玉祥，却感到一筹莫展。原来起先蒋介石通过程潜，征求他同意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在上海方面的抗战，冯玉祥说只要是抗战，无论什么事他都愿做。于是事情就成了。可是在陵园无梁殿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时，戴季陶却提议取消冯玉祥、阎锡山两人的副委员长名义，理由是这两个副委员长已分任二、三两战区司令长官，有了实际工作，不必兼了。这个提议马上为汪精卫赞成，也就在这个会上通过。冯、阎二人心头明白，这又是蒋介石的意思，不过由戴、汪二人出面而已。副委员长的名义系由全体代表大会决议，却在这种形式下取消，而且也不明令发表。看在抗日份上，冯玉祥还是一股劲到得淞沪，可是伤脑筋的事来了：队伍自后方来，但不知道到那里停止。蒋介石所发命令都是给后方勤务司令部。火车一到，军队上车，沿路各站都说前面什么都有，但前面什么都没有。

因此这是什么军队调上前线？司令长官莫名其妙，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个总司令连同司令长官冯玉祥在内，都在前方为这问题苦恼。张发奎说得更惨，他说归他指挥的军队，同他互不相识。冯玉祥问他那你究竟熟悉多少人？他说只有一排。张问他能不能替他想办法？冯玉祥说他可以去问蒋介石。

但蒋介石没有作答。

到后来情形更糟，八月十八那天张发奎急忙向冯玉祥报告，问他前头一个炮兵连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冯玉祥把这个连他调？冯玉祥说不知道。查了半天，这才明白是远在南京的蒋介石，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营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这个炮兵连调开了。

使冯玉祥一筹莫展的还不止此，上海附近的阵地做得太坏，实在无法拿来作战。蒋介石把"工事工程"包给了黄金荣，黄金荣再包给一家建筑公司，建筑公司再包给其他小公司。拿三百几十个机枪阵地为例，三分之二以上都有三尺多深的水，而且连机关枪都搬不进去。而这些能用的，无论什么样的官兵，也没本事可以在水里泡上三天三夜，何况这场仗也非三天可以终止。

冯玉祥几乎要在前方痛哭，他简直毫无办法。伤兵没有医药，尸体没人抬埋，而且上海各界的慰劳品一车车给戴笠的人搬得干干净净，慰劳团又不准过来，也不许同伤兵说话，兵士们就在这种情况下拚命，一个伤兵往往六天六夜得不到点水沾唇。

冯玉祥听说蒋介石深夜到上海，连忙找到他正欲发问，蒋介石却一把抓着他道："你来得正好，我这番特地为慰问而来，你太辛苦了。你问我的几个问题，回头我们就谈，现在我们去看夫人的伤势。"他加一句："还有端纳。"冯玉祥只得免开尊口，一齐到达蒋介石私邸。宋美龄肋骨已经治好，可是无法动弹，只是在床上苦笑，哼哼唧唧，蒋介石也不便说什么，转到端纳房里，端纳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双方寒暄过后，端纳道："委员长来得正好，刚才有几个

新闻记者来电话，他们要来找我，问问中国的抗战情形。我想他们一定很高兴，会意外地向委员长和冯先生访问。”

“好好好。”蒋介石双手直拍膝盖：“让他们来罢，我一早就要走的。为了避空袭，我深夜到上海，天不明就走。”

“那你太辛苦了。”端纳话还未完，冯玉祥问道：“请问端纳先生，回头那些外国记者是那几家报馆的？”

蒋介石一怔：“有什么花样么？”

“可气人！”冯玉祥当着端纳道：“洋人里坏小子可多得很！”

“是么？”

“可不？我听张一麐、李根源、江问渔几位先生说，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有很多是赞同日本人的。上海《泰晤士报》名义上是英国人所有，实际是日本人的，公然为日本鬼子张目！《字林西报》的社论不象话，很多外国报持论模棱，不堪卒读，只有古尔德的《大晚报》和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还勇敢地替中国说公道话，坦然指责日本的侵略。”

“哦！”蒋介石心头一沉，他倒不是为洋人舆论伤脑筋，而是感到冯玉祥知道的事情太多，教他担心。没多久一群外国记者来了，冯玉祥的意思是弄清楚敌友以后再予接见，但蒋介石反对道：“那没什么关系，只要我对答小心，也不致于出毛病。”于是蒋介石正襟危坐，答复询问。

“请问蒋委员长，贵国这次同日本冲突，这个仗大概是要打下去了？”

“嗯嗯，嗦嗦。”

“不！”冯玉祥忍不住道：“中国是抗战，日本是侵略，初起

时你们或许可以称这场战争是冲突，但现在打了这么久，死了这么多人，不能再说是冲突了。”

“啊啊！”蒋介石连忙补充：“是的是的，日军是侵略，我们是应战。”

“我们是抗战！”冯玉祥正想说下去，却给一个记者截断道：“请问蒋委员长，你领导这次战争，请问委员长运用什么战略？现在贵国失地很多了。”

蒋介石考虑再三：“我采用的战略叫做以空间换取时间。就是说：必要时宁愿放弃地点，以争取时间；但必须使敌人对所得的空间付出重大代价。”

“请问蒋委员长，平津之退，没听说日本方面曾付出重大代价，到底他付了没有？”

“付出多少？”有的记者问。

“这个，这个，这个有待公布了。”

“请问蒋委员长，要日本付出重大代价，那贵国也要付出不低的代价罢？”

蒋介石作咬牙切齿状道：“不错，我们要实行焦土抗战，凡是放弃的地点，房屋粮食统统烧光，一点不留给日军！依此战略，敌军将被引入内地，使他的战线散布得既长而弱。”

“啊！”一个记者惊呼道：“你们真是国共合作了，记得延安方面早已说过这个仗是这样打法的，不过延安没有主张烧光房子和粮食。”

蒋介石狠狠地瞅了这个记者一眼：“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蒋介石补充：“我只知道，这是我的意思，这是我持久战

的战略。”

“请问蒋委员长，你刚才说过宁可放弃地点，那么南京、上海如何？是不是打算放弃？”

冯玉祥大叫一声道：“你这样问太荒唐，说到上海、南京，我是这个战区的司令长官，我要拚命守卫到最后一人！”

外国记者们朝冯玉祥默默地瞅一眼，低下头去。半晌，又有人问道：“请问蒋委员长，上海之战的前途如何？”

蒋介石朝冯玉祥看看，挺挺胸脯答道：“如果不是因为两个租界的关系，我的军队原本可以把日军赶到海里！但你们的租界在此，我筹划战略时必须顾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由美国、英国和日本协同控制，日军的军事领袖便利用这个租界，在里面安稳地设计其进攻中国领土的战略，你们说这事公平不公平？所以对上海战争的看法，我是有顾虑的。”蒋介石灵机一动：“幸而冯将军在此作战，我很放心。”

“请问蒋委员长，继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被日机扫射重伤以后，夫人同端纳先生也被日机炸伤，你要向日本抗议么？”

“还有，”另一个记者问道：“蒋夫人同端纳先生来上海，任务是什么？”

蒋介石没有料到有此一问，指指后面道：“端纳先生大概已经告诉你们，他们只是到前方来看看。”但他立刻补充：“夫人当然另有任务，她负责前方将士的福利工作。”

“什么福利工作？”

蒋介石也顾不得为士兵饱受虐待而屡提抗议的冯玉祥就在身边，信口编道：“那多得很。譬如说士兵的伙食要吃得

好、衣服要穿得暖、营房要住得宽、香烟糖果饮料供应要充足、医药设备要周到、士兵的俱乐部要办得好、甚至洗衣洗澡剃头写信等等都在内。”

记者们齐声叹息，惊叹蒋家夫妇对士兵的体贴爱护，真是无微不至。正在这当儿只见冯玉祥吹须瞪眼，连招呼也不打，从椅子上直蹦起来，大步出门，上车走了。

“请问蒋委员长，”外国记者指指冯玉祥的背影：“冯将军是——？”

蒋介石毫不犹豫，看看表道：“这个时候，前方有一件重大事情，需要他亲自去主持，事关军事秘密，请不必详询。”

“请问蒋委员长，那末这个战争是要打下去了，美国方面到现在为止，如众周知，他们还是保持 Middle-of-the-road Policy（中间路线），严守中立，分明在替日本军阀撑腰，蒋委员长不准备向华盛顿呼吁求助么？”

蒋介石不耐烦道：“这个我还未想到。”

“那末苏联的援助，听说现在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起立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正是：俗话说得好：“自有天知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六回

孤军奋战　姚子青宝山殉国
走马上任　蒋经国江西安家

一个记者怕他马上走开，追问道："延安方面说：华盛顿方面是在执行'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保存实力，把作战的重担放在中国人头上，自己袖手旁观，说是'中立'……"

蒋介石勉强笑笑，不作答复，直往房里走去，欠欠身道："我还有点要事待理，今天到此为止。好在以后的机会还多，各位再见。"

蒋介石一肚子不痛快走到宋美龄跟前，见她睡得正酣，他既不愿叫醒她，又不愿找端纳说话，心想天一亮就要动身，乘此机会不妨到前线看看，以免冯玉祥笑他没胆量。何况刚才冯玉祥不告而别，也该去应付一阵。象这种决心抗战的军人，放在身边还是有用处的。

冯玉祥埋头瓦斯灯下，正在部署一次战斗。听电话铃响，蒋介石的侍卫长告诉他蒋介石即将视察前方，冯玉祥冷冷地答复道："请你告诉委员长，今夜前方有战斗，不必来了。同时请你转告委员长，今天白天他向外国记者所讲的士兵福利工作讲得很好，请他派人来办，这里的弟兄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一顿饭吃，没有一口开水喝了。"

话分两头。却说日军对淞沪久攻不下，于是改派大将松井石根赴沪指挥。到八月二十一日止，增援兵力达五、六万人，主要的有久留米第十二师团、广岛第五师团、善通第十一师团等部队，舰也有三十余艘，集中在吴淞口和张华浜的江面。运用"一二八"战争故技，企图在浏河口登陆战袭击我军后路，而把战线从黄浦江延长到扬子江。二十四日，浏河、罗店、狮子林、蕴藻浜、张华浜等口岸都有日军登陆，同时作战，飞机大炮协助步兵进攻，并以主力部队由石洞口及川沙口登陆袭击罗店。

蒋介石烦躁地在苏州用老样子指挥前线作战，一忽儿把这个团投进去，一忽儿把那个连抽出来，各级官长莫名其妙。陈诚、罗卓英、胡宗南、朱绍良、薛岳的部队改由顾祝同指挥，冯玉祥早已敬谢不敏，无法指挥了。

那时光孙立人也在淞沪作战，受伤后跑回香港养和医院医治，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在全国民众尤其是京沪市民热烈要求抗战的氛围之中，蒋介石及其几个心腹虽感狼狈，但士兵和下级军官却英勇非凡。其中第十八军罗卓英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第五百八十三团第三营营长姚子青，就是一个有骨气的广东清远军人，他在八月三十日开抵宝山防地，日

军这时正企图在炮台湾、吴淞镇一带登陆，打通吴淞和罗店的联络，完成由浏河起经罗店、宝山、狮子林、炮台湾、吴淞折入蕴藻浜、张华浜、江湾然后和北四川路底的日军联成一线，实施向我全线总攻的阴谋。因此宝山虽然地僻人稀，却是日军企图中最主要的一环，又因宝山地位恰巧当着吴淞江口，为江中日舰炮火射程所及，更加首当其冲，九月一日清晨，日军便向宝山进攻。

蒋介石根据各方情报，未尝不知道日军这凶险的一着，但他只是等待宝山的噩耗。吴淞口外的日舰不断以宝山为袭击目标，一时炮弹横飞，声震河岳；日机也不断前往投弹，一日之间城垣雉堞屡坍屡修，竟达十余次之多。同时日军两千余人突破吴淞镇猛扑宝山，姚子青乘敌立脚未稳，下令迎头痛击，斩获二百多人。第二天黎明日军四路围攻，仍未得手，延至四日凌晨三时，日军两千余和川沙口方面的日军取得联络，夹击宝山，姚子青迎战于金家宅一带，用白刃冲锋，日军为之辟易。

当晚日军一部复由炮台湾登陆，血战通宵仍无所获。九月五日情形更凶，日军集结战舰三十余艘，飞机二十余架，坦克二十余辆，专门对付宝山。姚子青在日军陆海空三面夹击下凭城抗拒，双方死伤惨烈。相持到七日早晨，日舰大炮轰毁县城东南一角，日步兵蜂涌而来，想由城垣缺口处冲入，姚营拚死苦战，搬取断栋折梁，和瓦砾中的缸瓮桌椅等物，填补东南角的缺口。姚子青最后率领预备队等二十余人冲出鏖战，半路上便遭日军炮弹击中肚腹，全营至此壮烈殉国。宝山那个营在日方海陆空夹攻下守了九天之久，与这弹丸之

地共存亡。单是消耗日军弹药，就逾十万美元。

在这九天之中，蒋介石当然知道有这回事，但姚子青只见日军援兵不断开到，未见蒋介石派一个兵来。姚子青牺牲后更不会知道，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淞沪战争，从九月十三日起，已经全线溃退，转移到浏河、罗店、刘行、庙行、江湾，以迄闸北、八字桥、北站的第一道防线上了。

洒热血、掷头颅的蒋介石手下的官兵们，当然更不知道，他们的最高长官并没有为强敌入侵而苦恼。这个最高长官的苦恼，却是家庭问题所占的份量最多。

从苏州回到南京，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开了几天会，蒋介石回到官邸拿起毛笔正欲同蒋经国写信，他用曾国藩的家书体刚刚写了一行“字谕经儿知悉”想告诉他今后行止，宋美龄已经满面怒容而进：“警报已经拉过很久，你为什么还不出来？”

蒋介石连忙收起信纸，可是已经给她发现，只得放在桌上，讪讪地同宋美龄向防空洞走去。宋美龄冷冷地说道：“既然如此，你何必不把儿子接在身边呢？我同你在一起，只不过让你讨厌。”

列位，原来在西安事变之后，抗战爆发之前，正当蒋介石在杭州休养的当儿，蒋经国突地给他一个电报，说即自海参崴搭轮回国。蒋介石是个非常注意“无后为大”的人，接电后大喜，连忙打个电报给他原来的元配毛氏，那时光毛氏寄居在苏州吴忠信家里，蒋要她到上海去接儿子。

蒋经国同蒋介石断绝音讯已久，而且蒋经国曾在苏联“大义灭亲”，著文痛骂蒋介石，其中描写他醉气冲天，在楼

梯口抓住毛氏一把头发把她从楼上推落下来一段最为传神。但蒋介石把他送到苏联时是有其作用的，虽然挨骂，也无所谓，反而委托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代为注意蒋经国近况，不断转告他，引起了宋美龄同他的冲突。

同时由于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华盛顿方面明知这个中国的“最高当局”不会真的革起命来，但又顾虑蒋介石或将同延安合作，因此严密监视蒋介石的责任，便落在宋美龄身上了。蒋介石在休养期间，不论是谁求见，必须事先获得宋美龄同意，才能通报。蒋经国久别归来，对这些细节一概不知，而心头对宋美龄夺去了毛氏位置的痛恨，却仍然未减，更不会想到先去求见宋美龄。于是蒋经国到达杭州三天，还是不得其门而入。

陈布雷看在眼里，既不便向老蒋说明，又同情小蒋的遭遇，于是把他找到一边，悄悄问道：“听说你讨了个苏联女人做太太，是么？夫人很不高兴呢！她说她最恨苏联，而且名字又长，叫起来又不顺嘴。”

蒋经国苦笑笑道：“现在我才领教她的厉害了。我来此三天，毫无下文。其实我的太太已经放弃苏联名字，改为中国姓名了。”

“啊，那倒很好，叫什么？”

“蒋方良。”

陈布雷失笑道：“短短三个字，有自己的姓，有夫家的姓，可真难为你了。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吗？”

蒋经国摇摇头道：“她不是共产党员，因为看见我在共青团里表现得很积极，又写文章批评我父亲迫害进步人士，因

此她对我的印象很好。这次抗战，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太大，所以当我回国向她求婚时，她就一口答应了。”

陈布雷叹道：“现在的问题是你怎样见到他，如此拖延下去，或将演成僵局，那就难办了。”

“万事请想办法。”

“办法有了。”陈布雷灵机一动道：“这样罢，旁人求见先生，固然非通报不可，你同他是父子关系，可以免掉这一步手续，我想先生决不会责备侍从室，因此引起夫人不满的。”

蒋经国大喜，问道：“那么我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找他呢？”

陈布雷以指代笔，在桌上边划边说道：“先生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晚睡觉时间一定不能超过十二点，早上六点钟就起床。起身后第一件事就是到书房里祈祷读圣经，书房在这个方向，你进大门往右拐弯……”

蒋经国失笑道：“他怎么读起圣经来了？记得我出国前，他每天老晚起床，整天吃喝玩乐深夜才回来。那时光他有空时念的是佛经，还信道教，没听说信耶稣。”

陈布雷变色道：“说话可要小心。”

蒋经国苦笑道：“真是，对于他，我一向是不在乎惯了的，今后可非小心不可了。”他问：“那末，祷告完了之后呢？”

“祷告之后，你父亲便洗脸吃早餐。一面吃一面看来自各地的电报，那是早经我们整理过，已是隔夜货了。在平时，他上午不大见客，大部分时间批阅公事。到了十一点左右，侍从室把当天的报纸新闻提要给他看。中午吃饭，大多

是同夫人两个人吃。”

“吃饭的时候他俩说话吗？”

“不。”陈布雷深意地摇摇头：“他俩不大说话。不过碰到有客人时，夫人就不同了，开口大令、闭口大令，很热闹。”

蒋经国打了个冷战道：“唔！”

“下午，”陈布雷说下去：“下午睡午觉；起来便见客，出去走走，开开会，晚上的宴会较多。不过这是平时，现在他在休养，情形就不同了，差不多整天在房里，连花园里都不大去。”

“为什么？”

“还不是西安事变把他吓坏了。现在每天睡觉之前，侍从室多了一个节目，把一条大狼狗放进房里搜查一番。等他上床之后，这条警犬也就留在里面，另外有一个侍卫官横睡在他房门口地毯上，另外有几个夜班站岗。”陈布雷话入正题：“我看你还是今天下午三点钟去，那时光他午睡刚起床，那时光他是一个人，静悄悄的，你进去好了。”

蒋经国大喜，道谢而别。到了三点，他当真排闼直入，根据陈布雷指点的路径，找到了蒋介石的书房。只见他背向房门，正在披阅书函，蒋经国悄悄地走到他背后，用奉化土话叫道：“阿伯！”

蒋介石一怔，猛一抬头，见是宝贝儿子回来了，连忙站起来大叫道：“啊啊！你回来了吗？见过阿姆吗？”

“阿伯”是爸爸，“阿姆”是妈妈，蒋经国没料到他一开头便问见过宋美龄没有，那他怕惧宋美龄之情，已到极点了。蒋经国只得实说道：“没有，我是自己跑进来的。”

蒋介石笑容顿敛，直搓手。半晌，坐下来道："是刚来吗？"

"到杭州已经三天了。"

"为什么不就来见我？"老蒋看见小蒋那个支支吾吾劲儿，心中有数，连忙岔开道："在上海，有人接你吗？"

这次是小蒋心中有数了，他知道这是指毛氏，便点点头道："有的。"

"她恐怕不认得你了。"老蒋笑了笑："你长得又高又大。你那个俄国太太呢？"

"在旅馆里。"

"赶快派车子接她来，"老蒋吩咐道："见见阿姆。最好起一个简单的名字，你阿姆开口阿尊，闭口阿积惯了的。俄国人一长串名字她叫不惯，她早已说过了。"

"已经有了，她的名叫蒋方良。"

"好好好。"老蒋频频点首："还有，你赶快去弄一套中国新娘子穿的、大红大绿的衣服，给你太太穿上再来。"

"那为什么？"

"这表示完全不是俄国人了，中国名字中国衣服。让你阿姆看了舒服。"他轻声道："你阿姆最恨苏联，以后你同她说话时，要小心点。"

小蒋忙不迭点头，但接着问道："可是人家苏联在积极帮助我们抗战，我在莫斯科时，几乎天天看见报纸上有援华的文字。而且这次船上，就有百把个苏联人，是到中国来当志愿军的。"

"你又来了！"蒋介石皱眉道："我说你不应该再提到苏联，

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知道吗？好，现在我带你去去看阿姆罢。"但蒋经国认为称呼她以"夫人"为是。

其实宋美龄早有心腹密报，说是小蒋回来了，没有经过通报，这使她非常反感。当老蒋给她介绍，小蒋向她恭恭敬敬行过礼，叫她一声"夫人"以后，宋美龄弦外有音地淡笑道："真是好得很，听说你俄文很不错，还讨了个俄国太太。"

"不，"老蒋连忙解释："我们这个媳妇已经放弃了俄国籍，改用中国姓名了。"

"那么人呢？"宋美龄故意张望一番，然后失笑道："啊！真是，我也没有去接她，所以还……"

蒋介石又忙着解释道："她为了表示对夫人的尊敬，正在赶制中国衣服，得晚上才能做好，所以来不及同他一起来。"

"唔。"宋美龄点点头道："一个共产党员真是懂得礼貌——。"

"不，她不是党员。"老蒋、小蒋同时开口。

"不是党员？"宋美龄一怔："我听好多人说，她是的嘛。"

"真的不是。"小蒋心头甚为冒火。

宋美龄噗哧一笑，咄咄逼人道："是么？还有人说，不但我们的俄国媳妇是共产党员，而且你们两人都是呢！嘿嘿嘿！"

老蒋不悦道："如果是这样，他们便不会回来了。"

"唷！"宋美龄堆下一脸笑道："是共产党有什么关系？西安事变那一阵，苏联不也帮你的忙吗？共产党不也是反对伤害你酿成国内大混乱吗？是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她向蒋经国笑问："你说是么？"

小蒋急得一身冷汗："我同她真的不是共产党。"

"CY大概是的。"宋美龄毫不放松，但表面上装得还是很轻松："你说是么？"

蒋经国极力忍住道："是的是的，我们都当过CY，不过这没关系，当时年纪还太小。"

宋美龄再一步进攻："是啊，年纪小。年纪大一点，你便可以多帮帮你父亲的忙了。"

蒋介石正在干着急，侍卫长入报道："报告夫人，熊式辉求见先生。"

"嗯。"宋美龄望望蒋介石。

"会客室等。"蒋介石如逢大赦，吩咐小蒋道："你就回去，回头同方良一起来罢，我有客。"

小蒋连忙告辞，老蒋也想举步，不料给宋美龄冷冷地叫住道："今天算是恭喜你们父子重聚了。不过我想告诉你，我本来不爱听什么'阿姆'的。他以后见了我，永远就叫'夫人'好了，我没有这个好福气，要他叫我阿姆。他要叫，你让他到苏州吴忠信家去叫好了。"

蒋介石不置一词，听完再想举步，不料又给叫住道："他回来了，他从莫斯科回来了。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的来临将要带来些什么？我不能预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莫斯科骂过我，骂过你。"宋美龄冷笑："骂就骂罢，不过我再提醒你，我是不大中意有人骂我的。"

蒋介石朝她瞅一眼，意思是说："我走了。"宋美龄也把身子一扭，朝里便跑，意思是说："你去罢。"于是蒋介石到得客室，接见熊天翼。

“委座，”熊式辉半个屁股挨着沙发，细声问道：“委座政躬违和吗？”

蒋介石歇了一阵，叹口气道：“还好，现在还带着钢架，身体倒没什么，就是，就是新近有一件事情，很伤脑筋。”

“天翼可以为委座分忧么？”

蒋介石心想熊式辉是张群手下一员大将，富机智，善应付，小蒋如何安置，交给他大概没有问题，于是再叹口气道：“天翼，经国回来了。”

“啊！”熊天翼作惊喜状：“恭喜委座，经国先生学成归来了！”

蒋介石点点头：“你别叫他先生，他还年轻，希望你们以后好好地教教他。你知道的，我现在伤势未愈，南京也没有合适的事情给他做；而如果把他留在身边呢？也没有这个必要。”

熊式辉会意道：“如果委座放心，天翼愿意同经国先生共事，不过经国先生似乎委屈了。”

蒋介石心中暗喜：“我说你不要客气，你这个办法很好，我就让经国跟你到江西去罢。”稍停又问：“不过，你的意思是，他做什么事合适？”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去何从？敢问小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七回

望风而逃　国军丧魂张家口
片甲不留　日寇落魄平型关

却说熊式辉连忙请示道："希望委座指示。"

"不，你说说看。"

"省府秘书长如何？"

蒋介石摇摇头："他还年轻。"

"民财教建四厅之中，请经国先生……"

"不，他还不够，容易引起闲话。"

熊式辉沉吟道："那这样好不好？按例，省保安司令是由省主席兼的，其实一切由保安副司令主持，经国先生出任保安副司令如何？"

蒋介石这次可同意了，喜道："就这样罢，就这样罢。"于是话入正题："今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呢？"

不表蒋熊说些什么，却说熊式辉为蒋解决这一难题，以后官运亨通，自不待言。直到大陆解放，熊式辉以一中央大员，在香港曼谷等地做了六年生意，结果给人家偷吮拐骗，多少年“血本”亏蚀殆尽，但始终不愿返台，蒋介石怕他北上“投共”，一九五五年间乃找到他的老友，已退台北的另一个江西省主席吴家凤，以“总统有请，即颁新职，汇上旅费”为饵，骗他入台。熊信以为真，抵台后十余年直到死去为止，老小蒋压根儿未见他一次，也无“新职”发表。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蒋经国当年跟熊到得江西，不久调任为赣州区行政督察专员，花花绿绿搞一通，再由各地官报一旁鼓吹，倒也煞有介事。这父子俩分别时，蒋介石还是一个激昂慷慨、开口革命、闭口革命的“革命者”；如今小蒋归来，老蒋却是一个满嘴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卫道者了。而小蒋当年“大义灭亲”，痛骂老蒋，归来后知道自己是“法定继承人”，也就“大义奉亲”，痛骂起老蒋的“敌人”来了。

话要说回来。且说蒋介石搁下“字谕经儿知悉”的家书，随宋美龄出外防空。抗战开始后由于蒋介石并不想同日军开火，连“应战”的准备都没有，所以南京的防空壕只是在壕沟上盖上木板，板上再一层泥土。这种防空能防得了才怪，只能哄哄一般百姓。南京只有一个像样的防空洞在城外富贵山，但蒋介石怕招摇过市，反而不妙；此外有一个较为保险的防空洞在铁道部，蒋介石经常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但如今紧急警报已过，蒋介石不愿冒险奔去，只得同一肚子火的宋美龄在官邸附近树林中散步。

"我说嘛!"宋美龄嘀咕道："到底是儿子的信要紧，我的性命，算什么!"

蒋介石挥动着手杖，朝四周的侍卫瞅一眼，突地灵机一动，笑道："夫人，我总是有这么一个灵感，炸弹不会落在我们头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教徒，上帝会保佑我们。"

心情紧张的宋美龄闻言稍觉宽心，但来自天际的沉重马达声又使她心头骤紧。她本能地抓紧了蒋介石的胳膊，脸色苍白，歇斯底里地笑道："是啊！上帝佑我，炸弹不会落在我们头上的。"接着脚不沾地，被蒋介石连拖带拉拉到树林里，六架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已在头上了。

蒋介石显然无法保持镇静，他也挽紧了宋美龄的臂膀，在一阵"沙沙"声里两人本能地跪在地上，炸弹爆炸过后，蒋介石就跪着祷告道："上帝请保佑我不受空袭危险，我是虔诚的信徒呵！我的地位是这样重要，我不能死，我绝对不能给日机炸死！万能的神啊，请你宽赦我的罪恶罢！只要我活着，只要战争过后我还能回到南京，我一定多多增加教堂，就在这里盖一座，由我亲自监工，落成后我天天来做礼拜，阿门!"

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夫妇忙不迭回到官邸洗澡，去掉一身灰土，泡在热水里压压惊。

空袭的惊慌只是一阵，对红军威名的惊慌却使蒋介石心神不宁。眼看江南战场局势日非，华北情况严重万分。平津失陷以后，华北门户大开，日寇以寺内寿一代替香月清司为统帅，兵力由七个师团增加到十二个半师团，共达三十万之众。一路由北平仰攻南口、居庸关侵入察哈尔；一路沿平汉

线、津浦线南下席卷河北。蒋介石在华北战场也有七八十万人，可是在失败主义的军令下日退千里，敌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那班高级将领连爬带滚拚命奔逃，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在日寇占领大同时，用望远镜还望不到敌人，就拔腿便逃。

同时汤恩伯在张家口陷落后，一撒腿便跑了几百里地，直到广灵蔚县，兀自惊魂未定。华北河山支离破碎，军政要员平日向民间要钱、要粮、要丁、要税、气焰万丈，这时候却收拾细软，溜之大吉了。蒋介石不是不知道：华北人民遭到了空前大难，鬼子兵到处奸淫烧杀，自己的溃兵在趁火打劫，地方匪徒在混水摸鱼，局势万分混乱。但蒋介石所关心的是这个：在这万分混乱的局面下，华北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延安身上，当八路军还没有到达前方，“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的说法已经在民间流传甚广。

可是红军在南京阻挠下，一直到八月底才向北方出发。正是天高气爽，人强马壮，一列一列兵车向北开动，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在沿路人民狂热地招手、欢呼声中向前线挺进。

蒋介石的那颗心也跟着八路军，他下令各地明暗探子密切注意红军动静，直到红军给日军消灭干净为止。可是所有情报除了“匪军”两字还使蒋介石看得过瘾之外，所有事实却使他更伤脑筋。

报告说：八路军在原平下车后，即整好行装徒步行军。正进行间，忽见前面尘土飞扬，远远看到一些人影迎面扑来，八路军以为是日军来了，马上准备迎战；不料指挥员拿望远

镜看了半晌，在人影越来越近的当儿，却下令就原地休息。原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军的败兵。这些败兵有的没有帽子，有的没有绑腿，有的用步枪挑着手榴弹，有的挑着包袱，有的挑着老母鸡，形形色色，把八路军战士们看的目瞪口呆。

这批败兵看见八路军后也就止步，边擦汗边叫："敌人好厉害！好厉害！"八路军战士们便上去安慰和鼓励他们，溃兵们便不服气地说："你们吹牛皮，你们自己上去试试看！"红军问敌人有多少？溃兵说不清楚。又问为什么退下来？溃兵七嘴八舌说是"敌人有飞机坦克。""敌人的炮弹比我们的枪弹还多。""找不到长官。""长官比我们先退了。"红军再问你们打死多少敌人？答是还没见过日兵。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拚一下？溃兵说："没人指挥，拚不了，打毬仗！"

蒋介石咬牙切齿，密切注视红军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开上前线，也让日本兵把他们一扫而光，片甲不留。可是，蒋介石更伤脑筋了。

却说日寇占领了察哈尔之后，就选择了平型关这个薄弱的地带进攻，企图由此进入晋北，直捣太原。平型关在山西灵邱县的西南，是山西和河北的接合部。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集结在平型关西边大营镇时，灵邱城里的国民党守军，连敌影还未望到已弃城而逃了。

蒋介石在江南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却接到北方战场的捷报。这捷报不特没有使蒋介石高兴，反而使他烦恼。

捷报说：一一五师师长到达那里以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给敌人一个大伏击，命令部队星夜开赴平型关东南山

地隐蔽起来，对敌断绝交通，封锁消息，在九月二十四日午十二点，倾盆大雨中下令出发。

队伍沿着崎岖的山沟进行，披荆斩棘，遇到水流湍急的山涧时大家手拉着手涉水而过。这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战士们在风雪大雨中走了半夜，每人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拂晓前到达埋伏阵地，全师的主力都布置在公路两侧十几里长的山地里。同时派出一支队伍，迅速以隐蔽动作穿过公路，占领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后路。

二十五日天色微明，从灵邱方面开来了日寇“劲旅”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来者约有四千人，前面是一百余辆汽车，紧接着是两百余辆大车，后面是少数骑兵，前后连接成为一线，在五点半光景敌人走近埋伏圈，只听见师部一声号令，高地上万枪齐发，机关枪、手榴弹连珠炮的打将下去。第五连连长曾贤生紧接着率领一连人冲下山去，一个手榴弹就把敌人最后一辆汽车炸毁。日寇大摇大摆进来，没有料到竟有埋伏，心慌意乱，哇哇直叫。前面的汽车急向后转，却又给最后一辆被炸毁的汽车挡住了，弄得车撞车，人撞人，乱成一团。有些鬼子爬在车轮下顽抗，有些鬼子就向西北山坡上乱爬，但有利的地形已被我军占领，在炽热的火力之中，鬼子兵就翻翻滚滚跌落到路旁夹沟里去了。

高地上的八路军勇士们，以不知疲乏、奋不顾身的精神向敌人展开冲锋，若干战士负伤两三次也不愿下火线，排长杨路亭领了两个战士一连打出二三十个手榴弹，把躲在车底和附近窑洞里的敌人全数消灭。

正在这时，日本飞机赶来助战，但敌我两军已经短兵相

接，飞机丝毫不能挽救被围敌人的命运。在剧烈万分的整天肉搏以后，八路军终于把平型关以东十里内的敌人悉数歼灭。夹沟里，公路上，敌人的尸体不知其数；被毁的汽车，遗弃的武器，途为之塞。这一仗打得日月无光，石破天惊，轰动了全世界。

那坂垣旅团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调来中国以后从未遇到敌手，顽强异常，再加上"武士道"教育的影响，把当时的日本兵变得一个个像疯子模样。八路军的勇士们想活捉敌人，对被围的日本兵喊话："缴枪不杀！"而对方却用枪弹来回答他们。当战斗激烈之处，甚至伤兵和伤兵还扭作一团，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有一个日本伤兵被一个红军营长救出，背他下火线，但在途中他居然用牙齿咬掉了营长的耳朵，当时日寇的顽强由此可见。

蒋介石看到这里心头感到一阵难过。他难过的乃是"皇军"的英名、坂垣旅团的大旗竟会在八路军猛烈的打击中倒了下来。分明中日已经开火，但说也不信，蒋介石"欣赏"日本兵仍然照旧。在日本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中，大都是他的老友，不是同学就是老师，蒋介石一辈子忘不了他同日本军国主义者深厚的"友谊"。然而顽固的"皇军"终于抵挡不住红军的英勇，号称劲旅的坂垣旅团到底被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蒋介石再读下去，更加使他寝食不安：

"平型关大捷之后，附近老乡们都自动地来了。他们帮助红军搬运胜利品，抬伤兵，几千个老乡加上随营学校的全体人员，搬运了两天，战利品还没搬完。"蒋介石眼望着这一连串数字发怔："歼灭敌人三千余名、毁汽车一百辆、大车两百

辆、缴获九二式野炮一门、步枪一千余支、掷弹筒二十多个、战马五十三匹、日币三十万元，其余辎重无算；单是大衣一项，就足够全师每人一件。”

当然，比起八路军以后的战役来，平型关的缴获还不算是最多的，但当时是个混乱溃败、不可收拾的局面，八路军这一巨大的胜利，给这种局面以初步的稳定，振奋了全国人民，扑灭了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凶焰，而且转移了国际视听。

但在这中间，却苦了蒋介石一个人。

蒋介石一怕八路军打胜仗，二怕八路军同人民相处，但八路军终于在民间生了根。

日军进兵山西计划遭到沉重的打击，使它原来大规模长距离的战略迂回与放肆的急进，不得不改为集结主力的正面推进。可是平型关有八路军把守打不进，便绕道由茹越口突入山西，蒋介石的队伍听说日兵杀到，连忙撒腿便跑，山西局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没有办法使红军突出听任日军“消灭”，只得派遣暗探到民间刺探红军消息，并且乘机设法破坏。

但第一批的报告也是“坏”消息。

报告说：八路军上下一心，大喊抢救危局，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敌人的运输线不断被切，辎重队、后勤部、联络站不断受袭击，伤亡的人马比在正式的战场上还要多。资材、弹药、枪炮、食品，整车整车地夺了过来。日本兵冲到前面去，常有断粮绝弹之虞，弄得叫苦连天。后来运送粮秣时不得不派出骑兵、铁甲车护送，外加天空飞机掩护，“皇军”老爷们牛肉饼干的来路大成问题，官

兵们常常饿着肚子，相对哭泣。

蒋介石看到这里，连他自己都要哭了。

报告又说：八路军武器的确简陋，但他的确在敌后拖住了日本兵的尾巴，把他们打得头晕目眩。

蒋介石感到无比的难过，在正面战场上，他八十万大军却日退千里，一塌胡涂。他觉得东京对他简直一点面子也不给，倒让红军一鸣惊人，威名大振。

蒋介石几乎不想再知道有关红军的消息，免得烦恼，事实上这又不行，于是不得不读来自北方的报告道："骑兵一部为保全实力由战场撤退，途中碰到了宋时轮支队约四五百人。骑兵们问：'我们骑马还跑不及，你们这点步兵开上去有什么用？'躲在骑兵队里的军长还对宋时轮说：'这个敌人不好对付啊，老弟！炮弹落在坦克上毫无作用，要不是卫士得力，我自己都几乎丧命了。'但宋时轮支队毕竟挺进到敌后，沿途还把那个军长视为神物的坦克缴获了许多辆。当地的老百姓也发动起来，纷纷参军，扩充到三千多人。接着宋时轮支队继续挺进冀东，开展了更大的游击局面。"

来自忻口的报告几乎使蒋介石肺都气炸了。报告说道："雁北的八路军努力地牵制敌人；并曾几次占领雁门关，完全切断了敌人的后方交通，紧紧地拖住了日寇的进军，这才使我们能在忻口稳住了几天，没有遭受敌人消灭。"

…………

蒋介石真的不想再看这些报告，但舍此再没有什么好看的。汪精卫建议道："委座不必为八路军的战绩伤脑筋，翻阅兵书来看，就没有他们这种打法，我们乘此机会，可以在广

大地区展开宣传，说八路军打游击是假，借以坐地壮大是实，他们游而不击，击而不中，简直胡闹！”

蒋介石抚掌称善，连呼妙妙，可是江南战局日非，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但北方战事也不乐观，而八路军一鸣惊人，赢得北方老乡的拥戴，这比日本兵夺去中国土地还使蒋介石痛心。他思索几天，决定派冯玉祥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用冯玉祥来指挥，希望同红军一争短长，争点面子。

蒋介石怕这位大哥说教，要白崇禧转达这番意思。冯玉祥为人干脆，说道："只要是抗日，我无论那一方面都去！没有不乐意的。"白崇禧以为他就上任了，不料冯玉祥还是赶到南京，找到蒋介石道："我马上动手，不过有两件事要同你说明，第一件：六战区那些地方，现由宋哲元在指挥，你知道王士珍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院之缺彼此不肯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所以此去我替他指挥一些时间还可以，如果要我带他的军队，那就不行；第二件：还是句老话，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你要对周围的人手有所辨别，不能有一顶点儿妨碍抗日。"

"是是是。"蒋介石道："我一定办到，而且已在做了，那个《国共合作宣言》我也已发表。"

"嗯。"冯玉祥失笑道："这个《国共合作宣言》，我记得延安方面是七月十五日交来的，我们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发表。"他语气一转："不过发表终比不发表好。希望你以后对这些事情抓得更紧些，别给那些坏小子耽误了。"

蒋介石嘿嘿嘿笑了一阵："嗯，嗅，嗅唉！"

"还有！"冯玉祥问道："中共中央发布了《告日本海陆空军

宣言》，你见到么？”

蒋介石其实见到了，却问道："说些什么？”

“说工农出身的日本兵，为了日本大资本家大地主与军阀牺牲，实在太没意义了。中国士兵也是工农出身的，中日士兵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

蒋介石紧接着问道："我怎么没有看见？”

冯玉祥心想你可别打听来源，当场掏出一份报纸道："报上登的有，不过我们的党报上是不登这些消息的。”

蒋介石脸色一沉："是啊！我要命令他们，也登一些这样新闻。”

“说起报纸，我倒有个问题要问你了。”冯玉祥笑笑。

蒋介石随手抓起一个卷宗，意思是忙得很，暗示冯玉祥应该告辞了。但嘴上却问道："有问题随便问。”

“我问的是，”冯玉祥沉吟："在我们的党报上，对德国和意大利似乎太好了。”

“你觉得不妥当吗？”

“是啊，德意日是一家，日本侵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很高兴。我们不同德意绝交已经够瞧的了，如今公开讨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给人的印象不好。”正是：但求龙庭能坐稳，效法纳粹恨百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八回

乌云掩月　阳明堡奇袭毁敌机
烽火蔽天　八路军仗义救蒋军

蒋介石反感道："好！回头我找外交部的人研究这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吗？"

冯玉祥起立道："暂时没有。我到了六战区，会经常同你通话通信。到那时候再说罢！"

"现在，问题来了！"冯玉祥第一封信写道："我在济南见到韩复榘和张自忠。张自忠辩白他在平津沦陷以后的事，希望我们不要误会他是汉奸。现在我可以向你证明，张自忠将军的确有良心、有血性，只要叫他带兵打日本，我保证他一定能完成任务。

"可是到了桑园后，前方情形紧急，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时，萧振瀛张口就是说政府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他显然在危急时替敌人破坏我们的团结，而替他过去在北方的汉奸行为作了证实。我要求你把这个问题澄清：是好人，要表扬；是坏人，要法办，否则不能打仗，更不会打胜仗！”

蒋介石皱眉，把封信掷了。

“这个问题希望你马上解决：德国顾问到底在干些什么？今天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将军，那十万块钱慰劳费已经交给了他们。我马上回到桑园，冯治安和刘振三的队伍在马厂附近同鬼子兵打得很激烈。到晚上，忽然来了三个德国顾问。他们详细查问敌我情况，半天就走了。我敢肯定地说，这批德国顾问存心不良，他们到底上前方来干什么！希望你回答我。”

蒋介石冷笑笑，又把这封信撕了。

但没多久，冯玉祥电话又到，他说：“东北军万福麟部划归第六战区指挥，但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这个军部在什么地方。”

冯玉祥接着来封信道：“现在找到了，也找到了一个大问题：你对东北军不公平，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又怕暗算，所以干脆躲起来，避免军令，你看严重不严重！”

蒋介石可光了火，他想给冯玉祥一些难听的，但三易其稿，总觉得还是少惹他为妙。万一和冯玉祥闹翻了，那他说不定不顾死活会把蒋介石的底子都掏了出来，向全中国宣布他的“德政”，那太惨了，还是忍耐为妙。

没多久，冯玉祥的长途电话又来了，这一次通话使蒋介石心惊肉跳，只听得冯玉祥在沧州大声说道：“报告委员长！这一阵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我这里闹了个水淹三军！河北

一平地里的水就有两尺深，官兵们都在水里泡着，你看怎么得了哪？

“我打电话给何应钦，告诉他官兵的腿和脚都给水泡肿啦！请你马上买十万双鞋子袜子来罢！你道何应钦怎么说？他说已经请示过委员长啦，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里没有这笔钱，不合乎军队的章程，他不发！你想，这还成话吗？我当时对何应钦说：请你翻翻章程看，有没有这么一条，要官兵们在水里泡上三天五天的？”

蒋介石不耐烦道：“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解决？”冯玉祥在电话里说道：“你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吗？我同何应钦吵了好久，这才每人发一块钱，要他们自己去买，官长不管，国家不管！”冯玉祥大叫：“这件事能算完了吗？我这个电话要请问委员长，我们这场仗如果打下去，这种事情千万不能开玩笑啦！”

“好好好！”蒋介石但求收线：“一切看着办罢！”

“我这里没有这笔钱。”

蒋介石实在恨不得一枪结果了冯玉祥，这位盟兄，对大兵、对抗日，委实太负责了，其负责程度使他的契弟担心。

“我又来啦！”冯玉祥挂起电话道：“队伍退到沧州，挖好了坚固的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锺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和刘振三，要他们分兵四路，包抄敌人。可是过了三天，鹿锺麟来了个报告说，只是一路把鬼子兵打了一下，其余都没有达成任务。”

“那为什么？”蒋介石问道。

“是啊，我不能不问你了：原来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队伍，

只走了五六里路，李文田便不肯再走了。黄维纲问他为什么不走？李文田说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蒋介石大声道：“这怎么是我的意思！”

“你听下去！”冯玉祥在电话里的声调显然也很激动：“李文田说：‘冯长官的命令不能不听，咱们出来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够了。’黄维纲军长说：‘你是副总司令，一个是你应该确实服从命令，一个是公开反对命令，你怎么说敷衍敷衍呢？’李文田道：‘我是副总司令，我知道的比你多，蒋委员长是不主张抗日的，我们打胜了，他也不欢喜；冯长官是主张抗日的，我们不出来敷衍敷衍，他是不乐意我们的。’因此黄维纲和李文田便在前方大吵特吵，鹿锺麟就回来报告这件事。”冯玉祥大声说道：“我就为这件事请问你，请你查一查答复我！”说罢不等蒋介石开口，便挂断了电话。

蒋介石在电话机旁怔了一阵，先是生气，拍桌拍凳把侍卫们吓得一个个躲到门后；继而狞笑，坐回椅子写些什么。

过了五、六天，冯玉祥又急匆匆回到指挥所接电话，但那是白崇禧的声音：“焕章兄吗？我是健生。”

“啊啊，健生兄有什么事？”

“刚才委员长告诉我，说张自忠名誉不好，他想派李文田出任军长，问您同意不同意。”

冯玉祥光火了：“健生兄，请你告诉委员长，李文田这个人万不可用！”接着把这经过说了一遍：“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他的名誉没有什么不好。请你告诉委员长，张自忠在平津沦陷前后那一段，他是奉命行事，并未甘心当汉奸。而且他是披麻戴孝，化装孝子逃出城门的，日本人还要抓他

哩！你告诉委员长，张自忠是个汉子，当军长不会给他丢脸，只怕不想抗战的人，才会感到张自忠名誉不好！你告诉姓蒋的，张自忠的名誉在日本人那边是的确不好的，……”

“焕章兄，”白崇禧着急道：“我知道了。”

“你还不知道！”冯玉祥越说越气：“重用李文田，这是什么意思，是他知道最高当局‘决心抗战’吗？还是萧振瀛、何应钦他们在委员长身边说了他一车子好话！”

“焕章兄！”白崇禧急忙改口道：“怎么样？听说您快到邯郸去整理刘汝明的队伍。委员长对刘汝明很不满意哩！”

“为什么？”

“因为报纸上说刘汝明没有打仗。”

冯玉祥愤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边厢白崇禧恨不得马上收线，几乎用央求的口吻道：“焕章兄，改天面谈罢，电话里面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冯玉祥说下去道：“刘汝明的情形我很清楚，他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得很厉害，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象刘田和张振武团长都是最好的团长，他们已经死了，你能说刘汝明不抗战吗？

“我告诉你！”冯玉祥大声道：“刘汝明太老实，不会吹牛拍马，不会应酬巴结，不会收买报纸，于是党报上成天造他的谣，说他怕日本人不敢打仗。前些日子我同委员长也谈过刘汝明的事，他还说：‘刘汝明的军队根本没有打仗，那里会有伤亡？’这种话如果给刘汝明听见，他要不气得吐血才怪！”

“焕章兄，”白崇禧再也忍不住：“我要收线了！”

“你收线罢！”冯玉祥透口气道：“不过你记住，这句话是我说的——”话犹未完，对方已经说了声“再见”，把电话挂断了。

且不表六战区大水淹三军，冯玉祥又气又急。却说蒋介石为八路军的奋勇作战也在又气又急。他气的是他的手下太不争气，争气的又不是他的嫡系。他急的是八路军英名大振，阳明堡之役又使延安提高了威信。

出击阳明堡的八路军一个团，团长陈锡联只有二十四岁，他为了配合忻口保卫战，奉命挺进到靠近代县的滹沱河东岸，侧击敌人的补给线。滹沱河畔敌情紧张，日机从早到晚轰炸。陈团见飞机飘然而来的样子，机场似乎就在附近，第二天便侦察出阳明堡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皱着眉头看这个报告道：“十月十九晚上乌云掩月，陈锡联部赵崇德营长率领一个连越过敌人哨岗，进入机场。很多没有见过飞机的战士们骤然立在这些钢身的大鸟面前，他们抑住狂欢，计划夺取。突地敌人发觉开枪，战士们便爬到机身下接战，机上的驾驶员在睡梦中惊醒过来，慌乱开枪，忽地飞进一个手榴弹来，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开始燃烧，一刹那间，二十四架日机全部着火，驾驶员全部葬身火窟，八路军凯旋而归。”

蒋介石不安地在南京打转。日本兵也在晋北战场上打转。顽强的“皇军”吃足了八路军的苦头，不得不放弃了晋北作战的计划，改从石家庄进攻晋东，想由娘子关进入晋境。

娘子关守军孙连仲部只知道日军主力攻打晋北，没料到发生突变，仓卒应战，全部给陷在敌军包围里。一二九师刘

伯承闻讯急忙赴援，赶到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前，把日寇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这才使孙连仲部突围而出。

娘子关失守后，晋东门户大开，日本兵沿正太路长驱直入。十一月五日日军先头部队逼近距离太原十一公里的皇后园，这时城中守军早已溃退，阎锡山也不声不响逃到临汾办公。这时恼怒了傅作义。

蒋介石听说刘伯承救了孙连仲，心里甚为有气。又听说傅作义率领五千人马留守太原，心里却又着急起来，连忙通话道："宜生，听说你要死守太原？"

"是的，报告委员长，这里的弟兄们，实在受不了敌人这口气，大家愿同宜生苦战到底。"

蒋介石冷冷地问道："敌情如何？"

"报告委员长，占领榆次的日军，已在六号跨越同浦线以西，先占领阳曲西南四十五里的太原县城，正会同渡汾河南下的日军合犯太原府城。"

"对方有多少人马？谁是指挥？"

"司令官是前日本陆相寺内寿一，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也参加指挥。参加部队番号有第一、第五、第十四、第十六等四个师团，一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都是敌人的精锐部队。"

"啊！"蒋介石吃惊道："寺内寿一和植田谦吉都出马了，难怪阎锡山早已跑开。那么对方总共有多少人？"

"十五万！"

"十五万？"蒋介石再惊问道："听说你的兵不多，有多少？"

“五千！”

蒋介石劝道：“宜生，你还是退了罢，留点实力，准备对付共产党！”

“不能！”傅作义愤然拒绝：“共产党拿生命在同敌人搏斗，我不能退！”

“共产党是假的，专门做给人家看的，你别上当，退罢！宜生，别忘记你前程似锦，犯不着在这个时候牺牲。五千人怎能同十五万人争？”

“不能！”傅作义答道：“宜生自有主意，非给日本鬼子一点颜色看看不可，否则显得国民党的军队，尽是贪生怕死的家伙。共产党的战斗情形我这里都很清楚，他们一点也不假，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做证，老百姓只嫌八路军太少，却恨我们逃得太快，委员长，让宜生替军人争点面子罢！”

蒋介石没奈何道：“好好好——”他再想说几句，只听得傅作义急促的声音在说道：“报告委员长，有敌情，我们再见了！”说罢截断，耳机寂然。

傅作义开始紧张起来。那是十一月七日的早晨，日本骑兵已冲到清源县城，后路被切断，太原完全孤立。傅作义采取郊战之法，指挥守御，不时主动乘隙出击。守军部队浴血奋战，喊杀之声，神惊鬼泣，日军攻了一整天，未占得丝毫便宜。

八号一早，战事更烈。日军调集攻城大炮，猛轰太原城厢；日机也不断向城内投掷巨量炸弹，并使用降落伞部队，企图在我军阵后集结伞兵，进行奇袭。弟兄们咬牙切齿沉着应战，不等日伞兵降落，便在空中予以射杀，同时嘟囔着大

骂老蒋："入他奶奶的，打八路就有飞机，保卫太原连飞机的影子都不见！"

直到九号，战争更为惨烈，傅作义的五千弟兄，剩下没多少了。其他的南京部队不知何处去，距离最近的八路军正同日寇在作殊死战，显然不能分兵驰援。而日本兵越来越多，并且出动了坦克车。

从八路军那边学来的本事，傅作义的弟兄们也用上了，他们等坦克猛烈冲击追近身边时把手榴弹掷过去，炸毁了好几辆坦克，但一方面是以少敌众，一方面是人多势壮，入夜血战更烈。在白天，太原北门东门两扇大门已给日兵攻破，无险可守，但我军却凭残垣颓壁，同敌人作惨烈巷战。日兵初入太原城时盲目冲杀，被我截击至死的，街头巷尾陈尸累累。彼此相持了一整夜，眼见第二天便过不去了。

傅作义还要死守，被部下再三劝告，说复仇期以来日，在目前外无救兵的情况下挨打，即使殉国，也是死不瞑目，傅作义考虑一回，于是下令撤出太原，移师交城、汾阳、徐沟、太谷等处，布置新阵地。但日军入太原后战事还未了，守军一部还和敌人展开了最壮烈的巷战，一人牺牲，一人继起，直到最后一人，还不屈服。这最后一个战士借断垣残壁为掩护，对敌人瞄准射击，弹无虚发。日兵见我只剩一人，犹相持不下，既惭且怒，竟悉调生力军入城，先拆除四周障碍物，这最后一位勇士以四面受敌，便用一枚手榴弹同企图活捉他的鬼子兵同归于尽。

太原城这壮烈的一幕，并未使蒋介石的士气旺盛，士兵们完全明了，最高当局对抗日决死战争原来毫无兴趣。

秃笔一枝，话分两头。却说淞沪战局发生变化，当我军在九月十三撤退到第一度防线以后，日军也就改变原来战略，以主力从市中心进攻江湾，企图来个中央突破；而在闸北方面，则向爱国女校和八字桥等处进攻，同时且有部分日军向美国体育场和江湾侧击。之后日军又用重兵加于罗店到刘行之线，以压追我军左翼，双方便在杨刘公路间展开血战。

到十月一日，日军向罗店西北的施相公庙、曹王集；东北的周家巷、西王宅、唐家浜、陈巷；北面的太平桥、窦家巷一带进犯，罗店方面自十月一日到六日止，日军先后进犯达十一次之多，而且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瓦斯弹。

十一日，大场战事揭开，日军拂晓猛攻，守军惨败。九时左右，叶肇、韦云淞两部赶到驰援，伤亡极重；二十六日清晨大场、南翔公路、陈家宅、梅园宅、徐宅各点相继不守，日军人马如潮涌而来，大部并转向东进，袭我大场左侧，企图切断后路，于是大场守军尽撤，连带庙行守军也向江湾之北撤退。

蒋介石闻报，默然无语。

日军既得大场，即循大场、真茹公路向西推进，进击真茹电台。固守大场以西阵地的师长朱耀华以悲愤交集，拔枪自戕。

“朱耀华自杀了！”蒋介石闻报只是叹了口气，问何应钦道：“他为什么自杀？”

“报告委座，”何应钦低语道：“朱耀华是守不住大场才死的。但他真正的死因，并不在此。”

“那为什么?”

“大场原来是杨森防守的，不到三天，杨森完全垮了，接着是胡宗南接防，没有五天功夫，也垮了。后来李宗仁的第五路军所部廖磊、第七军叶肇、韦云淞，接胡宗南阵线；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的地位参加指挥，也不过十天，都垮了，死伤数字都很大；轮到朱耀华去守，他曾经上过报告，要求增援，但并未如愿，所以，所以……”

“我知道了。”蒋介石在淞沪军事地图前转了几个圈子，扬扬手道：“大场是前线锁钥，一点不守，全局皆非。影响所及，现在内线的闸北江湾阵线已经四面受敌，上海之战，已经不可为了。”他一顿：“现在，我决计放弃，马上退却!”

“退却?”何应钦一怔：“不等等美国方面，看他有些什么表示么?”正是：美国脸色数第一，丧权辱国管它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卅九回

抗命守土　壮士奋起东战场
阴谋征服　强盗登陆金山卫

“娘希匹！”蒋介石骂道：“再等下去，连我都要给人家俘虏了！”

“是是。”何应钦一个立正：“请示委座，我们哪天退却？如何退法？”

蒋介石对退却蛮有办法，只见他呲牙咧嘴，沿着军用地图打转道：“明天就退，今天给我来一个大反攻，以进为退，以实作虚，马上准备！”

“是是！”何应钦再一个立正道：“掩护退却的任务……”

蒋介石瞅了一眼部队番号名单，随手抓起一翻，指着一行道：“他！”

“他！”何应钦连忙掏出小本子抄录：“八十八师二百二十

六旅五百二十四团。"抄罢便走。

于是前线突地在七月二十六日大举反攻，炮声震天，杀声震野，高级官长肚里明白，前线士兵却奋勇杀敌，还以为这番最高统帅真的发了狠，下了决心，要同鬼子兵拚个你死我活了。上海市民的欢欣更不待言，慰劳品、慰劳队不管情形如何恶劣，冒着炮火流水似的向前方涌去。那边厢日本人却也大吃一惊，想不到蒋介石还有一手。一个发征，一个猛扑，战况倒也有了变化。没料到二十七日早晨四点多钟，前线一片沉寂，国民党军队已经"全部安全退出"了。

六点三十分，日本兵才发觉昨天的猛攻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挥兵续进。五百二十四团团长韩宪元奉命断后，掩护退却，率领两营官兵节节抵抗，韩宪元本人却在途中被日兵俘虏，惨烈死亡。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士兵八百余人坚死不退，便在四行仓库演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幕。当时有人鼓励国民党军，歌颂他们道：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战死，不退让，
宁战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荡，飘荡……！"

八百壮士的做法不能感动蒋介石，蒋介石只想退却。沪淞前线数十万军队，如排山倒海地溃退下来，一发不可收拾。恰巧老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运输线完全塞住，各方联络也全部断绝，长江南岸一片鸟飞鹊乱。

蒋介石这时光又回到了苏州“督战”，面对混乱局势，有几家报馆的记者找到他问道：“请问委员长，沪淞前方为何如此？”

“那是保全实力。”

“请问委员长，保全实力的意思是拿来对付日本人呢？还是准备用来留着打共产党？”

“这个，这个我不预备作答。”

“请问委员长。”另一个记者问道：“从常熟的福山到苏州之间，有一条国防线吗？”

“是的。”蒋介石道：“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已经修了好多年，动员了几千几万的人力，耗费了无数的财力，工程伟大极了！”

一个外国记者插嘴道：“昨天我听广播：日本军部也在向日军打气，说苏州常熟间有一条‘马奇诺防线’，要他们死命攻打，因为蒋某人必死守此线！”

“而且，”另一个中国记者插嘴道：“蒋委员长屡次巡视苏州，在这里发号施令。我们今天向上海拍发专电，可否提一笔，说蒋委员长在中国的马奇诺防线上督战，抱必胜信念！”

“好好好！”蒋介石装作蛮有自信的样子：“这里是马奇诺防线，这里是马奇诺防线，让日本兵开来，保证他来十万死十

万，来一千死一千，一个都不能回去！”

记者们起立致敬，掌声不绝，鞠躬如仪，全部退出。蒋介石见他们离去，闭目养神片刻。然后向陈布雷道：“你赶快通知南京，别给什么八百壮士弄昏了脑袋，他们要死去死好了，我命令重要机关限期转移汉口！”

“那末南京，……”陈布雷紧张起来。

“南京不能守了！”

“先生！”

“而且据我看，连武汉都守不住的！”

“先生！”陈布雷木人似的呆立着，两行眼泪夺眶而出，劝道：“无论如何，这条国防线是要守的，南京也要拚一拚。武汉万一不保，前途如何得了？为了先生令名，为了堵塞延安的造谣中伤，为了全国民心对抗战的热烈以及对先生的期望，布雷建议在必要时拚它一拚！”他迈前一步：“这是为了先生的声望着想！”陈布雷几乎要拉住蒋介石的袖子：“布雷忠心耿耿，这个打算完全为了先生的英名，趁四行仓库打得火热，……”

“布雷！”蒋介石几乎要笑出声来：“幸亏这是你的意见，如果换了旁人，我一定要当他是奸匪之言！你还不去擦把脸！”

陈布雷吓得连眼泪都缩了回去，擦过脸静听他说下去道：“布雷，你的学问虽好，可是想不通！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不响？他是准备渔翁得利，让我们、延安和斯大林的志愿军同日本打罢，倒楣的是中、苏、日三国的实力，美国毫无损失！现在我也想来个渔翁得利，让延安和苏联志愿军同日本打罢，倒楣的是他们的实力，我军毫无损失！到将来我把手一挥，精神饱满、配备优良的军队如饿虎扑羊，共产党即使三头六臂，还有

命吗？啊哈！”

“啊啊啊！”陈布雷道：“可是一般舆论……”

“舆论值几个钱一斤？”蒋介石皱眉道：“再说全国报纸操在我手里，延安的报纸不许来，凡是出版主战的书报杂志都封掉，老百姓会埋怨我么？”蒋介石歇斯底里地大叫：“我还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当局！谁都把我弄不掉！”

“可是南京……”

“南京有什么关系？”蒋介石瞪眼道：“给日本人暂住总比交给延安好。我们如果武汉不守，那就上重庆去！日本人得到了那么多地方，根本消化不了，别说一年半载，十年八年都不会进四川来！谁知道在这期间会发生些什么变化？我们就在四川等待，也会有个眉目，而且八路军一定打光，比我们同他打仗合算得多了！”

陈布雷赞叹道：“先生真有远见，我们真不行。百无一用是书生，”他苦笑：“先生的看法准确极了！”

“好罢！”蒋介石看看表：“你去发电报罢。就说把重要机关搬到汉口，别给那八百个傻瓜弄迷了眼睛！还有，干脆把中央枢要机关立即搬到重庆，不必先搬汉口，太麻烦了。

“还有！你干脆告诉他们，我已经把重庆定为陪都，让林森先去重庆当主席，别碍手碍脚给日本人俘虏了，弄出大笑话！”

陈布雷还不死心，支支吾吾建议道：“先生，无论如何，给四行仓库的守军去个电报罢，在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在国际视听上，可以给人们一个印象，……”

“你又错了！”蒋介石慢条斯理收拾公文包：“这么一来，对

主张抗战的人有如火上加油，我不能这样做。”

陈布雷黯然告退，传达蒋介石的这个决定。但在四行仓库，那八百壮士却在做着违反“最高领袖”意愿的壮举。谢晋元团长命令少数士兵扼据新垃圾桥北堍各大厦，一部分雄据桥西的四行仓库，与各大厦成为犄角之势。那四行仓库高达六层，是一幢钢骨水泥的建筑物，是苏州河北岸的一座大厦，雄伟牢固，与大陆银行仓库毗连，原为上海战事初起时第八十八师师部所在地。谢晋元率部进入后，构筑防御工事，分在二楼凭窗固守。当时西藏路租界中的英国驻军眼见四行仓库地处绝境，八百壮士陷入包围，乃婉劝我军解除武装，准许由租界通过。我全体将士立志已决，毅然谢绝英军建议，表示宁死不屈。没多久日军拥到，但闻枪声四起，应声而倒的先头日军达十余人，其余都趑趄不前。正午起日军大举进扑，势如潮涌，八百壮士不慌不忙把预先架在长约五十码的六楼屋顶上的机枪向下扫射，各楼窗口手榴弹雨点般掷下来，日军八十余名被当场击毙。

二十八日晨，日机多架飞到侦察，被我机枪逐走。有两名日兵潜踪攀登到六楼屋顶，恰巧谢团长在屋顶观察，乃假装不知，静待其变，有一个日兵先登，持枪向谢晋元猛扑，谢一手挟住他的枪，一手就伸出去扼住他的喉咙，把他扼死。第二个日兵继续攀登，睹状大骇，也就被谢发枪射死。这一幕被租界中环观的人们所目睹，鼓掌欢呼，声震天地。

在北西藏路围观的中外居民如堵，虽然流弹横飞，处身危险，但不忍离去。下午三时日军又开始进攻，且用火攻，把仓库四周房屋纵火烧毁，我军部份惨烈牺牲。当天夕阳西下前，

壮士复将旗帜高悬，这使四周观战的中国人欢呼若狂。

你道这面旗帜如何会落入孤军手中？原来其中有一段故事。先是谢团长曾发出呼吁，请求上海市民接济糖盐各五百磅，光饼五万个，以便同日军作艰难的持久战。在这动人的号召下，我中国人民纷纷携带食品送到市商会嘱转孤军，所有食物竟装满了三卡车，上海各界为八百壮士慷慨赴义的精神所感召，还送去一面当时代表国家的国旗。

代表献旗的是一位十四岁的女童军杨惠敏，这件事情曾轰动中外。这位杨小姐之后顿成"名人"，周旋于"上流社会"之间，以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目前旅居香港、台湾的老牌明星胡蝶女士等，一定还能记忆。最后杨惠敏还因一宗走私案被牵连入狱。据曾在台北见过杨惠敏的人说，她目前已经相当苍老，外形远比她的年龄为老，嫁给台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朱重明，朱君如在世已是八十余岁的人了，两人感情颇好云云。这是闲话，表过不提。

却说八百壮士升起旗帜，在观战者一片掌声中战志愈坚。二十九日晨，日机两架复飞至仓库上空盘旋。下午三时半，日军派铁驳船两艘，上装钢炮机枪，载近百名日军拟由外白渡桥闯入苏州河，企图攻我正面。租界上的英军立即派兵驰往老垃圾桥警戒，并在桥的东西两端架设炮位，同时劝阻日兵前进。这时苏州河内船只拥挤，舟行极感困难，日军终于接受了英军劝告，在五点钟退出外白渡桥。

入晚九时许，日军又大举进犯，在机枪和步枪声中，租界上的居民大为震惊。十时，日军两度猛犯，孤军等候他们迫近时才投掷手榴弹，日军中弹毙命者又有五、六十人。

到了三十日凌晨一时，日军以三寸口径的平射炮猛轰，紧密时竟至每秒钟一发。战斗已到最后关头，谢团长、杨团长以及还活着的孤军们，既得不到蒋介石的鼓励，又没有任何官方的表示，就在上海人民的热烈爱护下决定战斗到底，给他们远在不知什么地方的师长孙元良写了一封遗书。

这封遗书辗转发表，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了："他们既然快完了，该知道这个仗是不能够这样打。好罢，反正租界方面嫌讨厌，就教他们缴下武器，退入租界罢！"

"先生，"陈布雷建议道："退入租界四个字之外，无论如何要加上一句'继续为国努力'，否则不足以堵塞人口。"

"好罢。"蒋介石淡淡一笑："反正退入租界以后，他们便失掉自由，再也出不来了。"

撤退命令由当时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转达，杨团长等便在三十日凌晨二时以后越过日军警戒线退入租界。日军为泄愤曾把四行仓库纵火焚烧，事后一般人才知道促使八百壮士撤退的乃是日本鬼子在弄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曾经采取迂回曲折的外交路线，利用英美压迫蒋介石把孤军骗进租界，羁留在胶州路的"集中营"里。

八百壮士下场如此悲惨，远出于一般人想像之外。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过得很坏，谢晋元团长遭杀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残余孤军又落入日寇手中，直到抗战胜利，生还的已没有几个了。

蒋介石吹嘘的"中国马奇诺防线"并没有发挥它的力量。在退却命令下，翻江倒海，尽是溃兵；迎击强敌，已成尾声。蒋介石下令从长江口到苏州河沿线布置新防线，全线只有三

十五公里。自沪西中央造币厂附近起，向西经梵王渡、北新泾而至真茹、江桥两镇；转北横跨京沪铁路至小南翔；折东而至广福、澄桥镇、曹王庙，与浏河成一垂直线，其中只有广福一点稍形突出。众所周知，江南都是平坦的田野，那会有可守之处？不消半个月，就冲到了南京城下。

淞沪战事从八月十三日起到十一月十二日止，首尾恰巧三个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结果，别说“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连“牛奇诺”防线都没出现，日本兵大喜若狂，一往无敌。其重要一役是金山卫登陆。十一月五日晨四时半，日舰集结八十余艘，在杭州湾乍浦以上沿公路线的柘林、清泾、金山卫、全公亭等四处拂晓登陆。日军由原任台湾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指挥。这个柳川在当年日俄战争时以惯用迂回战略著名。登陆日军有第六、第一百十四等师团，都是台湾新兵，当时的台湾青年部份被四十余年的日本统治者麻醉奴役，不若今天的台湾青年已经明了大势，无人愿替美国军阀拚死命。这一点为今天的蒋介石始料所不及，为兵源枯竭的问题在台湾急得没法，便动打海外华侨子弟的主意，要他们在各种好听的名词下到台湾当兵，但成绩极差。这是后话，按下再表。

却说柳川师团登陆金山卫后，一方面切断沪杭铁路，造成了对苏南浙北的控制，一方面可以包围浦东我军主力，这一着着实凶险，蒋介石只得马上再退。

日军既得上海，乃肆其疯狂兽性，焚烧屠杀，活埋轰炸，奸淫掳掠，罄竹难书。十二月三日复大队开入公共租界，行列长二英里。以巨型坦克为前导，空中并有飞机八架掩护，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时候凡是中国人无不热血沸

腾，热泪长流，当时就有一位青年工人杨秋萍实在悲愤无已，他登上大世界屋顶，高呼口号，一跃而下！日军行列正进入西藏路转角，看见这位中国青年工人拿自杀来抗议，不禁相顾失色，行列一时为之大乱。未几整队继续前进，却在南京路浙江路转角处又中了炸弹。日兵三人、日警一名倒地，秩序大乱。日军惊骇之余，马上散开上刺刀向附近里弄搜索。群众们自动掩护这位掷炸弹的青年走开。但这位爱国青年，虽未落入敌人之手，却给租界上的巡捕发枪射倒。

日军同时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严密包围，在门口架设机关枪警戒，同时乘机对工部局提出要求，结果日军遂获通过租界之权，在南京路的日本兵也就撤去。

大上海开始在日章旗的阴影中黯淡下去了。

日章旗的阴影，迅速地掩盖了江南的田野。

日章旗的阴影，笼罩到南京来了。

蒋介石开始不安起来，他很难下台，他在南京官邸烦躁地检讨大局：上海、无锡、苏州、安阳、大名、太原等地统统弃守了，日本军队还不满足；而延安方面却发出了“与华北人民共存亡”、“开展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一一五师除副师长聂荣臻坚持在晋察冀外，主力已转移汾河流域与晋南，阻止敌人前进；一二〇师仍留太原附近，并担负开辟西北的任务；一二九师到达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解放区。

而且在十一月的下旬，晋察冀军民曾粉碎了两万多日军的进攻。

延安的做法及其成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觉得再不结

束这个战争，前途实在很糟。

“可是老百姓不想讲和！”蒋介石周围的文武大员反映道：“他们恨透了，要结束，应该是战场上的胜利结束；把这件事摊在桌子上来谈结束，除非日本肯道歉撤兵，大量赔偿，否则也难使人心平气和。”

“这是不可能的。”蒋介石团团打转：“现在是人家占上风，怎肯同你讲和？上海战争开始时，我们曾秘密谈判过，日本要求占领平津，截断平汉路，划永定河东北为其后方基地，北进取苏联的西伯利亚。但结果如何呢？老百姓不懂事，听延安说了几句好听的，便嚷着要抗战；日本方面呢？他得寸进尺，现在得尺进丈，再要恢复谈判，恐怕也不大容易了。”

“我有一计。”张群道：“昨天我在上海同王克敏他们见面，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委员长知道，曹汝霖、王克敏、李思浩、梁鸿志、吴光新这几位，现在都还住在上海沧州饭店和哈同花园，他们准备在日本人向租界动手之前，先解决了这场纷争，以免让延安在战争中得了甜头。而中日的火并，也免得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正是：亲者成仇仇者亲，迎狼入室为何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官邸谈和解　希特勒招降有术
江干哭流亡　老百姓报国无门

蒋介石眼睛一亮："是啊！他们还有什么具体的意见么？"

张群悄悄地说道："他们说，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很关心这件事，他愿意从中斡旋。"

蒋介石立刻决定道："陶德曼大使如有诚意，他可以到南京来见我。"

张群透口气道："他一定肯来，一定肯来，请委员长给他一个日期。"

蒋介石瞅一眼日历："今天是……这样罢，明天是十二月一号，如果他来得及，就在一号见面；来不及，二号。"他补充："不过如果日本方面急于向南京进攻，那末危险性是有的。"

张群笑道："日本的军事问题好办，德国人同他们……"他适可而止，不再说下去；蒋介石也心里明白，不再多说。径自准备与陶德曼洽谈的事情去了。

十二月一日，蒋介石度日如年，陶德曼没有来。宋美龄听说是德国客人，也没多大劲。翌日一早，蒋介石便去办公室等候，当第一班京沪快车到达，陶德曼果然在一大堆官员陪同之下来了。

蒋介石用极大的热诚同德国大使握手。

"蒋委员长，"陶德曼首先说了一串礼貌上的话："敝国希特勒元首非常关心贵国同日本的冲突，他不止一次的命令鄙人把中日冲突的情形详细具报。"

"谢谢贵大使的合作。"蒋介石指指背后壁上那幅巨型油画像道："贵大使可以看看这幅鄙人的半身像，右手直举，一如贵国希特勒元首阅兵模样。"

"啊啊！"陶德曼赞叹："象极了，象极了！"他起立，走到油画面前欣赏："那神气、那姿态、那挺起的胸、平举的手、瞪着的眼睛，啊啊啊……"

"陶德曼先生。"蒋介石拉着他右臂一齐在沙发坐下："我对于希特勒元首，真是不胜钦佩之至！那个法西斯蒂办法，简直好到不能再好，妙极了！我不但在外形上学他，而且已经着手进行中国法西斯！"

"啊啊！"陶德曼兴奋之至："这个，敝国在贵国的军事代表团早已告诉我了，希特勒元首更是非常高兴，因此他对蒋委员长也特别关心。"

蒋介石挥挥拳头道："这个我也知道，我非常清楚贵国对

我们的帮助，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其实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不料日本……”他唏嘘一阵：“因此，战争开始后，敝国有些不懂事的人，便跟在共产党后面，哇啦哇啦说连日本的朋友德国也要反对，这简直太不成话，我已经三令五申，不许对希特勒元首有所侮辱！”

陶德曼骨碌碌转动眼珠，朝四周瞅一眼道：“希特勒元首有信给我，要我转达委员长：这件事只能言传，不可留下笔迹。”

“好好好。”蒋介石再挨近他一点：“我说希特勒元首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古今中外认为最值得崇拜的伟大人物！所以当延安方面以及有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吵着嚷着攻击贵国的时候，我就命令中央宣传部，通令各地新闻检查所说：‘希特勒为德国元首，墨索里尼为意国负责当局，各报对于两氏个人如有讥讽谩骂文词，应予删除，务须严密检查为要！’”

“好极了，好极了！”陶德曼打开公事皮包道：“希特勒元首也是非常同情蒋委员长，所以要我从中想办法。蒋委员长当然清楚，凡有利益，应该皆大欢喜，这才算公道。现在日本在贵国横冲直撞，无视于英美的利益，因此美国也不反对贵国的还击，可是也不给任何帮助，乐得让你们相互削弱，是吗？”

“对极了，对极了！”

“可是，”陶德曼一脸严肃：“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真的惧怕贵国人民会大觉醒起来，而苏联的帮助、延安的努力恰好是火上添油，长此以往，不好，不好啊不好！”

“我也是这样想。”

“现在，”陶德曼摇晃着腿道：“现在如果让战火继续下去，那贵国抗战的火焰不但会烧死了日本朋友，而且也会烧死列强在贵国的所有利益，这，万万不可以让它蔓延下去！因此，如何使日本适可而止，如何使美国过得去，如何使蒋委员长下得了台，这是今日德国的重大课题！因为只有希特勒元首可以弥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

“是的，是的。”

“要扑灭这把不祥的火，一定要停止战争，一定要停止贵国同日本的军事冲突！”

“对极了！”蒋介石一巴掌拍在膝盖上：“再好也没有，贵国可有新的办法？今天我可以告诉贵大使，我同贵国和意大利的友谊，也就是说明了保留对日本的面子。”

“这点我们知道。”陶德曼道：“蒋委员长这种苦心，我们非常了解。”他打开卷宗：“这是希特勒元首为中日和平提议的几项条件，未知委员长是否同意？”

蒋介石心情紧张，听他念道：“这是东京的意思，希特勒元首他个人还认为可以：第一、承认满洲国、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

蒋介石一怔，心想上海是他们的聚宝盆，日本人端的凶狠，要了北方还要南方！但只得说道：“贵大使请念下去。”

“第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完了。”

双方沉默了一阵，蒋介石道：“这样罢，今天下午我来拜访贵大使，谈一谈那六个条件。”

"不不，"陶德曼告辞道："委员长不必自己来，那不敢当，传出去也不方便。派一两位代表就行了。"

蒋介石待陶德曼走后，立刻把张群、陈立夫找来，一致同意德国从中调解；再把宋子文、孔祥熙找来，意见都差不多。于是蒋介石把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找来道："现在事情将有急剧演变，特地请你们几位来商量商量，这件事千万不能给冯玉祥知道。好，徐次长，你把这件事报告报告罢。"

外交部次长徐谟便把陶德曼所提的停战条件重复念了三遍。

"请问委座，"唐生智急问道："还有没有其他条件？有没有限制我们的军备？"

徐谟代答道："据陶德曼大使说，除了这些条件，并没有其他条件了。他说如能答应，便可停战。"

蒋介石突向陈布雷问道："给山西的电报发了没有？怎么答复的。"

"阎长官说完全同意。"

"我把这内容通知了阎锡山。"蒋介石笑笑，回过头来，问唐生智："孟潇，你有什么意见？"

唐生智嘴唇牵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健生，"蒋介石再问："你有什么意见？"

白崇禧皱皱眉头道："这种条件，那我们为什么打仗？"

蒋介石续问徐永昌："你？"

"我，"徐永昌舐舐嘴唇："如果只是这几项条件，我以为可以答应。"

"墨三，你呢？"

顾祝同连连点头："可以答应，可以答应。"

"孟潇，"蒋介石再问："你的意见是——"

唐生智咬咬牙道："大家既答应，我没说的。"

"好罢！"蒋介石一跃而起："我宣布：德国的调停不该拒绝，这个不算是亡国条件，我再派人同陶德曼商量去罢！"

日本兵可并不"体谅"蒋介石，南京情形一天比一天紧急，从浦口望过去，下关江南岸上，最少有几十万人在那里等着上船。先一阵上海来船还在江心停着，用小船把搭客驳到轮上，没几天已经逾额无法再加。男女老少哭声震天，喊声动地，十里之外都能听到，铁石心肠也得落泪。

蒋介石只是三令五申要戴笠注意有无"奸匪"在内"扰乱人心"，那几十万南京居民的哭号根本不闻不问。三号晚上他在铁道部召开国防会议，报告了同陶德曼的晤面经过，然后慷慨激昂、击桌拍凳地大声叫道："好！反正是这种局面了，人家希特勒元首肯出面调停，真是八人大轿都不容易请到。现在我只能说：这个不能算是亡国条件，不应该拒绝，你们有反对的没有？"他看这二十几名大员都默不出声，于是说下去道："好，你们都同意啦！我们要请德国始终做我们的调停人，同时要求日本不得自视为战胜国，否则很难下台！但是最重要的，"他一拳按在桌面上，大声喊："你们要牢守秘密！"

正说着外面侍卫们齐声喊"敬礼！"蒋介石往外一瞧，只见林森长袍马褂，穿得整整齐齐，急匆匆进得门来便说道："很对不起，我马上要上兵舰到重庆去。白天飞机炸得厉害，

兵舰也没法走，现在我来向各位告辞，十点半钟就要开船了。”

大家正欲说几句，蒋介石却把双手一摊，苦着脸道：“主席请走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接着他把两臂向左右一伸，满身哆嗦，双手直抖，尖声嚷道：“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他们要抗战，硬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他们要抗战，他们要抗战……”

大伙儿给蒋介石怔住了，只见他一口气说了十多遍，声音越来越大，说完坐下，双目怒睁。足足过了十几分钟，空气就象冻结了似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秘书长张群便打破闷局道：“好啦好啦，大家不要难过啦，好在林主席不是上别的地方，乃是到我的家乡四川重庆去。重庆者，就是重复回来庆祝之意也！”于是很多人便笑出声来，怔在一旁的林森也透过一口气，凄凄凉凉地下船去了。

蒋介石还是铁绷着脸，满面通红，脖子里的青筋蚯蚓似的蠕动。只听见他干咳一声，宣布道：“现在我去回拜陶德曼大使，根据我们刚才所谈的，再同他还还价钱，如果来得及，我们也不必上重庆上汉口了。如果有问题，希望你们马上到汉口，继续这个谈判！”

在南京江干几十万逃难人民的哭号声中，蒋介石出现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官邸里。眼见陶德曼还在忙碌地做些什么，蒋介石先赞扬了他一阵，然后说道：“刚才，我们已经把贵大使的意见商量过了，原则上大家同意，并且非常感谢贵国的帮助。不过我今天很痛心的告诉你，我同日本朋友的感情不错，不料他们这样对我，说了话可以不算数，所以我

对他们也不敢信任了。但德国是我们的好朋友，为感谢希特勒元首的一番好意，我们可以把贵大使所提的条件，作为谈判基础。"

"好的好的。"陶德曼道："不过眼看南京就要被战事波及，我们的会晤来日方长，今夜我还有要紧事情待理，同时我劝委员长不妨避一避，炮火无情，不要……"

蒋介石一怔道："请问贵大使，在谈判期间，日军的军事行动不停止么？"

陶德曼微笑道："明天一早我正想拜访委员长，转达日方的意见。这是日方的两项附件：第一：谈判进行时不停战；第二：中国谈判代表须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接着他递给他一叠文件道："这批东西请带回去研究研究，我看你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安全。在这里，不必再逗留下去了。"

蒋介石会意，接过文件扭头就走。马上把外交部次长徐谟从被褥中叫起来，限他数小时后出发武汉，准备谈判会议。徐谟急急忙忙在四号一早动身，接着文武大员相继撤退。十二月六号，"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在汉口中央银行开幕了。这个会的主席是蒋介石，但蒋尚未撤退，便由副主席汪精卫任主席。他缓缓起立，向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以及坐在他身旁的秘书长张群，秘书主任曾仲鸣等行过注目礼，然后作沉痛状，低声说道："现在，先请徐次长报告一遍，然后我们来讨论罢。"

徐谟便站起来道："在报告之前，兄弟转达蒋委员长的一句话，在兄弟离开南京那天早上，委员长曾经不止一次要兄

弟转达的：'这个会，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牢守秘密。'"

汪精卫指指曾仲鸣道："散会以后，曾秘书主任的纪录稿请交我保管，以昭慎重。"说罢徐谟便开始报告，刚说了一句："各位，"便三脚两步跑到门口，使劲把门一拉，向卫兵挥挥手道："你到楼下去罢，这里不应有人！"

接着徐谟开始报告道："各位：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上月二十八号接到希特勒元首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下午，又去见王部长。据陶德曼说，他奉到政府训令说，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果要结束目前局势，那末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

"日本政府就提出几项条件，托德国转达中国。那几项条件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不过希望将来不要派仇日的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的意思。至于目前正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方没有提及，但上海行政权照旧属于中央。

"四、对于排日问题，这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的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这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徐谟逐一

口气："德国大使把这几项条件同孔院长、王部长见面后，表示希望同蒋委员长见见面，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同陶德曼大使赴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他说：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显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好几次机会可以讲和，但因为相信自己力量，不肯这样做；直到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那只得任人提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德曼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且说，在他看来，日本所提的条件不算苛刻。后来，十二月二日到南京，事后委员长表示这件事他会加以考虑，并说要同在京各高级将领商量商量。当天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唐孟潇、白健生、徐次辰等人。委员长便要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便问有否其他条件？"

徐谟喝口水说下去道："各人还问有否限制我们的军备？本人就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委员长先问孟潇有何意见？唐生智未即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永昌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接受，又问墨三有何意见？顾祝同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生智说大家既如此，我没话说。于是蒋委员长就表示：一、德国的调停不应拒绝，又说这个还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到了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果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的条件恐不是这样了。蒋委员长

表示：对日本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以撕毁，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国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徐谟透口气道："大概情形是这样了。"说罢就座。

汪精卫起立发言道："刚才听到徐次长详细的报告，本人感慨很多。"他长叹一声："这个仗怎么能打得下去呢？所以兄弟对于蒋先生的那种渴望和解的心情，是非常之同情，非常之了解的。蒋先生大概快离南京，我们今天先就徐次长所报告的交换交换意见，待委员长到达以后再作决定罢。"

"请问主席，"邵力子发问道："徐次长刚才所报告的内容，本人甚为惊恐！惊的是这种条件竟然还说不致亡国，恐的是如果实现，那我们将要陷于永劫不复之地！……"话犹未完，陈立夫插嘴道："我看今天也很难讨论，不如待委员长到汉口以后再说罢，我看委员长也快到了。"

其实蒋介石早想离开南京，只是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他还要等候奇迹，会不会英美也挺身而出担任调解，那他可以留在南京，抬高身价，其次是南京保卫战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太大，使他犹豫不决。正是：如此"领袖"得人惊，如此"抗战"几人信？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四集分解。